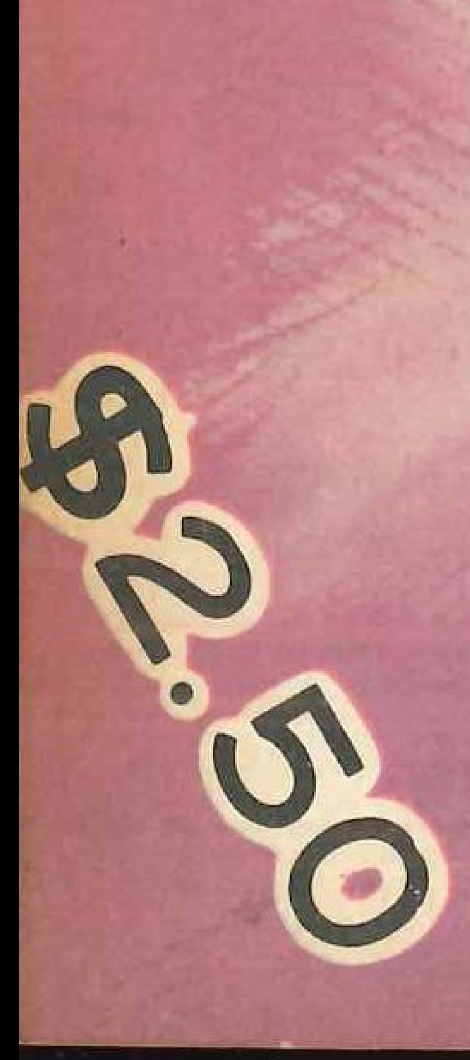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鐵拳神槍奪命斧 大城市中黑幫風雲，瞬息萬變，神槍老曾，鐵拳阿泰，聯手血戰殘酷飛斧黨，過程緊張刺激，情節曲折動人，當然令你手不釋卷。



947

編後話

本刊自增加篇幅後，由於各地一流名家紛紛不遺餘力，鼎力支持，佳作絡繹供應，因而本刊目下巨著堆積如林，惟碍於固定篇幅關係，未克全部推出，情非得已，深表遺憾，謹向熱烈支持本刊的讀者及各位作者致萬分歉意。

＊＊　　＊＊　　＊＊

「劍氣千秋」是今期刋出的艷陽雷傳奇故事，它是一部把湖海中正邪人物的分野描述得淋漓盡緻的小說，內容充滿俠義氣氛，打鬥激烈，奇謀迭逞，氣勢萬鈞，緊張處，使你屏息靜氣！細膩時，令人深感肺腑！這是蕭逸君的最佳巨著，敬請購閱。

＊＊　　＊＊　　＊＊

以詭異曲折的佈局，驚心動魄爲題材結構而成的萬人喜愛之驚魂六記故事之三「黑蜥蜴」，不久將在本刋隆重推出，看過本故事之一「血鸚鵡」及之二「吸血蛾」的讀者們切勿錯過故事之三「黑蜥蜴」。

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全港獨家專載的鐵拐俠盜故事「出神入化」。其中過程描述東方三俠在一場萬人矚目的球賽中感到無限驚奇，深入調查……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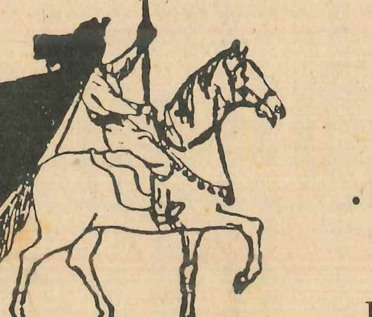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陽雷故事之二

蕭逸·文
盧令·圖

劍氣千秋

倨傲三羊　氣勢如虹

在秦光縣附近，有一處地方叫做「羊角溝」，羊角溝附近有一個大湖泊，名叫清水泊！

就在這湖泊的一邊，聳立着一座「三羊道觀」，規模十分宏大！

鎮觀的三位道人，一名白羊，一名黑羊，一名黃羊！

三個道人，年紀都已在六旬以上，白羊道長，今年七十三，黑羊道長約六十七八，最小的黃羊道人，也有六十三了！

這三個道人，可不是像一般的道人那麼安份守己，他們在這萊州灣定居已有數十年根基，自開觀的老羊眞人以來，到如今百年的長久時間，這三羊道觀一向是和武林中有着密切的關係。

人人都知道這觀內的三隻老羊武技超羣，因此誰也不敢招惹他們！

三個道人把這座三羊道觀修築得富麗堂皇，簡直像宮殿一般！

廣大的觀院內，雕欄玉砌，亭台樓榭，無不俱備，美不勝收！

在敎場後面的一堵紅牆裏，依稀可以看到有粉紅色的石榴花，籐蘿竹籬，還有高高的鞦韆架子。

人們在行過這附近時，常常可以聽到女子嬉笑的聲音，而當人們辨明這些鶯聲燕語，竟是發自道觀之內時，都不禁深深的嘆息一聲，搖搖頭，有一種「世風不古」的感慨！

三隻老羊在這裏，眞像是三個小皇帝，在萊州海灣，他們還有船，每年有大批弟子們乘船往返。

據說在浙省的定海和鎮海，都有他們的分觀，其勢力之大，可以想見！

白羊道長，年歲最長，武功也最高，十幾年以前，就已經封劍納福了。

這觀內大小諸事，統統由黑羊和黃羊二位道長當家，近來由於威名更甚，所以一般江湖人物，輕易也不敢招惹他們！

即使有一些不識趣的武林中人，胆敢輕捋虎鬚，也莫不死在黑黃兩隻老羊的掌劍之下！

所以時日一久，整個的魯省東南半壁，沒有不對這三羊道觀談虎色變的。

三隻老羊的日子，是愈來愈好過了！

這幾年以來，他們的弟子也愈收愈多，愈來愈衆！

衆弟子間有一個顯明的區分，凡是白羊道長的弟子，統着白衣，黑羊道長的弟子着黑衣，黃羊則着黃衣！

除了白羊道長近年來因練功求坐心切，已拒收弟子之外，黑羊黃羊兩個道人的弟子，都已經超了百人之上。

這羣道人在這魯南地方，確實是構成了相當的勢力，即使官府也儘量的避免招惹他們！

因此一入魯南，到處都可以看到黑黃衣服的道人，滿街都是！這秦光縣境，幾乎就是他們的天下！

可是樹大招風，名高見忌，況乎木秀風摧，幾乎已成爲鐵的見證。

三羊道觀也許是由於歷年爲惡過甚，因此偌大的道觀，竟爲一個不相干的人，於一夕之間，摧毀無餘！

說來眞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

這一日，清水泊邊，來了二馬二騾！

兩匹馬坐着兩個少年，一個是散髮灰衣的白皙書生，另一個則是頭梳丫角的美僮！

從二人的打扮上看去，可能是一主一僕。

另外的兩頭小騾背上，却是馱着四箍子書，人馬在這次秋的早晨，都顯得精神奕奕，就連那兩匹白肚皮的小毛騾，也顯得非常有精神。

只有那個書生，却好像是沒睡醒覺一樣！

他那麼一隻手扣着韁，低着頭，沒精打采的任由胯下的馬兒馱着走！

那個長得十分嬌俏的書僮，却在後面關照道：「小心！我的少爺，從馬上摔下來可不是玩兒的！」

書生回頭問道：「到了地方沒有？我可是不打算再走了！」

書僮嘻嘻笑了一聲，用青竹的小馬鞭，朝前方一指道：「吶！那不是到了麼？三羊道觀！」

書生這才抬起頭來，朝前眺望了一會，淡淡的笑道：「好大的氣派！」

俏書僮冷冷一笑，嬌聲道：「氣派當然不小囉！」

書生不覺嘆了一口氣，勒住了馬，眉頭微微一皺道：「我可是說過了，這一次打完了，以後可是再不打了！」

「怎麼啦？」那個美書僮笑着問道：「嫌他們本事稀鬆平常是不是？」

書生搖了搖頭說道：「也不儘然，你想想，我初來中原，怎能到處結仇，逢人便打呢？」

美書僮格格一笑道：「這樣你就能成大名了，別急，我敢保證，這道觀裏的三隻老羊，一定够你對付的！」

書生冷冷一笑道：「我看他們還是一樣不堪一擊！」

接着他又頗爲自豪的道：「在未來中原以前，我把這地方的人估價太高了，其實他們大多數，可以說是根本不懂武技這兩個字！」

書僮白了他一眼笑道：「所以你就神氣活現了喇！」

書生皺了一下眉道：「早知你專門帶我去打架生事，眞不該和你一塊同行！」

書僮嬌笑了一聲，道：「像你這種身懷奇技的人，如不能够爲江湖上作些除暴安良的事，則這身武功又學來何用？何必如此吝嗇呢！我要是也有你這等功夫，我呀……」

方說到此，忽見前路蹄聲得得，馳來了數騎快馬，馬上各坐着一個道人，一個個面色兇惡，如一陣風似的自二人身側馳了過去！

道路上揚起了大片的灰塵，書生拂打着身上的塵土，問道：「這是那裏來的道人？」

那個書僮氣憤地道：「那不是三羊道觀裏出來的，來吧，相公，我帶你去！」

這主僕二人，想來在家定必都很熟悉，那個書生模樣的人，正是不久前離開海島的江海楓，至於那個漂亮的小書僮，則是席絲絲僞裝扮成的！

他二人一路上假作主僕稱呼，久之倒也習以爲常了！

江海楓新入江湖，人地兩生，他身懷絕技，正是壯志待展。

巧得很，正好遇上了席絲絲這麼一個，惟恐天下不亂的好響導！

這麼一來可好，雖是短短的十數日，江海楓大名已經深深震動了左隣右縣！

「三羊道觀」無疑的又爲他們列爲一試身手的地方，江海楓雖是不願惹事生非，可是他却是一個急公好義之人，容不得席絲絲把對方的罪狀一公布，他就不禁有些怦然心動起來了……

在三羊道觀的觀門前，江海楓勒住了馬。

他的臉色一派溫和，絲毫也看不出來，他是爲尋事來的！

他對席絲絲慢吞吞的說道：「你進去投帖，請他們管事之人出來一見！」

席絲絲早在等着了，她匆匆翻下了馬背，由身邊取出了一張大紅的拜帖，其上寫着「江海楓拜」四個大字！

席絲絲持帖走進觀門，正要揚長而入，却爲迎面的一個道人攔阻了！

這道人三十上下的年紀，身着黃色道袍，頭紮道糾，生得隆鼻闊口，聳肩拱背，貌相眞是不敢恭維！

他在席絲絲身上轉了一會眸子，怒道：「有事麼？」

席絲絲一遞手中名帖道：「瞧了你的狗眼，沒有事我來作什麼？」

道人不禁勃然大怒，口中罵了一聲，一掌直向席絲絲面上劈來，席絲絲身形一轉，纖掌反向道人手腕切去！

那道人口中「哦？」一聲，猛地旋身，飄至一旁，大聲叱道：「那裏來的小子膽敢來此撒狂？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席絲絲幌了一下手上的帖子道：「我是來投帖拜觀的……」

那道人怔了一下道：「誰拜觀的？」

席絲絲一抖手，那張紅帖直向道人面上飛去，嚇得那道人忙向一邊一跳，等到那帖子飄落，才冷笑了一聲，把帖子拾了起來。

道人看了帖上的名字，怔了一下，冷冷笑着道：「江海楓……我知道這麼一個人！」

又問道：「人呢？」

席絲絲怒聲道：「我同我們相公，在湖前面相候，一盞茶時間之內，如無人出見，可別怪我們不客氣，打進觀來，那時你們這一羣道人就慘了！」

那道人氣得臉色直發黃，退後一步道：「噢！你這小子好狂呀！」

他翻着那雙黃眼珠，向大門外湖邊望了一眼，果見湖前草地上有一人坐在馬上，優閑的看着湖內的水，秋風飄動着他頭上的長髮！

江海楓雖是出道不久，可是這幾天，這一帶關於他的傳說却很多！

道人一望之下，就知道這人果是江海楓，他內心不禁怦然的跳了一下。

當時狠狠的瞪了席絲絲一眼道：「你在這裏候着，我家眞人，還不一定要見你們！」

說着正好有幾個道人走過來，這黃衣道人，忙大聲喚道：「喂！你們先看着這人，別叫他往裏面闖，我去請示二位眞人去！」

那幾個道人就立下脚步，上下的打量着席絲絲，席絲絲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不時的還撇一下嘴！

衆道人見他一副童子打扮，倒也沒有十分的在意他。

約有半盞茶的時間，就見自觀內匆匆的走出了七八個道人來。

爲首一人，是一個身着黃麻布道裝的老道人，年紀約有六十歲左右，黃焦焦地一張臉，一部五柳長鬚垂掛胸前，顏色也是黃焦焦地。

這道人黃衣，黃臉，黃鬚，看起來倒也有些氣派。

在他身後跟着六名道人，年歲均在四旬左右，也是各着黃色道裝，他們背上皆揹着有一口長劍，杏黃色的劍穗子飄揚着，煞是好看。

另外在那爲首的黃衣道長身邊，尚有一個年歲不過十七八歲的小道人。

這小道人雙手捧着一柄月牙形的鏟子，鏟頭雪白的刄口，閃閃放光。

幾個道人，全是滿臉怒容，唯獨那爲首的黃衣老道，顯得氣態很安詳。

他們一行人一直走到了門口，先前站立在門口監視席絲絲的幾名小道，一齊彎下腰身，向着那爲首的道人行禮，狀極恭敬。

黃衣老道只擺了一下袖子道：「沒你們的事，你們下去吧！」

遂站定脚步，打量着席絲絲道：「小孩，是你來投帖要見我麼？」

席絲絲一見這爲首道人的氣派神態，已猜知他定是這所道觀內第三當家的「黃羊道人」無疑，當下點了點頭道：「你就是黃羊道人吧？我家相公已在門外等你多時了，你這就同我去見他吧！」

來人正是黃羊道長，他因見了江海楓的投帖，又聽了守門道人的一番禀報，心中大怒，這才匆匆帶了幾名弟子走出來。

這幾年以來，黃羊道人也很少與人動過手，他的身份已日見崇高了，差不多的人要想見他，還不大容易。也正因爲如此，他得悉了來人的無禮之後，就存心要會一會來人，並且要當着弟子面前，給來人一個厲害的教訓。

他胸有成竹之後，反倒是不怒了，神態間顯得很是安詳。

這時席絲絲這麼當面的喊他黃羊道人，照說他是一定會發脾氣的。

可是他竟也忍了下來，只由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小娃娃不知天高地厚，你家道爺，那裏有功夫與你這頑童鬪氣，你那主人呢？」

席絲絲也冷笑了一聲道：「老道，你們平日爲惡多端，無人敢惹，今天我看你們，却是遇上了厲害的對頭了，死在目前，尚敢狂言，眞是……」

才說到此，黃羊道人身後的一名弟子，忽地閃身而出，厲聲叱道：「何來小狗

？說話如此無理……」

黃羊道長這時那張瘦臉，氣得更黃了，簡直就像是上了一層黃漆。

他忽地擺手道：「你不必理他！」遂向着席絲絲獰笑了一聲道：「等道爺見了你家主人以後，再給你這娃娃一個厲害，我們走！」

席絲絲惟恐等久了，江海楓會不耐煩，當下也就不再和他鬪口，立時轉身向觀外行出。

一出了觀門，他們都看見了，看見了那個坐在黑馬背上的年輕書生江海楓。

黃羊道長冷冷笑道：「就是此人要會我麼？」

席絲絲這時已飛快的走到了江海楓的身邊，却見海楓仍然閉目坐在鞍上動也不動。

她就推了他一下道：「喂！人我可是給你找來了，底下就看你的啦！」

江海楓微微睜開眼睛，只向走到面前的幾個道人瞥了一眼，旋又把眼睛閉上，就像是沒有瞧見什麼一樣的。

席絲絲不禁呆了一呆，心說：「糟糕！他要是突然得了病，那可就慘了！」

當下急忙又推了他一下道：「你倒是怎麼啦？」

江海楓仍是理也不理，幾個道人這時俱已走到了近前，各自站定了脚步。

黃羊道人冷冷一笑道：「閣下就是江海楓麼？不知要見貧道，有何見教？」

江海楓眼睛擦也不擦一下。

黃羊道人怔了一下，忍着氣，嘿嘿一笑道：「既有胆量約見貧道，因何又裝聾作啞，豈不貽笑大方？」

他說了這句話後，身子後退了半步，滿以爲對方必定有一個回話。

可是這位年輕人，好狂的姿態，他只睜開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臉上帶出一個不屑的微笑，接着又把眸子閉上。

黃羊道長當着衆弟子的面，這個臉他可眞丟不起，同時內心也有些奇怪。

當下把臉色一沉道：「姓江的，你無緣無故，來本觀取鬧，如今本座出來了，你却又如此萎萎縮縮，不言不動。難道本座就是這麼好欺之人麼？」

江海楓睜開眼睛，微微的一笑，遂又閉上！

黃羊道人實在氣憤不過，却又不便自己出手，當下後退了一步，對身邊一名弟子歪了一下頭。

這名弟子早已忍不住，巴不得能給對方主僕一個教訓，當下冷冷一笑，一個箭步，就竄到了江海楓馬前。

他向前一探手，已拉住了江海楓的右腕，心內不由暗笑，忖道：「憑你這種身手，也敢來此胡鬧？」

於是口中叱了聲：「你給我下來吧！小子！」

只見他用力的向內一帶，他聽得「噗通！」一聲，這名道人，竟是整個人都倒翻了起來，反向江海楓身上撞去！

可是江海楓却不願讓他碰着自己，倏地在馬上一抬左腿，這道人立即幌幌悠悠地，一直飛出了數丈以外，才噗通一聲仆在地上。

再看江海楓坐在馬上的身子，仍然和先前一樣的，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見此情形，黃羊道人才吃了一驚！

他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不怕你裝聾作啞，你既然有如此身手，道爺倒要好好與你比劃一下了！」

他說着把瘦長的身子往下蹲了一下，又把束在道袍外面的帶子緊了一緊，冷冷的，對身前各弟子道：「你們閃開，待我來擒他！」

這時馬上的江海楓，忽然張開眼睛淡淡的笑道：「你莫非就是黃羊道人麼？」

黃羊道人摸着胸前那部五柳長鬚，冷笑道：「你家道爺正是，你這小子，因何來此胡鬧，今天斷斷饒你不得……」又回頭看了一下方才那名被摔在地上的弟子，又道：「你不要以爲你那兩手三脚貓有什麼了不起，也只不過可以嚇唬嚇唬我的徒孫而已，在道爺我的眼中，根本是不值一哂！」

江海楓聽他說了這些，倒也不惱，他只冷冷的道：「你們這道觀內，好像還有兩個老道吧？」

黃羊道人聽他無故的殺出這麼一句，好像並沒有把自己這麼一個人放在眼下似的，心內不禁更是大怒。

他氣得發抖的冷笑道：「不錯……你要如何？」

江海楓目光轉向一邊的席絲絲，微微皺眉笑道：「你爲何不把那兩位道人也一併請出來？須知我要對敵的必是對方的首亞人物！」

席絲絲樂得笑了起來，她跳了一下道：「好！那我就再給你找去！」

聽了他們之間這一問一答，黃羊道人可是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喝了一聲：「站住！」

接着用手一指江海楓道：「你這小子好大的口氣，如不給你些厲害，諒你也不知我黃羊眞人是何如人也！」

說完向那名身側的小道人一招手道：「來！把我的兵刄拿來！」

那名小道人立刻雙手捧着那柄畸形的兵刄送了過去。

黃羊道人一把接過，舉了舉，這會才看清了，那是一柄月牙形的鏟狀兵刄。

刄口兩側，配有兩枚鋼鐶，往上舉動之時，發出一陣嘩楞楞的吵耳响聲。

黃羊道人這把兵刄到手，似乎更添了無比的勇氣，只見他身形一旋，巳一片黃雲也似的飄了出去。

他起落，旋身，抽足，換步，一絲不苟，從容輕靈巳極。

這時候巳陸續由道觀內擁出了大批的道人，有的黑袍，有的黃袍，熙熙攘攘地，把附近都站滿了。

他們一見黃羊道人，竟是動了眞怒，亮出了輕易難得一用的兵刄，俱都興奮不已。

黃羊道人手執兵刄，深窪的眸子裏，灼出閃閃的兇光。

他用手招了招說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到這裏來，祖師爺教你幾手功夫……」

他的話還未說完，忽然張口接不下去了。

原來騎在馬上的江海楓，竟是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含笑站在他的身邊了。

這種身法，對方究竟怎麼施展的，黃羊道人不解，衆道人自然更是莫名其妙。

江海楓冷然道：「道人，這可是你自己找死，那兩個道人既是不願出來，我就先看一看你的功夫吧！」

他說話之時，雙手按在一柄紅木寶劍的劍把上，劍尖斜插泥土中。

黃衣道長咬了一下牙道：「你亮出兵刄來！」

江海楓狂笑一聲，用手中木劍一指對方道：「你也配……這口木劍你就試一試吧！」

黃羊道人氣得也狂笑一聲，笑聲都是發抖的，他再也不肯多躭，身形陡地一伏，輕如一隻大鳥，撲向江海楓身前。

手中畸形鏟嘩啦啦一陣厲吵，劃起一道銀虹，直向江海楓胸前劃到！

只聽得「颼！」一聲，這一鏟掃了一個空，鏟刄方過，又露出了江海楓上半個身子！

這又是黃羊道人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身手，他不禁吃了一驚，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才知道事情不妙。

可是這時已是勢成騎虎，明知對方是一個身懷絕學的奇人，自己絕對在他身上討不了好，奈何已經不容退縮了。

他只得咬了一下牙，猛地一帶畸形鏟，二次以「倒打金鐘」一招，反甩鏟頭，向江海楓頭上猛劈下來。

這麼快速的招勢，在江海楓的眼中看來，依然是太慢了。

他只以木劍輕輕向上一舉，「噹！」的一聲，畸形鏟已猛地反捲出去。

就在黃羊道人驚慌失措的霎那間，江海楓木劍已臨到了他喉結一寸不到之處。

黃羊道長兩番失手，心中不禁既怕又怒，尤其是當着衆門下弟子的面前，他這張老臉實在是沒有地方藏。

當時手中畸形鏟倏地向上一掄，鏟刄上兩枚鋼鐶「嘩啦！」的響了一聲。

這年高氣盛的老道人，却乘勢游身而上，足下踏着子午進身的步子，只一閃已來到了江海楓的身前。

他口中叱了聲：「小輩，看鏟！」

左臂向下一沉，右手畸形鏟，挾着一股尖銳的勁風，自頭頂上盤旋一圈，由左肩頭上穿出，直取江海楓咽喉！

這一手施得又快又狠，無奈他的對手太厲害了！

這一鏟眼看已經臨到了江海楓的喉前，但這位慣施奇技的少年，每喜於千鈞一髮之際，施出他超人的功夫！

就見他劍眉霍的向兩下一分，身形陡地向下一矮，掌中木劍向上挑去。

只聽得「噹！」的一聲。

這聲音極爲清脆鬧耳，就在衆人眼花繚亂的這一刹那間，黃羊道人的畸形鏟，已自飛上了半空！

奇怪的是江海楓，他並不趁勝制敵，仍然是紋絲不動的站在當地，眉目之間，顯露出一種勝利的微笑！

四週的衆多道人，都不禁口中「啊！」了一聲。

黃羊道人身形踉蹌而退，再看他右手五指，竟已皮開肉裂，鮮血涔涔流下。

這老道人想到自己一世威名，毀於一旦，差一點當塲昏厥了過去！

只見他仰天慘笑一聲，道：「道爺與你這小輩拚了！」

倏地奮身又上，十指箕開，施出週身內力，直向江海楓兩肋之上抓來。

可是就在這刹那之間，江海楓的木劍，猛地一揚，看來就像是跳了一下！

他的表情，也仍然帶着三分漠不經心的樣子，木劍往上一舉，劍尖無巧不巧的，正好指向了黃羊道人的心窩！

劍尖距離道人的前心，至少還有尺許遠近。

但再看那位道爺，却就像是一座石像也似的木然的立在當地，一動也不動了。

他一雙手仍保持着前抓的姿態，一部五柳長鬚，被風吹得飄向一邊，只是他的雙足，休想移動分毫。

黃羊道人這種情形，一落在他身側衆弟子的眼中，衆弟子立時俱都嚇了個魂飛魄散！

只聽一陣亂嚣，紛紛逃散了開去。

江海楓哈哈一笑，身形倏地縱了起來，起落縱跳之間，木劍頻頻指點。

一時之間，那一些道人，全都給僵住了！

他們的姿態，或坐，或臥，或拳足作奔跑狀，面部表情則大同小異。

就在這清波湖邊的草地上，這羣黃衣道人，各作怪相的點綴着，看來眞令人忍俊不禁。

席絲絲看到此情，不禁歡喜得跳了起來。

她嬌笑着說道：「你眞行，你把他們都怎麼啦？」

江海楓緩緩收回了木劍，冷笑道：「我還以爲黃羊道人，有多大的能耐，原來也不過如此！」

席絲絲含笑走過去，細細的觀察着那些道人，只見他們一個個眼眸圓睜，面如黃蠟，以手試了試他們的鼻息，不禁大驚道：「他們都死了！」

江海楓道：「妳放心，他們一個也死不了，只是爲我獨門手法封閉了穴道，暫時受些痛苦罷了！」

他說完話，回過身來，冷笑一聲道：「我想經此一戒，另兩隻老羊，也該有所覺悟了，我們也不必欺人過甚，走吧！」

席絲絲本想借江海楓的武功，就勢除去這三羊道觀，以絕後患。

可是女孩子家心地到底軟些，眼見這羣道人如此痛苦的樣子，也就不想叫江海楓再鬧下去了。

當下哼了一聲道：「眞是太便宜他們了！」

說着也轉過身子，正想騰身上馬，就在這時，忽然聞得一聲斷喝道：「站住，兩個小輩！」

二人回身望了一望，只見道觀內擁出了大羣人來，爲首的是一個身着黑道衣的老道人，滿頭的頭髮如墨染過的一般黑，一直披到雙肩上。

這道人身高體大，腰可合抱，一雙眉毛，也是其黑無比，像刷子也似的兩邊掃出去，隆鼻嘬唇，面色更呈黑褐顏色。

總之，這道人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說不出的威猛兇惡。

他一隻手舉着一面黑光淨亮的牌子，像是他的兵刄，也不知是何物所製，看來十分沉重。

這道人這種形態，一看就知是一個惡道。

他頭上還有一圈金箍，緊緊的壓在前額之上，正中鑲了一塊紅寶石。在目光之下閃閃放着紅光。

江海楓見此情形，已知此刻即使想要退身，也不可能了。

當下冷冷一笑，又轉過了身子，席絲絲却吃了一驚，道：「糟了，大概這人就是黑羊道長了，江大哥，你可得要小心一點，他手上那柄混元牌聽說很是厲害！」

江海楓眉頭皺了一下，嘆道：「看來我又要殺人了！」

話尚未曾說完，又聽得那道人聲如劈竹似的大嚷道：「那兩個小子休走，道爺來會你們！」

他身後的一羣道人，更是如狠似虎的撲過來，口中紛紛叫着：「打！打！」

「綁上他們！好大的胆子！」

一刹那間，已湧至近前，爲首那個黑衣黑鬚的道人，忽然站住了脚！

他那一雙銅鈴大小的眸子，不住的向散立在清波湖附近的道人們身上轉動着，這羣道人，正是方才爲江海楓以飛快手法點中穴道而木立在當地的。

黑衣道人看了一陣，不禁怔了一下，旋即狂笑一聲道：「雕蟲小技，也敢在你家道爺面前現醜！」

他用手中那柄混元牌，向江海楓一指，嘿嘿的笑道：「小子，你憑着一手點穴的功夫，就敢如此橫行，實在是太也不知自量了，告訴你，小子！這三羊道觀內，連三代弟子也都會！」

江海楓木然不動的望着他，黑衣道人目光內似乎要噴出火來。

他把手上的混元牌，交到一個身邊弟子手中，挽了一下袖子，冷冷的笑道：「我先救醒他們，再來與你決一勝負。」說着，信步走到一名黃衣道人身邊，施出解穴的「悶掌」手法，一掌打向那名弟子的後心，就勢一抓一推。

他滿以爲對方必定會即刻醒過來，却不知江海楓的點穴手法大異於一般常規！

凡是經他這種手法點中的人，除了到時自解之外，若非他本人解救，那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

這黑衣長鬚的老道人，正是這座三羊道觀內的坐第二把金交椅的黑羊道長！

他原以爲憑自己一身絕異的武功造詣，解一個穴道又有何難？

這一掌打下去，五指同時貫注了眞力內勁，一抓一捻，有活血暢筋之效。

誰知那名弟子，吃他掌力一觸，口中竟自「啊唷！」一聲痛叫，身形噗通一聲，倒了下去！

黑羊道長道：「還不醒轉？無用的東西！」

却見那倒下弟子，在地上翻了個身，就再不動了！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嘴裏還沁出了濃濃的一口鮮血！

黑羊道長一見血呈紫墨色，就知道發自內臟，不禁大吃一驚！

他彎下腰，翻開那名弟子的眼皮，看到死魚也似的一雙眸子，不由打了一個冷顫，因爲這弟子已經死了。

這時候，站在一邊的江海楓，却由鼻內哼了一聲，徐徐的說道：「無知的道人，你自恃武功，却送掉了你門下的第一條無辜的生命，又怪得誰來？」

黑羊道人黑褐色的老臉，爲之一紅，江海楓冷笑了一聲，又道：「你那解穴法，只能解救一般封穴手法，要想解開我的手法，却是萬萬不能！」

黑羊道人氣得濃眉一展，又上前一步，雙手抓到另一名被點了穴的弟子身上。

他施出了另一種解穴手法，兩股內力自掌心齊逼出來，往當中一合，這種手法名喚「雙撞金針」，是解救一般被點中大穴重脈之人的特殊手法。

黑羊道長自信這一次必能手到成功了，可是結果仍然和先前一樣！

只見那名黃衣弟子「噗通！」的一聲，摔倒在地，紫紅色的血液却由他雙耳內沁了出來。

黑羊道長收回雙手，滿面羞慚憤慨。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你又害死一條性命，老道，你要是不信我的話，何妨再繼續下去！」

黑羊道長這時已不敢再對這少年心存輕視了，同時使他更吃驚的是，黃羊道人赫然也在眼前一羣之中，顯然的，他也是爲這少年點了穴了。

三羊觀內三個道爺，除了白羊道人近年看破塵事，一心閉門修道之外，黑羊黃羊道人，無異已是這道觀內的兩個主人！

二人武功雖說有些距離，但是畢竟相差有限，這時黃羊道人既已被人家點穴制住，黑羊道人的內心豈能不怕？

他怔了一下，嘿嘿冷笑道：「少年人，你報上名來？與我三羊道觀究竟有何仇恨？快說！」

江海楓笑了笑道：「我名江海楓，因看不過你們這些道人，平日在此胡作非爲，特來教訓你們一下！」他用手指了一下那些僵立着，不能移動絲毫的道人，冷冷的道：「他們是被我獨家手法，凝住了血脈，明晨子時一過，自會醒轉，你這道人却妄恃能爲，反倒送掉了他們兩條生命，不自慚愧，却尚敢與我嚕叨爭論，眞是太也不知自量了！」

黑羊道人冷笑道：「原來外傳的那個江海楓就是你，我知道，你在萊州灣大鬧漁港，又在各處行兇肆威，今天竟然又鬧到我們三羊道觀來了！」

這黑羊道長愈說氣焰愈高，最後戟指怒罵道：「小子！今天你家二祖師爺要好好教訓你一番，也叫你知道我三羊道觀內也有能人！」

江海楓笑道：「這麼說，你就是那隻老黑羊了？」

黑羊道長濃眉一挑，血口驟開，大吼一聲道：「道爺打死你這小奴才！」

只見他身形倏地狂飄而進，手中混元牌，帶起一股強猛無比的勁風，直向江海楓腦門之上砸了下來。

說來也眞是怪事，他的混元牌方自砸

下，却見對方那修長的身子，霍地向上一長。

那情形看起來就好像是有意向他混元牌上反迎上來一般，黑羊道人口中「嘿！」了一聲，一振右臂，功力加到十二成，加速砸下！

只聽「噗！」一聲，混元牌竟是有大半截，切入泥土之內！

再看對方少年，衣襟輕飄，步履旋點，滴溜溜，已到了他的身後。

黑羊道長大吃一驚，混元牌二次又起，帶起了漫空的黃泥，以「怪蟒翻身」的身法，霍地一個轉身，只見江海楓離着自己不及一尺。

他臉上帶着輕蔑的微笑，道：「黑羊道人，你還不服輸麼？」

黑羊道人儘管是內心嚇得直打哆嗦，可是嘴裏却是不肯服輸。

其實這種情形，已經太明顯了，因爲江海楓方才有足够的時間，可以制他的死命，只是沒有這樣作罷了。

想不到他的一番仁心，反倒更激起了黑羊道人的一腔憤怒！

黑羊道人雙目赤紅的哼了一聲，混元牌向前胸一收，接着向外一吐，「棒打雙狼」，向江海楓兩肋上插了過來！

江海楓身形再次一轉，右手木劍方要點出。

就在這時，忽聞不遠處有人叱道：「道人快前伏！」

江海楓木劍上絕招，欲施的一式「點天星」，正是準備直射道人背後「志堂穴」門，却爲這人一嚷，破了先機！

他不由臨時把木劍向回一帶，沒有遞出，偏首一望，只見不遠的柳樹下，一個黑衣的修長青年，騎在一匹雜花馬上！

這年輕人似乎正好由此經過，臨時勒馬看熱鬧，順口叫了這麼一句。

這時他見江海楓向自己看來，含笑點了點頭，略爲有些臉紅。

江海楓心中不由動了一動，着實的打量了這過路的人幾眼，感到很納悶！

因爲由外表看來，這人並不像是一個武林中人，倒和自己有幾分相似，此人若非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奇人，就必定是一個不尋常的讀書人！

他正想開口問上一句，可是黑羊道長已再次襲到！

這一次，這個老道，竟以雷霆萬鈞之勢，混元牌上運集了絕大的勁力，直向江海楓腰間掃來。

江海楓容得他的混元牌臨到了自己身邊，這才身形向後一彎，腹下用力一收，黑羊道長的混元牌，已自掃空，由他身前擦了過去！

這個道人，連番失手，早巳狂怒。

尤其這一招，眼看成功，又成泡影，當時大吼了一聲，左手突揚，快捷如電光石火一般，又向江海楓左肩腋之下插來！

看到此，那邊樹下的騎馬青年，忽又脫口叫了一聲：「快下肩！」

江海楓內心更是一驚，因爲這年輕的騎士，所說的正和自己的想法一樣。

動手過招本是千鈞一髮的事，那裏還有時間給他多想？

可是江海楓生性好强，自己要施的招式，既先爲別人道出，他就偏不要再去施它。

這時他冷冷一笑，明明該沉肩迴身，却偏偏一幌上身，右手木劍迅速地交到了左手。

同時間，使出一個「金蜂戲蟾」，右手巧妙的向外一伸一壓，不知怎地，刁住了黑羊道長那粗黑而生滿了毛的右手腕。

這一手功夫，在施展上可謂又巧、又快、又準。

黑羊道人練有其獨特運氣的功夫，怎甘心就此受制於人?他厲哼了一聲，倏地一伸右掌，力貫下臂，向外一揮！

誰知不掙還好，這一掙，只聽得「克！」一聲，黑羊道人一聲慘叫，一條右腕，竟是自中折斷爲二，骨碴子穿肉而出，鮮血如泉湧流。

隨着江海楓右手向外一翻，叱了聲：「去！」

黑羊道人偌大的身子，通！通！通！一連退後十幾步，然後推金山倒玉柱也似的，噗通倒地，頓時痛昏了過去！

這一下，只把四週的衆小道嚇了個魂飛魄散，嘩然奔散！

驚亂之中，祇見那騎馬的文士，面色微微閃過一絲驚愕之色！

江海楓想到了此人的奇特處，正要出言相問，却見他巳徐徐策馬向湖邊行去！

他的馬也很悠閑的低下頭，啃食着湖邊的青草！

這一場激烈的打鬥，好像並未給這一人一馬，帶來任何的驚恐和不安！

江海楓秉性孤高，不喜先與人搭訕說話，見情也就把要出口的話忍下去！

席絲絲見江海楓只幾個照面，就把黑羊道長傷在掌下，內心欣喜之極，在一邊又叫又跳！

江海楓哼道：「還有一隻老白羊，諒他也是不會干休的，乾脆我自己去找他好了！」

席絲絲道：「我也去！」

江海楓怔了一下，以目光向那正在湖邊眺望的青年瞟了一眼，徐徐道：「你留在此，我馬上就來！」

這清波湖因接近道觀，多年以來，似乎巳成了觀內的私產，所以平日從無外人敢越雷池一步。

江海楓席絲絲二人來的大胆，這騎馬的黑衣青年來的也甚爲突然！

席絲絲本未注意及此，經江海楓如此一示意，也不禁有些奇怪的望着這人，但却只看到一個背影。

只見這馬上的青年，留有一條濃黑油亮的髮辮，辮梢繫有黑緞結成的一個大花結，十分俊俏！

席絲絲不由小聲問道：「他到底是誰呀?」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此人不凡，妳在此留着看他，看他意欲何爲，我很快就趕回來！」

他說完，轉身邁步，向道觀之內行了去。

這時正有兩個道人，慌慌張張的在關着觀門，却爲江海楓一抬腿，把鐵門踢了開來。

兩個道人翻身跌倒，爬起抱頭就跑！

江海楓也不理他們，一隻手提着那口木劍，大步直奔內殿！

眼前來到一條碎石子道，道旁花木極美。

江海楓仗劍立於道上，心忖：「一個道家修眞之處，却佈置得如此華美，有如宮殿一般，由此可見這裏的道人果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了！」

思忖了一陣，舉步再行。

誰知方行幾步，便見由正殿內，匆匆走出四名手持拂塵的道人。

這四名道人，都約在六十左右年紀，皓首白髮，看來倒也有些飄然！

四道人橫成一列，攔住了江海楓的去路。

其中之一，沉下臉色道：「你這人好無規矩，這觀內乃貧道等修眞之處，那是你一個凡人所能隨便來得的麼?快快退出去！」

他說着還揚了一下手上的拂塵，另一人却打量着江海楓問道：「方才據報在觀外連傷我們二位眞人，及弟子多人的，就是你麼?」

江海楓點點頭道：「正是我，我是進來找白羊道人的！」

四個老道一聽說眼前此人正是大鬧他們三羊道觀的人，不禁全嚇了一跳，面上神色也變了。

先前那個發話的道人，勉强大着胆子道：「你這個少年人，如此胡鬧，是聽了誰的話來的?你師父是誰?」

另一個道人也咳了一聲說：「對了，你說出你師父的名字以後，你就可以走了，我們不找你一個孩子，找你師父理論就行了！」

江海楓毫不動怒，淡淡然說道：「我來此是爲了找尋白羊老道，你們不必多事，快快告訴我他在那裏?否則我可要得罪了！」

他舉了一下手上的木劍，冷冷的道：「那時候，你們就後悔莫及了！」

四個人嚇得一齊退後一步，有兩個還舉了一下手中的拂塵，作出一副要阻擋的樣子！

其中之一，皺着眉道：「你這孩子好沒道理，白羊眞人巳二十年不問外事，在後院修眞，你要生事，也不該找到他老人家呀！他是一個好人！」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他是這觀內的主人，平日如何不好好約束門人，在外胡作非爲，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的問他一問，他若有理，我不但不難爲他，而且還要向他道歉，要不然——」

說到此，他那一雙深邃的眸子裏倏地射出兩道奇光，眞是不怒自威！

一個道人嚇得臉色一變道：「你……你不要動武！」

江海楓奇怪的看了他們一眼，因爲這四個道人樣子斯文絕不像前院那些黑黃衣裳的道人那麼兇橫而不講理。

他就問道：「你們在這觀內是幹什麼的?」

一個道人嘆道：「這位施主，你方才那些話倒也不錯，只是和白羊眞人說沒有用，你應該去跟黑黃兩位眞人說去，因爲白羊眞人巳經很久不管觀內的事了！」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他不能不管，黑黃二道，已被我制服，我現在就是找他白羊老道！」

他這句話，立時又把這四個道人惹火了。

其中一個矮一點的紅臉膛道人大怒道：「混蛋，老道也是你欺的?好好給你言說，你竟不知好歹?莫非我四人尚還怕你不成?」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正要請教！」

他說着把木劍插向腰間，雙手一合，倏地向外一揚，分向兩名道人前心打去。

這一掌不過是在探測道人們的虛實！

果然，這四個老道，俱是白羊道長手下得力的弟子，他們跟隨白羊道人年久，巳學會了白羊道人那種含蓄的樣子，令人虛實莫測，其實，他們每人身上，都有相當的功夫。

江海楓雙掌才一抖出，那兩名道人，倏地如同飛燕一般的直向兩邊閃了開去。

四老道名通海，通玄，通道，通碧，乃是白羊道長身前的四名護法子弟。

他們四人平素甚少外出，也有了相當的道基，平日與黑黃二道長以及其他門下子弟，也並無有多大交往，本不想管這個閑事，是因爲江海楓闖入了他們的禁地，才出來阻擋的！

這時江海楓一動手，四道人這才驚慌對敵！

通海，通碧雙雙閃開，通玄却踩中宮直上，掌中拂塵一抖，長有二尺的拂鬚，竟爲他抖了個筆直，直向江海楓左脇上點來！

江海楓哂然一笑，心忖無怪這白羊道人如此托大，避不露面，他手下的弟子果然不弱，我倒要打起精神來，好好的應付他師徒一番了！

江海楓有了這種心思，當下不慌不忙的探出右手，揮指向通玄所遞出的拂塵尾鬚上捻去！

通玄道人冷笑一聲，一振右腕，塵鬚倒捲，根根如針，直向江海楓手面捲來。

江海楓手掌向下一壓，第二個道人通海，却直空中猛撲而下，手中拂塵用一招「撥風盤打」，直向江海楓頭上揮了下來。他們的身手，儘管是够厲害了，可是在江海楓的眼中，仍然是不值一笑。

這位少年的奇俠，口中叱了一聲：「好！」

陡然間只見他那肥大的長衫，噗嚕嚕的一陣猛拂，身子巳如狂風飄葉一般翻向了一邊。

他臉上仍然帶着微微的笑容，似乎並不動怒，也不再還擊。

這個時候，通道自一旁撲身而上，口中哼道：「我們把他拿下！」

這道人好大的口氣，他並不撒出那柄拂塵，只用雙手向江海楓兩肩抓下來。

這是一式「雲摩探手」，厲害的是令人虛實莫測，可是江海楓却不予理會。

通道的雙掌如風打到，口中又喝了一聲：「去！」

只聽得「噗！」一聲，雙掌巳雙雙的打了個實，可是奇怪的是，對方的肩窩，竟是像較棉花還要軟，還要鬆。

通道的雙掌方一打上，巳發覺不妙，

陡然間想起了對方這種功力的厲害，不禁打了一個寒顫，足下一頓，向後就退。

可是打出來的雙手，就像是插在了兩團軟泥之內一般，任他用足了內力，也莫想能拔出一分一毫。

這一來，其他的三個道人，也都看出不妙來了，彼此一關照，一鬨而上。

江海楓猛的一上步，只見他雙肩一振，那位通道道人，整個身子就像被甩了起來，並向爲首而來的通碧道人身上碰去。

通碧嚇得一個倒退，喝道：「大胆的俗子，還不快快放下人來！這三羊道觀內能人無數，豈能容你如此撒野？」

話方出口，就聽得通道一聲大叫，身子平着飛了出去，噗通一聲摔在一邊草地上，只痛得他咬牙切齒，面如金紙，連連翻滾不已。

見此情形，那三個道人更給嚇呆了。

他們一個個都翻着白眼，通玄道人長吁了一口氣道：「少年人，你闖下了大禍了，你要知道，方才你在觀外，雖是傷了前院很多的人，但是白羊老祖師，並不過問，這一次你竟傷了我通道師弟，老人家如果知道了，豈能輕易地饒過你？」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如此正好，你快快帶我去見白羊道人，只要見到了他，我就絕不再傷你們，要不然……」

他指了地上的通道一下，冷冷的接說道：「……這道人就是你們的榜樣！」

三個道人雖是滿面憤慨，但却無可如何。

當時就見三人湊在一塊，細聲討論了一陣，然後分開，通玄道人說：「既如此，我們就帶你去見白羊祖師爺，不過你要弄清楚，我們並不是怕你，而是讓你！」

江海楓幾乎要笑出來，却並不介意，當下冷笑道：「不管你們是怕是讓，反正現在帶我去見白羊老道就是！」

通玄苦着臉，朝地上的師弟看了一眼，說道：「那你總得先把我師弟救好，否則，我不能帶你去見祖師爺！」

江海楓淡淡的說道：「他只是雙腕脫臼，暫時不便行動，些微小傷，你們自己料理一下好了！」

通玄道人還在皺眉。江海楓沉下臉道：「快帶路，不然我可要自己闖進去！」

三個道人交換了一下目光，當下由通玄在前，很不情願的說道：「好吧，你隨我來！」

說着轉身就走，江海楓毫不考慮的自後跟上，通海通碧二道人則走在最後，把江海楓夾在當中。

他們一行四人，順着條花廊直行而入，進了一個月亮圓洞門，眼前更顯靜雅，兩邊是青葱葱的柏樹，花圃裏盛開着的是牡丹和菊花。

正前方有座碧色平房，係石塊堆砌而成，有兩個童子各持拂塵，分立左右，見了通玄，彎腰道：「二師叔您有事麼？」

通玄住脚道：「祖師爺在麼？」

童子點了點頭道：「老人丹房煉丹！師叔要進去麼？」口中說着，目光却在江海楓身上打轉，現出滿臉驚異之色。

江海楓打量這一座碧色平房，點綴在花樹叢裏，十分幽靜，正中簷下懸有一塊翠匾，上面寫着「道福齊天」四個大字。

兩側一副對聯寫的是：

「院閉青霞入
松高老鶴尋」

筆力甚爲蒼勁，江海楓冷冷一笑，心說這道士倒是頗爲自負，同時他鼻中已自聞到陣陣香味由丹房內飄出。

江海楓情知白羊道人就在室內，當下不想再多麻煩，放大了喉嚨，大聲說道：「白羊道人還不出來一見！」

這一聲斷喝，在這長年幽閉的院落裏，眞如一個焦雷一般。

一句話方喝出口，就聞得身後一聲怒叱道：「小子，你大胆！」

兩隻鐵掌，同時向他背後遞到，勁風十足，江海楓右脚向前猛力一跨，倏地回身拂袖。

他施出了「流雲飛袖」的功夫，雙袖無異是一雙鐵帚，對方二人甫與袖風一接觸，已如同拋球也似的，給摔了出去。

施行暗襲的，是通碧通海兩個道人。

二道人雖爲江海楓摔出，但是並未傷着，雙雙在地上一滾又自騰了起來。

他二人幾乎是同時，各自背後撤出了拂塵，一左一右又撲了上來。

那站在一邊未動的通玄道人，這時也起了憤怒！

他一騰身，一弓腰，「排山運掌」，向江海楓胸前撲了過來。

江海楓哈哈一笑，只見他長袖舞處，身形滴溜溜一陣疾轉，三個道人幾乎自己撞在了一塊。

這麼一來，更使他們怒上加怒，各自都展開了身法，招招相連的緊逼而上。

然而江海楓就像是一隻穿花的大蝴蝶，在他們三人中，從容不迫的進退着。

三人招式雖然疾快，竟也是沒有一招得逞。他們在白羊道人修眞之所，又不敢出聲叫罵，一個個氣得怒目圓睜，面色赤紅。

四人正打着得緊張的當兒，忽聞得一聲冷哼道：「你們快停手！」

江海楓首先向左面輕輕縱了出去，三個道人聞聲也立刻停了下身形。

江海楓尋聲望去，就見丹房竹簾上捲，簾下立着一個一身白色布袍，頭挽道髻的白髮道人。

這道人那副岸然的道貌，却又比階前這幾個道人洒脫得多了。

只見他長眉入鬢，雙目細長，開闔之間，神光四射，一只獅子鼻又紅又大，鼻孔內伸出的鼻毛，足有三四寸長，也都是一色的。

白獅子那張大嘴，也全都爲白鬚繞滿了，以致在他開口說話時看不見他嘴的翻動。

這道人身材眞不矮，背後微微隆起，大概是平日打坐太久了。

他那一雙露在袖外的手，其白如雪，十指上都留着三四寸長的指甲，瑩光透剔，全身上下，不染纖塵！

江海楓倒沒有想到，這白羊道人，還有這麼一副相貌，當下不由怔了一下。

老道人用含蓄的目光，望着階下三名道人，沉聲道：「你們退去一旁！」

三名道人諾諾連聲的退後幾步，一個個垂手而立，絲毫不敢移動。

然後老道人才望着江海楓道：「少年人，你爲何來此滋事，方才出聲喚貧道的，就是你麼？」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正是我，方才在大門外，打傷黑羊黃羊兩位道人的也是我！」

老道人呆了一下，仍然不帶怒氣的道：「你好端端的打人作甚？」

江海楓爲之一怔，心道好呀，這老雜毛敢情是全不知道！當下冷然道：「老道，你門下弟子，多年來在外無惡不作，爲非作歹，怨聲載道，你們依仗着有些武藝，就這樣無法無天，今天我是專程尋來懲戒你們的！」

白羊道人聽完，竟反嘻嘻笑了。

他以好奇的目光，看着眼前這個少年，因爲江海楓無論衣着髮式，都和時下一般人有些不同。

再者，江海楓那烱烱的雙目，也頗爲令他驚異。

他點了點頭道：「少年人，你太衝動了，貧道這三羊道觀內，全是守本份的人，絕無你所說的事情，你年少無知，貧道不與你一般見識！」

說到此，他揮了一下袖子道：「你去吧，不要再在此胡鬧！」

又轉頭向退立一旁的三名道人道：「通玄，你送他出去，並關照前院弟子，不可刁難他！」

說罷又很不愉快的看着江海楓道：「這是第一次，以後就不行了，你是知道的，這麼多年來，我就從來沒有管過一件閑事，也沒有跟任何人說過話，……你快走吧！」

語畢轉身回室而去，江海楓倒是十分佩服這白羊老道的涵養功夫。

只是他又怎能被人家三言兩語就打發退走呢，如果傳聞出去，自己又如何丟得起這個臉呢？

因此他只好把心一橫，冷冷的道：「老道，你先別走！」

白羊道長回過身來，雪白的一雙眉毛，緊緊皺着，他顯然聽不慣江海楓對他的這種稱呼。

當時他哼了聲道：「你還有事麼？」

江海楓一面打量着他，一面道：「聽你一番話，倒是比你那兩個師弟好多了，只是你太固執，我好言相勸，你却無意接納，我既來了，要想三言兩語就叫我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白羊道人很生氣的說道：「你還要如何？」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聞說你武功高強，我要領教一下。」

白羊道長冷笑道：「貧道巳十多年沒有動過武，再說，貧道一生絕不與後生小子動手，你休要生事，快快出去！」

江海楓「嘿！」一聲，自腰間把那柄木劍抽了出來，笑道：「道人，你看我這口木劍，你兩個師弟全經不住它一碰，我今天就以此與你比一個高下，你敢麼？」

白羊道人目光在他木劍上轉了一會，內心不禁有些奇怪！

因爲他絕不相信，憑黑羊黃羊兩位師弟，竟會傷在少年一口木劍之下。

當下目光一掃旁側三道，通海立即超前躬身道：「稟祖師爺，這人果眞在前殿外打傷了黑黃二師叔，通道師弟，也爲他震斷了雙腕，現在昏迷未醒，此人無故來此胡鬧，祖師爺萬萬不可輕易饒他！」

白羊道人聽到此，不由得眉頭皺得更緊了。

他哼哼的點着頭，倏地一幌身，巳來到了江海楓身前，只見他左手按在右手背上，兩手重疊着，向江海楓手上那枝木劍上伸來！

江海楓未想到他竟會有此一手，他知道老道人所施展的這一手功夫，名喚「雙擒術」，是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種！

當時他手腕往下一沉，木劍輕輕左挑，反向白羊道人手面上打去！

白羊道人這麼快的身手，想不到仍然落了空，連忙雲履向右一滑，左腕探出，以「海底撈膝手」一招，指尖上挺着雪白的長甲，就像是五口短劍也似的，向江海楓側腰處插來！

這一招，施展得眞是極快無比。

江海楓有意探測一下對方的功力，當時木劍右偏，左掌猛然迎出。

白羊道人口中吐氣開聲，喝了一聲：「嘿！」

徒見他那五枝雪亮的長指甲，向上一翻，一揚，在內行來說，這手法名爲「燈印子」，即內力迸發之意！

二人幾乎是同樣的快！

只聽見「波！」的一聲輕震，二人雙雙復退，只是足下可就大大的不同了。

江海楓足下是「倒踩蓮枝步」，看起來是那麼的瀟洒，而白羊道人却就現得有些步履跟蹌了。

他的雲履縱過之處，一連踏碎了三塊水磨方磚，直到退出五尺之遠，才算勉強把身子定住。

只見他臉色，利那間變得血也似的紅，接着又漸漸的白了。

他冷冷一笑道：「少年人，你的掌力不弱，貧道在此修眞，舉世無爭，與人無怨，你無端端地找上門來，今日即使是破例大開殺戒，也怪貧道不得了！」

他說話聲音沉着，雖在盛怒之中，一點也不顯得激動！

江海楓對於這個老道，倒是自開始，就不敢心存輕視，這時微微一笑道：「老道，你放心，我來此與你比武，並無任何勉強，我就是死了，也是心甘情願的！」

白羊道人哈哈大笑一聲，回身對守在丹房前的童子道：「你二人到院門守好，不許任何人入內，我今天要好好會一會這個大胆的少年人！」

兩個童子，回答一聲「遵命」，飛縱而去。

老道人又嘻嘻一笑道：「你既是手持木劍，定然在劍上有很好的造詣，貧道早年倒也是用劍的，很好，我就也用劍來接你幾招如何？」

江海楓含笑道：「如此最好！」

白羊道人立刻一抬臉，命令道：「通玄，你進去把我丹房內那口劍拿來。」

通玄稽首聲道：「是！」又問：「是那一口？」

白羊道人雪白的眉毛向兩下一分，冷冷笑道：「把那口黑蛟皮鞘的拿來吧！」

通玄不由怔了一下，因為他知道師父共有兩口劍，一名「白芒」，一名「凝霜」，俱都有斬鐵削金之利，尤其是後者，白羊道人向不輕用。

平日老道人研習劍術，一向是取用那口「白芒」，至於「凝霜」素來是視為拱璧。

他想不到，今日對江海楓一個陌生的少年，師父竟會如此小題大作，要用這口寶劍來對付，由此可知江海楓這少年，果然是技非泛泛了！

當下略一遲疑後，遂即轉身入內。

白羊道人這時笑吟吟的道：「少年人，你師承何人？學劍幾載？」

言下全然一派長者口吻，好似並未把眼前大敵看在眼中。

江海楓見他如此，也笑吟吟的道：「海島孤處，無師自通，老道，你學劍幾年了？」

白羊道人聞言立時面色一沉，不再多說，兩頰泛起了輕蔑的笑容。

那一邊立着的兩名道人，見江海楓竟敢對師父如此無禮，俱皆怒形於色。

這時通玄道人，已自內室走出，雙手捧着一個杏黃色的長布套兒，呈送到白羊道人面前。

白羊道長精神立時為之一振，他冷笑一聲，伸手接過布套，抽出了一把柄雕牛頭，黃蛟鱗皮鞘的古劍！

江海楓雖不曾有過一口好劍，可是他只須一眼，就已斷定出，這是一口曠世難求的寶刄，心中不由怔了一下，心說這老道從那裏得來這麼一口好劍？

這時白羊道長，把布套子交給通玄道人，目光望向江海楓，揚了一下手上的長劍道：「少年人，你看我這口劍如何？」

江海楓讚了聲：「好劍！」

接着又笑了笑道：「自古寶劍配英雄，如此好劍，如果落在一個凡士手中，未免太可惜了！」

白羊道長偌大年歲，怎會連這麼一句話也聽不懂？

當下那張長臉，就更向下拉長了。

他冷笑了一聲，道：「你這話倒也不假，只是此劍自追隨貧道以來，倒也未曾屈辱了它！」

冷冷一笑，接道：「堪稱至今，尚未遇見過任何敵手！」

他說着用雪白的手指，在劍上輕輕的撫摸着，得意中更顯出無比的驕傲。

江海楓哼了一聲，舉了一下手上的木劍，徐徐的道：「說不定今天你就遇見了敵人，也未可知！」

白羊道人猛一抬頭，白眉微分，道：「少年人，你太狂了，我知道你在掌上有幾分實學，只是貧道自信對你尚還游刄有餘！」

江海楓微笑不語。

白羊道長一揚劍道：「貧道與你比劍，三十招之內如不能勝你，就算敗在了你的手下……」

「……敗了又如何呢？」江海楓插了一句嘴。

白羊道人薄怒道：「如貧道敗了，以此劍相贈，你如敗手貧道，却要聽憑貧道以觀內規矩處置，你意如何？」

江海楓目放奇光，以劍擊地道：「好，一言為定。」

又揚了一下木劍道：「那麼我以這口木劍，領教你幾手高招！」

白羊道人嘿嘿一笑，說道：「你儘可放心，貧道手中雖是一柄寶劍，却決不會傷你木劍分毫，各自當心，點到為算！」

說完話，身形向左一偏，右手「大鵬單展翅」向外一展。

只聽一聲龍吟，寶劍出鞘，果然非同凡响！

江海楓打量着白羊道人手上那口劍，只見劍身長有二尺六七，劍身上作魚鱗狀，閃出一片晶瑩的耀目白光，離開它尚有很遠，似乎已能感到一絲絲的冷意。

他忍不住地脫口道了聲：「好劍！」

白羊道人一甩頷下長髯，哈哈笑道：「少年人，你如勝我，此劍即屬你所有，否則一切徒然，誇讚又有何用？」

白羊道人說話時，已經把劍鞘插到頸後。

只見他足下搖擺不定的行了兩步，寶劍却由左腕上搭出，冷冷一笑道：「請亮式，貧道要出招了！」

江海楓看道人足下所走的步子，雖是左右擺動，可是其勢却像一朵蓮花。

他猛然憶及師父曾對自己說過，僧道門中的「太虛幻步」，正是如此情形。

當下他就眞不敢太大意了，心中不覺有些後悔，因恐自己妄自稱强，若是眞個的敗在這道人劍下，勢將如言由他發落，那時豈不是要大大的出醜了？

這念頭也不過只是一閃即過，他仍然認為自己十數年苦學所練成的精湛奇技，絕不會輕易落敗在人家手中！

有了這個自信，他的胆力立時大增。

於是他一橫木劍，雙目微闔，僅僅留出一縫，凝視着白羊道長，毫不旁瞬。

白羊道人見狀，內心大大的動了一下，他是懂得劍的人，只要一看江海楓這種從容姿態，就知道這少年人在劍上，必有驚人之學！

然而老道也很自負，他轉了一個圈子，踏遍了足下十二蓮座。

只見他身形猛的向下一蹲，雙手向懷內一抱，緊跟着向上一竄，眞是快若飛隼脫兔，起落之間，已來到了江海楓面前，手中劍帶起一陣薄薄的嘯聲，向江海楓面上點到。

這種身手眞可到了劍學上爐火純青的境界，極盡準，快、狠之能事！

江海楓木劍霍地伸出，以尋常的招式「撥草尋蛇」，向道人雙足上劃去。

白羊道人倏地收劍，身形車輪也似的轉了半轉，手中劍抱於胸前，氣態如山，却是不把劍招發出！

江海楓木劍早巳收回，見情，木劍也是高舉齊眉，避不發招，面上不帶一些笑容。

白羊道人見自己心思，竟為對方窺破，不由白眉一分，面色突變。

他冷笑了一聲道：「少年人，好造詣，貧道現在要開始向你討教了！」

江海楓冷哼了一聲道：「老道你太客氣了，在下巳領教了三招了！」

白羊道人叱了聲：「胡說！」

於是，凝霜劍猛一抖動，發出「錚！」的一聲輕響，爆出了一朵劍花，追星趕月也似的，直向着江海楓喉頭點來！

江海楓對敵時總是佔盡了「靜」字一訣，無論多厲害的敵人，他永遠是那麼沉着穩重，不慌不忙。

白羊道人的劍尖幾乎巳點到了他的頷下，他仍然身如磐石，不動分毫！

道人內心暗自驚異，恨得牙關緊咬，他知道對方必有奇招，當下不待招式用完，霍地一抖劍身，爆出兩朵劍花，改向着江海楓兩肩上削來！

江海楓木劍一舉，口中厲叱一聲，只聽得「噹！」的一響，木劍竟把來犯的凝霜劍蕩去一邊，劍光像摔破了的鏡子一般，濺起了滿天的流光。

二人都知道在這一時接觸之後，將是貼身搏戰，俱都打起十分的精神。

只聽他二人喝叱之聲如雷，白黃兩色的劍影，此起彼落。

一時之間，但見他們二人竄高伏矮，竄、騰、起、伏、閃、刺、滾、打得好不精彩。

一個是年逾古稀，白髮皓首的道人，一個却是英氣方盛的少年！

二人各懷着一身驚人的奇技，一經交手，可眞有「一羽不能加，蟲蠅不能落」之勢，直把旁邊的幾個道人，看得目瞪口呆。

白羊道人在未動手之前，本是滿懷自信，有十分把握戰勝，却沒有想到，這個年歲和自己相差幾乎數倍的少年，竟有這麼厲害的身手！

令他費解的是，對方木劍上似有一股無比的吸力，自己劍身雖不慮為他吸着，但却令自己分心不少！

白羊道人也曾細心的去觀察對方的劍招門路，可是他確信，這種怪異的招式，實在是他畢生所僅見的！

道人有了這麼多內憂，劍招上也就更是絲毫也不敢鬆怠，把一套獨門「雷音八合」，施展得淋漓盡致！

這「雷音八合」本是乃師百草道人在靜修中，因聞雷音，而研創出來的一套劍法。

他從來尚未以之對過敵，今天用來對付江海楓，還是第一次。

却未料到，那麼神奇的劍招，在這個少年的面前，竟是絲毫也展露不開來。

轉眼間，已將滿三十招之數。

要按約定，白羊道人就得立刻拋劍認輸才是，可是他一世聲名，豈能甘心就如此付與流水！

他的臉，漲得血一般的紅，喘息之聲，較先前更重了！

就在這時，白羊道人殺機猝起，他目光一閃，輕叱了聲：「着！」

陡然間，身形如旋風一般的轉了回來，手中劍上點鼻樑，下指腹陰！由上至下，成一條直綫，一劍劈下。

這是白羊道人一式最拿手的絕技，名叫「劍劈三鐶」，他一生對敵，施此絕招僅僅五次，而對方五人，無不喪身在他這一式劍招之下。

這一次由於對方少年武技驚人，為他生平僅見，再者三十招之數，已到最後一手，他才施出這最後絕招。

白羊道人一世英名，也全在這一招之上了！

可是江海楓海島孤處，一心習劍，得有劍神之稱的銀河老人悉心傳授，一身武功，豈同一般。

他的特點是，劍招遞出令你永遠莫測究竟，當今劍聖，也當之無愧。

就在道人「凝霜劍」劈下的刹那，但聞江海楓一聲叱道：「領教了，道人！」

他的步眼身法，配合得多麼巧妙，那麼地廻肩曲膝，那麼輕敏向上舉劍過頂！

只聽得「察！」的一聲！

江海楓的木劍劍尖，正好祇在白羊道人凝霜劍的劍刄口上。

甫一接觸，勢如破竹，眼睹江海楓那口木劍，被對方的劍口，從頭直劈到尾。

他們的內力都貫在劍身上，江海楓想不到這道人內功如此精湛，只要木劍全開，自己的手勢必受傷，說不定還有性命之虞。

可是功力之深淺，往往要在最後的一刹那，才能分出高下。

當那口光華四溢的「凝霜劍」，快要劈到木劍的把手時，竟是連連的顫抖着，再也劈不下去了！

白羊道人銀髮如戟而立，他三竭其力的又喝了聲：「下去！」

右臂一振，劍上響起了一聲龍吟，劍光像樹隙中陽光一樣的破碎，搖曳着。

然而，仍然不能再劈下一分一毫！

道人的臉變得更蒼白，身子顫抖，冷汗涔涔而下，而江海楓在這臨危的刹那間，已挽回了大局。

他含笑的疾出左掌，扣住自己被劈開的木劍上方，左右兩腕，同時着力，一聲斷喝道：「撒手！」

白羊道人精力早盡，但他也眞倔强，死也不肯鬆手！

只見他穿着道袍的枯瘦身子，猛然的一個蹌踉，「噗通！」一聲坐在地上。

可是他的手仍然死命的抓在那劍柄之上。

江海楓用力的搖了一下，白羊道人身子都被拖動了，兀自不肯放劍！

江海楓冷笑一聲，本想令他出一個大醜，可是看見他雪白的鬢髮，心就軟了！

他猛地把木劍向回一抽，身形旋轉出去，冷笑着說道：「白羊道人，你偌大的年歲，言而無信，已經輸了，何故如此不服？」

白羊道人凝視他艮久，始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

然後他掙扎着站起身子，用袍袖拂着身子的塵土，望着江海楓苦笑了笑，道：「少年人，你劍術精湛，貧道服了！」

江海楓又冷笑了一聲，道：「你的武技確實不錯，以你年齒身份，應該自愛，三羊道觀內恐怕除了你和少數人外，無一是眞正修道之人，你要好好的整頓一下，不可一天到晚只求自身安靜，而對他們不予聞問！」

白羊道長滿面羞愧，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艮久，他才又嘆了一聲道：「貧道輸給你，自是無話好說，少年人，你且留下大名，以便貧道記下這段香火之情！」

江海楓低頭看了一下手上的木劍，除了把手約有五寸左右的地方無損之外，其餘兩尺許的劍身，已爲道人寶劍自中劈爲兩片。

他內心不禁也在暗驚。

要知他已把內力貫注在劍身之內，雖是一口木劍，却是堅逾金鋼，對方道人竟能把它一劈爲二，其內力之深自是可想而知，不過對方多少也得力于那口寶刃之鋒利罷了！

江海楓有見於此，對道人也就存下了一點相惜之心！

當下含笑道：「我名江海楓，道人你記下了，我在此打攪多時，很是失禮，現在就告辭了！」

說着信手把木劍向地上一拋，抱了一下拳，道：「望你好自爲之，否則這地方，我還會再來的，再來之時，恐怕就沒有如此好說話了！」

說罷轉身就走，白羊道人急喝道：「慢着！」

江海楓回身道：「還有甚麼事?」

白羊道人此時，已把那口「凝霜劍」插入劍鞘之中，他沉着臉道：「這口劍你拿去，貧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過，以後，我或許還會由你手中取回來！」

江海楓本不想收，可是聽他如此說，爲免示弱，反不好多說了，於是微微一笑道：「既如此，我拜領了！」

白羊道人咬了一下牙，抖手把劍擲出，同時口中叱道：「接着！」

只聽「哧！」一聲，那口劍連同劍鞘，就像一支箭也似的，直向着海楓頭頂上直射過來！

江海楓微微一笑，倏地拔身而起，伸手一接，覺得劍上夾着極大的內力，知道此乃道人存心作難。

當下加了幾成功力，只一捻，已把寶劍握於手中，他面上不帶出一些異態，這情形看在白羊道人眼內，更覺慚愧不已！

江海楓接劍在手，抱了一下拳道：「我們後會有期，此劍在我手中，決不會辜負於它，道長你大可放心！」

說罷轉身大步向外走出！

通玄，通海，通碧幾個道人，瞪眼看着他，無一人敢上前攔阻。

白羊道人恨到極處，重重地在地上跺一脚，大聲叱道：「等一會，你們把黑、黃二代師叔傳來，本座有話對他們說！」

說着氣憤憤的轉身走入室內，偌大的殿院，立時鴉雀無聲。

江海楓一路大步而行，雖遇見了不少道人，可是這些道人，早已被他嚇破胆。

他們眼巴巴的目送這個大鬧道觀的青年步出觀院，再無一人還敢多事了。

千里追踪　以武會友

江海楓快步走出了道觀，掃目望去！

怪事出現了，在先前與道人大戰的那塊草坪上，那羣被他以獨家點穴手所制住的道人，竟是一個都不見了。

更怪的連席絲絲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在湖邊找了一轉，立住了脚，心中正自不解，忽見旁側一方大石上，有着幾行字跡。

江海楓走近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欲尋侔侶，江南行，左人龍」。

他不由劍眉微顰，心說糟了，看此情形，那席絲絲一定是被這姓左的捉去了。

只是這左人龍，又是何人，他與自己又有甚麼仇恨呢?

想着，心中有些茫然。

雖然席絲絲並不是自己的甚麼人，但却是多年以來，第一個與自己結識的人，一個天眞的女孩，一旦落在了敵人手中，還會有什麼好的下塲?

這麼一想，他不由打了一個寒顫！

發現一邊楊柳之下，自己那匹馬居然無恙的拴在那裏，便匆匆的騰身而上。

這時忽見一個道士，由石後探頭張望，江海楓驀地騰身而起，飛落而下。

那道人見了，口中「哦！」了一聲，轉身就跑！

可是他足步方動，江海楓已經落在他的面前，叱道：「給我站住！」

這黃衣道士正是方才被江海楓點中穴門的道人之一，早已爲江海楓的神技嚇喪胆，此刻聞叱怎敢不聽，頓時就不動了。

江海楓打量着他道：「我那名書僮何處去了?」

這道人見江海楓並不下手就打，胆子也就大了些，當下冷笑聲說：「姓江的，你儘管欺侮我們，又算什麼本領，你有胆量就去鬭一鬭左相公，那才叫英雄呢！」

江海楓冷哼了一聲道：「什麼姓左的，我並不認識此人，你還是把所見的一切，從實招來，我仍然要把你定在此地，叫你死活不得！」

道人嚇得退後了一步，擺手道：「好！我這就告訴你吧！」

江海楓怒聲道：「左人龍是誰?是你們觀裏的道人嗎?」

道人搖了搖頭說：「不是！不是！人家不是道人，和你一樣也是個年輕的小伙子，方才在你和黑師叔相搏時，人家不就站在一旁麼！」

江海楓驀然憶起那個叫好的青年，不由呆了一呆，後悔的嘆道：「果然被我猜中了……」

不過使他奇怪的是，那騎馬的青年，和自己素昧生平，他何故與自己爲難?

道人見江海楓皺眉不語，只當他爲那姓左的嚇住了。

當時就很得意的道：「那位左相公，幾手功夫才是叫俊呢，你不是把我們都點住了麼！可是我們心裏都明白，就是不能動，那位左相公，只伸出兩個指頭，在我們每人前後點了一下，我們馬上就都能動彈了。」

江海楓心中一驚，暗忖這左人龍果然是一個勁敵。

他因爲自己所施展的那種點穴功夫，是一種獨家手法，想不到這左人龍竟擅解救之法，只此一斑，也就可見大大的不凡了。

那黃衣道人晃了一下頭，又道：「你不是還帶來了一名跟班的麼?不是我說，那傢伙才叫飯桶呢！」

他頓了頓，得意的又道：「…跟…跟人家一上手，就被人家給點住了！」

江海楓冷冷的道：「他原本不會什麼武功，只是這左人龍把他點倒之後可曾把他怎樣……?」

黃衣道人冷笑了一聲，他無從發洩他內心的痛恨，只有借追述經過時發洩一下，他說話的時候，還不時的翻動着那雙黃眼珠，意思好像是在說：「小子！你是無能了麼?」

拂了一下身上的塵土，又道：「把他怎樣?嚇！那還會好受得了麼?」

啐了一口唾沫，又道：「我就乾脆告訴你吧，那小子，就被那位左相公給綁起來了，用馬馱走了！」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我只當這左人龍是個漢子，如此看來，未免令人失望，也不過是個偷鷄摸狗之流罷了！」

「偷鷄摸狗?」黃衣道人歪着頸子說：「偷鷄摸狗的人能有這麼大本事?這左相公，還告訴我們說，你是一個殺人狂的怪人，在江湖上無惡不作，死在你手下的人，已經多不勝數……」

江海楓聽得不禁好笑，他一語不發的注視着眼前道人，看他還說些什麼。

黃衣道人滔滔不絕的又道：「……他還告訴我們，叫我們大家快逃命，說你一定不會饒過我們的，我師父和黑師伯以及各位師兄，聽了他的話都走了。」

江海楓哼了一聲道：「那你爲什麼還不跑?」

道人退後一步，臉上變着顏色道：「我因取一樣東西而致晚了一步，那左相公還說，他一定不能放過你，只是他去江南還有事情，非走不可，又怕找不着你，所以才把你那名書僮給帶走了，你要是眞有本事，就到江南找他去！」

說到此，一雙黃眼珠，兀自上下打量着江海楓，道：「我的話可是說完了，這些話，句句是實，你就快去吧，去晚了，你的書僮可就沒命了。」

江海楓目光直直的看着他，他以爲江海楓要對他下手，不由嚇得全身發抖。

他苦笑道：「我知道我說了這些話，你一定不能饒過我，只是你就是打死了我，也沒有什麼用處……」

江海楓這時心平氣和，他一生處理任何事，從來就沒有衝動過！

這時他笑了笑道：「好了，你去吧，我手下還用不着你來送死！」

說着跨上駿馬，逕向湖邊小道緩緩馳去！

那名道人張着嘴，瞪着眼，一直目送着他走遠了，才期期的回觀而去！

江海楓一路策馬南行，腦子裏追憶着那個叫左人龍的人的面容，心中實在想不通，這人到底是什麼來路，他和自己，到底因何結下了仇恨?

此人有事明明可以和自己當面解決，却偏偏逃着自己，而把席絲絲擄去，由此判斷，此人一定多少還有些畏懼自己。

想到此，江海楓不禁冷笑了一聲，心道：「這左人龍，我以後見到了他，絕不輕饒，只是他誘我遠去江南，又是存的何心?」

想着，茫然地搖了搖頭！

只是中原大國，他已多年未臨，席絲絲雖是涉世未深，却未嘗不是一個好嚮導，如今失去了她，往後就更加人地生疏。

再者，那些美味的食物，也就不得再嘗了。

他邊行邊想，不覺有些悵然。

前行不遠，來到了一處鄉村，見兩側的老槐樹，長得十分青鬱，槐花更是一片斑爛，幾個年輕小媳婦，正在路邊攀折着槐花，折下之後，又把它們放在瓦砵裏。

大樹下面鋪着涼蓆，還擺着幾張椅子，坐着幾個莊稼老人，搧着大芭蕉扇子。

江海楓的馬走到此，就停下了。

因爲這時太陽太熱，馬畏熱，不肯再走了。

江海楓就在一棵老槐樹前下了馬，停立在樹蔭之下乘凉，他的馬彎下頸子，啃食着附近的青草。

四週的蟬聲吱吱噪响，這正是一個炎熱的正午，可是江海楓却無心情去歇息！

他那雄擧的身形，雍容的氣質，立刻爲這塊地方，憑添了一種不同的格調！

來抵中原之後，一事未作，却結下了不少仇家，想起來眞是慚愧，想起海島上的師父，如今在秦桐的挾持之下，也不知情形如何了?

越想越覺得煩悶，新仇舊恨齊上心頭。那口新自白羊道人手上得來的寶劍，尙還握在手上，一直未曾仔細的去看過！

這時閑悶得很，就順手抽了出來，只覺得劍身映着陽光，泛出絲絲的冷氣，襲人肌膚，冷森森如一股秋水一般。

他不由呆了一呆，心道這口劍確是一口寶刃，只可惜自己不知道它的來歷，師父手上也有一口好劍，名喚「天缺」，不知比這口劍如何?

他緩緩把寶劍收起，繫手背後，又想起方才那道人說的一些話，那左人龍竟誣指自己是一個殺人狂，委實令人氣憤！

可是回想了一下，不久前在海島上，自己一夜連斃滄海客等數人，手段也確實太狠毒了些。

這麼一想，他的氣也就平了一些，一個人重重的頓了一下足，忖道：「今後我絕不再輕易殺人！只是那左人龍例外，此人有失君子之風……」

又想到了席絲絲，一個弱女子，雖是有些功夫，却落在人家手中，如果那左人龍心存不正……

想到此，他不禁呆住了……

接着他又搖了搖頭，因爲由左人龍其人的外相看來，此人並不像是一個淫邪之人，很可能他之和自己爲敵，是受人唆使而來的。

于是他又想起了朱奇，那老傢伙是一個很可怕的人物，自己放走了他，誠爲可慮！

他一個人靠在樹身上，腦子裏想東想西，千頭萬緒，愈是不得安寧。

就在這時，不遠處的樹下，行來一個戴斗笠的老者，担着一個挑子，口中嚷道：「凉……粉——」

原來這是一個凉粉挑子，江海楓肚子倒是餓了，更覺得口渴，於是就招手道：「喂，你過來給我來一碗！」

那老者笑着把担子挑了過來，裂着牙道：「剛從井裏撈上來的，眞凉透了，相公你吃一碗就知道了！」

說着就在碗裏切了辣椒蔴油等物，江海楓見這老者年歲已不小，腦後那條小辮子，約有小指一般粗細，吊在後面鬆搭搭的十分好笑。

老者一面在碗裏拌着凉粉，一面打量着他道：「相公你不是本地人吧？」

江海楓點了點頭，接過碗來吃了一口，味道果然不錯，老者正要說話，却又聽得一旁響起了一個濃重的山西口音道：「喂，老鄉，給我也來一碗，多放些辣椒大料！」

聲音就來自江海楓身側不遠，江海楓尋聲望去，頓時心中一動。

原來就在自己身邊不到兩丈的樹下，半躺着一個枯瘦的老頭兒，一身黑色的綢子衣裳，袒露着前胸，露出一排肋骨，老頭肩膀上，還停着一隻鷹，不時的搧着翅膀，口中呱呱的叫着。

這一人一鷹的驀然出現，令江海楓深深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太尋常。

這個黑枯乾瘦的老者，一臉邋遢相，這時已撐身坐了起來，他的那頭鷹在肩上呱呱連聲叫着，兩扇大翅膀搧得在空中呼呼的風響。

瘦老頭口中呵呵笑道：「你看把這畜牲逗得這副饞相？我說，你快點給我來一碗呀！」

江海楓這才明白，原來他要凉粉，是給他肩上的那頭餓鷹吃，心中不免奇怪，就很注意的看着他，看他如何的餵法！

那個賣凉粉的老人，已笑嘻嘻的端上去一碗凉粉，瘦老頭方接過碗，他肩上的那頭大鷹，便振翅而起，身懸空中，長頸伸縮，鐵喙磕磕一陣聲響，已把瘦老頭手上一碗凉粉，食了一乾二淨！

瘦老頭哈哈大笑道：「行！他娘地，眞有你的！」

說着又向賣凉粉的老者笑道：「我說，再來一碗，這畜牲饞壞了！」

賣凉粉的把碗接過，匆匆又回來盛了一碗，這時那頭大鷹已迫不及待地直向賣凉粉的老人身邊飛來，嚇得那個老人哇哇直叫，連道：「喂！喂！小心你的鷹！」

瘦老人見了，得意的哈哈大笑，一隻手連連向下比着手式，那頭鷹立即口中厲鳴連聲，只一掃翅，又把賣凉粉的老人打倒一邊，凉粉也倒在地上了。

那大鷹呱呱有聲的，很快便把地上的凉粉吃了一個乾淨！

這時那個賣凉粉的老人已嚇得面無人色，連爬帶滾躲到了江海楓身後。

他悚悚發抖，連連道：「大爺你帮帮忙，趕開這個鷹，好厲害……」

瘦老人見狀，更樂了，笑得一身瘦骨頭直暴。

那頭鷹想是還未吃飽，在地上厲鳴不已！

忽然牠發現了那個凉粉担子，一聲長鳴，倏地振翅而起，大翅收合之間，已飛臨到了担子上面。

只見牠長頸伸縮，雙翅連搧着，一時之間，担上盤碗乒乓連聲，挑子也倒了，碗盤也碎了。

賣粉的老人，見情哭叫道：「我的娘！咱可不要活了呀！喂！喂……你快收回你的鷹呀！」

瘦老人哈哈大笑，他竟反給他的鷹加油嚷叫着道：「對！對！吃吧……，這可够了吧？哈——」

於是碗盤狼藉間，那頭鷹很快的把地上所有的凉粉吃了一盡，兀自還在破碗爛盤堆裏尋覓着。

賣凉粉的老人這時哭嚷着：「你賠我的挑子，賠我的挑子……唉呀！咱可是活不了下去啦！」

瘦老人見他不住哭嚷，已引來了不少人，不由停住了笑聲，翻着他那一雙綠豆也似的眸子道：「你叫什麼名？吃了你多少凉粉，我給你多少錢就是了，這還有什麼大不了的？」

賣凉粉的老人哭喪着臉道：「還有挑子哪，碗和盤子全碎了！」

瘦老人冷冷的道：「誰叫你讓牠打翻的呢，你自認倒霉吧！」

賣凉粉的老人一聽這人不肯賠自己的挑子，就急了，猛的撲上去，一把抓住那個瘦老人的膀子，嚷道：「走，我們找個地方評評理去！」

那瘦老人身形坐地不動，面上帶着微微的笑容，可是那賣凉粉的老人，雖是用盡了力量，却未能拉動他一分一毫，瘦老人呵呵笑道：「窩囊廢，就這樣，你還要跟我打架嗎？」

四下衆人見了，俱都大怒，魯人性直，尤喜打抱不平，頓時都擁上前去，紛紛嚷道：「揍！揍！」

「娘的——打他個舅子！」

一時七手八脚，連打帶踢，拳頭就像雨點一般的落下來！

但是那個貌相邋遢，行態滑稽的乾瘦老頭兒，反倒哈哈大笑起來。

那些拳脚踢打在他身上，他好像毫不在乎，只見他張着一張大嘴，笑得怪聲怪調，口中還自不停的嚷道：「……啊唷……啊唷……你們倒是輕着點哪，我老西……可是要被打死了……啊……」

一旁的那隻大黑鷹，一見主人捱打，早已怒鳴不已，這時長鳴一聲，大翅霍地一搧，緊貼着地面，撲飛過去！

這鷹週身黑毛，大小如鵝，可是外態看起來却要比鵝厲害多了，在牠頸下有一圈白毛，映着日光，閃閃的亮着，更顯神武！

這是一頭大兀鷹，但江海楓更已看出，此鷹還是一頭異種，並且經過多年的訓練，才能如此善解人意。

那些人本是一時意氣用事，烏合之衆而已，他們見那瘦老人十分奇異，已有些情虛，此刻再見那頭大黑鷹，朝着他們撲來，一時都嚇了個魂飛魄散，轟然散了開去。

可是那黑鷹身法絕快，在空中左舞右旋，已趕上他們。

只見牠大翅輪拍，把那些羣人打得七零八落，一個個都摔得鼻青眼腫，哭叫連天！

瘦老人見了大聲嚷道：「行了！行了……老弟！這沒有你的事，他們是跟我鬧着玩的，你可別發脾氣！回來！回來！」

那大黑鷹倒也眞是聽話，主人如此一喚，牠立即在空中長鳴一聲，兩翅平撐，悠悠然一滑出數丈，落在瘦老人足面上，

長頸連連伸縮，口中發出一串短鳴之聲，像是在向老人訴屈一樣！

瘦老人一隻手摸着牠的背，哈哈笑道：「你這傢伙，吃了人家的凉粉，還把人家挑子給砸了，害得我捱人家的揍，還得賠錢，我不說話，你還叫屈？」

他說話的時候，彎着腰，低着頭，就像是在和老朋友說話。

那些跌倒的人，都站起來了，他們都看呆了，紛紛議論着，因爲他們在這地方，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個怪人，他們弄不清這人是幹什麼的？

那賣凉粉的老人，這時候自在一邊哭道：「你這傢伙，準是土匪，强盜，你養鷹傷人，絕不是好人，今天你賠了我的挑子，我也就認倒霉算了，要不然咱們可是沒有完！」

還有人說：「走！咱們去前面叫官人去！」

不想這一句話，却把那個瘦老人惹怒了。

他猛的一翻眼，吼道：「混蛋！誰說報官的？是誰？你們拿官人來嚇唬我，我就怕了？是誰說的？」

這幾句話，倒眞把那些人嚇住了，瘦老人拍了一下身上的塵土，架起了膀子，招呼那黑鷹道：「來，上來，老弟，咱們走！」

那大黑鷹立刻展翅飛上了瘦老人肩頭，瘦老人冷笑道：「我本來還想賠兩個錢了事，可是你們既要報官，那我也就不賠了！」

說完轉身就走，賣凉粉的老人見了又急得哭起來，江海楓這時凉粉已經吃完。

他把碗放在地上，微微笑道：「老頭兒，你不要急，這些錢包在我的身上，一定賠給你！」

賣凉粉的老人怔了一下，道：「大爺，你……你要賠給我？」

江海楓笑着走過去，這一齣戲他已看清楚了，本來他是安心絕不管這件閑事的。可是自己身負武功，既是行俠江湖，有些事不管是辦不到的。

他含笑道：「我爲什麼賠你？不過，他會賠給你的！」

說着用手指了前面那個瘦老人一下，接着上前走一步，喊道：「喂！喂！你回來！」

架鷹的瘦老人聞聲轉過頭來，他很奇怪的打量着江海楓，齜牙一笑道：「小伙子，是你叫我麼？」

江海楓道：「正是叫你，請你回來一趟！」

瘦老人皺了一下眉，笑道：「有什麼你說吧，這兩天我老人家腿懶！」

江海楓聞言正色道：「也好，我要說的也沒有別的，你的鷹打翻了人家的挑子，你得賠人家錢，要不然你不能走！」

瘦老人怔了一下，他的眼光立刻觸到江海楓背上的那口長劍，雖然劍外有一層黃布套子包着，可是這老人目光何等銳利，一眼就已看出對方是何門路。

他呵呵一笑，邁着方步子走了回來。

江海楓這時仔細看他，愈覺得這人醜到了家，一隻翻天鼻，一雙黃豆眼，滿臉油泥，眞像是書上所說的濟公活佛一樣。

瘦老人走到了他面前，齜着牙道：「行！要我賠錢也行！可是我老西生來怪脾氣，吃軟不吃硬！」

接着嘻嘻一笑又道：「……足下身揹寶劍，氣宇不凡，不用說是一個練家子了，我老人家自從到了山東，滿以爲這地方多的是俊彥豪傑，可是所見的，全是些鬆蛋！眞洩氣！」

說到這裏，伸手在臉上摸了一把，眨了眨眸子，又道：「我老人家手癢的厲害，光想打架，就是找不着人，難得你小伙子來了，好！好！」

說着一振臂，把黑鷹放了出去道：「去！去！到一邊歇着去，沒你的事了！」

那頭大兀鷹懶洋洋地落在樹上，身上的毛鬆蓬蓬的，大概是想睡覺了。

江海楓見了，心中更是想不透這人是幹什麼的，只是他那種快人快語的作風，倒是蠻對自己的胃口。

當下他微微笑了笑道：「在下只是路過此地，並不想多惹事，依我來看，你無故縱鷹傷人，總是不對，我看你還是賠上幾個錢就算了，何必呢？」

瘦老人呵呵笑道：「錢是有啊，可是老人家手也很懶，不想拿出來，你說怎麼辦呢？」

江海楓微微一笑說：「要是我打敗了你，你的錢就願意拿出來吧？」

老人怔了一下，歪頭笑道：「對了！那我老人家就願意了！」

說完倏地迎頭一掌，直朝江海楓面上打來，江海楓身形移也未移一下，老人一掌却已打空。

瘦老人退回一步，齜牙笑道：「咦！有你一手！」

接着一幌右掌，左掌「呼」地一聲劈胸而至，江海楓連忙運起內勁，腹軟如棉，只聽得「噗！」一聲，老人那隻左掌，竟然連掌背，都陷在了江海楓腹肌之中。

可是這個瘦老頭兒，武功却也並非泛泛。

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一時輕敵，在衆人眼前出了一個大醜！

當下不待江海楓反擊，他猛地向回一撤左掌，以「掃堂腿」「刷！」地向江海楓雙足上掃來。

江海楓雖是腹內正運着罡炁，然而瘦老頭兒一掌勁力確是不弱，他身形被震得幌了一下。他正想以「縮肌」之法，令對方出一個小醜，不想瘦老人早有先見，猛地拚力把手縮了回來。

儘管如此，這瘦老人也不禁面色通紅，他哈哈一笑，點着頭道：「好極了，想不到我鐵掌黑鷹婁雲鵬，今天碰見了高人了，好！我們要較量幾合！」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你是姓婁了？你的鐵掌果然有幾分功力，只是老朋友，你要敵我還差了一點兒！」

鐵掌黑鷹婁雲鵬翻了一下眼睛，他望着江海楓的臉上，徐徐的道：「聽你這麼說，你倒眞像一個人物……我鐵掌黑鷹十年來走南闖北，想要交的就是這種人物，只是……」

江海楓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但看他那種樣子，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心中不禁有點惑然。

鐵掌黑鷹婁雲鵬，在他臉上看了半天，忽然叱了一聲，道：「小子看掌！」

這一次他是排山運掌，旨在測驗對方功力，所以運用了十成功力，雙掌夾着凌厲勁力向江海楓兩邊「肩井」穴上打來。

於衆目烱烱之下，江海楓的身形，看來就像是一條蛇一般的，也不知怎麼的扭了一下。

鐵掌黑鷹的雙掌，竟是緊貼着他兩邊的衣服，一擦而過！

江海楓如施辣手，這婁雲鵬此刻是萬難逃開的。

可是江海楓不知如何，總覺得這婁雲鵬並不是一個壞人，對他心存寬厚，沒有下手傷他。

婁雲鵬一掌打空，嚇出了一身冷汗，他猛的退回三步，却見對方面上帶着薄薄的微笑，他一張老臉又紅了一下。

可是緊接着，他的身子又騰了起來，由空中居高臨下，雙掌齊探，這是一式「蒼鷹搏兎」，是他的拿手絕招。

掌隨人下，掌到力到，可是下面的江海楓不知怎麼的一轉身子，婁雲鵬又已失去了他的影子。

鐵掌黑鷹是個老江湖，多年來所會見的能人異士也不在少數了。

可是這個少年，如此詭異莫測的身手，他確信這還是他生平罕見！

他口中怪叫了一聲，倏以「怪蟒翻身」的身法，猛一掉身，就在這時，他覺得肩上爲人輕輕拍了一下，待他回身看時，江海楓已遠遠立在兩丈以外。

只見他笑咪咪的道：「老朋友，你還不服輸麼？」

鐵掌黑鷹婁雲鵬呆了一呆，頭上蒸蒸冒着熱汗，喃喃道：「朋友你貴姓？大名怎麼稱呼？」

江海楓一笑道：「我名江海楓，無名小卒！」

婁雲鵬立時精神一振道：「啊！你就是江海楓，好，眞有你的，江兄弟，我服了你了！」

說着抱了一下拳，顯得很爲興奮，好像先前的失敗羞憤，都已經不存在了。

這時那個賣凉粉的老人，在一邊大聲嚷道：「大爺，你可還肯叫他賠錢！」

鐵掌黑鷹哈哈一笑道：「老傢伙，少不了你的，要不看在江相公份上，我說怎麼也不會賠你的！」

話說完，已自身上掏出了一塊銀子，約有五兩左右，信手一丟道：「拿去吧，有多沒少。」

那賣凉粉的老人，眞沒想到對方一個窮老，居然有如此大的手面，當下怔了一下，檢起銀子，還左看右看，另請別人鑒定，發現果然不錯之後，這才揣到了懷中，向江海楓施了一禮道：「謝謝大爺。」

婁雲鵬呵呵一笑道：「是我給你的銀子，你却謝他作甚麼？」

賣粉的老人，看了他一眼，撇了一下嘴，也沒理他，就挑着破碎的挑子走了。

江海楓不由哈哈笑起來，他雖行走江湖不久，但却已學得了不少人情事故了。

這時他恐這婁雲鵬面上掛不住，就抱拳道：「婁老哥眞慷慨，令人敬佩！」

鐵掌黑鷹哈哈一笑，大聲道：「得啦！兄弟，你這簡直比罵我還厲害！」

江海楓淡然一笑道：「兄弟投入江湖不久，只知待人眞誠，言出肺腑，方才所言，絕無弦外之音，婁老哥不可多心！」

婁雲鵬又呆了一呆，他忽然發現對方少年，果眞如其所言，是一個涉世未深，純眞樸實的少年，不禁更增仰慕。

當下苦笑了一聲，搖頭嘆息道：「江少俠，你這話令我好不慚愧……得啦，小兄弟，老夫我算是眞正的服了你了！」

他說着又翻了一下豆眼道：「看來，兄弟你不是本地人吧！」

江海楓這時對這瘦老人，更覺得投機了。

他不敢以貌取人，自己此刻人地生疏，正需要一個江湖上的朋友，難得這鐵掌黑鷹，雖敗在了自己手下，却並無一些不服記仇的態度，單憑這種氣度，江湖中又能尋出幾人？

當下他也就據實相告道：「你猜錯了，小弟乃魯西人氏，只是自幼生長南方，一直未去過家鄉罷了。」

婁雲鵬哈哈笑道：「我方才所說的話要收回了，山東果有能人異士，此行不虛也……」

說罷又大聲的笑了起來，由於一齣鬧戲已經結束，看熱鬧的朋友全部散去了。此刻雖然烈日當空，炎熱如焚，但二人立在陽光之下，似都忘了炎熱一般。

婁雲鵬笑畢，又道：「天也不早了，我想你還沒有吃過飯，如果兄弟你肯賞臉，不遠就是州府，那是一個大地方，有好的飯莊子，我們好好吃他一頓，由老夫付賬如何？」

江海楓皺了一下眉，他內心雖正爲席絲絲的下落而發愁，可是這也不是愁所能解決的事情，何況現在他的肚子確也很餓了。

於是他點了點頭道：「好吧，我們就走！」

婁雲鵬見他如此爽快的就答應了，好不高興，大聲笑道：「好，這才是我老婁心眼裏的朋友！」

說完撮口長嘯了一聲，那頭黑身白頸的大兀鷹，忽悠悠的落到他的肩上，他看來眞是高興極了，遂向江海楓道：「來，我給你牽馬！」

說着就走過去，把江海楓那匹馬拉了過來，江海楓最不喜與人拉拉扯扯，見了也只得由他。

婁雲鵬拉過了馬，伸手在馬腋之下掏了幾下，搖了搖頭笑道：「兄弟，不是我說你，這麼俊的人品，怎麼騎這麼一匹窩囊馬？這匹馬太不行了？」

江海楓一笑道：「我對馬匹一無認識，倒要向老哥討教了！」

婁雲鵬赫赫一笑，搔了一下頭，說道：「請教不敢當，但是我倒是多少懂得一些！」

遂又指着江海楓那匹坐騎道：「你這匹馬，耳不豎，尾不直，且鼻翅不開，雖然驃勁，也不過只是中等之質而已！」

接着又笑道：「最好的馬是產蒙古，其次大宛名駒也不錯，以後要是有機會，小兄弟，你不妨到這兩個地方去挑買一匹去，記住好馬常常是醜馬，外貌並不驚人，你可不能『以貌相馬』！」

江海楓抱了抱拳，含笑道：「佩服！佩服！」

鐵掌黑鷹婁雲鵬哈哈一笑道：「這算什麼，老實說，我對你那幾手功夫，才眞是個佩服五體投地呢！」

江海楓微笑不語，二人邊說邊行，不覺已行了很遠，江海楓注意着瘦老人肩上那頭大鷹，這時細看之下，愈覺神勇異常，亮羽金睛，長喙如鈎，兩翅勁肉突出，頭頂却是平如光板一般。

衡量起來，的確是一隻極爲擅鬥的傢伙，不覺誇道：「婁兄這隻大兀鷹，好神俊，是自己豢養的麼？」

婁雲鵬聽他提到了自己這頭鷹，不禁大爲興奮，當下伸手在鷹背上摸了一下，齜牙笑道：「兄弟，你又外行了，這是一頭虎鷹，大兀鷹比牠可要小多了，爲了這東西，我費了五年的功夫，才跟牠混熟了，現在叫牠走也不走了！」

說着「哈哈」一笑，倏地一振臂，那頭大虎鷹，立即張開了翅膀，呼呼的搧飛起來。

牠兩翅張開，有如兩扇門板，尤其是兩翅中挺出的骨刺，看來是像安上了兩柄短刄，如爲牠碰上一下，眞不敢想後果如何？

婁雲鵬仰首望着，微微笑道：「我這伙伴能力敵虎豹，尋常人何堪一擊，方才你見牠翅搧那賣粉的老人，其實牠只是和他鬧着玩的，牠要是眞的打人，可就不是那麼一個打法了，而是這樣……」

說着肩膀一幌，比了一個姿勢。

江海楓正自聽得有趣，却忽見那已高飛入雲的虎鷹，忽的束翅下射，口中發出「唏哩哩！」的長鳴之聲，快如箭矢一般的投了下來。

鐵掌黑鷹婁雲鵬哈哈一笑道：「噢，牠也許是發現了甚麼東西了吧，正好，小兄弟，你的眼福不淺！」

二人俱都仰視空中，眼看那頭虎鷹飛瀉而下，向不遠處一片池澤竹林內投去！

婁雲鵬怔了一下道：「走！咱們過去看看！」

江海楓也是存着好奇之心，當下不假思索的，隨着他，向那片竹林奔去。

他們都已清晢看見，正當那大虎鷹下衝距地面不遠的刹那間，忽然有一隻較小的鷹，冲霄而上，和那虎鷹迎了個正着。

一時之間，厲鳴連聲，二鷹在空中糾打起來，飄下了大片的羽毛。

婁雲鵬緊張地道：「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奇怪！這是那來的一頭鷹呀？」

江海楓爲眼前這種奇景看得呆了，只見那頭較小的鷹一身綠羽毛，身形矯健十分，雖比那頭大虎鷹小了許多，可是銳勇並不遜色。

一霎那間，二鷹已鬥了好幾個來回。

婁雲鵬咧着嘴道：「好厲害的傢伙，我的鷹就從來沒有敗過，看來今天遇見了對手了！」

又緊張的道：「不行，我得把牠召回來，免得毀了牠的翅膀。」

說着撮口長嘯一聲，那頭大鷹正打得起勁，聞聲霍地撥過頭來，誰知那隻小鷹却是窮追不捨，大虎鷹無可奈何，只得回頭又戰。

鐵掌黑鷹婁雲鵬見了連連頓足道：「糟糕，這是一頭小王鵰，我說怎麼這麼兇呢？」

當下又連連吹起口哨，只是那頭大鷹對付勁敵，已施出了混身解數，那裏還能撤身飛回？

婁雲鵬急得直搓手，江海楓見狀一笑道：「老哥你不要急，我看你的鷹還不至於落敗！」

婁雲鵬焦慮的道：「敗是不會敗，可是我怕他傷了翅膀，以後可就不好使喚了，奇怪，這小王鵰是產在北天山的玩藝，怎麼會在這裏出現了呢？怪？」

江海楓本想看出一個勝負來，可是見他如此心疼愛鷹，不由含笑道：「既然如此，我就助牠一臂之力好了！」

言罷俯身拾起了兩個石子，每粒均約核桃大小，婁雲鵬驚道：「小兄弟，你眞有這個手勁？距離有五六十丈呢？」

江海楓微哂道：「無妨！」

這時大虎鷹正好收腹彎頸，以右側擊那小王鵰的左翼，小王鵰却早已防到了此，雙翅猛搧騰起，現露出牠雪白的肚脯。

江海楓見時機難得，立即輕叱了一聲：「着！」

一振腕子，以姆指捻撥之力，把一枚石子打了出去，石子破空疾射，劃出了「嗤嗤」之聲。

可是那頭小王鵰，正如婁雲鵬所言，乃是產在北天山一帶的稀有禽類，無異是鳥中之王，也唯有這種大虎鷹才是牠的對手，可是勝負尚不得而知！牠的目光是何等的銳利？

江海楓倒是忽略了這一點，那枚石子雖是出手即至，但已爲小王鵰發現了，只見牠綠翼一束，就空一滾，已然閃開！

江海楓倒有些出乎意外，當着鐵掌黑鷹婁雲鵬的面，有點不好意思，當下二次曲臂，「哧！」地一聲，把第二枚石子打了出去。

這一次他有了先見之明，這枚石子是以「反吐」的打法打出去的！

石子一出手，婁雲鵬就呵呵笑道：「太低了！」

可是他的話聲尚未落盡，就見那打出的石子，倏地向上一跳，快如閃電星馳，「拍！」，正正的打在那頭小王鵰的右翅之上。

婁雲鵬驚喜的叫道：「好手法！佩服！佩服！」

眼看那小王鵰被打得就空一溜翻滾，彩羽落下一片，大虎鷹趁勢追去，舉翅就打，婁雲鵬嚷道：「對！用力！用力！」

忽聽江海楓喝了聲：「不好！」

遂見他右手一揚，又打出了一枚石子，日光之下，這枚石子泛出了一道白光，破空直上！

鐵掌黑鷹婁雲鵬，本來還不知是甚麼一回事，此刻注目望時，才發現另有一道白綫，自另一邊向空騰射，兩粒小石子，竟在空中碰在了一塊，發出「波」的一聲，遂即分開，墜落下來。

就在這時，二人耳中似都聽得一陣清晢的吹竹之聲，發自竹林背面！

那頭小王鵰顯然右翅已爲江海楓石子

打傷，可是牠仍在頑強抵抗着，聽了這吹竹之聲，牠才猛地掉轉頭去向林後投下。

婁雲鵬的大虎鷹，猶自乘勝而追。

江海楓皺眉道：「婁兄，請快召回你的鷹，我們闖了禍了！」

婁雲鵬這時已經看出了，那頭小王鵰也是有人所豢養的神禽。

他知道，這種愛禽一旦被人所傷，做主人的是不會善罷干休的！

同時他方才也看見了，對方竟也圖以暗器來傷自己大虎鷹，幸爲江海楓所阻，這時如不快把鷹召回來，可就難免要爲對方所傷了。

於是他連連捏口長嘯，大虎鷹聞聲才掉頭而回，悻悻的自空中盤旋而下，落于婁雲鵬足前。

二人見那大虎鷹，身翅之上，已有多處染有血跡，左眼之下，也有一道顯明的爪痕，顯然的，已失去了去時的神勇，祇是低聲的啞嗚着。

婁雲鵬嚇了一跳，道：「好傢伙，傷的不輕呢！」

當時忙上前爲牠理毛拭傷，又撫又慰，江海楓已料到人家可能要來找麻煩了。

他實在不願多惹事，當下催道：「婁兄，我們走吧，到了城裏，再爲牠敷點藥，就沒什麼事了！」

鐵掌黑鷹兀自心疼着愛鷹，一面架上了鷹，冷笑了一聲道：「這是誰家的鵰？我可不能饒牠！」

江海楓心內暗笑：你的鷹先去欺侮人家，又能怪得誰來？

當下就同着他，接過了馬，向前走去，走了沒幾步，忽然聽身後竹林內傳出得得的馬蹄聲，一人嬌叱道：「前面的人站住！」

二人聞聲止步，一起轉過頭來，但覺得眼前一亮，一匹雪白的馬如飛而至。

江海楓聞得聲音嬌脆，只當是個女人，誰知再望時，却見是一個男的！

來人生得唇紅齒白，玉面如花，一雙秀眉又細又彎，雙眉之下，是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是那麼黑白分明，不怒自威。

一身雪白的綢子長衫，頸後那條大黑髮辮，黑油油的又粗又長。

如此姿容，就是一個大姑娘，也沒有他嬌嫩，二人都不由怔了一下！

這白衣少年所騎的那匹馬，也同牠主人一般的引人，全身白毛不染一塵，但自鼻子以下，一直通到臍底，却有一道寸許寬的紅色條紋，看來更顯神駿！

鐵掌黑鷹婁雲鵬只一眼，已看出了這是一匹百年難見其一的「汗血」馬，不由大吃了一驚。

白衣少年怒沖沖的衝到二人面前，勒住了馬，他的眼光首先注視着婁雲鵬肩上的那頭大虎鷹，只見他長眉一挑，淸脆的道：「果然不錯，這畜牲竟還在此？」

他說話之時，二人同時也都發現到了，就在他馬鞍後座上，另有一個皮架，其上正棲息着先前爲江海楓飛石所傷的那頭小王鵰。

那頭小王鵰，看來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一般，雙目垂簾，羽毛蓬鬆，站在鞍架上一動也不動。

白衣少年說完了話，才把目光轉向了二人，在他目光視向江海楓時，面色似乎顯得十分驚異，同時有些兒微微發紅。

遂見他冷冷的問道：「這頭大鷹是你們那一個養的？」

說話時，目光只是注定着婁雲鵬，顯然認定了是他所豢養的！

婁雲鵬嘻嘻一笑道：「是我養的，小伙子你打算怎麼辦吧？」

美少年杏目一瞪，可是却有意無意的瞟了江海楓一眼，他的怒火似乎消了不少，當下冰冷冷的道：「你的鷹無故上門欺人，是什麼道理？」

婁雲鵬摸了一下臉，翻着眼道：「欺人？牠欺侮誰啦？」

白衣少年玉臉一紅，長眉一挑道：「牠……欺侮了我的鵰，這還不夠嗎？」

婁雲鵬噗哧的一笑，道：「小伙子，你說這話就不對了，我還說你的鵰欺侮了我的鷹呢！」

白衣少年看了江海楓一眼，咬了一下唇，又逼視婁雲鵬道：「你這人太不講理，我先不說這些，我再問你，那你又爲什麼用暗器，打傷了我這頭鵰的左翅膀？你以爲你厲害是不是？」

鐵掌黑鷹聽這少年語音嬌嫩，帶着很重的童音，脣下連一些鬍碴子也沒有，心中不覺奇怪，再聽他說得好笑，忍不住雙眼笑了起來！

白衣少年見了不由大怒，只見他單手一按鞍坐，「颼！」的一聲，已自鞍上飛掠了下來。

江海楓不由吃了一驚，心忖此人看來年紀輕，武功是不弱，想不到這地方，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能人隱士比比皆是。

其實他那裏知道，對方也和他一樣，是從遙遠的地方飄零而來的。

白衣少年落地無聲，腰肢似柳，體態輕盈，看來更像是一個女子，這種情形看在二人眼中，不禁更感到有些奇怪了。

鐵掌黑鷹婁雲鵬冷笑了一聲道：「小伙子，你要如何？還要打架麼？」

少年嬌叱道：「今天姑娘……」

忽然玉面緋紅，連忙改口道：「今天少爺非要教訓你們一下子不可。」

婁雲鵬偏頭看了江海楓一眼，二人同時一笑，白衣少年見了更是大怒，他紅着臉道：「你們不要笑，今天我要是不叫你們跪下來給我磕頭就不算。」

鐵掌黑鷹婁雲鵬向江海楓嘻嘻一笑道：「聽見沒有，可是連你也給算上了。」

江海楓已看出來人是一個少女，他素來不喜與女孩子打交道，心中未免蹩扭，聞言微微一笑，也未答腔。

白衣少年目光在江海楓身上轉了一下，又落在婁雲鵬身上，哼了聲道：「你這人歲數已這麼大了，言行却是一點沒規矩，衣衫也不整齊，看來你眞是白活了。」

婁雲鵬縮了一下頸子，翻着眼珠道：「唷！這可好，你倒教訓起我來了，我說大姑娘，妳這麼不男不女的樣子，就算是有規矩麼？」

白衣少年不覺面色大紅，她退後了一步，嬌聲嗔叱道：「你這人眞是滿口胡說，看打吧！」

一言出口，身軀已如風而上，只一閃便到了婁雲鵬面前，一舉掌，照着婁雲鵬

面上就打。

婁雲鵬哈哈一笑，先把肩上的鷹撤開，足下「倒踩古井步」，退出丈許以外。

他冷笑了一聲道：「我鐵掌黑鷹一生行遍江湖，却還沒有與女人動過手，今天可要例外了！」

白衣少年面色緋紅，他一句話也不說，二次揉身又上，只見他右足向前一跨，雙臂由左右兩方齊向婁雲鵬兩肋上擊去！

婁雲鵬大吃一驚，眞沒有料到，對方一個少女，竟有如此厲害的身手，當下那裏還敢心存輕視，正要騰身拔起，却見對方忽然自行撤臂退身。

鐵掌黑鷹方自一怔，那少年眉頭微皺道：「你這人眞是髒透了，我還怕髒了我的手呢！」

說着匆匆自懷中取出一雙黑絲絹質的手套戴在手上，冷笑道：「我們再打！」

婁雲鵬給人如此當面侮辱，不禁有氣，一張黑臉也有些掛不住，嘿嘿笑道：「大姑娘妳好刁的一張利口，今天我倒要見識見識妳有些什麼了不起的功夫，竟敢如此胡鬧！」

鐵掌黑鷹尤其覺得，當着江海楓的面，如果自己連一個女孩子也打不過，那可是太丟人了。

他這樣想着，就點了點頭，道：「我們在動手之前，可得先交待幾點。」

白衣少年眸子轉了一下，嗔道：「還有什麼好交待的？」

婁雲鵬赫赫一笑，拉下臉來道：「當然要交待，妳是一個女孩子，我偌大的年歲了，可犯不上落一個欺侮妳的名譽，我們先說好，點到爲止怎麼樣？」

白衣美少年微微咬了一下唇兒，道：「我明明是一個男的，你休要……」

婁雲鵬呵呵一笑，一擺手道：「好！好！這個問題先不談，我們還是說眼前的，你可願與我這麼打？」

白衣少年冷笑道：「誰還怕了你？不過，點到爲止，未免太便宜了你，我要你磕頭賠罪。」

婁雲鵬乾咳了一聲笑道：「行！這也可以，我敗了，磕頭賠罪，但要是妳敗了呢？」

這僞裝男士的姑娘，面上泛起了一層薄怒，秀眉一豎道：「自然也是一樣，不過，你是夢想！」

婁雲鵬呵呵笑道：「就是夢也得作呀！好，我們現在動手吧！」

他口中說着，足尖一點，已到了少女面前，駢指朝着對方肋下就點。

那僞裝的白衣少年當他是心存輕薄，不由大怒嬌叱道：「老鬼，你是找死。」叱聲中，身形向前一俯，右腕倏地一翻，拿向婁雲鵬脈門。

婁雲鵬吃了一驚，左掌以「雲摩探手」，反向少女指上擊去。

一霎時，二人打作了一團。

江海楓雖是身倚樹上不聲不響，可是他的目光，却始終不離開二人，他看到這裏，劍眉不禁微顰，信步徐徐踱了過來！

他驚奇的是這少女那絕妙的身法，起落進退，足下竟是絲毫不着實力，只此一點，已可證明這女孩子，在輕功，內功，氣功上，都曾經過明師指點，已有了精湛的造詣，這是不待多言的。

他不禁暗暗替自己這位新交的朋友担起心來。

動手過招，有時候只需幾個照面，即可分出勝負高下，這證明彼此的武功相差太懸殊！

此刻場中的情形，也是極爲明顯的，雖然只有十來個回合，但在江海楓眼中看來，鐵掌黑鷹婁雲鵬已呈現出了十足的敗象。

婁雲鵬這時以「雙海底針」直取少女兩肋，却爲少女仰身躲開。

婁雲鵬他再進一步，用閃電手直劈而下。

可是他却疏忽了，白衣女這一招乃是誘招，只見她嬌叱一聲道：「你還不服輸麼？」

緊跟着雲履輕點，快如電光石火一般的，已自把身軀轉旋了過來。

這時候，一邊的江海楓忽地叫道：「婁兄小心後肩！」

一言未畢，那僞裝的白衣少年，已把招式遞了出來，原來是聲東擊西的！

她掌勢一出，先奔婁雲鵬頂門，婁雲鵬用「單掌托天」之式，背着身子向上，一舉右掌，可是白衣少女却在這時霍地一分二腕，有如乳燕雙飛一般，夾擊婁雲鵬兩側！

鐵掌黑鷹聞得江海楓的警告，大吃了一驚。

他猛然向前一蹌，施了一招「邯鄲學步」，可是這時候已經嫌晚了。

就在他足尖方自着地的一刹那，只覺兩處「肩井穴」上忽然一麻。

婁雲鵬口中「啊！」了一聲，身子禁不住向前踉蹌了半步！

然而兩邊肩井穴上，只是麻了一下，遂即恢復原樣，但當他猛地再次轉過身形時却發現那白衣少女，已遙遙立在丈許以外。

只見她面若寒霜也似的冷冷笑道：「你服輸了麼？」

鐵掌黑鷹婁雲鵬這才猛然覺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當下，一張黑臉，都變成了紫顏色。

他苦笑了一笑，說道：「姑娘妳好厲害的身手，想不到我鐵掌黑鷹婁雲鵬，一生行走江湖，竟在這山東一地失去了大臉了。」

白衣少女面色一沉道：「說這些廢話又有何用，姓婁的，我要你跪下來給我磕頭賠罪。」

鐵掌黑鷹婁雲鵬，仰天一陣大笑，無限憤慨的道：「女娃娃，妳是作夢，我婁雲鵬雙膝上跪蒼天，下跪父母，豈能向妳一個女流之輩下跪，妳眞是太也不知自量了。」

白衣少女柳眉一挑，玉面緋紅，杏目圓睜道：「好呀，說話不算，不過我有辦法，叫你跪下就是了。」

說完身形一縱而過，正要向婁雲鵬身前撲去，却忽然聽見一聲冷笑道：「姑娘請住手。」

白衣少女聞言之刹那，身形已如燕子一般的飛縱到了一旁，她徐徐地回過頭來，望着一邊的江海楓道：「怎麼你也要多

事麼？」

江海楓面上一無表情地道：「怎麼是多事，這事情本不與他相干。」

少女怔了一下道：「這麼說，這頭鷹不是他的？」

江海楓說道：「這頭鷹雖是他的，可是剛才以石子打傷妳鳥的却是我，而不是他！」

白衣少女細眉挑了一挑，道：「爲何不早說？」

江海楓徐徐笑道：「姑娘來勢洶洶，幾曾容人有多說話的時間，現在說也不爲晚！」

少女一雙澄澈的眸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覺得此人英華內歛，氣態安然，必是一個不可輕視的人物！

然而少女挾新勝之威，又仗着自己絕技在身，確實也未曾把對方的少年看在眼中。

當時她目光微微斜睨着江海楓，冷冰冰的道：「那麼現在要如何呢？」

江海楓神態昂然的道：「我這位老朋友他是覺得妳是一個姑娘，不便放手與妳拚鬥，所以才會輸給了你……」

才說到此，就見那白衣少女目光之中，泛出了兩股光焰，杏目睜得滾圓的道：「你這人倒說得好，但這些我都不管，我只問他爲何說話不算，他既輸給了我，就得如言向我跪下磕頭，要不然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厲害！」

江海楓還沒見過這麼厲害的姑娘，當時嚇了一跳。

鐵掌黑鷹婁雲鵬，忽在一邊冷笑道：「江兄弟，你不要管這件事，叫她過來試試我的鐵掌。」

白衣少女側過頭來，冷冷笑道：「你的鐵掌我早見識過了，我看還不如改爲豆腐掌切實一點！」

婁雲鵬心中恨透了這姑娘，只是自己却又不是她的對手，氣怒道：「妳不要兇，妳要能打贏我這位江兄弟，我才算佩服你，那時候，我一定給你磕頭，叫妳奶奶都行！」

少女雙目一剪嗔道：「你不要信口胡說！」

她的目光又轉到了江海楓身上，冷冷的道：「他的話是眞的？」

江海楓點頭道：「如果姑娘樂意，我願意向姑娘請教幾手，至於妳要給我磕頭，却是不敢當！」

白衣少女怔了一下，却不知如何，微微抿嘴笑了笑，但是馬上她又繃起了小臉，似笑又怒的道：「你這人眞是滑稽，不過這也無所謂，我如眞的敗給了你，就是向你下跪也心甘情願。」

婁雲鵬忽又在一邊說着道：「一言爲定。」

少女無限嬌羞的回眸瞪了他一眼，立時面色又冷了下來，她說：「我還要趕路，平白無故的爲二人就誤了不少時間，誰有功夫與你們多說？」

江海楓默然道：「妳自己在此說個沒完，誰又與你多說了？」

白衣少女面色不禁微微一紅，當即冷笑道：「我們一言爲定，你如敗給了我，又當如何？」

江海楓胸有成竹的淡然笑道：「我是不會敗給妳的！」

少女冷冷的說道：「你不要太自信了，老實說，我如沒有制勝你二人的本事，也就不會來此現醜了。」

江海楓向前走了兩步，冷冷的哼道：「那末你就試試看吧！」一抱拳又道：「姑娘，請妳賜招！」

白衣少女微微睨着他，愈覺得此人儀表不凡，言語穩重，心中不禁動了一下，暗忖道：「莫非此人眞有超人的奇技不成？否則怎麼會如此沉着，我倒要特別小心了！」當下退後了一步，擇一較平之處立下脚，冷笑了一聲道：「請！」

江海楓足下一點，接連兩個縱身，已來到了她的面前，看起來他雙肩一平如水，竟是絲毫未動，若非有極爲深湛的下盤功夫，莫能如此。

白衣少女心中又動了一下，未及多想，江海楓已倏起彎下了腰來，駢指向她肩頭點了過來。

白衣少女冷笑了一聲，一雙玉手交叉着由下往上一分，成了一式「摩雲探手」，對手如胆敢不即撤手，一隻右手就別想要了。

可是江海楓却不撤招，他鼻中微微一哼，道：「打！」

霍然間又化指爲掌，指尖向上挑，掌心向外一登，運用五成的內力向外一吐！

這位長身玉立的少女，就立時容色大變！

然而她並不是一般江湖兒女，一身功夫，確實是受過高人傳授的，這次遠走中原，旨在逃避一件心酸的事情，喬裝爲男子，不過是避人耳目。

想不到居然在這客地魯南，遇到了江海楓，更想不到的是自此而後，她竟是和這個年輕人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不是造化弄人是什麼？

江海楓掌力方自吐出，却見這長身少女蛾眉一挑，她那已經探出的手，倏地往左側一橫，不偏不倚，正好迎着了江海楓的掌勢。

她口中嬌叱了一聲：「閃開！」

玉指一翻，掌力外吐，雙方掌勢一觸，只聽見「拍！」的一聲，二人俱是微微的搖動了一下！

江海楓大吃一驚，眞沒有想到，對方一個娉婷的少女，竟能接自己如此沉重的掌力，自己雖祇使出了五成內力，可是對方似乎也未盡其所能！

這一驚之下，他不禁對這少女刮目相看！

少女見自己如此沉實的掌力，竟未能將對方擊退，心中也是大吃了一驚，她嬌叱了一聲，足下倒踩蓮枝步，猛地撤掌退身。

緊跟着一伸左手，以中食二指向江海楓手腕上點去，江海楓這時因驚於對方的身手，非但不忍心傷害她，內心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愛惜之意！

這時見她剪梅指到，微微一笑，向下一沉臂，指尖向上一揚，少女忽的踉蹌而退！

她退了三四步之後，才站定身子，只見她面色微紅，黛眉含嗔，似驚又怒的道



：「你以爲你能勝過我麼？」

江海楓只微微的笑了一笑，不發一言，白衣少女斜目看了一邊的鐵掌黑鷹婁雲鵬一眼，面上浮起了一片嬌羞薄怒，這個台她是不好下！

她因方才大話出口，萬無不勝即退身之理。

於是一咬銀牙道：「接掌！」

嬌軀一聳，如鶴凌空，待得接近江海楓頭頂的刹那間，忽然左掌自胸前向下一按一推！

江海楓就覺得一股極大的潛力，朝着自己摟頭蓋臉的直壓了下來，不由心中動了一動！

這時他知道少女情急之下，竟把內功中一種頗耗精血的「臍按力」使了出來。

當下不禁暗笑了一聲，心忖這姑娘好大的胆，我如給他一個反撥倒撞，只怕她即時就要斃命在自己這種掌力之下了。

然而江海楓和他並無仇怨，怎能下此毒手？

他冷叱了一聲：「無知的丫頭！」隨見他半身一仰，兩掌左右齊伸，使出了他十數年來晝夜勤練的「兩極神功」。

雙掌一出，一剛一柔，「韋陀捧杵」式向上一托，那長身少女掌力未下，就覺得自下而上，猛地冲起了一道氣浪。

那股氣浪的力道，竟是她前所未見！大有凝血液，開五臟，碎全身之威！

這少女挾奇技遨遊天下，一身是胆，可是江海楓這種玄元內罡的功勁，她還是生平第一次領受到，頓時嚇了個魂飛魄散！耳中似聽得江海楓道了聲：「去！」

她那修長的嬌軀，已如同彈丸也似的，倏地飛射了起來，江海楓不禁吃了一驚，他口中喝了聲：「不好！」

猛上一步，向後一挫臂，把發出的「兩極神功」硬行向後一帶。

但聽得空中「波！」的一聲輕震，那聲音就像是一面大旗迎風初展。

就在這輕聲震裏，那白衣長身的少女，猛地就空一個翻滾，隨着直向地面上墜了下來。

還算她尚能臨危鎭定，當下一提丹田之氣，輕身減速，儘管如此，仍然踉踉蹌蹌的邁出了七八步之後，才算拿樁站穩！

一時只見她杏目圓睜，花容驟變，頭上那頂鑲有寶石結子的小便帽也掉了。

她只是怔怔的看着江海楓，氣息頻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江海楓一抱雙拳，深深的打了一躬道：「臍按力令人拜服，請恕我一時失手，姑娘萬勿見怪！」

鐵掌黑鷹婁雲鵬在一邊，也幾乎看花眼了。

他活了這麼大，對江海楓這種玄異的功夫，也還是第一次見到，看到此，忍不住重重的鼓掌叫道：「好——」

說着目視那悲憤欲泣的少女道：「怎麼？姑娘！妳是磕頭不磕？」

江海楓苦笑道：「婁老哥不可逼人太甚，我們走吧！」

當下又對眼前那個姑娘，抱了抱拳道：「再見！」

說罷，牽過馬就走，婁雲鵬嘻嘻一笑，對着那個發呆的少女縮了一下頸子，也轉過了身子。

他正要舉步，忽聽身後的姑娘，發出幾乎哭泣的聲音道：「你……你回來！」

婁雲鵬馬上回過身子，皺眉笑道：「妳還有事？」

白衣少女淚流滿面，蓮足在地上跺了一下，抽搐道：「不要臉的老兒，是誰叫你啦？」

婁雲鵬見她哭了，自己也已偌大的年歲，可是犯不着對一個女孩子刻薄！

當時咧了一下嘴道：「是！是！沒叫我，唉呀！可是哭了！好！沒叫我，我們就閃開！」

少女望着他，嗔道：「你少貧嘴！告訴你，要光是你，十個也不是我的對手，你神氣個什麼？」

邊說邊自泣着，眼淚就像是斷了綫的珍珠也似的，紛紛的滾滾下來。

江海楓見了，不禁也微微有些發呆。

他從來很少跟女孩子打交道，尤其像眼前這種情形，面對着一個哭泣的女孩，他可眞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當時雙目發直，一句話也說不上。

少女和婁雲鵬說話的時候，他忙又背轉了身子。

白衣少女見了，忽然大聲道：「叫你，沒有聽見是不是？」

江海楓無奈，只得轉過了身去，他苦笑了笑道：「勝負是平常之事，何況姑娘並未受傷！」

「當然沒有受傷……」她忽然插口，目中含着晶瑩的淚水，說道：「你以爲打了人就算了？沒有這麼便宜！」

江海楓怔了一下，看了一旁的婁雲鵬

一眼，吞吞吐吐的道：「咦？奇怪——」

白衣少女上前兩步，嗔道：「奇怪個屁……」

忽然玉面一紅，這句話，使得一旁的鐵掌黑鷹，也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了起來！

白衣少女無意中說出了一個髒字，當着江海楓，她顯出了無比的嬌羞，一時幾乎呆住了。

婁雲鵬的笑聲，使她更窘。

江海楓擺了擺手，忍住笑道：「姑娘尚有何言，請慢慢說，不必急！」

這位長身的白衣少女，聞言抬起頭，冷冷的道：「你把名字告訴我，住地告訴我，我還會找你去……別以爲就算了！」

江海楓含笑道：「妳我並無深仇，何至於此？」

白衣少女杏目一睜，却忍住了憤怒，冷笑道：「我們的仇大了！」

江海楓淡然的說道：「我名江海楓，江湖浪遊，並無一住處，所以妳也找我不着！」

少女眨了一下眸子，道：「你預備上那裏去？」

江海楓想了又想，含笑道：「我看姑娘似乎輸得極不甘心，這樣好啦，妳如果一定要報復，一月之後，可至江南找我，我必在彼處候妳就是！」

少女黯然的望着他，良久才點點頭道：「我一定會去，我也預備上江南去！」

江海楓奇怪道：「姑娘也預備上江南夫？這太巧了！」

鐵掌黑鷹在一邊笑道：「大姑娘，我看算啦！俗謂不打不相識，妳打了我也算露了臉啦，這位老弟雖把妳打輸了，可是妳也不丟人，何必呢！……」

說着又赫赫一笑道：「得啦！我們交個朋友，算了！」

少女紅着臉道：「誰跟你交朋友？你少開口！」

婁雲鵬摸了一下嘴，乾笑道：「又不是跟我交朋友，我是說跟這位江相公，人家可是少年奇俠，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白衣少女聞言到此，有意無意的瞟了江海楓一眼，江海楓說道：「婁老哥，你的閒話說得太多了，我們走吧！」

鐵掌黑鷹婁雲鵬兩邊碰壁，也就不再多說，他延着臉，向那少女道：「姑娘，我們走了，這件事，我看還是算了，其實這也是因我而起……」

說到此咳了一聲，繼續道：「……如果妳一定要報仇，可以到山西中條山去找我，差不多的時候，我都在那裏，妳只要問鐵掌黑鷹婁雲鵬，就一定能找到我！」

姑娘似乎全不留心他說些什麼。

她那一雙澄澈雙瞳似憂又怨，既悲又憤的只是凝視着那個長髮灰衣的江海楓。

婁雲鵬說完了，她一點反應也沒有，這情形看在老江湖的婁雲鵬眼中，立時心中大悟，暗忖道：「嘿！原來是這麼一當子事，這倒是新鮮！」

當下心中一動，默念道：「看這姑娘，生得如此秀緻，她如改回了裝束，更不知是何等姿色，足足可以配得上我們這位江老弟了，如果我爲他們成全……」

想到這裏，不由內心大喜，當時表面神色不動，點了一下頭道：「姑娘，我說了半天妳倒聽見了沒有？」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遂嗔道：「誰跟你多說，反正我饒不了你們就是了。」

說着死死地又盯了江海楓一眼，就轉過身子，向自己那匹白馬行去。

婁雲鵬咳了一聲道：「妳記好了，我這位江兄弟，他可是要上江南去，他名字叫江海楓，他的名聲很快就會傳遍江湖，妳一打聽就能知道！」

姑娘並不回頭，只冷冷道：「他跑不了！」

婁雲鵬又趕上了一步，大聲道：「喂！大姑娘，妳問了我們的名字，我們也得問問妳，到時候，也許我們還會找妳去的哩！」

江海楓不由皺眉，正要阻止他，却見那姑娘本已預備認蹬上馬，聞言却又姍姍的轉身。

她那兩道細細的蛾眉微微的分開着，，笑了笑，這笑容似乎並不包括憤怒的成份！

接着她又用那雙剪水的瞳子瞟了這邊江海楓一眼，這情形看在婁雲鵬眼中不禁暗笑道：「好丫頭！我問妳話，妳却用眼去瞧他，行啦！我這媒人算是坐定了！」

當時就裝着冷笑道：「你敢告訴我們嗎？」

姑娘仍然連正眼也不瞟他一下，一雙妙目只是無限情意的瞟着江海楓，聞言後，她巧笑倩兮的道：「玉樹原本植天山，春花秋月影獨憐，只爲自負枝葉茂，何堪俗木共秋千？」

她順口道了四句，已自翻身上馬，這時由竹林夾道中吹出來的風，正飄起她頭上零亂的髮絲，再看她杏目如波，柳眉如黛，面頰上點綴着嬌羞的笑容，正像是日出時候的朝霞！

她此刻儘管仍是男裝，但那女兒身的美，這一刹那，已暴露無疑！

由鞍前抽出彩色的小馬鞭，她玉手扣轡，淺淺的笑了一笑道：「江海楓你不要了不起，看我的暗器！」

口中這麼說着，忽的窄袖一揚，只聽得「哧」的一聲破空之聲，射出了一枚小箭，直向江海楓頭頂上射來！

江海楓心中正自猜測着這姑娘的含意，忽見對方竟莫明奇妙的向自己發出了暗器，不由心中一驚！

他冷冷一笑，倏出右手，以中食二指，輕輕向空一夾，已自把射來的那枚小箭揑在手中。

白衣少女在馬上見他接到了自己的暗器之後，這才雙足一磕馬腹，那匹馬立時帶着她和那頭小王鵰，潑刺刺地飛馳而去了！

她走了以後，鐵掌黑鷹婁雲鵬，摸了一下頭，齒着牙直吸氣道：「怪呀……」

一面望着江海楓，笑道：「這姑娘…我問她叫甚麼名字，她却給我來一首詩，臨走還射你一箭！」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道：「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說着，順手舉起了手上小箭，見是一支純鋼打製而成的小箭，一頭揷着有兩根雪白的箭羽，十分精巧，份量也相當重。

他無意的看了一眼，却見那小箭的尾

翼之上，似有三個梅花小篆，細一辨認，却見上面寫的是：「秦紫玲」。

江海楓不由心中一動，立即又把那枚小箭翻轉一面，見這一面上，也刻有四個小字：「塞外飛鴻」。

看到此，江海楓已是肚內雪亮，毫無疑問的，這姑娘定是叫「秦紫玲」無疑了，至於那「塞外飛鴻」四字，很可能是她的外號。

一旁的鐵掌黑鷹見江海楓只是望着手上的小箭發怔，不禁好奇的偎了上來，笑道：「甚麼暗器？」

江海楓面上一紅，連忙把這枚小箭放入囊中，他不願讓婁雲鵬看見這支箭，唯恐他又開玩笑。

當時一笑道：「一支尋常的小箭。」

鐵掌黑鷹擠了一下小眼，嘻嘻一笑，他知道箭上必有名字，可是却也不願當面說破。

他望着江海楓，他傻笑了一聲，道：「小兄弟，你可是聽見她方才唸的那一首詩了？」

江海楓點了點頭，婁雲鵬信口道：「玉樹原本植天山，春花秋月影獨憐；只爲自負枝葉茂，何堪俗木共秋千？」

唸完之後，赫赫一笑道：「怎麼，是這麼幾句嗎？」

江海楓心中倒頗爲驚奇，想不到他記得這麼清楚，就笑了笑道：「一點也不錯，我們走吧。」

說着就撥馬前行，鐵掌黑鷹匆匆喚回了他的鷹，一面在馬後跟着，一面搭訕着道：「江兄弟，我是個老粗，讀書不多，你可是個有學問的人，你看看，她這四句詩裏面，是說些甚麼？她的名字別是叫甚麼『玉樹』吧？」

江海楓對這四句詩，早已會意，這時聞言，不由冷冷笑道：「你猜錯了，這首詩只不過是她的自述來歷和願望罷了！」

婁雲鵬一怔道：「這麼說來你是明白了？」

江海楓一笑道：「自然了，解釋給尔聽聽也不妨。」遂接着道：「玉樹原本植天山這一句，是說她出身在天山之上，很可能她是自幼在天山習藝的。」

婁雲鵬拍了一下手道：「對，一點不錯，你眞行。」

江海楓笑了笑，又道：「第二句是她自訴困處天山的寂寞。」

鐵掌黑鷹婁雲鵬嘻嘻笑道：「別是這姑娘想婆家了吧……兄弟，你再解釋下面兩句看看。」

江海楓微微笑道：「第三四句更是很明顯了，只爲自負枝葉茂，何堪俗木共秋千，不過是說他一向自負，非一般女子可比，且不甘心和一般人爲伍，這才離開天山，來到中原來。」

鐵掌黑鷹搖頭笑道：「我看最後兩句，像是有點待郎而嫁的意思，只不過這姑娘眼界很高罷了。」

江海楓心中這才明白，原來這婁雲鵬甚麼都明白了，只是在自己面前裝糊塗而已。

他尷尬的笑了笑道：「也許是如此，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就不必再去談她，我們還是快些趕路吧。」

婁雲鵬笑道：「小兄弟，你不要忙，前面就到了。」

說着用手向前面指了一下，瞇着眼睛道：「吶，你沒有看見麼？青州府三個大字？」

江海楓抬頭看去，只見遙遙有一層淡淡的城牆影子，却不見甚麼青州府三個大字，他不禁想到了此行任務，當時皺了一下眉道：「婁老哥，你是老江湖，你可知江湖上有一個叫左人龍的人麼？」

鐵掌黑鷹又問了一遍，想了一會，才搖了搖頭道：「不知道，這人是甚麼地方人？」

江海楓搖頭道：「不清楚，可能是江南人。」

婁雲鵬擠了一下眉，道：「我不大清楚，兄弟，你這不就要往江南去麼？我還得告訴你，江南這地方，可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能人異士多得很。」

又笑了笑道：「不過，你老弟有這身功夫，去到那裏也用不着担心。」

江海楓淡然道：「也未必如此，須知武林中，奇人異士比比皆是，英雄之外有英雄，能人背後有能人，以我這點本事，在那些異人眼中看來，又算得了甚麼？」

鐵掌黑鷹婁雲鵬心內暗暗讚許，他十分欽佩這年輕人的謙虛，這時赫赫笑道：「兄弟你太客氣了，你有這種心胸氣量，今後你的前途，就更加不可限量了。」

江海楓只微微一笑，他不太習慣別人對他恭維，而且覺得這婁雲鵬有些碎嘴。

走了一程，已經可以看見城門樓子上站的人了，粉牆上刷着「青州府」三個大字，一些過往旅客，進進出出絡繹不絕。

江海楓自幼獨居海島，平日所能體會的只是山風海嘯，不曾接觸過熱鬧市區，來中原後，耳沾目觸，皆是鬧囂的人羣，內心早已生出厭惡。

這時見到大羣的人，他就皺了一下眉，婁雲鵬一笑道：「這地方因爲府台衙門失竊了一點東西，所以連日來官人查察得很緊，要是平時，進進出出根本就沒有人問。」

江海楓怔了一下道：「這麼說豈不是痲煩，我身上還帶有兵刃。」

婁雲鵬道：「你我大可放心，據說賊人是一個頭生肉瘤的矮子，官人所要拿的，只是這麼一個人。」

江海楓這才放心，說着話，已來到了城門口，就見許多行客，排着隊，一個個通過，在城門兩邊，却有八名哨兵，仔細的注意着每一個路過的人。

江海楓和鐵掌黑鷹婁雲鵬，只得按序排隊進城，那幾名哨兵，倒是很注意江海楓，因爲他那種樣子很奇怪，別人全都留着辮子，唯獨他却是散髮如雲，後來還是誤把他當作道士，才把他放了過去。

二人都因腹中饑餓，匆匆找了一家飯莊子，用過了飯，江海楓心中懸念着席絲絲的安危，就想在這青州府暫留一日，以便訪察一下那左人龍的下落。

鐵掌黑鷹自無異議，於是二人就在城東一家叫「老福安」的客棧裏住了下來。

這客棧是本地最大的一家字號，房間大，也頗爲雅潔，晚飯後，江海楓在室內梳理着披散的頭髮，爲了免去不必要的痲

煩，他就聽從了婁雲鵬的建議，把頭髮改梳爲辮。

等到梳好了之後，看着銅鏡中的自己，江海楓幾乎都不認識自己。

鐵掌黑鷹婁雲鵬却笑讚道：「這麼一來，兄弟你就更俊了。」

江海楓總覺得改髮爲辮，雖是不得已而爲，却實在有些彆扭。

沐浴後，他靜坐床上默默運功調息，婁雲鵬不敢吵他，就架上了他那頭鷹，一個人向棧外行去。

在他以爲，能結識到像江海楓如此一個身懷絕技的少年朋友，誠然是件快事。

他已決心追隨江海楓一路前去江南，江海楓對這位古道熱腸，性情爽直朋友的熱情，自無理由拒絕，再者鐵掌黑鷹婁雲鵬飽經人情世故，沿途之上，對江海楓來說，也確是一個好伴兒。

爲救摯友　再開殺戒

鐵掌黑鷹婁雲鵬，架着他那頭伙以成名的大黑鷹，走到熙攘的人羣之中。

你看他那份不在乎的樣子，前面的小汗褂全翻開着，露出他那光板似的黑瘦胸脯，一條小辮盤在頸子裏，其上沾滿了汗水和塵污，兩隻破鞋，明明可以提上，他却偏偏把它踩在腳下趿拉着。

在人羣裏，他到處叱喝道：「喂！大哥，借光借光，小心我的鷹可是吃人。」

誰見了他都趕快退，一來是怕他頸子上的大虎鷹，再者也都怕他身上的髒，沾着誰誰倒霉！

婁雲鵬却是怡然自得，那裏熱鬧他往那裏去，前面有個賣捲餅的小攤，圍着不少人，他也走過去，大聲吆喝道：「伙計，招呼我的鷹。」

然後他就擠進去，看了看說：「給來一張熱的，餵我的鷹。」

賣餅的人嚇了一跳，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老鷹，連忙張羅着給他切餅，婁雲鵬取過來，就一條條餵給他的鷹吃。

忽然他看見一個頭頂小涼帽的小子，在一邊直用眼瞧他，這小子腦門子上貼着一塊膏藥，瘦削的面孔，小眼睛，大扁頭，小褂也是全開着。

所謂英雄惜英雄，婁雲鵬一見這人這種打扮，就注意上他了。

鐵掌黑鷹婁雲鵬一見此人這種打扮，就留上了意，可是那小子却精靈得很。

他一見婁雲鵬在看他，就把頭扭向一邊去了。

偷偷地又轉過來瞟一眼，然後把破了的小涼帽往下拉了些，一縮頭，一翻眼珠，一聲不哼的扭頭就走。

婁雲鵬心中一動，心說：「小子，你跑不了，媽地，竟還有人敢來釘我的梢？我能怕了你嗎？」

想着丟了兩個銅子兒給賣餅的人，架着鷹就走。

他這裏擠出了人叢，就看見那個邋遢小子已過了街，不時的回頭張望着，鬼鬼祟祟的，一副神秘姿態。

婁雲鵬心中暗笑，小子，你就是跑上了天邊，我也會跟着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瞧我婁雲鵬是甚麼人，居然來踩我的盤子？

他裝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樣子，把鷹更架高了些，嘴裏哼着流行的小調：

「東邊來了個小媳婦！

長得哪別提多苗條呀！

唉唷唷！

西邊來了個老媽媽！

肚子像個大水缸……」

嘴裏這麼哼着，兩隻眼睛却是始終沒有離開過那個邋遢小子，一步一趨，緊緊在暗中綴着。

忽然那個小子腳下加快，一轉眼就不見了，婁雲鵬一驚，心說：「好快呀！」

一驚之下，連忙趕過去，小調也不唱了。

轉過街角，才見那個邋遢小子正拐進一條巷子，一面還回頭看着，鐵掌黑鷹不願讓他看到，忙向一邊牆上一貼，心說：「沒有錯，這小子是搗我的鬼，我得多留意着他，好像伙！」

那個邋遢小子回頭看了一會，一隻手按了一下頭上的草帽，摸了一下辮子，咧着嘴又回過頭去繼續向前走。

鐵掌黑鷹婁雲鵬赫赫低笑了一聲，心說，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搗甚麼鬼？

想着，就把頭一低，佯作閑逛的樣子，又繼續綴了上去，走了不遠，那小子猛然又一回頭。

婁雲鵬正跟得起勁，不禁嚇了一跳，立刻就站住了腳，却見那個小子怔怔的看着他，一副憨瓜相。

婁雲鵬把鷹托了托，嘴裏唱着：「啷里格啷……啦啦啦！」

一隻手揣在小褂子口袋裏，大步向前走去，一副無意經過的樣子。

那個小子一個勁翻着眼看他，婁雲鵬足下不敢停，就由他身邊一直走了過去。

走了幾步，心說：「糟！我不能再走了，再走不成了他跟我了嗎？」

於是連忙站住腳，假裝想起一件事，由褲腰帶上解下了一個竹筒兒，再由竹筒裏倒出一根挖耳朵的竹籤子，往耳朵裏一插，同時轉過身來。

他就這麼嘴裏哼哼唧唧，雙眼瞇着往前面瞧，這一瞧去，他不由呆了，耳朵也不掏了，拔腳就追。

他一直追到了一個胡同口，才見那小子正在胡同裏疾步快跑着，一雙破鞋梯答梯答亂響。

「好小子！」婁雲鵬心裏罵了一句，快步跟進了胡同。

那小子跑得還眞快，可是婁雲鵬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跑了的。

他見是一條冷靜的胡同，沒有一個人，當時胆子就大了，他口中大聲叫道：「小子！快給我站住，我有話問你，」那小子站住了腳，回頭看了婁雲鵬一眼，用袖子往鼻子上擦了一下，「呼」地嗅了一下，扭過頭又繼續跑，婁雲鵬趕上一步，大聲道：「喂！給我站住，你要是再跑，我可要叫鷹抓你小子了！」

可是那邋遢小子那聽他這一套，跑得更快了。

婁雲鵬眞想放鷹，可是這地方不比曠野，他的鷹一放出去，保不定會傷了別人，所以他終究不敢放。

他見那小子像兔子一樣的，盡往小胡同裏鑽，不禁氣得直咬牙。

他恨恨的罵道：「小子！你別想跑，你跑上天我也跟着你！」

口中罵着，也就跟着往胡同裏鑽，幾鑽幾鑽的，又不見了那小子的影子。

婁雲鵬站住了腳，四下張望。

忽然他看見一扇小紅門打了開來，探出了那小子的一個小腦袋，向這一邊看了看，馬上又縮了回去。

鐵掌黑鷹婁雲鵬冷笑了一聲說：「好小子，你原來在這裏呀？」

他可是顧不得那麼多了，腳下幾個飛縱，便到了那小紅門之前！

但當到了門口，心裏不禁又發起怔來，暗忖道：「我還能搥人家的門嗎？」

才想到這裏，忽見那小子又由門縫裏一探頭，婁雲鵬摟他一把，把他的頭上的小涼帽抓到手裏。

那小子嚇得「啊喲！」一聲，馬上把頭縮了回去，嘴裏罵道：「他媽的，老王八蛋，你敢打人？」

跟着「匡！」的一聲，門關上，婁雲鵬哈哈一笑，道：「你還想跑嗎？爺爺今天是抓定你了。」

說完一聳身子，就竄上了牆頭，再一飄就進了院子，只見院內花石交錯，倒像是一個富戶的居宅。

院子裏開着紅紅的牡丹，和白白的早菊，廊下還吊着七八個鳥籠子，却是不見那小子的踪影。

婁雲鵬摸了一下頭，膀子上的鷹，忽然呱呱大叫了起來，望着人家籠子裏的八哥直發威！

鐵掌黑鷹站在那裏，有點進退維谷的感覺，嘆了一口氣，心說：「我也眞太冒失了，要是人家出來一個人問我，我怎麼回人家？」

但接着又咬了一下牙，道：「管他的，我既然進來了，總不能就這麼出去，要是有人出來問我，我還要反問他爲什麼窩藏賊人呢？」

想着就覺得很有道理，胆子也就大了，大步向前走去！

穿過了這條廊子，來到一個涼亭前，亭子裏有人正在乘涼，搧着大芭蕉扇子。

婁雲鵬回頭就走，可是無意間眼光一瞟，却看見那個小子，也在亭子裏。

這時候那小子正撇着嘴看着他，一面比着手勢，和亭子裏的人在談話，鐵掌黑鷹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可跑不掉了吧！正好，我得問問你家主人，你們到底安着什麼心？」

他一面說着這些話，同時眼睛也在打量着亭子裏的人，見是兩個白髮皤皤的老人。

兩個老人，年歲看來都比自己大，一個是黃臉，留着小鬍，穿着紡綢大褂，另一個却是赤紅的臉膛，兩撇壽眉，身材比那個黃臉的略矮，可是看起來氣派却很大，手上托着水烟袋。

婁雲鵬追尋的那個小子，正在指手劃腳的說着，那個黃臉的老人，已經面帶冷笑的站了起來，他步下了亭子，打量着婁雲鵬道：「朋友你貴姓？」

婁雲鵬翻了一下眼道：「不敢，我姓婁，我得問問你們……」說着用手指了指那個小子，道：「這是你們什麼人？」

那個黃臉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先不要問他，我且問你，與你同來的一個年輕人，現在住在那裏？」

鐵掌黑鷹婁雲鵬心中一怔，翻了一下眼皮道：「咦！你知道麼？」

黃臉老人冷冷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他住在那裏？」

婁雲鵬赫赫一笑，目視着亭中那個小子，道：「原來這小子果然是個奸細，只是你們弄錯人了，你們要想打我們的算盤，那可是自找麻煩了。」

黃臉老人，面色一沉道：「混蛋的東西，好好跟你說話，怎麼不回答？你如此不吐出實言，今天休想離開此地一步。」

鐵掌黑鷹婁雲鵬後退一步，一翻小眼，道：「哎唷，還有人敢在我們跟前磁牙的？」

說着雙手往腰間一插，幌了一下肩膀，赫赫冷笑道：「兩個老傢伙，你們可聽着，我鐵掌黑鷹婁雲鵬，可不是好惹的，和我同行的，不錯，是有那麼一個小伙子，只是你們如想打他的主意，那可算是瞎了眼了。」

冷笑了一聲接着道：「今天你們規規矩矩的從實說來，好端端的何故要派人跟踪我們？這是爲了何事，如有一字虛言，嘿嘿……」

嘿嘿一陣冷笑，指着肩上的大黑鷹又道：「我婁雲鵬就算好說話，可是我這頭大鷹却不大好商量。」

婁雲鵬滿以爲自己道出了字號之後，對方如果也是在江湖上混的，萬萬沒有不知道的道理，也許只有此一言，即可把他們嚇倒，豈不是好？

誰知道，那兩個老人相視了一會，俱都呵呵大笑起來。

就見那個抽水烟袋的老人，把水烟袋往石几上一放，緩緩的站起身來，道：「姓婁的，不錯，在江湖上我們聽說過你這一號，只是你的大名還不够響，嚇不退我們！」

說到此，臉往下一拉，獰笑道：「我勸你，還是識趣一些，把那少年的一切根源，以及他此行何往？一一的告訴我們，否則……」

這時那個黃臉老人咳了一聲道：「婁朋友，我們只是與那小子有丸，與你並無瓜葛，只要你肯合作，我二人是絕不難爲你，並且……」

那個抽水烟的白衣老人，接口道：「你如果眞要一定講打的話……」

說着他舉了一下雙手，露出了一雙瘦臂，桀桀一笑道：「老夫要是在二十招之內，不能把你給擱躺下，那我的武功算是跟師娘學的！」

說着話，那雙細長的眸子，閃閃散着精光，十分可怖。

鐵掌黑鷹婁雲鵬，素來是一副軟硬不吃的脾氣，想不到這時，却被一雙老人軟硬兼施，弄得他哭笑惱怒不得，當下他氣得直翻眼。

白衣老人說完話，他咧嘴一笑道：「這麼說二位老人家，也是老江湖了，二位報一個萬兒吧！」

黃臉老人方自點了一下頭，手指那白衣老人道：「這位就是人稱白衣……」

方說到此，白衣老者却在一旁急道：「賢弟不必細說！」

黃臉老人頓時把話止住，白衣老者望着婁雲鵬，道：「我們的名字，你也不必細問，反正有名有姓就是了，婁朋友，老夫方才已說明，好歹都看你的了！」

婁雲鵬低頭想了想，心說：「媽地，這才叫陰溝裏翻船，想不到我婁雲鵬這兩天竟碰上這種窩囊事……」

他又仔細的打量了兩個老人一下，從衣着，氣宇，眼神，言詞……等諸方面來推測，他知道這兩個老人，必定不是等閑之人！

可是他秉性忠耿，要叫他出賣朋友，他可是不幹，然而他的心却細得很。

他心中一面想，一面又用一雙眸子打量着二個老人，白衣老者，好似已經看透了他的心意。

當下步下亭階，嘿嘿一笑，用手向婁雲鵬招了一下道：「來！來！來！婁朋友，老夫露一手功夫給你看看！」

婁雲鵬嘻嘻一笑道：「正要見識！」

話方出口，就見那白衣老人忽地把身子半蹲了下去，兩手平着向外一推，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整個身子疾速的幌了一下，並無甚麼出奇之處。

可是就在這時，丈許以外，却發出了「轟隆！」地一聲大震，一時石濺土翻，婁雲鵬不禁嚇了一跳。

他驚魂乍定之下，抬眼望去，只見池邊一塊約有兩人高的假山石，已自根翻出泥土，倒在地上。

這雖是屬於內功中的一種「濁力」，但鐵掌黑鷹婁雲鵬也不禁大大地吃一驚。

他倒是沒有看出來，這矮老頭子竟還會有這等功力，暗忖自己決不是這老者的對手，一時不由得胆氣就弱下來！

白衣老者嘿嘿一笑道：「婁朋友，你如自認有此功力，才配和老夫交手，否則，你還是三思而行！」

婁雲鵬眉頭一挑，立刻計上心來，當下雙手一抱，嘻嘻一笑說道：「佩服，佩服！」

那黃臉老人這時也踱了過來，他伸手想來拍拍婁雲鵬的肩膀，却爲婁雲鵬肩上那頭大鷹嚇得又把手縮了回去。

婁雲鵬嘿嘿笑道：「你可別碰牠！」

黃臉老者含笑道：「婁朋友，如果你眞肯合作，我們以後非但不是敵人，還是朋友，只要你能帮我二人擒住那小輩，我們定有重謝！」

婁雲鵬擠了一下眼道：「老實說，我和那小子也不是什麼朋友，只不過是偶爾遇見聊上了交情！」

二老立時面色一喜，黃臉老人道：「這就更好了，來，來，咱們到亭子裏坐下談，來杯茶。」

說着就吩咐先前派去誘引婁雲鵬的小子道：「去倒一杯茶來！」

那邋遢小子在一邊直轉眼珠，一面擦着鼻子，心說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反倒成了朋友了？

婁雲鵬笑了一聲道：「不必客氣了，我就站着聽吧，二位老兄有什麼事，就請直說好了，只要我婁雲鵬能做到的，一定帮忙。」

黃臉老者高興得臉都開了，他赫赫笑道：「不急！不急，咱們坐下談，請坐，請坐！唉！要早知你老弟是這麼一個識大禮有見識的英雄，我們老兒們兩個，還犯得着來這個嗎？」

婁雲鵬表面一點神色不露，心裏却在想：「老小子，你也別他媽的給我來這一套，我鐵掌黑鷹可不是三歲的小孩子！」

當下心裏這麼想着，嘻嘻笑道：「老兄有話請快說吧，我那位小兄弟還在等我呢！」

黃臉老者這時自那個邋遢小子手中接過茶，親自放在了婁雲鵬面前，笑道：「方才多有得罪，來杯茶。」

婁雲鵬胸有成竹，當時倒也不客氣，接過茶，就嘴呷一口，黃臉老者問：「老弟，我們可是拿你當朋友，你如果只是應付我們，可就不對了。」

婁雲鵬道：「是！是！是！」

黃臉老者樣子顯得非常高興道：「老弟，你和那姓江的小子，認識多久了？」

婁雲鵬嘻嘻笑道：「不過是數日之久而已！」

「那就是了！」黃臉老者說：「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老弟你不清楚，你的處境可眞是太危險了。」

鐵掌黑鷹婁雲鵬揚了一下眉毛，問道：「是怎麼一回事呢？老大哥，你可別給我打啞謎呀！」

黃臉老者嘿嘿冷笑了一聲，看了那個白衣老者一眼，慢吞吞的道：「給你說實話吧，那小子在渤海灣殺了黑白無常沙天九與尙和陰，另外還有遼東二老中的南懷仁，滄海客喬昆等多人……在秦光縣又傷了三羊道觀的三位道長，在海口又大鬧漁港……」

他說着連連咬着牙，氣得混身發抖，道：「如今這小子，已經引起了武林的公憤，大家全都下定決心要對付他，如今這小子已經黔驢技窮，眼看就快遭報應了，你老弟却怎地竟在這個時候，交上了他，爲虎作倀呢？」

婁雲鵬聽得直眨眼，心說我的天，這些事，我怎麼一點也沒有聽說過？

他想如果這老頭兒所說的是眞，這江海楓眞不愧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了，禁不住內心對江海楓更生出了無比的敬重之心。

他眨了一下眼道：「這是眞的？」

黃臉老者重重地嘆息道：「這時候，誰還會騙你？」

一邊的白衣老者，此時冷冷的哼了一聲說：「你如果甘心與他爲伍也無所謂，只要你不怕與天下人爲敵。」

婁雲鵬內心暗暗冷笑道：「我怕甚麼？我鐵掌黑鷹婁雲鵬就能這樣被你們嚇唬住？」

當時涎臉笑笑道：「得啦二位，不知者不罪，一切都怪我不清楚，二位老哥還請多包涵，我實在是不知道，我要早知道，打死我也不會跟他在一塊呀！」

白衣老者臉上仍然不帶出笑容，說道：「這就是了，我們所以要找你來，也就是要告訴你這一點。」

「找我來。」婁雲鵬心裏一驚，怔怔的道：「是我自己來的呀？」

白衣老者哼了一聲，用手指了一下那個邋遢小子道：「這位是長虫小二，負責爲我們打探消息，是他故意把你誘來此地的，他對你總還算手下留情，否則他的毒針最是狠毒，殺人於無形之間，方才要是想取你性命，此刻你早就沒命了。」

婁雲鵬心裏一驚，暗罵道：「媽的，我婁雲鵬闖了一輩子江湖，想不到竟在這裏露了臉了，連個邋遢小子也鬥不過。」

想着就用目光偸偸瞧了那個長虫小二一眼，見他正蹲在亭子一角，伸着長頸望着這邊，一副猴腦的樣子。

婁雲鵬心裏的那份彆扭就別提了。

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婁老弟也不必介意，那江海楓如今實在已成武林公敵，你可犯不着陪着他死，我兄弟二人是不忍心看着你受累，所以才特別關照，至於你領不領情，我們也不計較，反正我們是盡到了心意，到時候你若不知好歹就怪不得我們了。」

婁雲鵬打了一個冷戰，他一生作弄於人，幾曾碰到這種事，這眞可說是給他一個嚴重的考驗了。

他咳了一聲，乾笑道：「老哥的好意，眞令我感動，我現在已想明白了，我願意和你們切實的合作。」

黃臉老者笑道：「如此就太好了。」

那白衣老者却冷冷笑道：「我還不放心你，我且問你，在這青州，你們打算住幾天？」

婁雲鵬擠了一下眼道：「明天我們就走了。」

白衣老者目光掃向一邊的長虫小二，就見那小子吸了一下鼻子，站起點了點頭，又蹲了下去。

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不錯，你們是住在那一家客棧？」

鐵掌黑鷹知道瞞不過他們，就照實道：「老福安。」

長虫小二又對着二老點了點頭，白衣老者微微一笑，道：「看來你還誠實，你要知道，甚麼也瞞我們不過的。」

婁雲鵬心裏吃驚道：「好傢伙，原來他們甚麼都知道了。」

當時就咳了一聲笑道：「這是甚麼話，我現在願意爲你們做任何事。」

白衣老者摸了一下鬍子，微笑道：「很好，那麼第一件事，就請你爲我們把那江海楓留下來，叫他多住兩天。」

黃臉老人笑着說：「怎麼，這沒問題吧。」

婁雲鵬想了想，點頭道：「好吧，這點小事沒有問題，只是爲甚麼呢？」

白衣老者嘿嘿一笑道：「這個你不要管，明晚此時，你再來聽消息，現在你可以去了。」

婁雲鵬站起身來說道：「好吧，我走了。」

白衣老者又冷冷笑道：「婁兄弟，你不可把我們今日之事，以及我們的住處，向江海楓透露一字，否則可別怪我們手下無情。」

鐵掌黑鷹婁雲鵬已經走出幾步，聞言大笑一聲，回身道：「放心，我還不想死，明晚此時我必定到此地，我知道這個地方。」

白衣老者微微笑道：「明晚長虫小二會去接你。」

婁雲鵬擺手笑道：「那倒不必，我自己來。」

白衣老者冷笑了一聲說：「我怕你不認識地方，因爲明天我們不住在此地。」

婁雲鵬呆了一呆，就笑道：「好吧，明天見。」說着他就又由來時的小紅門走了出去。

× × ×

第二天，那是一個下着纖纖細雨的日子。

鐵掌黑鷹婁雲鵬由客棧外面，架着那大虎鷹回到客棧裏來，長虫小二就在對面的房簷下，等着他的回音，不時的伸長了頸子，向客棧這邊望着。

在客房之中，江海楓微微含笑道：「今天的情形怎麼樣？」

婁雲鵬用手指在唇上按了一下，輕輕的「咈！」一聲，然後走到窗前，向外看了一眼。

他把簾子捲起來又放下，放下又捲起來，江海楓看得心中奇怪，正要問，婁雲鵬向他背着身子擺了擺手，江海楓就不吭聲了。

婁雲鵬把竹簾放下捲起，捲起放下，如此三次，便見對面房簷下的長虫小二點了點頭，站起身子假裝打了個呵欠，就在雨地裏走了。

江海楓小聲的問道：「婁兄，這是爲何？」

婁雲鵬放下簾子，回過身來道：「兄弟，你不知道，這是那個老兒與我定下的暗號，我這樣是表示，一切依計而行。」

江海楓皺眉問：「甚麼計？」

婁雲鵬神秘的笑道：「兄弟，你就別問了，反正我婁雲鵬不會出賣朋友。」

說着他又走到窗前向外望了一下，顯得很焦急的道：「兄弟，我們現在就走，長虫小二報信去了，這當中只有一盞茶的時間。」

江海楓盤膝坐在床上，聞言微微的笑了笑，說：「婁老哥，你放心吧，一切都按他們的計劃去做，他們要你帶我到那裏你就帶我到那裏，我倒要看看這羣鼠輩，又有些甚麼技術？」

鐵掌黑鷹婁雲鵬臉色大變，急道：「江兄弟，你千萬大意不得，這麼一來，我的心思可就白用了，我們現在就走。」說着又嘆道：「兄弟，你是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江海楓冷笑道：「年前在海島上，我尙且以木劍一柄，斃敵數名，今天我有了這口好劍，又怕他何來？」

婁雲鵬急得連連搓手道：「小兄弟，情形也許不大相同，他們的人太多了。」

江海楓冷冷的問：「有多少？」

鐵掌黑鷹呆了一呆，道：「據我目睹，總在千名以上。」

江海楓劍眉一挑，倏地站起來冷笑道：「他們如眞的來，我也說不得叫他們一一斃命在我寶劍之下。」

說完，目光向婁雲鵬一掃，冷冷道：「你如懼怕，可先行自去，我絕不逃。」

鐵掌黑鷹婁雲鵬長嘆一聲，呆了一會，凄然道：「既如此，我們就在此一塊死吧。」

江海楓搖了搖頭說道：「我們不會死的。」

婁雲鵬跺了一下脚，說道：「兄弟，請相信我，我鐵掌黑鷹婁雲鵬並不是怕死之人，你不久就知道了，只是老弟你是一個俠客，是一個大英雄，要是死在他們手中，太不值得了。」

江海楓見他說得如此懇切，不禁呆了一呆，婁雲鵬這時已把他的衣物整理好，放入行囊，急急催促道：「走！快走！」

江海楓懶洋洋的嘆息道：「眞有這麼嚴重麼？」

婁雲鵬苦笑道：「小兄弟，你沒有在黑道上混過，早年我也是那裏面的人，那兩個老頭的姓名以及爲人我不大淸楚，可是雪山四魔，我却是認識的，哥兒四個有狠毒的暗器，見血封喉，兄弟，你是規矩人，犯不着跟他們拚，快走吧，再晚了，就走不成了。」

江海楓唇角雖帶起了一個冷笑，可是他也不禁有些心驚，當時呆了一呆，道：「他們眞如此聲勢，只怕我走也未必能走得脫了。」

婁雲鵬呆了一下，苦笑道：「事到如今，我們也只有一試了，這叫做死馬當活馬騎。」

一面說着，一面自包裹中掏出了一件粗布的衣服，還有一頂草帽，遞給江海楓道：「來，兄弟，換上這個，我們不能叫任何一個人注意，馬也不要了。」

江海楓不禁有些憤怒，可是他眼見婁雲鵬爲自己躭心的神情，又不由嘆了一口氣，接過衣帽匆匆換過，他的樣子立刻就變了。

婁雲鵬看着他的樣子，不禁點了點頭，笑道：「對，這樣就行了。」

他慢慢把竹簾掀開一角，向外望了望，長虫小二還沒有回來，可是在廊子兩邊，却似多了幾個穿着油綢子衣褲的路人。

婁雲鵬呆了一下，心說：「糟了，看樣子他們第一批人已經來到了。」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問：「怎麼，現在還能走麼？」

婁雲鵬硬了一下心，點了點頭道：「行！現在走最好。」

江海楓提起了革囊，把枕下那口劍取出插在囊中，就要去開門，婁雲鵬忙拉住他道：「幹甚麼，你還要去關照誰？這裏都有他們的人，我們得由房上走才行。」

說着取出一小塊銀子，往桌上一放，正要去開另一扇窗子，忽然想起一件事道：「我幾乎忘記了。」

於是又匆匆把燈點着移於窗下。

這時候天色已暗下來，婁雲鵬向外望了一會，黯然道：「兄弟，這都怪我拖累了你，平白無故，多躭誤了你一天。」

江海楓說：「爲了摸他們的底，多延一天也是值得的。」

鐵掌黑鷹婁雲鵬還是忘不了他的鷹，仍然把牠馱在肩上，二人就開了另一扇窗子，江海楓在前，婁雲鵬在後，雙雙縱身而出。

他們落足在滑滑生滿了青苔，而被雨水浸濕的瓦面上，雨似乎下得更大了，天色也更黑了。

婁雲鵬彎下了腰，在前面帶路，不時的回頭向江海楓打着手勢。

二人在瓦面上蛇行了數丈，鐵掌黑鷹忽然蹲下身子，江海楓在身後也不由停下脚步，奇怪的道：「怎麼不走了。」

婁雲鵬抹着臉上的水，道：「這頭鷹太碍事，我得先把牠放開。」

說着在那頭大虎鷹身上依戀地摸了摸，江海楓慣於夜間視物，似見他面色十分悲切，不由心中微微好笑，忖道：「這婁雲鵬也太胆小了……設非我不想多造殺孽，這十幾名賊人，又怎能放在我心上？」

這時婁雲鵬已把那頭大鷹放了出去，並且一直仰頭到看不見牠的踪影爲止，才慢慢低下頭來。

他眼睛裏浸滿了淚跡，只是爲雨水模糊了，分不淸是雨是淚水。

嘆息了一聲，才說着道：「我們快走吧。」

江海楓奇怪的道：「你的鷹飛得太遠了，等會牠還會回來麼？」

鐵掌黑鷹婁雲鵬含糊的搖了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啊！」他說：「我們得快一點走了。」

江海楓心中覺得有些奇怪，剛想發問，忽聽得「哧！」一聲，一支弩箭直向他頭頂上射來，他連忙伸手操在掌中。

「誰？」一聲冷峻的厲叱傳來。

江海楓不由冷冷一笑，正要回喝，却爲婁雲鵬用力的把他拉着蹲下來，他驚嚇萬狀的道：「兄弟，千萬不要出聲，一驚動他們，我們就怎麼也走不成了！」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與其是這麼掩掩藏藏的，還不如跟他們拚一拚，婁兄，你閃開一點，我來對付他們！」

婁雲鵬急道：「小兄弟，這可萬萬使不得！」

才說到這裏，只見由廊簷之下，「嗖！」的冒起了一條人影。

這人一身油綢衣褲，手執一口鋸齒刀，身形往瓦面上一落，又是一聲叱道：「來人報名，否則張二爺可就不客氣了！」

鐵掌黑鷹婁雲鵬連忙笑答道：「張兄弟，是自己人！」

一面說，一面站起了身子，那自稱張二爺的人姓張名志青，外號人稱斷魂刀，本來是鄂西一名大盜，最近始奔魯西。

白衣叟燕九公因受了摯友朱奇之懇求，不得不勉爲其難的出來帮忙，他二人除了煽動左人龍和江海楓爲敵之外，另外還廣撒武林帖，號召了魯省的各道人物，以圖大舉圍剿人單勢孤的江海楓。

他們大批的人在青州集結，佈下眼綫，果然江海楓沒有逃過他們的耳目，在青州被長蟲小二綴上了。

今夜，也就是他們決定行動的一夜，所有的實力都出動了。

朱奇和燕九公深知江海楓這個少年，是一個絕不平凡的人物，所以對他一點也不敢大意，一方面使計買通了江海楓的身邊人物婁雲鵬，一方面糾集了全部實力，分劃了區域，佈下了陷阱，決心要一舉而把江海楓殲除。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他們萬萬也沒有

想到，鐵掌黑鷹居然甘冒一死，也不肯出賣他這個新交的朋友江海楓！

婁雲鵬引導着江海楓越房而逃的時候，正是他們大舉出擊的前半個時辰，所以時機是倉促得很呢！

這時候，負責監視「老福安」客棧的人物，因爲雨大的關係，都躲在附近的茶樓酒肆中，僅僅只有第一綫的三個人守在屋簷下，他們是斷魂刀張志青，神鏢許冬，和魯西最有名的飛賊：一股青烟喬冒。

這三個人是負責看守客棧正門的，另有以長蟲小二爲首的眼綫，還有十三名之多，所以此刻他們的力量仍然不弱。

鐵掌黑鷹婁雲鵬是知道這些佈置的！

他知道以江海楓的功力，要對付這三個人物，自是輕而易舉，可是如此却會驚動了後面的實力人物，如果他們因而提前下手，那就痳煩。

所以這時斷魂刀張志青一躍上房，婁雲鵬馬上就挺身而出，跟他打招呼。

他眞怕江海楓會斷然下手，一個張志青，固然構不成威脅，可是大舉敵人，也就馬上來到，那時候，江海楓再厲害怕也應付不了！

斷魂刀張志青聽了婁雲鵬的招呼，尋過來，怔了一怔，道：「原來是婁師父，可有事麼？」

婁雲鵬向前走了幾步，小聲道：「張兄來得正好，我正有話要傳上去！」

張志青湊近了些，道：「他們大概就快來了，就是這個雨，下得太大了！」

說着，皺眉仰首看了一下天，婁雲鵬嘆了一聲道：「那個姓江的小子太機靈，燕老哥給我的藥一時還下不了手，所以我想請你轉告，叫他們務必晚來些時候！」

斷魂刀張志青呆了一呆道：「唷！這時候傳話可就晚了，他們都出動了呀！」

鐵掌黑鷹婁雲鵬向四下看了一眼道：「這附近除了你以外，還有別人嗎？」

張志青拉了一下雨帽，點頭道：「有！許冬和喬冒！」

婁雲鵬吃了一驚，却點了點頭道：「怎不見他們的人影子？」

張志青抹了一下臉上的水，赫赫笑道：「婁老哥你也是老江湖了，咱們佈下的人，還能叫人一眼都看見麼？」

語畢冷冷一笑，又道：「我看那江海楓，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我倒希望他現在就出來，好叫他嘗嘗我這口斷魂刀！」

一面說，順手捋了一下手中刀，順着刀尖，直向下滴着水珠！

婁雲鵬桀桀一笑道：「那還不容易？等一會你就見着了！」

斷魂刀張志青哼了一聲道：「這麼多人，不要說打，就是嚇，也要把他給嚇死了！得啦！不跟你瞎聊了，我下去了！」

說完一轉身子，不由吃了一驚！

原來就在他面前，一個長身的少年，岸然屹立着，這少年，一身鄉農的打扮，破凉帽，藍小褂，但是這些却掩不住他那原有的朗朗英姿！

斷魂刀後退一步叱道：「你是誰？」

婁雲鵬這時也看見了，他不由也吃了一驚，嘆道：「兄弟你……」

這時鄉農打扮的江海楓開始說話了，他微微冷笑着，對張志青道：「朋友，你不是要會會我麼？」

斷魂刀張志青不由冒出一身冷汗，他猛的一回頭，怒目瞪視着婁雲鵬道：「姓婁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婁雲鵬眼見江海楓已經現身，知道眼前局面，已只有先下手爲强，把張志青給拾掇下來再說了。

他冷哼了一聲道：「朋友，你還是糊塗一點吧！」

說罷身形一矮，正要騰身過去，可是江海楓却已經先下手了。

只見他身子如同狂風也似的，直向斷魂刀張志青身上撲到！

斷魂刀張志青叱道：「好小子！」

猛地往下一挫右腕，鋸齒刀由上而下，一刀直直的劈了過來。

江海楓不慌不忙的一伸右手，竟向他的刀刃上抓了過去！

張志青不覺大驚，他向後一撤刀，心中却奇怪的想：這小子莫非還敢用手搶我的刀嗎？

他心裏這麼想着，手中刀已自改了方向，橫着向前遞出，施了一招「橫鎖金舟」，砍向江海楓的右胸！

可是他的刀剛剛遞出了一半，却忽覺有一股極大的潛力，自後面壓上了刀背！

不容他抽換招式，鋸齒刀已被人家揑住了刀背。

張志青嚇得魂飛魄散，回頭一看，竟是那個鄉農裝束的少年！

這少年身子仍然直直的立着，右手高舉，僅僅用姆，中，食三指的指尖，刁捏着刀背。

雖僅如此，那斷魂刀張志青，施出了吃奶的力氣，也莫想挪動一分一毫！

這麼一來，張志青才算認識了這個江海楓！

他臉色大變，猛的探手入懷，摸出了一管短笛，急向口上湊去！

但江海楓怎會任他如此？

只見他冷笑了一聲，左掌平着向外一封，喝了一聲：「去吧！」

斷魂刀張志青，短笛尚未近唇，便覺得劈面來了一股絕大的勁風，五官爲之一炸，當下連一聲也沒有哼出，「噗通！」一聲，倒在瓦面上，嘩啦啦還壓碎了一大片瓦！

婁雲鵬嘆息道：「小兄弟，快走吧，這地方不可再留了！」

江海楓微微一笑道：「無妨！我先把這狗才放好了！」

他說着一把挾起了張志青，身形一飄，已竄下了屋簷，把張志青放在一堵高牆的牆脚下，再一縱身，又上了瓦面。

鐵掌黑鷹婁雲鵬，見他這種輕快的身手，更打心眼裏生出佩服，只是他這時心裏亂得很，他爲江海楓担心，同時也爲自己的生命戰慄。

他知道，他的生命，至多也不會逃過今夜……這是一個秘密，他不願事先告訴江海楓！

江海楓見他怔怔的看着自己，就指了一下手，道：「現在我們走吧！」

雨勢更大了，西天亮起了一道閃電，緊跟着響起震天價的一個焦雷！

江海楓悲憤塡胸，他從來沒有這麼狠狠過！

他並不是甘心這麼逃的，其實他有足够的自信，自認爲能够應付這一羣所謂兇惡的敵人，只是他沒有忘記師父的戒語，他是在儘量的避免多造殺孽！

大雨傾盆中，二人不久就通過了附近的一片矮簷，來到一條尙稱寬闊的街道，雨水打在街道上，濺起滿地的水花！

天更黑了，黑得如墨染的一般！

老邁的婁雲鵬，他的眼力，在如此的黑夜暴雨中，幾乎是什麼也看不見了。

可是江海楓却能淸晳的辨別一切，他帶着婁雲鵬靠着廊下急速的前行着！

忽然，迎面射來一道燈光，一人啞聲道：「什麼人夜行？快避開一邊，這裏不許走人！」

婁雲鵬急道：「糟了，他們已佈下了卡子了，江兄弟，我們只怕是……走不了啦！」

江海楓朗笑了一聲，道：「我倒要看看誰敢擋我的去路？」

說着反倒加速的直向前面撲去，只聽前面一聲吼道：「射！」

弓弦響處，一連飛來四支長矢，直向着江海楓身上射來。

江海楓此刻已是憤怒至極，他冷哼了一聲，右手一拂，竟把併排而來的四支箭，全數劈落在地！

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功夫，四外的胡哨聲已響成了一片，各處都像是有了回答，人聲鼎沸，眞不知他們有多少人？

他看見兩個戴着大斗笠的小子，正在廊下捧着兩盞馬燈，在兩個小子身邊，四個官兵各挺着弓箭，向他瞄準着。

江海楓見了，不由爲之一呆。

他大聲怒道：「你們這些官人，怎地與匪人連成一氣亂傷行人，是何道理？」

那個戴斗笠的小官人，手上揮着腰刀，冷笑道：「姓江的，你還來這一套，青州府這地方被你連日攪得天翻地覆，你作了案想逃，可沒有這麼容易，今天我已下了嚴密佈置，看你往那裏跑？」

說着一揮刀，大聲叱道：「射！」

唰唰一連又是四支弩箭，江海楓被弄得啼笑皆非，他呆了一呆，眼見箭到，信手一撥，又把來箭震落在地上。

兩名官人見他如此神勇，嚇得眼都直了。

江海楓冷冷的道：「你們說些什麼？是誰在本地作案？你們身在公門，怎可含血噴人？」

那名啞嗓子的官人，退了一步，瞪眼道：「胡說！你還想賴麼？告訴你，你一進城，我們就留意上你了，何況還有人告密，嘿……你今天是插翅難飛，告訴你，前面還有你們江湖上的朋友等着你，你就死了這一條心吧！」

一揮刀，大喝道：「射！射！我去招呼神機營的火槍去！」

說完轉身就跑，可是江海楓在聽了這些話後，已是氣得五內生烟！

他哈哈大笑一聲，身形一縱，有如天兵自天而降，正落在那哨官身前。

那哨官大吼了聲：「我殺了你！」

一刀劈下，江海楓一偏身，對方的刀已自劈空，隨之他一聲冷笑，只一探手，已兜住那哨官腋下，口中喝了聲：「滾你的吧！」

只見他右手向外一翻，那哨官偌大的身子，竟被他足足地摔出了兩丈以外，噗通噹啷一陣響，頓時跌昏過去！

其他幾名官人，見狀俱皆大駭，各自四散狂奔，江海楓正要追上，却爲婁雲鵬抓住，勸道：「兄弟！不可傷他們，好毒的東西，原來他們還暗中連絡了官兵，這一點連我也被他們瞞住了……兄弟，我們快……快走。」

江海楓一聲冷笑，右手往後背猛地一抽，已把插在囊中的長劍拔了出來。

他幌了一下劍，道：「老哥，你的苦心白費了，今天我要好好教訓他們一下，叫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易欺之人！」

婁雲鵬吃驚的道：「老弟，千萬不可如此，他們的人太多了！」

江海楓哈哈一笑，說：「你不要怕，任他千軍萬馬，我也不會把他們放在心上！來！你隨我前進！」

婁雲鵬這時滿身泥濘，神情慌張，江海楓這句話，倒像是給了他一個極大的鼓舞，他不再畏縮和猶豫了，當下長笑了一聲道：「好！兄弟我們上！」

這老頭兒說着，已自探手把別在腰間的一桿「蛇頭棒」抖了出來！

這是一隻不很尋常的兵刃，樣子極像是一般的鍊子鎗，只是兩端却多了一雙蛇頭，銀光閃閃，看來十分厲害！

鐵掌黑鷹婁雲鵬「蛇頭棒」方自抖出，便見由側面一連撲來了兩條人影！

兩人都穿着油綢子水靠衣褲，幾乎連臉都幪住了。

其中之一，身形一落，冷叱了聲道：「好個婁雲鵬，我把你這吃裏扒外的老王八……」

他的話方說至此，婁雲鵬趕上前，手中蛇頭棒攔腰就打。

這人驚呼了一聲，倏地躍起，掌中一口劍，猛地向外一揮，只聽得「嗆啷！」一聲，二人各自倒了一步，婁雲鵬這才看淸了來人是神鏢許冬。

婁雲鵬冷笑道：「許冬，你若識相，快快閃開，否則你這一條命定必不保！」

神鏢許冬一聲狂笑道：「你們死在目前，還敢用大話來嚇唬我，我許冬豈能被你嚇倒？」

猛然間，一股尖銳的疾風，向他身後撞到，神鏢許冬大吃一驚，「怪蟒翻身」倏地閃到一旁！

他看見一個鄉農打扮的魁梧少年，岸然立在面前，呆了一呆，猛地想起來人是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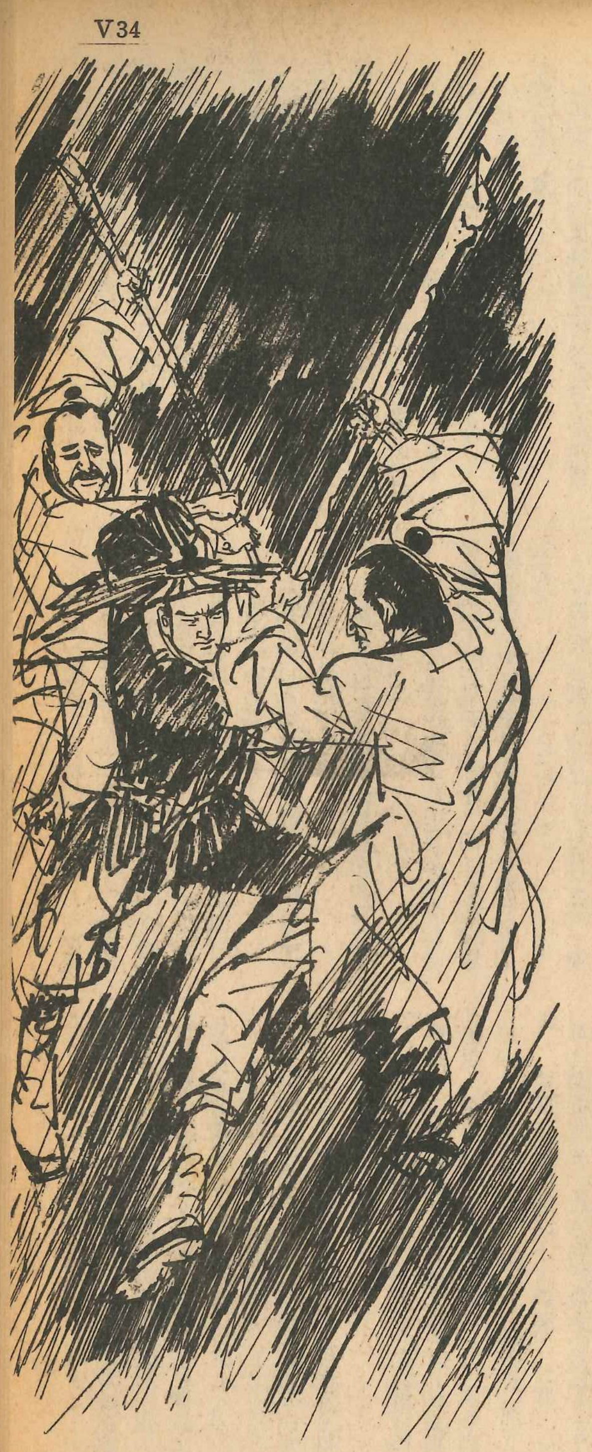
當下他大驚失色的喝了一聲：「去你的。」

手中劍向外一抖，「白蛇吐信」直向江海楓咽喉點來。

他的劍已自抖出，發現對方少年那種神態自若的表情，不由心中一凜，可是再想抽劍退身已是來不及了。

但見劍光一閃，一聲慘嚎。

鐵掌黑鷹婁雲鵬幾乎沒有看清楚，江海楓的劍是怎麼出手的，那神鏢許冬，已自橫屍就地！



婁雲鵬喃喃的道：「好劍法！」

偶一偏頭，瞥見丈許以外，一人倚在樹身上，手執一口摺鐵刀，不禁嚇了一跳，促聲道：「兄弟！小心身後！」

江海楓回身哈哈一笑道：「老哥哥，他已死了！」

說着勁向外一吐，那倚樹而立之人，立即平着倒了下去！婁雲鵬趕上去俯身看了看，却是一個生面孔。

這時大雨已停了，天也開了，天空中散佈着慘灰色的雲塊，細雨如絲，像牛毛一樣的飄飄飛者，天地一色的凄慘、無情，是那麼的沉鬱、悶人。

四外也是安靜了，沒人聲，燈光……

江海楓仗劍而立，劍眉微頻道：「奇怪！他們的人呢？」

鐵掌黑鷹婁雲鵬四外望了望，惑然道：「怪了，別是被你的神威嚇跑了吧，我們快走！」

眼前是一片種着各種菜類的菜園了，雨水都積滿了，五六隻落湯鷄垂首躲在籬笆牆下，南瓜花掛在竹籬笆上，迎着小風抖顫着。

江海楓和婁雲鵬，輕捷的掠過了竹籬，天色已不再是漆黑，可以彼此看淸對方的臉孔，鐵掌黑鷹婁雲鵬英氣未減，他雖已把蛇頭棒收了起來，却在隨時隨刻的留意着四外的動靜。

二人踏着泥濘走過了一爿莊稼，又過了一道小河溝，對面是一大片桑樹林子。

婁雲鵬皺了一下眉說：「我們必得走過這片林子，如有敵人在林中躲着，那可就討厭了！」

江海楓停立着細細的打量了一會，桑林內靜悄悄的沒有一些動靜，他此刻餘威仍在，毫不在意的冷笑道：「不要緊，我們闖！」

說着，把長劍再次撤了出來，婁雲鵬也又把蛇頭棒掣到手中。

二人一前一後的直向林內行去。

桑林之內一片黝黑，可謂伸手不辨五指，行了不到十丈，忽見前面奇光一閃，有人大喝道：「江海楓，小輩，今夜你還想逃得活命麼？」

緊接着「哧！哧！」一連飛來兩件暗器，却都爲婁雲鵬蛇頭棒打飛到一邊。

這時燈光突地一黑，三條勁疾的影子自一邊撲來。

爲首一人，是一個矮個子，雙手使的是一雙金輪，輪上還帶着一雙鐶子，舞動起來嘩啦啦的直響。

他身形看來有如穿簾的燕子一般，起落之間，已自撲到了二人面前，右手金輪一擺，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直向鐵掌黑鷹婁雲鵬當頭打下。」

在此同時，那後來的另兩個人，各使一枝冰鐵杖，一左一右，向江海楓身邊逗了過來。

雖是在深夜裏，但江海楓仍能淸晳的辨出他們的形貌！

這兩個人臉上絲毫沒有血色，各人生着一雙八字眉，眼角下垂，一張長臉，面貌酷似，看來就像是一個人一樣。

婁雲鵬瞥見二人身上所穿的白色長衫，和那種飛快的身法，已自猜忖出來人是道黑上聞名的「河間二郎」，不由大吃一驚，呼道：「江兄弟，小心來人暗器。」

果然這河間二郎，陶冰，陶霜，是一雙極難打的人物。

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幼時在青城爲司空道人收爲門徒，學成了一身絕技。

二人秉性兇殘，專好殺生，後因惹下大禍而爲司空道人逐出門牆。

兄弟二人因而更加失去約束，繼而厠身綠林，不出十年，名聲大噪。

這陶冰陶霜弟兄二人，非但在冰鐵杖上有驚人的功夫！最厲害的還是昔日在青城時，司空道人傳授他們的一種暗器。

這種暗器名喚「五雲棒日洗魂鈎」，乃是一種用深澗寒鐵碎砂，滲以毒液而練成的厲害的東西！

據說他兄弟曾憑這種暗器，吃遍了兩湖武林，從未遇見過任何敵手。

這一次朱奇和燕九公本來也請不動他兄弟二人，只是有人獻計，因爲這弟兄二人惟利是圖，朱奇許以事成之後，酬以巨金，並由燕九公出面，答應讓出魯南的勢

力範圍，這才打動了他兄弟二人的心。

河間二郎並不認識江海楓是何許人也，直到來青州後，才得知朱奇二老，除了約有弟兄二人之外另外還約了許多外人。

兄弟二人為此很不高興，認為對江海楓一個小輩，但憑他們兄弟已足夠有餘。

他們本來馬上就要走，總算燕九公好說歹說，並且答應他兄弟二人打頭陣，這才把他二人留了下來。

他們被安置在桑林內已有相當的時候了，另外那個手使雙輪的矮子姓婁名崑，人稱『矮山神』，是配屬他們助手的。

三人這一猛撲而上，江海楓和婁雲鵬俱都暗吃一驚。

河間二郎陶冰陶霜，身形幾乎是同樣的快，一左一右有如兩頭巨猴也似的，同時撲到了江海楓面前。

陶冰口中尖叫了一聲：「接傢伙吧！小子！」

冰鐵杖帶起無比的勁風，向江海楓當頭猛然擊下。

江海楓寶劍向外一展，以劍尖去撥對方的杖柄，就在這個時候，另一邊的陶霜，忽然一聲不響的一點足尖，手中冰鐵杖倏地吐出，向江海楓椎骨節上點了過來。

江海楓身形猛然一轉，冰鐵杖已臨腹下，他冷哼了一聲，道：「去吧。」

左手「雲龍探爪」向外一探，正好抓住對方的冰鐵杖頂。

他用力一擰一送，河間二郎中的陶霜，只覺得虎口一陣發熱，通！通！一連後退了三步，才拿樁站穩，他雙眉一挑，嘿嘿一笑道：「姓江的小輩果然有一手！」

那是一種極為難懂的江西話，江海楓聽不懂他說了些什麼，接着陶冰的冰鐵杖却也被他的長劍蕩開，同樣的感到掌心發熱。

河間二郎傲視武林已久，多年以來，極少遇見過對手的人物。

他們原以為對付江海楓，一個少年，能有什麼出色的手段。

但現在他二人這種心理，顯然都有了變化。

陶冰的身形，幾乎和他兄弟陶霜同時被震退出去，他呆了一呆，道：「江海楓，這桑林就是你埋骨的地方，你還打算過去麼？」

江海楓以烱烱的目光，打量着這一雙奇怪的兄弟，只見他二人都是瘦骨嶙峋的身材，深陷的眸子，看起來簡直像是一副骨頭的架子。

再者，他一奪一撥，內力充沛，竟未能使這兄弟二人的兵刄脫手，內心也不禁深感驚異。

當下冷冷的一笑道：「我與你二人素昧平生，何故乘人之危，我勸你兄弟還是少管閒事，速速避開，否則我江海楓劍下，可就不客氣了。」

河間二郎各佔一方，不進不退，睜着如同犬鷹一般鋒銳的眸子，打量着這個少年，面上神色，俱帶着無比的驚惑之色。

陶冰冷冷的道：「方才我見你出劍的手法，頗像我一個老朋友的路數，少年人，你學劍何人？」

江海楓細一打量這河間二郎，由二人眼下垂皮看來，他們的年齡，大概都不小了。

江海楓心中顧念着正在劇戰的婁雲鵬，見他正與那個手持雙輪矮子打着一團，雖然未能取勝，可是棒法不亂，且略佔上風，這才放下心來。

他冷笑一聲，並不答話。

陶霜上前一步，略帶緊張的道：「昔年以一口雷音劍縱橫天下的銀河老人，可是你師父？」

江海楓不禁一驚，他抬起頭，哼了一聲道：「不錯，正是家師！你二人如果與他老人家有舊，海楓願網開一面，讓你們逃去！」

河間二郎聞言之下，對視了一眼，一時之間就像是一對木偶一般的定住了。

陶冰咬緊着牙，瑟瑟的道：「果然不錯，他並沒有死……」

說着身子連連後退着，江海楓目光緊緊逼着，見他忽然站住脚，神色異常慌張地問道：「他現在也居住在這附近麼？」

江海楓冷然道：「家師行徑，恕不奉告，你問他作甚？」

陶冰苦笑了笑，滿面悲憤的道：「我兄弟昔年曾與令師有數面之緣，只可惜瀾滄江一別，至今二十年失去音訊，今日難得遇見了他的弟子……」

說到此，一雙半禿的眉毛，霍地一揚，發出了一聲極為難聽的笑聲。

那笑聲可謂刺耳已極，笑聲一收，轉臉向陶霜冷冷的道：「今天我們倒是不負此行，能夠會一會銀河老人的得意弟子，十分值得。」

陶霜雙手握着杖柄，聞言嘿嘿的冷笑了幾聲，倏見他身形如飛鷹似的騰起來，口中一聲長嘯，已自落在江海楓面前。

他回頭向陶冰吼道：「老大你站在一邊，待我來見識一下銀河老人的高足！」

說着，冰鐵杖摟頭朝江海楓頂上打下，江海楓長劍向外一推，明看像是外封鐵杖，其實却是連帶着去削對方的右膀。

陶冰一領鐵杖，身形又如同狂風飄絮也似的蕩起，江海楓只覺得頭上寒風狂拂，已知陶冰逼臨頭頂，不禁也有些驚心。

因為這河間二郎的身法，果然有異於一般，他面臨如此一雙大敵，倒是再不敢心存大意了。

當時右足向前一跨，寒劍向前推出半尺，旋迴着向回一掃。

這是銀河老人所發的一手絕招，名喚「上點天燈」，只聽「嗆啷！」一聲，黑夜裏，暴起一片火花，陶霜嚇了個魂飛魄散。

只見他就空一滾，冰鐵杖斜着向外一展，身形就勢飄掠而下，用手一摸冰鐵杖，足足被對方寶劍削去了兩分來厚的一層鐵皮。

幸虧這是一個側力，若是直着相撞，只怕自己的冰鐵杖，就完了。

陶霜這才知道，對方所使的這口劍，是一口寶刄，不由更加暗自驚心不已。

江海楓一聲冷叱道：「相好地，你不要跑。」

既然動上了手，他也就安心要把這一雙怪人折在劍下，陶霜身子才自縱出，江海楓已尾隨而至。

江海楓鼻中哼了一聲，右手一抖寶劍

，發出了一聲龍吟，有如長虹貫日，直向陶霜背心扎去。

陶霜怪蟒翻身，霍地一個疾轉，冰鐵杖由下而上，以「倒托天書」的招式，猛地揮了過來。

這一招，他施展得雖快到了極點，可是江海楓却早有預防。

只見他長劍一壓，緊接着左手劍訣向外一領，口中叱了聲：「去吧。」

白光一閃，那陶霜口中悶哼了一聲「啊！」瘦長的身子向外一陣踉蹌，冰鐵杖注地，方始把身子站穩了。

但見他雪白的長衫靠左肩窩的地方，現出了一片殷紅的血跡，他定了一下神，倏地擰身就逃。

江海楓一矮身，口中笑道：「你再多留一會。」

身子跟着竄起來，不意就在這時，耳中忽聽「崩！」一聲，數股尖風，直向自己身上罩來。

江海楓慌忙之中，未曾料到敵人會有此一着，一時大吼了一聲，左手五指箕開，貫足了內力，向外探出，空中破激起一個大氣渦，那直奔面門而來的三點銀星，應勢而落。

他右手長劍同時掃出，把直奔右肋的兩點飛星，磕飛一邊，可是，對方暗器太快太多了。

江海楓身在空中，萬難兼顧，當下只覺得左腿骨上一涼一麻，全身打了一個冷戰，身子也就隨之墜地。

鐵掌黑鷹婁雲鵬這時忽然猛撲而至，他已把手使雙輪的矮山神裴崑打傷了。

他這時趕來接應江海楓，一見面就問：「兄弟，沒有事吧！」

江海楓搖了搖頭，鼻子裏哼了一聲，低下頭，以右手二指，在腿上按了一下，若無其事的挺身而立，冷冷笑道：「不妨事，我們追上去。」

話才說完，忽又聞「崩！」一聲，這一次聲音響自右側，大片的銀星，直朝二人全身罩蓋而來。

江海楓這一次有了前車之鑒，那還會再上當？

他身形向下一矮，雙手倏地平推而出，口中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一般人雖也能以內力打退暗器，可是那些所謂的暗器，多半是發自手腕上的擲力，却是從來未曾聽說過，有人竟敢以內力逼退發自機簧的暗器的。

江海楓這種內力，得力於他十數年的刻意潛修，力道已可大小由心。

雙掌一推，內力已自構成了一片力牆，排山倒海也似的直迎了出去。

那疾射而至的大片銀星，本是來勢如風，可是甫和這道力牆一接觸，竟自全數的折了回去。

只聽一片琤琮之聲，唰唰的落了一地都是。

江海楓狂嘯一聲，整個身子，就像是一隻巨鳥也似的拔昇起來。

他已看清了暗器的來處，身形射落一方，正是桑林密處，他心中恨到了極點，一聲斷喝：「無恥的東西，還不出來。」

雙掌再次向前一推，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如潮湧出。

只聽「克察！」的一聲暴響，強勁的掌力，竟把眼前整排的一列桑樹，全數攔腰折斷了。

一時之間樹倒枝折，樹葉上的雨水，就像是擊在岩石上的浪花一般，驟然飛洒了滿天，以至於江海楓和婁雲鵬全身都濕透了。

就在這一聲暴響之下，兩條白影，一左一右，如同剪空的燕子一般，倏地騰空而起。

江海楓狂笑了一聲道：「你們納命來吧。」

身形如同箭矢也似的，直向左面那條白影疾撲而去。

鐵掌黑鷹婁雲鵬到了這時，也沒有甚麼再猶豫的了，雖然他知道這河間二郎，是黑道上有名手的扎手人物，自己也絕不是他們的對手。

可是眼前，他却是沒有袖手旁觀的餘地。

江海楓身形縱出的同時，他也口叱了一聲：「打！」

右手揮處，已把他慣用的暗器，一雙瓦面透風鏢，奮力打出，直奔右邊那條白影身後打去。

他的暗器方一出手，倏見前面白影一回身，自己雙鏢竟為對方接到手中。

婁雲鵬這時已撲了過去，手上蛇頭棒，挾着一股風力，向那人攔腰打去，那人冷笑道：「姓婁的，你也敢向我動手？」

婁雲鵬這時才認出了他是陶霜，只見他面色蒼白，白衣之前，已為鮮血染紅了一大片，黑夜裏，看起來是一片黑色。

婁雲鵬本還有點心虛胆寒，這時一見對方這種情形，就知道他已掛彩了。

他的胆子立刻就壯了起來。

蛇頭棒攔腰揮出，陶霜身形一縱，捧梢擦着他的鞋底打了過去。

陶霜身子飄向了一邊，婁雲鵬二次撲上，口中叫道：「相好地，咱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

蛇頭棒這次是由下而上，使出他生平得意的一招「恨打梨花」，雙手握棒，猛地一式浪打，蛇頭棒上閃出了一道耀眼的銀光，「狠！快！準！」陶霜倒是沒有想到，對方居然敢對自己下手，而且施出了這種拚命的招式，不由吃了一驚。

他猛然就空一轉，冰鐵杖橫着向外一格，又是一聲「嗆啷！」大響。

二人在這一震之下，俱都「啊！」了一聲。

婁雲鵬蛇頭棒，幾乎倒捲過來傷了自己的頭，且身子一連退了三四步，陶霜則就空一翻，落身在地，冰鐵杖火也似的熱，差一點脫了手。

還算他聰明，急忙的交到了右手，他心中恨透了婁雲鵬，當時尖叫了聲：「好個老兒，你眞是找死。」

人隨聲到，連人帶杖，向婁雲鵬頭上撲來，鐵掌黑鷹婁雲鵬，右足向前一跨，蛇頭棒「舉火燒天」霍地一舉！

可是河間二郎兄弟二人非比等閑，都有一身極為驚人的輕功，他身子雖在空中，却仍能提氣御身。

當時反聽他口中尖嘯一聲，看起來他的身子，隨着婁雲鵬的棒式向上一揚，像

是被蛇頭棒打中了。

就是婁雲鵬自己也幾乎以爲是得手了，直到他向上一擧棒桿，才發現蛇頭棒，已被對方抓住了。

婁雲鵬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他口中嘿的一聲，用力向回一帶棒桿，陶霜哈哈一笑說道：「老兒，你命休矣！」

陶霜這麼說着，右手一壓冰鐵杖，竟自順着蛇頭棒桿直切了下來。

婁雲鵬若敢不鬆手，一雙手可就別想要了。

無可奈何之下，他整個身子向後一個折翻，同時雙手也鬆開了棒桿。

陶霜獰笑了一聲，身子向下一落，只見他面色極爲猙獰，冰鐵杖摟頭蓋頂的直打了下來。

婁雲鵬雙手赤空，要想去接對方的鐵杖，實在是力不從心，他向左一個急閃，右手向外一探，抓向對方的杖柄，可是陶霜是多麼厲害的身手？

只聽得他狂笑了一聲，右手鐵杖猛的一帶，左手內勁已再次吐出，喝了一聲：「着！」

這一掌正正的打在了婁雲鵬的腋下肋上，只聽得「砰！」一聲，婁雲鵬被打得球也似的滾出老遠。

陶霜身形一矮，猛撲而上。

他冷冷的笑道：「這是你自己找的，怪得誰來？」

掌中冰鐵杖猛地揮落而下，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股極大的內力，忽然從他背後逼到。

同時傳來了江海楓的厲吼之聲，陶霜只覺得雙目一黑，禁不住「哇！」地吐出了一口鮮血。

他身子踉蹌的向前直栽了下來，但這種情形之下，他仍未忘記救命之招。

只見他倒在泥濘地裏的身子，猛地一滾，「崩！」的一聲，大蓬銀星，如雨般向江海楓全身罩了過去。

江海楓一跺足根，此時此刻，他竟敢施出「金鯉倒穿波」的絕技，整個身子一支利矢也似的倒竄了出去。

在這密密森森的樹林子裏，他就像一條蛇也似的，直竄出丈許以外，然後用手一着地面，猛地一滾，那如雨的一蓬暗器便全數都打空了。

等他站定之後，那陶霜已逃之夭夭，失去了踪跡。

江海楓這時也顧不得再找他了，他担心着婁雲鵬的傷勢趕忙撲過來，把他抱了起來。

鐵掌黑鷹婁雲鵬，這時緊咬着牙道：「兄弟……你放下我，我還能跑……」

江海楓一隻手捂着他的嘴，沉聲道：「你不要多說話，我帶着你走，我們必能闖出去。」

婁雲鵬苦笑道：「兄弟，你放下我，自己去吧。」

江海楓怒道：「你不要胡說，我們一定能闖出去。」

他說着，一隻手緊緊挾着婁雲鵬，大步向前走，邊走邊道：「你放心，河間二郎，兩個人都負了重傷，他們是再也不會來了。」

婁雲鵬咳了一聲，喘道：「兄弟，你眞行。」

江海楓忽然站住了脚，放下了婁雲鵬，仔細的看了他道：「咦！你……你怎麼了？」

說着又摸了一下他的手，只覺得入手冰冷，江海楓不由大吃了一驚，怔了一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言之下，但見婁雲鵬口中吐出了一口白沫，竭力的睜開眸子，苦笑道：「兄弟，我瞞着你……他們給我服了藥……現在，藥性大概發了……我不行啦！」

江海楓呆了一呆，雙手緊緊扣在婁雲鵬脈門上，厲聲道：「爲甚麼你要這麼做？你爲甚麼？」

鐵掌黑鷹婁雲鵬氣喘吁吁的道：「沒別的，老弟……我只是救你……他們要在捉到你之後，才給我解藥，嘿……我婁雲鵬豈是怕死貪生之人？現在……」

說着長嘆了一聲，斷斷續續的又道：「……兄弟！我怕仍然是太晚了，我們要是早一個時辰就好了……」

江海楓不知如何，只覺得雙瞳一澀，竟自落下了淚來，他緊緊的握住婁雲鵬雙手道：「婁大哥，你何必如此……你……」接着冷笑一聲，大聲道：「江海楓此刻對天發誓，如不能救你生還，誓不爲人？婁大哥，我們再往前闖。」

婁雲鵬又吐了一口白沫，苦笑道：「好兄弟，別傻啦……我不行……」

江海楓咬了一下牙，沉聲道：「你不必担心，我自有辦法！」

說着一駢二指，在婁雲鵬腹下氣海穴上一點，鐵掌黑鷹婁雲鵬口中「噢！」一聲，頓時就昏死了過去。

天空中，雨停了，但是有濃濃的雲塊，那麼沉沉的淤積着，似乎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

朔風由桑樹叢中吹過來，吹過人們雨水未乾的人身體上，令人冷得發顫。

江海楓噙着熱淚，緊緊抱着他這個朋友，這個古道熱腸見危援命的老朋友。

他的摯性，深深的把江海楓感動了。

在往昔，江楓一直認爲，所謂人心，只不過是私慾與罪惡的窩藏所，人性中固然不乏良知的存在，但是却很少人有能透過私慾而表達出來的，偶而會有人發現，也不過是一閃而逝，就像是透過雲層的一絲陽光，令人有莫測之感，因此也就格外顯得可貴了。

婁雲鵬捨棄自己的生命，爲了保全一個新交的朋友，他們之間，只不過是「萍水之交」，這種情操，是多麼的感人？

江海楓這一刹那，始悟出了所謂情義的眞諦，而人們常常對於兩字有所誤解。

他以本身之「元炁眞陽」，透過手指，暫時閉住了婁雲鵬的氣海兪穴，令氣機不上不下，如此毒氣便不致攻心，婁雲鵬便可因而暫保殘生！

江海楓緊緊的捧抱着婁雲鵬的軀體，他的眸子裏，除了淚痕之外，幾乎全爲憤怒佔據了。

他那蒼白的面頰，也許是因爲雨水的冲淋，看起來顯得更蒼白了。

他的牙齒是那麼緊緊的咬着……

江海楓不再顧慮所謂的「殺孽」了，

他以爲，血債，必須「血」來償還。

在撲過了一個斜坡之後，桑樹似乎稀少了，可是不遠的前方，又有另一片更大的桑林橫擋着！

桑樹的葉子，被雨水淋得亮油油的，而樹叢中，顯然埋伏着殺機！

他在想，河間二郎受此重創之後，可能已是「銷聲匿跡」，不復爲患了，那麼，另外還有些什麼人物要與自己爲敵呢？

想到此，他抖擻一下精神，朗聲對空道：「江海楓欲過此林，避我者生，阻我者死，絕不虛言，朋友們請三思而行！」

說完話，反手拔劍。

「嗆啷！」一聲，寶劍出匣，冷森森的劍芒，有如一道銀虹。

他冷冷的一笑，正待探身而進。

忽聽一聲狂笑，一人沙啞的道：「小朋友，你也太狂了！」

江海楓猛然駐足，怒聲道：「你是什麼人？」

那沙啞的聲音繼續笑道：「江海楓，休問我是誰，我且先問你，你手上所抱何人？」

江海楓冷哼一聲道：「是一個爲義捐軀的好朋友，只是有我江海楓在，他是不會死的！」

那人赫赫一笑說道：「小朋友，你錯了。」

江海楓一面聆聽此人說話，暗中却遊目四盼，分辨此人藏身之處，以便猝而殲之。

可是奇怪的是，那聲音彷彿是來自四方，又像是來自當空！

這不禁令他感到十分疑懼，當下強忍着滿腔憤怒，不聲不響！

那人冷冷的道：「這人你不說，我也知道了，他定是那個叫鐵掌黑鷹婁雲鵬的老兒吧？」

江海楓沉聲道：「是又如何？」

那人嘿嘿的低笑了幾聲，慢條斯理的說道：「江海楓，我不說你是不知道的，這婁雲鵬已服下雪山奇毒的『天蠶神砂』，不出一個對時，他必定會一命歸陰，這也是他背叛我的應得下場。」

江海楓不由大吃了一驚，他早年曾由師父口中得悉，宇內七毒，其中之一，即雪山的「天蠶神砂」，此砂係大雪山的白道人馬玄子所煉製，據聞一旦中了此砂之毒非有此人的解毒丹，任你能人高士，亦莫能爲力。

他本來以爲，憑自己的開竅奇能，至多不過消耗些精力，也不難把婁雲鵬的毒傷治好。

可是現在，他的心寒了。

他知道如果對方所言不虛，那麼婁雲鵬至多不過還能拖延一日的活命……

他是一個極有俠義氣魄的人，在他突然想到婁雲鵬的結果之後，不禁爲之木然呆住了。

那人得意的笑了，他似乎看清了江海楓的一切表情，調侃的道：「江海楓，你扔下寶劍吧，只要你束手就擒，我們就負責救回你的朋友怎麼樣？」

江海楓眸子裏，閃出憤怒的光焰，冷然道：「你是作夢！」

那人哈哈笑道：「你是忍心看着你的好朋友就此而死了，小朋友，你要知道，婁雲鵬是完全爲了你的啊！」

江海楓內心不禁一酸，可是他惱恨敵人這種卑鄙的手段，因此也就更不甘心就範了。

當下他恨恨的道：「這麼說，你必定就是白道人馬玄子了，有種請出來說話，何必掩掩藏藏的？」

那人冷笑道：「也眞難爲你，居然還知道馬老前輩，只是小朋友，你也太把我看高了，我還不配！」

江海楓哼了一聲道：「那麼你是雪山四魔之一。」

那人不再說話了，過了一會，才冷冷的說道：「你不必問我是誰，江海楓，我可是眞的爲了你好，你的一身功夫，確實不錯，今天不說，往後我還要借重老弟你……」

江海楓冷笑了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題：「你不要胡說，我只問你，你們可是朱奇請來，與我爲難的？」遂又冷然一笑，說道：「如果是他，你們可以問問他，年前在海島上，江海楓以一口木劍，尚且連斃他們五人，不費吹灰之力，今天要硬幹起來，哼……」

那人啞着嗓子笑道：「得啦，老弟，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你說的朱奇，我們不認識。」

江海楓怔了怔，心想此刻與他們說話，決無實言，還是往前面闖吧！

於是，他一隻手把婁雲鵬挾在脅下，一手仗劍，昂然向前面桑林行去！

才行了兩三步，那人大聲道：「江海楓，江海楓！」

江海楓怒目搜視，那人嘿嘿笑道：「……我勸你還是知趣些的好，我們手下不會留情的，我們是可惜你一身功夫！」

江海楓冷笑道：「我倒要看一看，你們誰能攔阻我？」

說着又待邁步向前，忽聽得一聲：「打！」

江海楓連忙身形向前一伏，單足找地。「犀牛望月」猛地修身，只見一排三口飛刀，光閃閃的，直向着自己全身射來。

他厲叱了一聲：「去！」手中劍向外一揮，「嗆啷！」一聲，已把三口飛刀劈落在地。

那人口中讚了一聲「好！」又道：「還有這個！」

只聽「錚！」的一聲，一片銀光，如同蜂羣似的向江海楓湧到！

江海楓聞聲已知暗器必然厲害，故早已探了一把金錢在手，這一次他頭也不回的用「倒洒銀砂」的手法，將一把金錢全數打了出去。

當空響起了一片叮噹之聲，那爲數衆多的飛刀，又被他全數擊落在地！

江海楓這一把金錢，除了對付飛刀之外，竟仍有半數以上直向林中飛去。

這爲數衆多的金錢，果然把那暗中匿藏的人，逼得現出身來！

只見隨着金錢飛射之勢，一條人影，如同野鶴穿雲一般的猛然拔起空中！

江海楓猛的叱道：「朋友！你還想跑麼？」

他雖然脅下挾着一個人，可是身形進

退，仍然有如霹靂驚電一般，只不過是兩個起落，已然趕到了那人的身後。

夜色裏，但見對方似乎是一個身材瘦高的人，一身灰白的長衫！

江海楓追到他的背後，又冷叱一聲：「打——」隨着這聲厲叱，右手長劍「白蛇吐信」，對準那人背心就打！

那灰衣長人，鼻中冷哼一聲，向前一伏身子，緊接着「唰！」地一個轉身，手上亮出一口長劍，向外一抖，「嗆！」空中濺起了一點金星。

這灰衣長人也有一身好功夫，他似乎已看出了江海楓手中之劍不是凡物，所以寶劍揮出，不敢直接接觸對方劍鋒，只在劍面上擊了一下。

他整個的身子，在翻轉的一刹那，倏地拔了起來，左手同時一提長衫，噗嚕嚕帶出一片風聲，直向左側桑林中縱去！

江海楓好容易逼得此人的現身，自然不能叫他輕易脫去！

只見他右肩一甩，那持劍的手，已撥出了一枚金錢，「哧！」一聲，直向着那長人射去。

口中同時喝了一聲：「着！」

灰衣長人一聲冷笑，長劍一舞，錚地一聲，已把那枚金錢揮上半空。

可是江海楓這時，已如海燕掠波一般的，撲了過來，口中冷笑道：「朋友，你頗有一手呀！」

長劍向外一抖，這一次竟使了一招「流星趕月」，向那灰衣長人雙腿上削去。

灰衣長人忙把身子拔起三尺，可是江海楓好像早已有見於此，長劍也跟着上舉，招勢之快，有如電光石火一般！

只聽得「沙！」一聲，那灰衣長人的一隻粉底白靴，竟爲他削下了一層，直把那人嚇了個魂飛魄散。

灰衣長人身子一沾地，左肩向下一沉，可是江海楓又已趕到了他身後，不等他回身現劍，長劍已自遞出，只聽得「噹！」一聲脆響，隨身落下了兩口飛刀。

這兩口飛刀，剛自灰衣長人手中發出，即被江海楓長劍揮落在地！

江海楓緊跟着長劍向外一揮，灰衣長人身子向上一拔，江海楓忙又將劍向下一壓，灰衣長人却又向上一邊閃了開去。

這兩式看來輕靈已極，美妙極了。

可是如此却激起了江海楓的怒火，這時那灰衣人大袖翻處，手中劍又以「秋風掃落葉」的疾式，往江海楓攔腰斬來，江海楓心存輕視，一聲冷笑，直立岸然。

及至灰衣人長劍遞到，他才忽然發覺不妙。

忙以「倒踩蓮枝步」，向後疾退。

在江海楓來說，對方這種疾式，雖是凌厲，却仍然是顯得太慢了，江海楓一退避過，雙目一張，叱道：「看劍！」

黑夜裏，但見長虹一道，有如寒夜墮星一般，只一閃，那灰衣長人便立即發出一聲慘嗥。

緊跟着一隻斷臂，帶着一口寒光四射的寶劍，飛向空中。

江海楓一抬右足，叱了聲：「去！」

這一脚，直把那灰衣長人踢得飛旋而出，一頭撞在桑樹上，頓時就昏死過去！

江海楓此刻憤恨膺胸，那裏還手下留情？

他一隻手挾着垂死的婁雲鵬，身形一起，又撲到那灰衣長人身邊。

只見對方是一個形容消瘦，頭髮半斑的老人。

江海楓的劍剛已舉起，却是揮不下去了。

就在這時，背後忽然起了一聲厲吼道：「小輩！你敢！」

一股尖風，向他頸後「腦戶穴」上猛撞而倒。

這「腦戶穴」在玉枕骨上，乃是人身最致命的一處大穴，一經傷着，不論輕重，都有性命之憂。

江海楓雖是技高胆大，對此可也不敢稍微大意。

他連忙身子向前一伏，右手長劍帶起了一道寒光，向腦後揮去。

那人身手不弱，一觸即退，其目的只在却敵救人。

江海楓回過身子，那人已退出三尺有餘。

只見他是一個面生虬髯的矮子，一身黑色緊身衣褲，雙手各持一桿烏黑發亮的判官筆。

江海楓朗笑一聲道：「好！我今夜倒要看看你們共有多少人，都有些什麼了不起的功夫。」

那矮子沙啞着喉嚨冷笑道：「江海楓，好言說盡，你仍然執迷不悟，這就怪不得我們了，你劍傷我拜弟孔亮，已和我雪山四俠，結下了不解之仇，小子，你跑不掉了。」

江海楓一聞這人說話口音，就知是方才在林中發話之人，難得他自己承認是雪山四魔，所謂「四俠」，只不過是他自己往臉上貼金而已。

他點了一下頭道：「很好，我久仰你兄弟四人各有一身不凡功夫，今夜倒要見識一下了。」

說到此，忽聽背後有枝葉擦地之聲，回頭望時，已不見了先前自己所傷那灰衣人的踪影。

他立刻就意識到附近埋伏的敵人，的確不在少數。

可是他藝高胆大，心地沉着，並未慌張。

當下他又微微一笑，道：「來！來！都出來讓我見識一下！」

說着彎腰把婁雲鵬放在一棵樹旁，立身仗劍，毫無畏縮之色。

那虬髯的矮子，一雙眸子打量着他，掀唇冷笑道：「你剛才傷了河間二郎，已爲你種下了死因，此刻傷了我拜弟長手孔亮，又和我雪山派結下了不解之仇，縱然今夜容你逃走，日後江湖，你也休想立足，小輩，你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等到眞正怕的時候，就晚了！」

江海楓橫劍而立，聞言只是冷笑。

他不敢離開脚下方圓之地，爲的是婁雲鵬就在一邊。

可是那矮子却是太討厭了。

他交叉着一雙判官筆，叮噹的亂碰，滿臉于思根根顫抖着，叱道：「小輩，你還不棄劍受綁麼？」

江海楓仍然不言不動。

那矮子皺了一下眉，忽又一磕判官筆，身形倏起，往下撲落，雙筆一上一下，一奔咽喉，一奔氣海，陡然點來！

江海楓不待他欺近身來，連忙一壓劍身，疾使「一棒雙狠」一招向雙筆撩去。

矮子似乎知道他寶劍的厲害，大鵬展翅，雙筆向下一分，雲履輕點，矮小的身子，又向後掠了開去！

他退出丈許以外，却見江海楓仍然仗劍立在原地，並未前追。

他老臉不禁一紅，怒道：「你這樣子不進不退，是怎麼交手的？」

江海楓哂笑道：「你自己後退，我却懶得追趕。」

矮子冷哼一聲，一撩那襲長可及地的長衫，身形如同飛隼一般的拔起空中。

這一次，他把雙筆併在一起，由上而下猛戳而下，江海楓左手向上一托，竟用掌緣去封他的雙筆。

矮子雙筆由合而分，改向江海楓兩肋上插來。

江海楓一聲冷笑，他本來不想再傷人，可是矮子招式非比尋常，自己如不傷他，就難免爲他所傷。於是，他手中劍自下而上，施出了海島苦學的絕招，「風舞一殘枝」，劍光只是一閃，那矮子立時神色大變，口中「啊！」了一聲！

可是就在這一刹那，又有一聲大喝暴起：「住手！你敢！」一桿紫金旗，帶着一片勁風，向江海楓當頭洒到。

江海楓狂笑一聲，他那遞出的長劍既爲上穿之勢，「舉火燒天」，順勢一挑。

只聽一聲「嘶！」對方紫金旗的旗面，竟爲這一劍劃了一道大口子！

那來襲之人，乃是雪山四魔中最厲害的二魔，人稱血旗范小剛。

另外三個，依序是老大花髯厲昭，老三海鳥吳丘，和受傷的老四灰衣鬼孔亮。

這血旗范小剛，憑一桿紫金旗，殺人無數，其上血斑累累，幾已變爲赤紅色，故此得了一個血旗的綽號，他爲人殘酷，嗜殺如命。

這一次他們兄弟之所以出來管這個閑事，完全是碍着河間二郎的面子，因爲他四人與河間二郎有很深的交情，所以彼此拉拉扯扯的就都來了。

沒有想到敵人雖是一個少年，却是如此扎手，一上來就連傷數人，連河間二郎都未能倖免。

依了老大花髯厲昭的意思，哥兒四個原已準備抖手一走，不再淌這種混水，可是不想就在這時，灰衣鬼孔亮竟受重傷。

如此一來可就成了騎虎之勢，雪山四魔自不會甘心受屈，也只好與敵人拚了。

他們四人對敵，一向是獨力出手，除非弟兄中一人戰敗，第二人才會上場，可是此刻對江海楓，這戰規顯然是有所變更了。

血旗范小剛紫金旗爲江海楓利劍劃破，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他一方面感到心痛，因爲這桿紫金旗乃是他以九合金絲編製成的，平日隨身携帶，珍惜十分，想不到一個照面，即毀于對方之手，雖然仍可對敵，但是威力已減了許多了！

江海楓長劍一轉，劍尖指向另一邊的花髯厲昭，足下一點，已到了厲昭面前。

他此刻精神抖擻，雖是面臨二敵，却仍然異常鎮定。

厲昭雙筆碰得噹噹直響，雙瞳內兇光四射，江海楓一到，他二話不說，雙筆自兩邊向當中猛扎。

江海楓向後一擰身子，只聽得「噹——」的一聲，厲昭一雙鐵筆竟是在自己碰在了一塊，直碰得他手腕發麻，虎口發熱，差一點雙筆脫手。

花髯厲昭心知不妙，他猛地身子往後一仰，使了一式「鐵板橋」，可是正當他要翻身立起的刹那之間，一口利劍，已正正的指在他的前心！

厲昭只要敢再向上挺起一分，一條命就別想要了。

江海楓目放精光，叱道：「老兒，你還不服輸麼？」

厲昭不禁全身一軟，「噗通」一聲，直直的睡平於地。

只見他全身一陣顫抖，吶吶的說道：「兄弟……你如傷了我，你的好朋友可就沒有救了，我有解藥！」

江海楓心中一動，當下把劍尖移退了半尺，冷笑了一聲道：「解藥在那裏？還不獻上？」

厲昭見他已縮退劍尖，胆子頓時又壯了一些，他赫赫笑了一聲道：「小兄弟，我厲昭說一不二，你再退後一步，我即取出予你！」

江海楓依言又後退一步，但他心中已作好打算，只要對方胆敢食言，自己劍下絕不饒他活命。

另一邊的血旗范小剛見情，呆呆的道：「大哥，你要做什麼？」

厲昭自地上翻身坐起，嘆道：「我們敗了，老二，還有什麼的？給他吧！」

血旗范小剛臉色一變，可是他深悉他這位拜兄的爲人，絕不致如此就向人服輸，猜想其中必有道理，也就暫時不動！

就見花髯厲昭自身上摸出了一個黑色的小葫蘆，道：「小兄弟，你要多少？」

說着斜睥望着江海楓，滿臉微笑。

江海楓看了他一眼，道：「且慢！」上前一步，長劍向前一挑，厲昭一縮手，道：「你要幹什麼？」

江海楓冷笑道：「待我自取！」

厲昭才又慢慢把葫蘆遞了過來，一面笑容：「兄弟，少拿一點，以後我們還要用以救別人呢！」

江海楓用劍尖把葫蘆挑過來，厲昭後退三四步，嘻嘻笑道：「不用多，三四粒就够了！」

江海楓手執葫蘆，覺得輕若無物，心中不禁有些奇怪，低頭一看，只見葫蘆口用蠟密封着！

他用寶劍在蠟口一敲，右手二指夾住一捻，封蠟紛紛墜下，至此，對面的血旗范小剛和花髯厲昭忽然一齊後退了幾步。

江海楓心中一動，當時冷笑了一聲，把葫蘆抛向地上，右手長劍向外一展。

只聽得「波」一聲，隨着劍落之勢，寒光一閃，一鋒向葫蘆嘴上劈去。

葫蘆猛地炸出千縷白霧，有如旋風般向四下捲開，江海楓立身之處也在範圍之內。

他不由大吃了一驚，怒叱了聲：「老兒，你敢使詐！」

叱聲中，連忙張口噴出了一股勁氣，那飛轉而來的白霧，本已到了身邊，給江海楓這股氣勁一逼，立時又飄散了開去。

江海楓足下一點，撲到厲昭身邊，冷笑道：「無恥老兒，我看你還往那裏跑？」

厲昭哈哈一笑道：「我看你又怎麼跑啊！」

忽見他雙掌齊出，大蓬的黑霧，由他雙掌中狂湧而出，向江海楓沒頭帶臉的罩了過來。

江海楓一時只得向後飄退，他知道雪山四魔都是慣施毒藥暗器的老手，當下那敢大意，他身子方翻出，尚未立穩，那一邊的血旗范小剛一聲不哼的又猛竄而上。

但見他手中的那桿紫金旗，由下而上，夾着一片狂風，尤其是桿頂上那鋒利的刀尖，閃着一點白光，直向江海楓後背猛扎而至！

江海楓「怪蟒翻身」未及使出，對方血旗已臨面前，冷叱一聲：「你找死！」

左手向外一封，五指齊張，向鐵旗的旗桿上抓去，血旗范小剛身子向後一挫，有似旋風的向外轉去，可是江海楓這回巳安心不叫這兄弟二人走開了！

他足下猛地朝前跨出一步，右手長劍「長虹貫日」，隨着左手的劍訣，向外一領，名家身手，畢竟不凡，他這一式，可眞當得上「劍走輕靈」四字。

看起來只是青光一閃，劍鋒巳沾到了范小剛的小腹之下，可是范小剛也有他的一手！

只見這位雪山四魔中的翹楚人物，狂笑一聲，鐵旗向胸前一掃，「嗆！」的一聲，江海楓的劍竟為他擊得偏向了一邊。

在同一時間，花髯厲昭又再一邊飛撲而到，一雙判官筆，施了一式「撥風盤打」，向江海楓右肋猛砸了過來！

可是江海楓仍是那麼從容不迫，他豪笑了一聲，身子驀地拔起空中。

范小剛足下一頓，跟着縱起，鐵旗再次捲出，旗旌上勁風十足，直逼江海楓一雙足踝！

花髯厲昭却又自另一面竄到，雙筆擺的是「如意吞吐」，一前一後，向江海楓兩處大穴猛扎過來！

這兩人出手，都是快到極點，一閃而至！

然而，江海楓一身工夫似乎巳到了鬼神不測的境界，在任何危急情況之下，他都能從容進退。

二人的招式遞出的刹那，却見江海楓凌空的身子，忽又像一條綫一般的直向地面墜落了下來。

雙魔見了不禁俱都暗道了聲不好！忙也各自一沉丹田之氣，向下猛地墜落！

可是他二人的身法，和江海楓比較起來，顯然是差得太多了。

江海楓雙足沾地，二人身子尚還離着地面數尺，只聽江海楓狂笑了一聲，喝道：「去！」

左手隨聲向外一揮，空中起了一聲輕震，范小剛首當其衝，身子直被震得就空一翻，鐵旗也脫手，直向丈許之外墜去！

厲昭身子略偏，雖未為這股罡風傷着，却也嚇了個魂飛天外，他見拜弟負傷飛出，足下一登，忘命的飛撲了過去！

同時口中厲叱一聲：「着！」右手一甩，竟不惜把一隻判官筆當着暗器使用，向江海楓打來！

江海楓長劍一撥，「噹！」一聲，把他鐵筆震落，却見厲昭巳扶着他拜弟血旗范小剛的身子，向桑林密處，踉蹌逃退！

江海楓殺機突起，咬牙喝道：「你二人休走，留下命來！」

足下「金舟趕浪」，一連三個起落，那種翩翩美姿，眞像是田陌間的飛鷺，快到了極點！

花髯厲昭驚魂之下，不由大聲呼道：「你們快來！快來！」

江海楓劍身向外一送，厲昭向左一偏，這一劍湊巧從他胳膊與胸肋之間扎了過去，冷森森的劍鋒，把他脅下皮肉劃了一道血口。

他不由打了一個寒顫，嚇得「啊唷！」的叫了一聲，整個的身子向左一翻，同時把范小剛向前摔了出去。

他接着大叫道：「快來人，快……」

江海楓再次縱到，長劍疾送，向他背心扎了過去！

可是這老兒怎肯如此受死？

他猛然向前一衝，右手判官筆反撩，擋向江海楓的劍身！

這一劍又算他的造化，却由他上肩上劃了過去，在他肩上，留下了一寸多深的一道血口。

厲昭疼得又是一聲「唷啊！」一時連滾帶爬的，向林子裏遁去。

江海楓哈哈一笑道：「相好的，你還想走麼？」

陡然間，一排利箭，向他身上射到，黑暗中一連闖出了三條人影。

其中之一大聲道：「厲老師速退，讓我們來對付他！」

這人說完了話，一口摺鐵刀，「毒龍出洞」，猛扎而出，刀上映着寒光，直向江海楓胸口剁來！

江海楓想不到這時又殺出了三人，連先前所見各人，俱都是一些陌生面孔，他的怒火一時不禁更加高漲了。

他再也不顧慮什麼了。

長劍一蕩，巳把來人摺鐵刀磕向一旁，口中叱了一聲：「去！」

身子向前一貼，左手「鐵琵琶手」，巳自印在來人前心！

只聽得「砰！」一聲，這人來得快，去得更快，直挺挺的倒翻了出去！

江海楓三指巳把他內臟點了個粉碎，眼看着他就地一滾，頓時一命嗚呼。

他連這人是一副什麼長相都沒有看清，就把人家給送了終，這一副身手，直把同來的另外二人嚇得心胆俱寒！

他二人互相打了一個手式，扭頭就跑，江海楓點足便追！

二人之一，是一個細高的個子，竟自恃一身功夫，倏地一個疾轉。

江海楓去勢太猛，差一點和他撞了一個滿懷！

只見這人雙手拿着一雙牛耳短刀，刀柄上各拖着尺把長的紅色刀衣！一條大辮子連泥帶水，濕漉漉的盤在頸子上，面長如馬，活似一個門神！

他口中尖叫道：「小子，看刀！」牛耳短刀施一招「左右插花」，自兩邊向江海楓雙肋猛插過來！

江海楓仍以「貼」字訣向前一逼，同時出右足向上一踢，冷笑了一聲喝道：「滾！」

這一脚，正踢在那人袒開的前胸，直把他踢得整個身子飛了出去，「克察！」一聲，撞在一棵桑樹之上，碗口粗細的一根柱枝，都折斷了。

這人一聲不哼，就悶死過去了。

江海楓此刻就像是一頭瘋了的餓犬一樣，逢人便噬！

他在足踢這人之際，同時巳騰起了身子，向另外一人猛撲而去。

海島十年苦學之技，今夜方始顯出不凡之處，他身子向下撲落，有如餓鷹搏兔。在他身下的那人，巳自覺逃不脫了。

他猛然仰身振臂，一口鬼頭刀，以「舉火燒天」的招式向上一舉，口中「哇！」地大吼了一聲。

可是江海楓却捷若飄風也似的落到了他的身邊，左手向外一壓，巳自抓住這人鬼頭刀的刀背之上！

這人是一個高大的黑臉漢，他自恃神力無敵，向外猛地一掙，可是刀身却紋絲不動。

這漢子一咬牙，一頭向江海楓前胸猛撞了過來，「碰！」一聲，撞了個正着。

江海楓並沒有倒下去，只冷峻的笑了笑，把左手慢慢的鬆開，那漢子却如吃醉了酒一般的，悠悠然的坐下地，又慢慢的躺下去！

他受了這一震之力，腦骨儘碎，在地上微微抽動了一會，也就完蛋了。

三個人來勢如風，總共不過幾個照面，就給全數解決，江海楓餘怒未消，他像一頭餓虎一般的四下望着，可是却看不見一個敵人，他們都為他嚇破了胆，一個個龜縮在林內，不敢出來了。

在桑樹下，江海楓再次的抱起了他的朋友。

那個可憐的老人婁雲鵬，看來顯然是不行了。

他口中流出很多黏液，呼息也顯得很粗促，江海楓不由吃了一驚。

他趕忙為鐵掌黑鷹婁雲鵬解開穴道，生怕他會閉過氣去，鐵掌黑鷹婁雲鵬穴道被解，半天才長吁出一聲道：「兄弟……這是什麼地方？」

江海楓苦笑了笑道：「我們快出困了，你放心！」

婁雲鵬張開模糊的眸子，向四外望了一會，又把眼睛閉上，他的呼吸變得更混濁了。

江海楓憂急如焚，他緊緊地抱着他，身子都不禁有些發抖！

他這一生，不曾負過任何人，如果說有，那麼眼前這婁雲鵬將是第一人！

凄凄的桑林之內，照進了稀薄的月光，滿空的黑雲都散了，風吹在人身上，很是涼爽。

然而江海楓的心情却是那麼的沉重，他此刻正為婁雲鵬的生命焦慮着。他想：「如果他眞的死了，我怎能安心？」

婁雲鵬抽動了一下，低啞的笑道：「放下我吧，兄弟！」

江海楓只覺得挨着他身子的雙手，有如放在火上一般的炙熱，他不敢再多躭擱了，當下輕輕把他放在一片草地上，草上全是雨水，濕淋淋地，可是他也顧不得這些了。

他咬了一下牙，道：「老哥哥，你請放心，我必定以我所有的能力來救你……」

「不行的……」婁雲鵬翻起了一雙眸子，雙眸內巳呈現一片烏黑之色，這種現象，分明毒巳攻心，婁雲鵬的生命，巳危在頃刻了。

江海楓用抖顫的雙手，插在他兩腋之下，把本身眞元之力一絲絲輸逼了進去。

可是婁雲鵬身子却抖動得更加厲害，他巳承受不起江海楓這種巨力，一雙眸子時開時闔，像是無比的痛苦！

江海楓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泣道：「老哥哥……只要能救你活命……我願做任何事，快告訴我應怎麼救你，快……」

婁雲鵬張開無神的眸子，乾癟的嘴唇動了動，聲若柔絲，根本聽不清他是在說些什麼。

就在這時，忽聽身旁林內，一人朗笑道：「江海楓，老夫來救你朋友！」

江海楓不禁一驚，猛然回身，却聽那人大聲喝道：「亮燈！」

剎時之間火光打閃，七八盞馬燈一齊亮了，燈光之下，首先入目的，是一個清癯的白衣老人！

這老人滿頭白髮，一雙細目，身材瘦高，他正坐在一張輪椅之上，兩邊有六名青衣小伙撐馬燈，把附近照得亮同白晝。

江海楓打量這老人一眼，不由怔了一下，怒道：「閣下何人，恕江某不識！」

白衣老人呵呵一笑道：「你先不要管我是誰了，總之，救命要緊！」

他說着自懷內取出了一個竹管，一幌道：「江海楓，令友毒巳攻心，如無此雪山神散，他的生命至多還能苟延一盞茶時間……」

嘻嘻一笑，眉飛色舞地又道：「老夫素知你是一個血性少年，你斷斷不會見死不救吧？」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原來你也是我的敵人，以此來要脅於我……」

老人呵呵一笑道：「少俠你錯了，這並不是要脅，相反地是一項很公平的交易，你想想看，這婁雲鵬出賣了我們，我們又為什麼要救他的命？」

江海楓怒道：「你們有什麼條件？」

老人赫赫一笑道：「很簡單，只要你束手就擒，我立刻救他，怎樣？……」

說至此，眼巴巴延着臉又道：「……怎麼樣？只要點一下頭就行了，老夫絕對相信你！」

江海楓劍眉一挑，猛地立起道：「我如要你解藥，易如反掌，你還怕我不能從你手中拿麼？」

說着正要騰身撲出，那老人忽然更大聲的笑了起來。

他說：「慢來！慢來！人道你江海楓是一個義勇兼具的少年，老夫原本深信，此時看來，倒是我看錯了你，可笑……」

這白衣老人邊說邊不停的笑着，伸手一指雙腿道：「你看看，老夫重疾在身。

無異廢人，所以敢出來，原以爲你是一個有義之人，哈哈……」

他聲音宏量的又道：「你要對付我這麼一個傷殘的老人，實在說，當然容易得很，但只怕有損你一世的英名吧……」

他說着將那竹管迎空一幌道：「來！來！你就殺了我，取去這個吧？」

江海楓爲他這一套冷嘲熱諷的話，說得面紅耳熱，怔怔然地，佇立在當地作聲不得。

那老人嘿嘿一笑道：「怎麼樣？小俠客，你是爽快之人，老夫聽你一句話，點頭？搖頭？」

江海楓回頭看了地上的婁雲鵬一眼，見他一雙眸子在努力的翻着，像是正在生命最後的掙扎！

見此情形，他不再猶豫了。

他想：這個老人，爲了救我，甘願犧牲自己一條命，爲了他，我還有什麼可吝嗇呢？

當下他冷冷一笑道：「好吧！你們先救了他再說吧！」

白衣老人呵呵笑道：「這就是了，不過你却要說清楚，到時候可不能耍賴！」

江海楓冷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老人一拍手道：「好，一句話！」

他回頭招了一下手道：「來，把椅子推過去，我們救命要緊！」

江海楓忽又叱了一聲道：「且慢？」

老人手一按，輪椅立停，他翻着眼皮道：「怎麼？還有甚麼事？」

江海楓冷笑道：「只要你們救好了他，我自然束手就擒，一任你們發落，但你們事後可不能爲難於他！」

老人笑道：「一句話，我們當着你的面，放他逃生，絕不難爲他，你可以放心了吧！」

江海楓退後一步，慨然道：「好，我且相信你們一次！」

老人笑着說道：「沒有甚麼不可相信的！」

說着，輪椅巳經到了婁雲鵬身邊，他低頭向婁雲鵬看了看，回頭吩咐道：「來！把他扶起來！」

立刻由他身後走出兩人，把婁雲鵬扶坐起來，江海楓忙走過去，白衣老人望着他道：「你儘可放心，我說救他就一定救他，絕不食言！」

說着把那小竹管兒拔開了塞子，在掌心上倒出了幾粒綠色藥丸，向江海楓笑道：「怎麼樣，你是不是還要過目一下？」

江海楓冷冷地道：「這倒不必了，你快快給他服下！」

白衣老人哼了一聲道：「好，保準有效！」

說完，把掌心中幾粒藥丸，納入婁雲鵬口中，並向他身邊的人說了聲：「扶穩了他！」

隨即伸手按在婁雲鵬兩肩之上，雙臂一陣抖動，婁雲鵬身上也跟着一陣陣的發抖，江海楓不由冷冷一笑道：「老頭兒，你的功力不錯啊！」

白衣老人嘿嘿一笑道：「不行了，老了！」

剛說到這裏，那閉目垂死的婁雲鵬，竟忽地張開了眸子，只見他前胸向上一鼓，「哇！」的吐出了一口黑水，一時惡臭撲鼻，中人欲嘔！

瘦老人冷笑道：「好了，他這條命有救了！」

接着又在婁雲鵬背上拍了兩下，婁雲鵬接連又吐了兩口黑水，口中並發出了長長的呻吟之聲。

白衣老人揮了一下手，命人把婁雲鵬移去一邊，同時轉向江海楓笑道：「江海楓，老夫巳依言做到，下面就看你的了，老夫相信你是一個信人君子，如何？」

江海楓大步走到了婁雲鵬身邊，探手在他脈門上按了按，果然脈道巳通，血液暢行，毒傷巳完全好了！

他退後一步，正色道：「我這位老朋友，是一個十分有義氣的人，他醒轉後如見我受綁，必定不依，你們不如此刻就送他離去，他醒來見不到我，也就無可奈何了？」

白衣老人點了點頭，心中不覺十分佩服江海楓之爲人，當下哼道：「這個不難，老夫負責做到！」

說着回身吩咐衆漢子道：「你們送他到青州客棧，囑店家好好上待，直到他身體康復爲止！」

立有兩個漢子領命上前，把婁雲鵬抬了起來，江海楓忽然說道：「老頭兒，請賜告大名，江海楓不能忘了你的好處！」

白衣老人呵呵一笑道：「江海楓，我知道你的意圖，你是不放心我，怕我暗中加害你這位朋友是不是？」

江海楓不置可否，老人冷笑了一聲道：「事巳至此，老夫不妨告訴你，老夫姓燕名九公，人稱白衣叟，在江湖中還小小有點名聲，我既親口說出保證令友安全的話，就決不會食言，否則豈不要受天下恥笑，怎麼樣，少年人，你還信不過嗎？」

江海楓冷冷一笑道：「如此我就沒有什麼牽掛了！」

說着揮了一下手說道：「你們送他去吧！」

兩漢子立刻抬着婁雲鵬走了，江海楓一直目送着他們去遠，才淡淡的道：「好了，我可以隨你們去了！」

白衣老人怔了一怔道：「你方才答應老夫，束手就擒的！」

江海楓冷冷一笑，伸出雙手道：「你們就過來一人把我綁上就是了！」

白衣叟燕九公白眉一分，哈哈一笑道：「好個江海楓，果然是一條漢子，你放心，我們絕不太難爲你，你的下場，將由武林同道公議決斷，在未發落你之前，老夫願負責你的安全，

他說完又轉對身邊的一個少年道：「劍飛！少年人立志，應以這位江海楓爲榜樣，他雖是我們的敵人，但是爺爺却對他佩服得很！」

那少年躬身道：「孫兒亦以爲是！」

白衣叟遂即叱道：「去綁上他！」

燕劍飛雙眉緊皺，自身上取出一條粗繩，慢慢向着江海楓走去，苦笑了笑道：「江兄！恕小弟冒犯了！」

江海楓一聲朗笑道：「你儘管綁來，只怕這繩子綁不住我吧？」

燕劍飛暗吃一驚，他低頭看了手上的

繩索一眼，不禁有些猶豫不前。

燕九公遂笑着說道：「綁君子不綁小人，老弟，你這麼說，可不就有些自貶身價了。」

江海楓不由目射精光，他則沒有想到，這老頭兒居然還有些英雄氣概，可見黑道上也不乏豪勇之人！

當下不禁大笑了一聲，點頭道：「既如此，你們就快綁上我吧！」

燕劍飛立刻走上前來，用那捲繩索，左五右六地的綁住了江海楓的全身，加了十幾個結扣，眞可說是相當的結實了！

綁完之後，退至一旁。

白衣叟細細在江海楓身上看了一遍，還特別又指了幾個地方，命人加綁了繩索，他雖不相信江海楓眞能崩開，可是他下意識的却又有些担心！

他一切滿意了之後，點了點頭道：「少年人，老夫現在不妨告訴你，你初入江湖，即造下了如此之多的殺孽，人人都想得你誅之而後甘，此番隨老夫前去，無異羊入虎口，以老夫判斷，你是凶多吉少，這也是你自找的結果，怨不得誰人！」

說到此，又赫赫一笑道：「你倒是怕也不怕？」

江海楓冷哼一聲，道：「至今言怕，也巳晚了，多言無用，咱們走吧！」

燕九公面色一變，厲聲道：「劍飛，取下他背後的長劍！」

燕劍飛上前一步，正要抬手，江海楓劍眉忽然一挑，叱道：「不許動！」

燕九公皺眉道：「這是爲何？」

江海楓怒道：「此劍乃白羊道長敗于我之後所贈存之物，日後他或許還要自我的手中取回，生死皆應隨我，你們取它不得！」

燕九公心中一驚，他久仰白羊道長一身驚人的功夫，在三羊道觀巳封劍有年，想不到竟也敗在這少年人的手中，並把一口貼身兵刃也贈于了他，由此判斷，這少年人的武功，果然是高不可測了！

白衣叟燕九公因此含笑點頭道：「既然如此，我們絕不強迫拿下它就是！」

說着又冷冷笑了一聲，道：「可是，你却要隨老夫去一個地方，我們才好照顧你！」

江海楓此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點了點頭道：「走就走吧！」

白衣叟燕九公面現喜色，揮了一下手道：「走！小子們頭前撐燈！」

于是一行人，前呼後擁，把江海楓夾在正中，向桑林深處行走，江海楓一聲不哼，腦子裏却不禁在想，婁雲鵬是否眞的就此平安了？

接着他又想到了自己，料不到自己，料不到自己竟會落得如此一個下場，自己前來中原，本意是想有一番作爲的，如今看來，這番壯志，怕是失敗了。

想到此，不由長長嘆了一聲，一個人垂着頭，連正眼也懶得去看旁人一眼！

這片桑林，範圍好大，愈走愈深，似乎永無止境。

可是這些人，像是輕車熟路一般，在林內小徑中穿行自如！漸漸地，林木稀落了，前面隱現燈火！

忽然，一盞風燈一亮，前面現出了一列人來，爲數頗衆，爲首的是一個頭戴紅纓的官人，老遠便迎過來，大聲笑道：「啊唷，可不容易，燕老太爺，你把大盜捉住了？功勞可是不小啊！」

燕九公不禁面色一紅，回頭看了江海楓一眼，立又正過臉去大聲道：「徐大人，你別這麼說！」

那官人面現奇異的道：「怎麼？不這麼說，還有什麼別的說法麼？」

燕九公小聲道：「徐大人請速帶人回去吧，這個人暫由老夫看管，他是跑不了的！」

那位徐大人，大概是個管帶，頗有幾分官架子，當時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老爺子，你別是開玩笑了？我們辛苦了一夜，這人又是通緝的要犯，不帶回去怎麼行呢？」

江海楓聽了他這番話，不禁大怒，他冷冷一笑道：「江海楓乃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你這狗官怎可胡亂誣人爲盜？簡直豈有此理。」

他這麼一發怒，立時就把燕九公嚇壞了，他好容易才哄得江海楓就綁上勾，如爲這官人一激把他惹火了，豈不是前功盡棄？

當下他不由連忙搖手道：「別吵！唉……這事……」

說着又向徐管帶抱了一下拳，苦笑道：「徐大人務請賞臉，此人與老夫等有極大過節，我們好容易把他擒到手中，怎甘心送官府發落，大人你應該明白我們江湖上有江湖的規矩，尚請放行才好！」

那位徐管帶當着衆弟兄面前，被江海楓痛罵一頓，早巳老羞成怒。

此刻見燕九公花言巧語地，又不肯把人犯交出，足以爲他存心和自己過不去，當時便發作起來！

他嘿嘿一笑道：「燕老爺子，你這話說錯了，你們江湖上有江湖的規矩，可是我們六扇門中也有六扇門中的規章，至于你老哥這番協捕的辛苦，兄弟負責爲你上報，萬無叫老哥你白辛苦的道理，老哥你也要爲兄弟想一想，弟兄們辛苦了一夜，如無人犯交差，這個臉可是丟不起……」

白衣叟又急又氣，暗恨朱奇無知，好好一件事情，他不該借重官府兵力，誣指江海楓爲盜，如今請神容易送神難。

此刻如眞把江海楓交與他們，非但是江海楓不依，只怕河間二郎，雪山四魔也不答應，再者此事傳揚出去，難免爲人恥笑！

這一刹那的工夫，他巳把事情詳細考慮過了。

當下臉色一沉，冷冷的道：「徐大人，莫非你眞的就不肯賞老夫一個臉麼？」

那位徐管帶皺了一下眉，他也知道這位老爺子，在嶗山下是有名的大戶，一身功夫更非尋常，自己確實不好得罪他！

可是奈何自己穿上了這身官家號衣，有些地方，却也是不能賣私的！

當下他好不爲難的嘆了一聲道：「燕老哥，這並非兄弟不肯賞臉，實在是這件事……」

說着又重重的嘆了一聲，望着燕九公直翻眼！

白衣叟冷笑了一聲道：「那麼就由老

夫暫時保他就是了！」

徐管帶嘿嘿一笑，爲難的道：「這個固然可以，但却必須先去青州，由府台大人決定，兄弟無此權力！」

白衣叟聞言細目一張，大袖一拂，憤然道：「既如此，老夫我可就沒辦法了，走！」

他回頭向押解着江海楓的人招了一下手，而那位徐大人忽然狂笑一聲道：「站住！」

這位管帶大人，「嗆！」地一聲，自身上拔出了腰刀，哈哈笑道：「好個燕九公，你莫非還敢包庇罪犯不成？」

說到此，他連聲的冷笑，望着場內衆漢子，大聲道：「你們可聽清了，如有誰敢妄動，本大人就給他一個抗官拒捕的罪名，朋友們，你們何必跟着落這一個罪名呢？」

白衣叟眼見如此，不由氣得全身直發抖。

他身邊的孫兒燕劍飛，更是怒形于面，厲聲道：「爺爺！我們就走，看他又如何？」

燕九公望着面紅耳赤的徐管帶，冷冷的笑道：「徐大人，這可是你逼得老夫如此的，我老頭子倒要看看，誰能攔得住我！走！」

衆人方自前行幾步，那羣官兵，突地四下散了開來，那位徐大人，却站在老遠，大聲說道：「燕老哥，你可注意了，這兒伏有我們的火器班，你們眞要敢向前闖，就別怪兄弟我手下不客氣，老哥，你是明白人，可別做糊塗事！」

燕九公聞言吃了一驚，可是緊接着他又呵呵大笑了起來，只見他雙手一按輪椅，人竟站了起來。

他朗聲道：「徐大人，你那些火槍，可嚇不了老夫，老夫又不是眞的殘廢，你要不怕濫殺無辜，你就開槍試試吧！」

江海楓在他們爭吵的當兒，一直閉目不語，心中只覺得好笑！

這時他聽了燕九公的話，不禁連忙睜開了眸子，見燕九公果然並非眞的殘廢，不由大爲氣惱，這才知道對方之所以坐輪椅出來，無非是爲了騙取自己的同情，此老果然是一個奸滑之輩。

他暗悔上當，恨恨的嘆息了一聲。

白衣叟望着他苦笑了笑，道：「江海楓，事情演變至此，我們也沒有想到，你自己想想看吧，你是願意隨他們去官府呢！還是隨老夫走，都由你自己決定！」

江海楓冷笑道：「我一旦發現誣告我的人，定要他還我一個公道，眼前小小的陣勢，何能難住你我，我們繼續前行就是了。」

燕九公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老夫尚不屑借重官府，你既有此勇氣，老夫還怕甚麼？」

說着他冷叱了聲：「闖！」

一干人等，倏地掠身向前縱去，那徐大人見了立時動了眞怒，腰刀向下一揮道：「放！」

只聽「轟！」的一聲大響，火光一亮，大片的鐵砂，直向衆人身上飛來。

這其中除了江海楓，燕九公祖孫，及朱奇的兩個弟子身形快捷，及時伏地躲過以外，其他客人，都因逃避不及，爲鐵砂打中，負傷嚎叫起來！

那徐管帶又在一邊大叫大嚷道：「還不快快把那犯人獻出來，你們當眞是想死麼？」

燕九公這時氣得眼都紅了，他狂笑了一聲，道：「好寃家，我老頭子倒要看看，你我誰先死？」

人隨聲起，已突然自地面上拔了起來，在空中一個翻身，活像是一頭大鳥，向那徐大人身前撲去！

徐管帶見狀大驚，腰刀一指，急叱道：「放槍！快放！」

「轟！」又是一聲大響，可是白衣叟猛地就空一翻，已把身子閃去了一邊。

雖然如此，他腿上仍被細小的鐵砂，濺傷了兩三處，鐵砂深深陷到了肉內，痛得他差一點叫出聲來。

老頭子經這麼一來，不禁更是怒火高騰！

他厲哼一聲：「好奴才！」

身子再次一起，撲向一株桑樹側後，只見三個兵勇，正亮着火繩要去點那槍上的引綫！

白衣叟身形向前一欺，厲叱了聲：「去吧！」

雙掌齊出，「嘭！」一聲，正正的打在那桿火槍的槍身之上，直把它打上了半空，彎成了一把弓也似的！

三個兵勇，扭頭就跑，却爲白衣叟飛身趕上，伏身運掌，「排山掌」呼地一聲推出去，三個兵勇，爲他打得一連滾了幾個觔斗！口中啊啊直叫。

那一旁的徐大人見了，大吼道：「反了！反了！快抬槍來！」

就在這時，燕劍飛已撲到了他的面前，舉掌就打，徐管帶也掄刀就剁，却爲燕劍飛一脚把他的刀給踢落在地。

燕劍飛跟着一步上前，雙臂伸處，一下把那位管帶舉了起來，正要用勁摔將出去時，却忽聽見背後一聲叱道：「不可傷他！」

燕劍飛回頭一看，竟是江海楓，他手脚齊綁，却不知怎地，竟會來到了自己身後！

此時江海楓冷冷笑道：「我如是你，就不如此，俗謂民不鬥官，放他去吧，此事並不能怪他！」

那一邊的燕九公也道：「劍飛，放下他，我們走我們的路，犯不着殺他！」

燕劍飛這才憤憤的把徐大人放下，徐大人臉都嚇青了。

他咬了半天牙，又瞪眼看了江海楓好一會，點點頭道：「姓江的，你果然是一條漢子，充着你這一句，我暫時就放你過去！」

說着又憤憤的看了燕劍飛一眼，冷笑道：「你祖孫在勞山等着看我的吧，我現在不惹你們！」

說罷回頭叱道：「抬起受傷的弟兄，咱們走！」

衆兵勇一個個哭喪着臉，抬起受傷的同伴，列隊而去。

（本文至此暫告段落結束，全文未完，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本故事之三「晴天浩刼」便知分曉。）

兩期完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鐵拳神槍奪命斧（上）

三年寂無名

秋夜。

清風輕拂，明月高懸。

丁香樓頭燈火輝煌，阿泰在溫柔鄉裏，一杯緊接一杯的把酒猛喝。

丁香樓沒有丁香。

但却有溫柔。

溫柔，就是丁香樓裏最溫柔的女孩子，阿泰這兩個月來，每天都到了丁香樓，每天都要找溫柔。

在這裏，現在已經很少有人不認識阿泰。

因爲他曾經在這裏一拳就把雷吉叔的鼻子打爆。

雷吉叔並不是個普通人，他不但是螳螂拳的好手，也是這座丁香樓的大老闆。

× × ×

雷吉叔被打爆了鼻子，當然是一件大事。

在這個城市裏，敢對他稍爲無禮的人已經不多，因爲他的胞弟雷銑開，是本市市長殷正嵐的女婿。

但雷吉叔被打爆鼻子，却連氣都不敢吭出來，好像這一拳是萬二分該打似的。

常言有道：「惡人自有惡人磨」。

雷吉叔平時是惡慣了的，但碰上了阿泰，只好就算是他的倒霉。

但在兩個月前，阿泰根本就連踏進丁香樓的資格都沒有。

他本來是個甚麼樣的人，雷老吉很清楚。

他本是個在碼頭上搬運貨物的苦力工人，他每個月所賺到的薪水，還不够在丁香樓喝一杯美人酒。

但現在，阿泰這個人的名字，已震撼了整個城市，人人都知道，阿泰就是老曾的頭號皇牌殺手！

× × ×

老曾並不老。

不但不老，而且還算得上很年輕，他還沒有三十歲。

但他已在這個地方上，擊倒了無數經驗比他豐富，勢力比他更强大的對手。

兩個月前，他更與碼頭大王的手下，展開一場激烈的大火併。

一朝登霸座

碼頭大王是一個姓胡的中年人，他在二十年前便已在江北碼頭一帶，雄霸一方，好幾間船務公司的大老闆，總裁，都要乖乖的順從着他，備受他的脅制和勒索。

曾經有一間大船廠東主，拒絕碼頭大王的敲詐勒索，結果他旗下的七位船長級人物，都被打穿了腦袋。

老曾就藉着這件事，向碼頭大王翻臉攤牌。

他派人對碼頭大王說：「如果不立刻向船廠東主作出合理的賠償及道歉，決鬥馬上就會因此事而展開！」

碼頭大王沒有賠償，也沒有道歉。

他甚至連老曾派去的人，都打穿了腦袋，只剩下半條人命回來。

最後，兩帮人馬就在江北碼頭上，展開一場殘酷的決戰。

碼頭大王曾精密地作出估計，他認爲

老曾的手下，雖然曾打過不少勝仗，但和他自己碼頭帮裏的手下相比，仍然有一段距離。

他估計自己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將老曾的手下，完全毀滅。

可是，他疏忽了一件事。

老曾也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他既然敢與碼頭大王攤牌展開決鬥，他也一定有八分把握，可以擊敗碼頭大王。

碼頭大王怎樣也料不到，原來老曾早已擁有一支秘密精兵，足以打跨任何一個龐大的帮會。

這一支秘密精兵的領隊，就是在碼頭傍陸德貨倉獃了整整三年的阿泰！

× × ×

碼頭大王是碼頭帮裏的老大，他當然見過阿泰。

阿泰雖並不隸屬於碼頭帮這一個龐大的組織，但他在碼頭貨倉裏混了三年，碼頭大王自然認識他，知道他就是豬頭泰。

豬頭泰是他的一個外號。

他這個人看來一點也不聰明，除了有一身蠻牛般的氣力之外，別人都喜歡說他是個豬。

他不會賭博，不會喝酒，甚至連逛窰子，打野鷄都不懂。

同時，他還有一種特別的紀錄。

他從來都不打架。

他曾經被人痛毆過不知多少次，但他從來都沒有還過手，被人打得遍體鱗傷之後，拍拍屁股掉頭就走開去。

後來有個人替他出頭，把那些曾經打過他的人，都重重的教訓了一頓。

阿泰也沒有去多謝那個人，甚至還好像覺得那個人太過多管閒事。

這種人，稱之爲豬頭，眞是半點也不過份。

碼頭大王常在碼頭貨倉這些屬於自己的地盤裏吸收新血，讓他們成爲帮中的一份子，但他對於阿泰這個人，一點興趣也沒有。

他曾對人說過：「老子不想把碼頭帮改爲豬頭帮，像阿泰這種人，只配去喝糟豬的養豬料！」

他看不起阿泰。

所以，又有人稱呼阿泰是個沒出息的阿泰。

阿泰不在乎。

無論你怎樣叫他，無論你怎樣當面侮辱他，他都不在乎。

因爲他很明白一種道理：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這三年來，他一直獃在碼頭貨倉上，就是準備迎接七月十九晚上的那個日子。

七月十九日晚上，碼頭大王被老曾擊敗。

澈底的擊敗。

但這一戰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雙方接戰十分鐘後，沒出息的阿泰突然像飛將軍般從天而降，還率領着七個行動敏捷矯健，兇暴如猛虎的大漢加入決戰的圈子。

從來都不打架的阿泰，忽然就像完全的變了另一個人。

碼頭大王手下的四天王、六猛鬼，這十個最少有七個倒在阿泰的拳頭之下。

一向被人認爲最沒出息的阿泰，居然能够打敗四天王、六猛鬼，這種事就算殺了碼頭大王，他也絕對不肯相信的。

然而，那却是事實。

鐵一般的事實，鐵一般的人。

豬頭泰已不再是豬頭泰。

他被人改稱爲鐵一般的阿泰。

因爲碼頭大王的頭，就是給阿泰一拳撞成稀爛的。

× × ×

誰說阿泰不會賭博？不會喝酒？不會找女人？

他甚麼都會，而且比任何人都賭得狠，喝得厲害。

但他找女人，却從來只找一個人。

她就是溫柔。

老曾知道阿泰喜歡溫柔。

所以，他已吩咐了雷吉叔，除了女人之外，任何男人敢碰溫柔一下，這個人就會得到一個可怕的教訓。

換而言之，溫柔已被阿泰包下。

沒有任何人敢再惹溫柔。

因爲現在也惹不起阿泰，更惹不起老曾。

× × ×

清風吹進丁香樓。

明月洒出一片銀輝，照在溫柔那雙清澈而美麗的眼睛裏。

阿泰左手摟着溫柔，他的手寬大而粗糙，但却摟得很輕好像恐怕揑痛她似的。

溫柔以前見過很多男人。

那些男人多數都比阿泰長得斯文好看，但他們的舉動，却反而遠比阿泰粗野。

溫柔不喜歡粗暴，也不喜歡粗暴的男人。

她第一眼看見阿泰時候的感覺，就像是小白兎遇見了一隻大老虎。

但現在，她已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阿泰雖然長得並不好看，整張臉就像野獸般，令人望而生畏。

但她反而覺得，阿泰是她畢生所遇男人中，最富感情，最溫柔體貼的一個。

阿泰的右手，有一瓶已經差不多喝光了的白蘭地。

溫柔忽然問阿泰：「你喜歡我多些？還是喜歡白蘭地更多？」

阿泰露出了一種奇特的微笑，把瓶裏最後一口酒喝完，才緩緩的道：「當然是白蘭地。」

溫柔的眼珠轉了一轉：「你嫌我長得醜怪？」

阿泰搖搖頭，道：「妳長得很漂亮，但我却不能把你當做白蘭地酒般，喝進肚子裏去。」

他把酒瓶揚了一揚，笑道：「所以我最喜歡的是白蘭地酒，而並不是妳。」

忽然間，珠簾外傳來一把洪壯的聲音，冷冷的道：「既然你不喜歡溫柔，那麼我給你十瓶白蘭地，你把溫柔送給我，好不好？」

阿泰轉臉望去，珠簾外站着一個身高七尺，比他還更粗壯的西裝大漢。」

在西裝大漢的背後，還有五個肥瘦高矮，相貌神態完全不相同的漢子。

他們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他們的手裏，都緊緊的握着一柄鋒利的斧頭。

× × ×

阿泰的臉色沒有變。

他只是喃喃自語地對着手裏的空瓶子道：「可惜，眞可惜，如果瓶子裏還有酒的話，我一定不捨得把你敲破，但現在，唉……」

忽然間，空瓶子敲在地上，波的一聲立刻爆破了半截。

阿泰把瓶子的上半截拿着，對西裝大漢道：「你想要溫柔，爲甚麼不先去找雷吉叔商量商量？」

西裝大漢冷笑一聲，道：「我已經問過他了。」

阿泰道：「他肯不肯？」

西裝大漢瞪着眼道：「他怎麼敢說不肯？咱們有五柄斧頭，但他的腦袋只有一個！」

阿泰輕輕的嘆息：「就算他有一百個腦袋，你們五柄斧頭都足以把他所有的腦袋都砍翻了，雷吉叔雖然平時兇巴巴的，但終歸還不是個視死如歸的好漢。」

西裝大漢冷笑。

「難道你就算得上是個好漢？」

「我不是甚麼好漢，」阿泰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靜靜地說道：「我是阿泰，沒出息的阿泰。」

西裝大漢冷哼一聲，道：「你已在這個地方上露了一個大大的臉，以前說你沒出息的人，都已倒在你的拳頭之下。」

阿泰淡淡一笑，道：「你既然知道我是個危險人物，你爲甚麼還要來惹我？難道你不怕我的拳頭？」

「老子怕你祖宗個鳥！」西裝大漢突然大聲咆哮，「你知道我是甚麼人？還有站在我背後的五個又是誰？」

阿泰悠然一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站在你背後的，就是飛斧黨裏的五條飛豹。」

西裝大漢眼睛裏發出了光。

阿泰又接着道：「你就是飛斧黨裏的第一號殺手胡巨鵬，也就是碼頭大王胡飛雁的胞兄！」

× × ×

「好小子！」西裝大漢恨恨的咬牙道：「老子不錯就是胡巨鵬，你能在陸德貨倉裏裝瘋賣傻三年不露破綻，的確是一號人物。」

阿泰只是笑了笑，沒有說話。

胡巨鵬沉着臉，又道：「碼頭帮雖然吃了敗仗，但這個帮會仍然存在，你知道不知道？」

阿泰搖搖頭：「不知道。」

胡巨鵬用姆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大聲道：「我現在就是碼頭帮的新帮主。」

阿泰的臉開始變得冷漠無情：「我不喜歡碼頭帮的作風，也不喜歡看見任何人繼任碼頭帮帮主這個職位。」

胡巨鵬瞪起了眼：「你以爲有老曾給你撐腰，這裏就完全是你們的天下了？」

阿泰冷冷道：「時間已經不早，你們想殺我，最好就快快動手。」

胡巨鵬咬了咬牙，終於揮手冷喝：「上！宰掉這個臭小子！」

五個人，五柄斧頭，立刻一齊大吼着衝了過去。

阿泰放開了溫柔。

她退到牆角裏，臉色雖然有點蒼白，但仍能保持相當的鎮定。

阿泰的手裏，現在就只有那半截敲破了的玻璃酒瓶。

這種武器雖然也能殺人，但和五條飛豹的斧頭相比，却未免太過吃虧了。

胡巨鵬站在一旁，不斷冷笑。

「無論你是沒出息的阿泰，抑或是鐵一般的阿泰，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豬，死在亂斧之下！」

忽然間，珠簾外又响起了另一個的聲音，淡淡的道：「恐怕未必如此。」

胡巨鵬臉色變了。

因爲，他看見珠簾外站着一個人，這個人的手從珠簾裏伸出來，手裏握着一柄槍。

槍口不偏不倚，剛剛對準他的前額。

「只要你敢動一動，你的臉就會比一鍋紅荳沙更紅十倍！」

× × ×

胡巨鵬眞的不敢動。

他知道自己的身子移動得再快，也絕對快不過從槍膛裏射出來的子彈。

就在這一瞬間，五條飛豹已經與阿泰糾纏在一起。

五條飛豹手裏的斧頭，絕不是用來嚇人的。

這五柄斧頭，每一柄都浸染過不少梟雄的鮮血。

在這個城市裏，已經有不少領教過這五柄斧頭的厲害。

這些曾經領教過五柄斧頭厲害的人，其中有一半已被利斧送進了地獄。

而另外的一半，也已重傷殘廢，變成廢人。

如果說憑五條飛豹的五柄斧頭，居然會殺不了一個手上只有半截玻璃瓶子的人，這種事恐怕很難會令人加以相信。

然而，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本來就並不少。

有時候老鼠也會擊敗貓，何况是人？更何况手上有半截玻璃瓶子的人，就是阿泰？

阿泰能够備受老曾的看重，而且在江北碼頭一役大敗碼頭帮，這個人的力量就絕不能小覷。

事實上，胡巨鵬沒有小覷阿泰。

五條飛豹也沒有小覷阿泰。

但阿泰體內所潛伏的力量，仍然遠在他們估計之上。

五條飛豹才衝上前，立刻就已經有一個應聲倒下去。

他們幾乎看不見阿泰究竟是怎樣擊倒他的。

倒下去的人，是五條飛豹裏的老四。

他是五個人裏面，斧法最快的一個。

但誰也想不到，倒下去最快的一個也是他。

其他四條飛豹都臉色一陣發白，他們已經看見老四倒下去的原因。

阿泰手裏的半截玻璃瓶子已經不見了，但却深深的插進了老四的胸膛。

阿泰露出了一個殘酷的笑容，雙手擺出來的姿式充滿了挑釁的味道。

五條飛豹的老大揚起利斧，怒聲說出了一個字：「殺！」

四柄利斧立刻又向阿泰的身上亂砍下

去。

這四斧齊施的威力，實非一般所能想像得到的。

但阿泰仍然毫無懼色，雖然他現在已經雙手空空如也，連那半截玻璃瓶子都不在手上。

但他的一雙手，又何嘗不是一種厲害的殺人武器？

五條飛豹砍翻過不少兇猛的對手，但他們却從來沒有遇見過像阿泰這種出手狠辣而詭異的人。

餘下來的四個雖然斧快如飛，但竟然沒有一斧能劈中阿泰。

反而老三又被阿泰雙腿連環踢出，登時吐血。

這兩腿踢得很重，而且都踢在同一位置上，老三就算是個鐵人，也未必禁受得起。

老三受傷，老五的斧已向阿泰的後腦上狠狠劈去。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斧。

但阿泰的鐵拳，却遠比這一斧更快，而且也絕對致命。

「格」一聲響，老五的咽喉已被挾斷，他的眼珠和舌根，一起向外凸出，死狀恐怖已極。

阿泰連殺兩人，重傷一人，這種威勢連胡巨鵬都未曾見過。

他是飛斧黨裏的第一號殺手。

他對於殺人這種事，當然，也十分在行。

直到現在，他才發覺阿泰殺人的本領，猶遠在自己之上。

× × ×

五條飛豹已潰不成軍。

但老大和老二仍然不要命地，要與阿泰一拚到底。

胡巨鵬却在這個時候替他們敲起退堂鼓，大聲吩咐道：「退下！」

老大和老二雖然還想拚，但畢竟還是遵照了胡巨鵬的命令退下。

他們也知道，即使再拚下去，情況亦並不樂觀，他們已沒有剛才的信心，認為阿泰必會死在利斧之下。

當他們退回到胡巨鵬身旁之後，才驀然驚覺珠簾外站着一個人，手裏有一柄槍，正指嚇着胡巨鵬。

老大老二一齊大喝：「誰？」

珠簾忽然被撥開，冒出一張蒼白，但看來依然英俊瀟洒的臉。

這個人還很年輕，絕對不會超過三十歲。

老大老二的臉，突然一齊變得緊張青白。

「老曾？」

「不錯，」那人淡淡地一笑：「我就是你們首領恨之入骨的老曾！」

× × ×

老曾。

雖然他並不老，但他具備着與生俱來的領導天才，和一種冷酷的威嚴，使他指揮下的組織，成為這個城市裏最大的一個惡勢力集團。

不少身為首領的人，都不願意隨隨便便的把自己置身於危險的環境裏，有甚麼危險的差事，都總喜歡差遣手下去辦。

但老曾並不如此。

他喜歡事事親力親為。

因為他還年輕。

年輕的人，總是喜歡過一些冒險和刺激的生活，所以，老曾辦事，也屬於是大胆向前，絕不怕死那一類驃悍戰士風格。

不過，他做事絕不會盲目衝動。

他每做一件大事之前，都會經過詳細的分析和考慮，再經過精密而嚴格的部署，然後才付諸實際行動。

胡巨鵬當然知道，如果現在能够一舉殺死老曾，他在飛斧黨裏的地位，必定會大大的提升。

可是，他沒有把握。

胡巨鵬從未見過老曾的槍法。

但他却聽人說過。

老曾是這個城市裏唯一的神槍手，他若說要打中一個人的眼睛，那麼子彈就決不會射到鼻子上去。

胡巨鵬能够成為飛斧黨裏的第一號殺手，他的胆量也自然不弱。

但他還是不敢把自己的性命，來試試老曾的手槍是不是比自己的拳脚，功夫更快！

老曾忽然輕輕嘆口氣，看着胡巨鵬道：「聽說老斧頭近來已從日本找了三個空手道的高手，目的就是想對付我的手下，這個消息倒底是眞是假？」

胡巨鵬道：「這件事你好像比我還清楚，又何必問我？」

「老斧頭老了，他已經對你失去了信心。」

「放屁！」

「我不會放屁，」老曾冷冷道：「但我會放槍。」

胡巨鵬面色又是一變，嘴裏已不敢再罵老曾。

老曾忽然笑了笑，笑聲越來越大。

胡巨鵬終於忍不住：「老曾，有甚麼好笑！」

老曾笑聲終於漸漸停止，忽然打開槍膛。

槍膛裏沒有子彈。

連一顆都沒有。

× × ×

胡巨鵬咬着牙，恨不得把老曾撕開八塊。

但他仍然沒有動手。

老曾的槍沒有子彈，他已不再對老曾有任何的畏懼。

但他還有一個忌憚。

阿泰已慢慢的走了過來。

這個人的拳頭，似乎比刀槍斧頭，都更為可怕。

老曾看出了胡巨鵬的心事。

他忽然冷冷的笑道：「你以為這裏除了阿泰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人能擊敗你麼？」

胡巨鵬突然獰笑，上下不停地打量着老曾：「難道你現在也能將我擊倒？別忘記你的手裏的是一柄空殼槍。」

老曾冷冷道：「空殼槍的槍管，就像是一把劍，雖然並不鋒利，但仍然能够殺人。」

胡巨鵬又不停地獰笑，就像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看見了一個愚不可及的傻子。

他知道老曾在拳脚上，也許會有些功夫。

但他相信那只不過是些三脚貓的玩藝兒，和一些眞正的高手相比，簡直就是小沙彌碰見了大法師，微不足道之至。

他只聽人說過老曾是個神槍手。

但他從來沒有聽人說過老曾是個技擊高手。

他深信憑自己的穿喉鐵爪功，一定可以把老曾連人帶槍，都揑成為一團廢物。

老曾似乎有點豪氣忽發，對阿泰道：「這是一場單對單的公平决鬥，你退開去，好好保護溫柔。」

阿泰果然轉身退開，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五條飛豹的老大和老二突然雙斧齊飛，又向阿泰的頸子上砍去。

他們實在忍耐不住，畢竟五條飛豹曾許下誓言，五人同生同死，現在他們的手足已經兩死一傷，又豈能眼巴巴的看着仇人而不動手？

阿泰背對兩人，正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倘若此時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這兩斧很快，快得可以劈落正在飛的小麻雀。

可惜阿泰不是小麻雀。

小麻雀只會飛，不會還手。

但阿泰却有一雙快如閃電，堅硬如鋼鐵的手。

兩斧還未劈到阿泰，他的一雙手便已緊緊拿住斧柄，然後雙膝向前一撞。

這一撞只不過是虛招。

但老大老二却急忙閃避，兩柄斧頭已落入到阿泰的手中。

阿泰冷笑一聲，左右手雙斧反攻過來，去勢竟然比老大老二劈出的速度還快幾分。

老大老二大吃一驚，各自慌忙閃避。

但太遲了。

老大的腦袋被削去一半。

老二的頸子上，却巍巍巔巔地插着他自己的那柄斧頭，入肉幾達五寸。

阿泰拍了拍手，臉上掠過一絲輕蔑譏嘲的笑容，然後又再退開去，好像若無其事一樣。

誰知道溫柔也和他一樣，臉上毫無驚惶之色，她的鎮定態度，令阿泰感到很意外。

「妳不害怕？」

「害怕？」溫柔淡淡一笑：「為甚麼我要害怕？你以為溫柔的女人，胆子就一定會比蚊子還細小？」

阿泰一怔，無話可說。

老曾和胡巨鵬都已準備好，决鬥隨時一觸即發。

× × ×

清風依然在。

明月却已忽然被一層雲霧遮蓋，就像老曾的眼睛一樣，忽然變得黯淡，缺乏光采。

胡巨鵬冷冷道：「你既然缺乏信心，為甚麼還要冒險與我一戰？」

老曾淡淡的道：「你怎麼知道我缺乏信心？」

胡巨鵬道：「我從你的眼睛裏看得出來。」

老曾道：「你看錯了。」

胡巨鵬道：「你雙目無神，精銳毫芒盡失，就像你手中的槍，徒具空殼，只有外表。」

老曾道：「可是，你仍然不敢動手殺我。」

胡巨鵬冷笑道：「你以為自己是甚麼？是個人？是個神？還是個鬼？」

老曾道：「也許我是個鬼，專門揑斷別人咽喉的惡鬼。」

胡巨鵬倏地巨喝，整個人凌空躍起，向老曾撲去！

「無論你現在是人是鬼，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如假包換的眞鬼！」

胡巨鵬是飛斧黨裏的第一號殺手。

但他從來都不用斧頭。

但老斧頭並不介意這一點，只要能够把敵人擊敗，就算他的手下用甚麼作為武器，他都絕不在乎。

老斧頭，就是飛斧黨的首領。

他曾評論過胡巨鵬這個人：「小胡雖然從不用斧頭，但他這個人的本身，就是一柄巨大的斧頭。」

樵夫的斧頭只會砍樹。

但這些人的斧頭，却只會用來殺人。

胡巨鵬在飛斧黨裏享有的綽號，就是巨斧！

專門殺人的巨斧！

× × ×

老曾的手裏，仍然緊緊握着那柄意大利製造的手槍。

但胡巨鵬已沒有再把這柄手槍放在眼內。

當他向老曾凌空飛撲的時候，他已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雙掌之中。

他的兩隻手掌，就是他的斧頭。

他深信老曾絕對捱不起自己的斧頭，也絕對閃避不開去。

他認為自己的身手很敏捷。

事實上，無論和任何人相比，他這一撲之勢都絕不能算慢，而且撲得狠，撲得準，雙掌已完全封死了老曾的退路。

可是，老曾却在這個時候，突然躺下來。

然後，朝天就是一脚，踢向胡巨鵬的腎囊。

這一脚的速度，比胡巨鵬的雙掌更快，更狠。

胡巨鵬畢竟是久經戰陣的老江湖，勝在臨敵經驗豐富，老曾這一着雖然很辣，但他仍然能够在最後緊急關頭之際，身子一側，以腿擋脚，避過一招。

老曾忽然一個鯉魚挺身，再度閃電般三脚向胡巨鵬踢去。

胡巨鵬以手迎脚，連擋三招。

但老曾第四招却不用脚，而是用槍。

別人放飛箭，老曾却是放飛槍。

他看準了敵人的位置，也看準了敵人的咽喉已露出了一個空檔。

一聲冷喝，老曾手裏那柄沉甸甸的意大利手槍已如冷箭般，向胡巨鵬的咽喉激射而去。

胡巨鵬事前已完全不把這一柄手槍放在眼內，所以老曾這一着，可算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忽然聽到一陣很奇怪的聲音。

「咯」一聲响，槍管不偏不倚，對準了胡巨鵬喉核之上插去。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驀然發現一個秘密。

槍管裏竟然藏着一支小小的短劍！

可是，當他發現到這個秘密的時候，短劍已插進了他的咽喉裏。

他立刻將槍拔出。

槍中有劍。

劍中有血。

他想狂吼，但一點聲音也叫不出來。

老曾冷靜地走過去，從他的手裏，把手槍取回。

「我早已說過，我這柄空売槍的槍管，就像是一把劍，」老曾發出一陣冷酷的笑聲，緩緩地說下去：「槍管雖然並不鋒利，但仍然能够殺人！」

胡巨鵬無言，黯然緊握着滿是鮮血的咽喉，終於「噗」聲倒下。

老曾把那柄手槍把玩了一陣，忽然喃喃笑道：「想不到這種小玩意也能殺人，有趣！有趣！」

× × ×

這時候，夜已更深。

阿泰輕摟着溫柔，離開這裏。

「我知道妳不怕血腥，但這裏已不再值得逗留。」阿泰對溫柔說。

老曾忽然道：「你現在無論去甚麼地方，都要小心，別忘記老斧頭還有三個日本空手道武士在找你。」

阿泰大笑。

他不怕老斧頭。

也不怕日本武士。

也許他唯一害怕的，就是寂寞。

一種深入骨髓，永遠無法遣散的寂寞，就像木樑裏的白蟻，已將他的心蛀蝕一空。

溫柔雖然在他身邊。

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眞正需要的女人是誰。

老曾盯着他高大而强壯的背影，臉上倏地掠過一絲痛苦之色。

他了解阿泰。

二十年前便已了解阿泰。

他知道阿泰心裏最喜歡的女人是誰。

她叫美花，整個人就像一朵美麗而可愛的花朵。

美花姓曾。

老曾就是她的親哥哥。

如果美花就在老曾面前的話，他說不定馬上就會伸出雙手，把她的頸子捏碎！

× × ×

晨風輕拂，旭日躲在雲堆裏。

今天的天氣不很好，有雨。

老斧頭的臉色也不好，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他的眼睛好像快要冒出火來。

在客廳裏，除了老斧頭之外，還有二十六個人。

這二十六個人都是追隨老斧頭多年的手下，每一個人都曾替老斧頭流過血汗，立下不少功勞。

他們是飛斧黨裏最精銳的戰士，最忠心的黨員。

可是，現在這二十六個人之中，其中有六個是躺着，被放在客廳中央一張巨桌上的。

老斧頭最喜歡這一張巨桌。

它可以擺下二十七個人都吃不完的佳肴美酒，也可以讓他的手下跳上去，在桌上打擂台般的練習武藝。

但現在巨桌上甚麼也沒有，只有六具死屍。

沒有人敢把死屍放在這張桌上。

但老斧頭却下令把死屍扛到桌上去，他要讓每一個手下知道，他是如何重視黨員的性命。

× × ×

秋雨綿綿，越下越大。

老斧頭在等。

每一個人都在等。

他們在等三個日本人。

這三個人，是日本空手道的高手，他們說今天一早就會來到老斧頭的公館裏。

時間已是十點零五分。

現在已並不算早。

老斧頭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他不喜歡別人遲到，無論他是日本人也好，俄羅斯人也好，他都希望別人能够和他自己一樣守時。

他的目光，又停在桌上六具死屍的身上。

這六個人，以前也豈非曾爲老斧頭殺過不少敵人？

但現在，他們已和那些死在他們手下的敵人毫無分別，雖然老斧頭會把他們安葬在最好的墓穴，但事實上他們又能够得到甚麼眞正的補償？

在今天以前，誰都不會想到，胡巨鵬和五條飛豹這六個百戰百勝的打手，竟然會死在別人的手上。

忽然間，客廳門外一個僕人匆匆走進來。

他叫胆小鬼，由五歲到五十五歲，這個渾號都沒有改變過。

他現在的臉，就像個被嚇破了胆的死老鼠。

老斧頭冷冷道：「甚麼事？幹麼大驚小怪？」

胆小鬼喘着氣，指着門外：「那三個日本人來了。」

老斧頭臉上掠過一絲笑意：「還不請他們馬上進來？」

胆小鬼的臉色更青：「他們自己不能够進來。」

老斧頭面色一變：「爲甚麼他們不能進來？難道他們喜歡在外面淋雨？」

胆小鬼頻頻搖頭。

「他……他們就和胡爺和五條飛豹一樣，都已經死了！」

老斧頭盯着他，顯然有點不相信：「你喝醉了？他們怎會死的？」

客廳外忽然响起一陣淡淡的笑聲。

「他沒有喝醉，倉島謙一，坂正鄉和小池森美都已死了，你不相信，可以到外面看看。」

老斧頭沉着臉，他的二十個手下已最少拔出了十五柄斧頭，包圍着一個身穿黃紡綢大褂的年青人。

老斧頭皺起了眉，突然向他的手下大喝：「撤斧，統統給我滾出去。」

× × ×

老斧頭的命令，敢不服從的人只有一個。

他就是老斧頭的獨生子。

但他在十八歲那年，便已死去。

他並不是病死，而是被老斧頭用斧頭親手劈死的。

因爲他不服從老斧頭的命令，冒險帶着十二個飛斧黨的黨員，去跟另一個惡霸展開火併。

當他回來的時候，十二個飛斧黨的黨員只剩下了一個。

老斧頭立刻重重打賞那個唯一苦戰受傷，倖而不死的老黨員。

然後，他就用一柄七斤重的利斧，把兒子劈死！

自此之後，這裏就再沒有人敢違背他的命令！

× × ×

他吩咐手下統統滾出去。

果然，在不到十秒鐘的時間內，除了那六個躺在巨桌上的死屍之外，所有人都已走得乾乾淨淨。

黃褂青年悠然一笑，對老斧頭道：「你把手下都遣散開，難道你不怕我會對你不利？」

老斧頭笑了笑，目光柔和如春天裏的陽光，「難得你願意來到這裏，老夫爲甚麼要怕你？」

黃褂青年大笑：「好，很好。」他的笑聲突又停頓，緩緩地燃點着一根洋紙烟，道：「一別五年，你還是對我如此信任，難怪有這許多人，都願意跟着你賣命。」

老斧頭嘆了一口氣，彷彿心中有無限感慨：「老夫並不希望任何人爲了飛斧黨而喪失性命，但世事兇險變幻無常，今天誰也不能够保證能否活得過明天，就算活得過明天，後天如何？再後一天又怎樣？唉……」

黃褂青年走近到巨桌邊，盯着六具屍體。

「這些人都是你的心腹手下，可是他們絕不是老曾的對手。」

老斧頭黯然道：「不錯。」

黃褂青年噴出口濃濃的烟霧，突然笑一笑：「你爲甚麼對於那三個日本武士的死亡，連一句說話都不問我？」

老斧頭皺着眉：「他們三個既然已成爲死人，老夫爲甚麼還要爲他們緊張？」

黃褂青年微微一笑，又重重的吸着手中的洋紙烟。

老斧頭的聲音漸漸變得低沉：「可是，我知道這三個日本人的空手道很厲害，你只有一個人，居然能够把他們三個都擺平，顯見你的武功，又精進了不少。」

黃褂青年搖搖頭：「我的武功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半點進步，這五年來，我已沒有再殺過人。」

老斧頭一愕，道：「你居然會五年都沒有殺人？」

他錯愕地一笑又道：「這種事如果不是你親口說出來，老夫一定不肯相信。」

黃褂青年道：「我殺人最多的一年，是在五年前，那時候我二十三歲。」

老斧頭道：「飛斧黨有甚麼不好，你爲甚麼總是不肯正式加盟？」

黃褂青年嘆口氣，踱着方步：「我喜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你就算要我去做九五之尊的大皇帝，只怕亦非我之所願。」

老斧頭點點頭：「這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黃褂青年又嘆着氣，道：「可是有時候就算自己不去找厤煩，厤煩也會自動上門，好像今天早上，我在路上碰見了這三個日本人……」

老斧頭道：「他們怎樣？他們對你無禮？開罪了你？」

黃褂青年冷冷一笑：「他們不認識我，自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就開罪於我，只不過我一向討厭日本人的脾氣，你總該知道的。」

老斧頭乾笑兩聲，沒有說話。

他當然知道黃褂青年爲甚麼討厭日本人。

那不僅是討厭，簡直就是仇視。

因爲他的父親，就是死在一個日本人東洋刀下的。

黃褂青年冷冷地說下去：「其實我也不想攪事，只想在每個人的屁股上隨便踢一脚便算數，我的腿法如何，你也總該知道的。」

老斧頭又乾笑幾下。

他當然也知道黃褂青年的腿法，就算不是天下第一，最少也在前五名之列。

因爲這個黃褂青年，就是江湖上名噪南北的奪命雙絕大殺手林閃飛！

× × ×

奪命雙絕大殺手的「雙絕」，第一絕就是閃電腿。

他的兩條腿，比鋼槍還霸道，他曾有過連發十四腿，便將十一位武林高手的腰脊骨全部踢斷的驚人紀錄。

七年前，號稱五省腿王的鐵脚司空濤，在河北擺下擂台，連敗來自九省的各路英雄好漢十九人，正想再進一步，自封爲九省腿王的時候，林閃飛突然悄悄的跳上擂台，向司空濤挑戰。

那時候，林閃飛二十一歲。

司空濤聽過林閃飛自報年歲之後，狂笑怒罵：「你就算從娘胎便練武功，也只有二十一年的火候，豈配與老子交手？」

林閃飛一聲不响，突然閃電般連環踢出二十一腿。

二十一腿之後，司空濤全身上下，最少斷了三十五根骨頭，直到他臨嚥氣的一刹那，還算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而林閃飛的另一絕技，就是奪命金斧法。

一般的斧頭，都差不多有兩尺長，但林閃飛的一雙金斧，却只有一尺一寸。

這一雙金斧，雖然好看，但在殺人的時候，保證你甚麼都不會看得見，也該能看見金光燦爛輝煌地在閃動，別人的咽喉已被金斧劈斷。

老斧頭一向都很賞識林閃飛。

林閃飛曾替老斧頭辦過幾件事。

當然，老斧頭在事後給予他的報酬，也絕不會少。

可是，最遺憾的，就是林閃飛一直都不願意正式加盟飛斧黨。

× × ×

老斧頭一直在等待的日本武士果然已全部完蛋。

林閃飛說，他並不想攪事，只想在每個日本武士的屁股上踢一脚便算數，結果，他眞的憑着兩條快腿，便把那三個日本武士每人的屁股都踢了一脚，而且還在他們的衣服上留了清晰的鞋印。

老斧頭苦笑一下。

好一個「並不想攪事」。

林閃飛又道：「誰知道他們竟因這種小事便大動肝火，一定要纏着我，要跟我拚命。」

金斧頭淡笑着，道：「他們的修養，的確未免差了一點。」

林閃飛嘆道：「想不到他們的空手道，果然眞的很厲害，我們動手的地方不遠，有一個賣豆腐的小販，他的豆腐都給他們砸爛了。」

老斧頭看着他，「嗯」一聲，道：「連豆腐都給砸爛了？這種空手道的確厲害得令人不可思議。」

林閃飛道：「幸好他們的頸子並不太硬，每人捱了我七八斧便都倒了下去。」

「好！砍得眞好！」老斧頭鼓掌讚道：「那正好顯顯咱們中國人的威風。」

他笑了一笑，接着却皺眉嘆息起來：「不過，這三個日本人死了，又還有誰能對付老曾，和那個鐵一般的阿泰呢？」

林閃飛沒有說話。

老斧頭忽然道：「聽說，你已經結婚了？」

林閃飛道：「不錯。」

老斧頭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尊夫人聽說姓曾？」

林閃飛道：「不錯，內子姓曾。」

「世界上姓曾的人很多，」老斧頭臉色突趨嚴肅：「但有人說尊夫人就是老曾的妹子。」

林閃飛連眼都不眨一下便回答：「她的確是老曾的妹子。」

老斧頭冷笑一聲，道：「你爲甚麼要娶她？」

林閃飛淡淡的回道：「你爲甚麼要吃飯？」

老斧頭道：「我吃飯是因爲肚子需要，不吃飯就會餓死。」

林閃飛道：「我娶她的道理，就和你爲甚麼需要吃飯的道理差不多，這一點，與老曾絕對沒有任何關連。」

老斧頭瞪着眼，望着他：「我想要老曾的命，可是那三個日本武士却給你弄死，這件事你說應該怎辦？」

林閃飛淡笑道：「你能付給我多少殺人酬金？」

老斧頭道：「照五年前的數字再加一倍。」

林閃飛搖頭：「老曾並不是普通人，還有那個阿泰，更不容易對付。」

老斧頭道：「再加兩倍如何？」

林閃飛又搖頭：「老曾到底還算是我的大舅，我忽然又不想殺他了。」

老斧頭咬着牙，一拳重重擊在桌子上：「再加四倍，你幹不幹？」

林閃飛冷冷一笑：「殺老曾和阿泰的價錢，最少比五年前所殺的人價錢加上十倍！」

「十倍？」老斧頭又再一拳擊在桌子上。

「不錯，十倍。」

老斧頭突然原形畢露，把粗魯的脾氣表露無遺：「你祖奶奶生你這個灰孫子，你把老夫當成甚麼人了？四倍！你不幹就拉倒！」

林閃飛冷笑一聲：「既然如此，再見了。」

說完，頭也不回，大步離去。

老斧頭突然大笑：「老弟，回來回來，年青人何必火氣這樣大，萬事總可商量商量。」

林閃飛背對老斧頭：「十倍價錢，少一塊大洋都休想我動手殺老曾和阿泰。」

老斧頭沉吟半晌。

他終於對林閃飛道：「好！十倍就十倍，照老辦法，先付一半，事成後再付另一半，絕不少你半塊大洋！」

林閃飛轉過臉，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

這時候，外面的雨更大。

老曾和阿泰現在是否還在夢鄉中睡着覺？

× × ×

阿泰沒有睡覺。

他的一雙眼睛滿佈血絲，但精神仍不太疲倦。

現在，他已不再是沒出息的阿泰，而是鐵一般的阿泰。

他有鐵一般的意志。

他更有鐵一般的雙手，足以對付任何强敵。

但他的一顆心，是否也堅硬如鐵？

這一點，也許連他自己都不能够加以回答。

現在，雨下得更大。

街上已無行人，每一個人都躲在屋子裏。

但他却在大街上一株大樹下，木然地站着，兩眼直瞪着不遠處一幢雙層華厦。

這一幢華厦，本是霍氏企業公司總裁霍大輝的物業。

但霍大輝已在兩個星期之前，把這幢華厦轉售。

買下這幢華厦的人，就是林閃飛！

× × ×

當林閃飛離開老斧頭的公館之後，他便已接到了一個消息。

阿泰在他的寓所外不足十丈，似乎意有所圖。

林閃飛立刻吩咐他的汽車司機，全速趕路回去。

但當他回到寓所的時候，阿泰已經不見了。

還有他的太太美花，也不見了。

這件事對於林閃飛來說，當然是一種打擊。

他喜歡美花。

他用盡千方百計，才將他弄上手。

而美花和阿泰以前的事，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美花本是阿泰的戀人，也是阿泰心目中的女神。

但現在，阿泰和美花都不在這裏，他們又到了些甚麼地方？

林閃飛不敢想，也不願去想。

但他很冷靜，絕不衝動。

他不怕阿泰，也不怕老曾。

他只担心美花，因爲在她的腹中，已有了他的骨肉。

無論那是一個男嬰抑或女嬰，他都很重視。

他甚至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

外面的雨忽停。

他搖了一個電話給老斧頭，告訴他馬上派二十個最能打的打手，在江北碼頭上等他！

× × ×

陸德貨倉就在江北碼頭的左面。

林閃飛帶着二十個飛斧黨的黨員，像衝鋒陷陣般的殺進去。

陸德貨倉的老闆，就是陸德。

陸德是一個快七十歲的老人，但他的精神仍然十分旺健。

陸德的辦公廳，就在貨倉裏面的一個角落裏。

林閃飛下令包圍那個辦公廳，還要生擒陸德。

陸德雖然是個大老闆，但他很勤懇工作，除了身體不適無法工作之外，每天都依時上班，逾時下班。

飛斧黨大舉進襲陸德貨倉，顯然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陸德拄着一根拐杖，大步走出辦公廳外，對林閃飛怒喝道：「你是誰？爲甚麼帶着這些人來搗亂？」

林閃飛冷冷一笑：「這些人，都是飛斧黨的殺人好手，而且脾氣都並不太好，陸老闆說話的時候，最好能够儘量客氣一點。」

陸德鐵青着臉，道：「你是誰？」

林閃飛冷冷道：「我姓林。」

「姓林？」陸德搖搖頭：「我從來都不認識你！」

林閃飛緩步逼近陸德，不斷打量着這個老商人：「你不必認識我，但我知道你認識阿泰！」

「阿泰？就是那個無賴阿泰？」

林閃飛從衣袋取出一根洋紙烟：「陸老闆，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以爲飛斧黨的老斧頭是個瞎子？你和阿泰的關係，老斧頭早已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也調查過不只一次，證實你就是阿泰的師父！」

陸德長長的吸着氣，道：「甚麼師父？你認爲我曾經敎過他學打算盤，學做生意？」

林閃飛把洋紙烟燃着，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霧：「想不到三十年前的响馬大盜，如今却變成一個只會裝糊塗的懦夫，唉，難怪有人說，人老了便萬事皆休……」

「住嘴！」陸德倏地怒喝，臉色漲成紫紅色：「好小子，你未免太放肆了！」

這時候，陸德貨倉裏也有十幾個大漢聞風而至，與飛斧黨形成對峙之局。

林閃飛淡淡一笑：「陸老闆，你現在總算承認自己就是三十年前殺人如蔴的山東响馬大盜陸潛雲了？」

陸德冷笑一聲，手中拐杖用力頓地，鏗然有聲，原來竟是一根實心的鐵拐。

「不錯，我就是陸潛雲，看來閣下必就是近十年來江湖上人稱奪命雙絕大殺手的林閃飛了？」

林閃飛笑了笑：「不錯，你猜得一點也不錯，現在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陸潛雲冷冷道：「你可以問，但我却可以不答！」

林閃飛皺眉道：「你的乖徒弟阿泰，搶走了我的妻子，這筆賬，你看應該怎樣算法？」

陸潛雲冷笑着：「這是你和阿泰之間的糾葛，干我老人家個屁事！」

林閃飛也在冷笑：「我敢打賭，阿泰和內子都在這座貨倉之內，你若肯交出這對狗男女，大家都好辦，否則，飛斧黨可不是好惹的。」

陸潛雲說道：「你算是飛斧黨裏的老幾？」

林閃飛傲然道：「在下雖非飛斧黨中人，但我現在正替飛斧黨辦事，飛斧黨自然全力支持我，你敢動一動，我保證這座貨倉裏你的每一個人都立刻變成死屍！」

陸潛雲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手裏的鐵枴輕輕一揚，道：「聽說你的腿和斧頭都很厲害，我倒想試一試。」

林閃飛冷然道：「你堅決不肯交出阿泰？」

「何必再多廢話？」陸潛雲已擺下進招的架式：「陸某人雖然老了，但自信不能殺得了你這個驕妄的狂徒！」

林閃飛冷喝一聲：「好！看在你已年紀老邁，行將入木，讓你三招！」

陸潛雲不再客氣，鐵拐筆直如箭般向林閃飛的心窩刺去。

× × ×

老一輩的江湖人都知道，昔年山東風雲大盜陸潛雲，他手上一根鐵拐的厲害。

林閃飛雖然沒有看見過，但總也曾經聽人說過的。

他嘴裏驕狂，心中却小心謹愼，不敢有絲毫輕敵。

陸潛雲一拐刺出，左腿亦隨着鐵拐的走勢衝前，依然直取林閃飛的心窩要害。

這一着拐腿連環齊發，江湖上能够避開去的人已絕不多。

但林閃飛憑腿功稱絕江湖，而且勝在年富力强，反應敏捷，居然給他堪堪避過了。

陸潛雲一聲冷笑，整個人憑空跳了起來，鐵拐由上而下，直劈林閃飛的後腦。

這一拐並不快，但他凌空發招，忽虛忽實，倒也佔盡上風。

但林閃飛身如輕燕，又避過這一拐。

陸潛雲兩招落空，第三招更是絕不留情，只見拐風呼嘯，已將林閃飛整個人都籠罩在鐵拐和飛腿所交織成的巨網之中。

這一招大有名堂，乃是陸潛雲昔年縱橫江湖的絕藝，稱爲飛腿陰陽拐，專門攻打敵人的下三路，招式詭異，變化多端，令人防不勝防。

但林閃飛却在這個時候仰後連續翻身，陸潛雲一招間所揮擊出的七拐十四腿，竟然都僅差一綫，而未能擊倒林閃飛。

三招已過。

林閃飛果然連讓三招。

陸潛雲三招未能取勝，似乎已難再有勝機。

陸德貨倉裏的大漢人人都看出這一點，紛紛從衣服中掠出武器，準備向林閃飛和飛斧黨的黨員厮殺。

就在這個時候,貨倉裏一個黑暗的角落裏,突然傳出一把粗壯的聲音:「這裏做生意的地方,不准打架!」

「不准?」林閃飛冷笑道:「打架的是這裏的大老闆,連他自己都在這裏找人拚命,你憑甚麼說不准打架這四個字?」

黑暗中一個高大的人影緩緩走出,冷冰冰的說道:「憑我的拳頭!」

× × ×

敢說這種話的人,當然就是阿泰。

他的拳頭,現在已很值錢。

因爲他的拳頭,已成爲了老曾的殺人武器。

林閃飛終於在陸德貨倉裏找到阿泰。

他現在唯一要問阿泰的,就是美花在哪裏?

「我現在給你三分鐘的時間,」林閃飛伸指向阿泰指了一指,道:「你如果不立刻將美花交出來,你將會噬臍莫及!」

阿泰看着他,淡淡的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林閃飛怒道:「你別裝蒜,你拐走了我的老婆。」

阿泰搖頭:「你攪錯了,我連你的妻子都沒有看過一眼。」

林閃飛冷喝一聲:「你眞的不肯把她釋放?」

「釋放?」阿泰忽然大笑:「你以爲我是監獄官?把曾美花鎖在囚室裏?」

林閃飛沉着臉,手裏忽然已多了一對輝煌燦爛,金光閃爍的金斧頭。

「這就是你的奪命金斧?」

「不錯,」林閃飛冷冷的道:「這一對斧頭很快就會奪去你的狗命。」

阿泰笑了笑,攤開雙手:「你爲甚麼不肯聽我的解釋?我的確沒有動過你的好老婆。」

林閃飛臉色倏變,怒道:「你現在嘴裏還在討便宜,就憑這一點已經該殺!」

阿泰道:「如果你一定要動手,儘管來好了。」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憤怒而且充滿殺氣:「事實上,就算你不找我,我也要爲美花的事而找你算賬!」

林閃飛語氣中充滿輕蔑地道:「美花是我的妻子,你憑甚麼講出這種說話?」

阿泰冷冰冰的一揮拳頭說道:「憑我的拳頭!」

然後,他的拳頭就重重的向林閃飛下顎擊去!

× × ×

阿泰的拳頭,又快又重,拳未到風先到,那種威猛的氣勢實非想像中所能及萬一。林閃飛這一次沒有閃避。

他不想在阿泰的拳頭下示弱。

他總認爲阿泰的拳頭就算再堅硬百倍,也比不上自己手裏的一雙金斧。

當拳頭到了他的下顎時,林閃飛的雙斧已一齊向阿泰的雙臂上劈去。

阿泰沒有退避。

他也和林閃飛的心理一樣,不想在對方的斧頭下示弱。

他的拳頭忽然張開,變成虎爪之勢,插向林閃飛的胸膛。

林閃飛的臉一下子變得很蒼白。

他如果不退後,阿泰的虎爪可能會連他的腸臟都揪了出來。

雖然他的雙斧已快要劈在阿泰的臂上,但阿泰的虎爪竟比想像中還要快上幾分。這種打法,當然既兇險而且拚命。

林閃飛不想冒這個險。

他只有退。

但他才一退,阿泰的拳頭又已逼近。

好快的鐵拳。

然而,林閃飛畢竟是奪命雙絕大殺手,他的斧頭一時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但他還有一雙快腿。

阿泰的拳剛到,林閃飛的脚已踢出去,踢在阿泰的腰上。

這一腿的力量,已足够將一隻豺狼踢死!但阿泰並不是豺狼。

他沒有被這一腿踢死,因爲他在最後的一刹那,突然伸手揪住林閃飛的足踝。

他正想用力一捏把足踝捏碎的時候,林閃飛的斧頭又已殺到。

他只好撤手,避開那一雙金光耀目的殺人斧頭。

這兩個人一經接戰,整個貨倉裏的人呼吸都似已停頓,有人甚至隱隱在冒冷汗,好像打鬥的人就是自己。

就在這個時候,貨倉裏突然發出一聲巨响。

「轟!」

那是槍聲!

每一顆子彈都可以取掉一個人性命的槍聲!

林閃飛和阿泰戛然住手。

貨倉門外,八個黑衣漢子,簇擁着一個青袍人走了進來。

青袍人的手裏有槍。

槍管上還在冒烟。

神槍老曾竟然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 × ×

林閃飛面對着老曾和阿泰,神情依然十分冷靜。

老曾淡淡的笑着:「想不到奪命雙絕大殺手居然會在這裏,幸會,幸會!」

林閃飛冷冷一笑:「咱們都是自己人,何必來這一套?」

「自己人?」老曾皺眉道:「我和你有些甚麼淵源,爲甚麼會變成自己人?」

林閃飛乾笑兩聲,笑聲曖昧而奇怪:「我是你妹子的丈夫,你是我大舅子。」

「大舅子?」老曾嘿嘿一笑:「你一定是弄錯了,我沒有妹子,你又怎會是我的妹子的丈夫?」

林閃飛「哦」一聲,笑着說道:「既然你不肯承認,那也沒有辦法,只不過你的妹子現在失踪了。」

老曾輕輕捲起衣袖,道:「聽說你又再替老斧頭辦事?」

林閃飛道:「不錯,他老人家要在下替他辦一點小事。」

老曾道:「你的任務,是否要殺我和阿泰?」

林閃飛道:「好像是的。」

老曾道:「難道你看不見我的手裏有槍?只要我一扣緊扳機,你立刻就會變成一具屍體?」

林閃飛道:「這一點我明白。」

老曾突然沉下臉,冷冷道:「你現在挾着尾巴滾出去,也許還有機會可以活着離開這個城市,再遲三十秒,你就永遠都不能挺着身子離開陸德貨倉,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你這一號人物!」

林閃飛冷冷一笑:「別人也許怕你手裏的槍,但我不怕!」

老曾冷哼一聲:「你以爲我不捨得殺你?」

林閃飛道:「不錯你不捨得殺我。」

老曾扳起了臉,道:「廢話!」

林閃飛道:「並非廢話,就算你不喜歡我的爲人,我終究是你妹子的丈夫。」

老曾眼中露出一股森冷的光芒,但嘴裏已無話可說。

林閃飛又淡淡的說了下去:「而且她現在已經懷孕,她腹中的小生命,不但是林家的,也有一半是屬於曾家的,你豈能讓自己的外甥變成一個無父孤兒?」

老曾眼中的光芒忽然變得軟弱:「美花有孕?」

林閃飛點點頭:「不錯,所以,你不能殺我,而我却可以殺你!」

老曾突然咬了咬牙,將手槍放回衣袋裏:「你滾出去,滾得越遠越好,再也不要讓我見到你!」

林閃飛却大笑道:「你不殺我,你將會後悔,深切的後悔!」

老曾咆哮地大叫:「滾!滾出去!」

林閃飛忽然冷冷的盯着阿泰:「你敢碰美花一根汗毛,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阿泰雙拳緊握,恨不得衝上去,一拳就把這個無賴打成肉醬。

——無論是任何人,用迷姦的手段强迫別人嫁他,都可以算是無賴。

——曾美花嫁給林閃飛,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

——但無論怎樣,曾美花現在已成爲了林閃飛的妻子,而且還有了他的骨肉。

可是,阿泰也不知道美花在那裏。

因爲他的確沒有把美花帶走。

× × ×

林閃飛終於帶着飛斧黨的十二個職業打手,匆匆離開陸德貨倉。

大戰雖然還未爆發,但已逼近眉睫。

阿泰忽然想喝酒。

也想見見溫柔,傾訴他心裏的寂寞。

他似乎已漸漸喜歡溫柔。

既然美花已無法回復變成以前的美花,又何必一定要對她痴痴想念?

阿泰很希望自己的感情能够改變。

溫柔也豈非是個很可愛,很動人的女孩子?

(下期續完)

劉封慘遇推山掌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比較深奧,除了指導後人學習如何做健身的運動兼且自衞之外,還有另外一套,希望保持血液循環的流暢,身心穩定,那種功夫就稱做氣功。

中醫所說的氣,就是西醫的血液循環,人體的血液運行全身,就算睡熟了,仍然是血液循環不絕的,不過稍爲慢些,心臟的跳動律也逐漸慢下來,但却仍然跳動,如果練習過氣功,那就可以保證在睡前睡後抑或突然覺醒之際,不會發生致命的傷害,否則,心臟衰弱或者高血壓的人,往往在突然之間發生巨變,就此倒下來。

事實上有許多胖子早上起床僅僅走了幾步,就倒地昏迷的,跟着半身不遂,又有一部份人晚上睡覺的時候仍很健康,早上却不會覺醒,此外,還有些人在過份疲勞之後,躺着休息,但却就此變成局部肢體痳痺,無法像普通人似的活動,這一類情況就是血液循環受到阻碍,換句話說,那個人的血管已經局部變窄,然後有這種病態出現,另一方面,可能心臟衰弱,忽然之間無力把血液泵到腦袋去,那就會發生腦貧血的現象,引致各種危險的症狀逐項出現。

一句話說,血液循環包括血管不會硬化,以及心臟堅强這兩種優點,普通的健身術未必能够達到目的,氣功却有很大帮忙,故此,練習氣功的人到了晚年,比較普通的老翁康健得多,而且確確實實能够長壽。

人到晚年就一切機能退化,包括了腸胃的活動力在內,如果有這種情況的出現,吃進肚裏的食物,難以消化,即使能够消化得好,由胃部送入腸臟,亦不容易吸收,那樣子過下去,當然會一天天的衰老,故此,血液循環順利還有另外一種優點,那是指腸胃工作效率而言的,有些人到了七十多歲了,仍是食慾旺盛,能够跟普通的中年人吃那麼多,這是血液循環的賜惠。中國很古老的年代已經知道人體裏面必須有一種力量推動自己,當時的醫學並不像目前那麼倡明,無法找出血液循環整個體系,只是籠統的把它叫做氣,暗指人體裏面有些神秘的力量推動血液,有如一股凌厲的氣。

氣功有許多種,不管那一個門脈的氣功,也不管他是爲了練習武藝而做的氣功,抑或想尋仙學道的氣功,總之,用很沉靜的方式去促進血液循環,甚至完全沒有動作,只是靜坐,也有力量促進它,這一類的功夫就是氣功。

氣功如此有用,一個人活到中年以上,就應該學習它,揀那一個門派學習它呢?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本人有恆心,眞的早晚練習,絕不間斷。

所謂氣功,顧名思義,你就應該知它特別重視那個氣字,如果你無法使身上產生一種好像氣似的動力,那就一切都無從說起,故此,練習武功最初的階段就是要十分靜止,把一切思慮抛開,但却將注意力放在肚臍下面兩寸的一處,該處雖然是小腹的一部份,但在氣功來說,却十分重要,叫做「丹田」。

爲了引導自己的呼吸變成一種隱形的氣直達丹田,必須學習腹式呼吸。

我們的腹部不是肺,根本上不能够吸氣,所謂腹式呼吸,只是象徵性的名稱,因爲這種呼吸的形態跟胸式呼吸相反,吸滿了氣的時候,小肚突出,呼氣的時候小肚縮入,至於胸部,始終保持原形,既不膨脹,亦不低陷。

從表面上看來,那是非常欠解的,既然腹部不是肺,無法吸進空氣,那又怎會吸滿了氣的時候小腹向前凸出呢?究竟是裝模作樣,故意命令自己的小腹凸出呢?抑或它很自然的做出來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

原來我們的呼吸分兩種途徑,根本上就有所謂腹式與胸式之分,如果吸滿了氣的時候,胸部向前擴展,整個人的上身好像突然變大,腰間却縮細,那是胸式呼吸了,吸進的氣體愈多,胸部愈加膨脹,因爲肺部吸氣之後向前方凸出來,故此那個人吸氣之後好像渾身是勁,肌肉也結實了些,不過,這種呼吸只是適用於

突然發力，在短距離的奔走之際，當然要用胸部猛烈吸氣，原因是它可以吸得更快，如果深呼吸，那就更加起勁，練習過舉重的人，胸肌較爲發達，一旦吸滿了氣，整個人登時改觀，好像忽然變成了大力士。

至於腹式呼吸，卽是上文說的一種，吸氣時腹部擴張，呼出氣的時候腹部收細，査實這種呼吸是比較特別的，因爲吸氣的時候肺部向下低垂，而非向上高聳，故此胸部看來並無影響，只見腹部一收一縮。

經常做腹式呼吸的人，自己也覺察得到，因爲吸滿了氣，肺部向下低垂的緣故，好像整個人穩定許多，事實上利用胸部猛烈吸氣的人，好像上重下輕，認眞訓練過的舉重專家，體型極爲漂亮，但却不一定是很健康，就因爲他們吸氣的時候用胸部挺進的方式去呼吸，因此得益較少。

何以腹式呼吸獲益較大呢?那是肺量的影響使然，我們的肺部不但是可以吸滿了氣的一瞬向上凸出來，同時可以在吸滿了氣的時候向下低垂，故此這兩種呼吸不同，由於向下低垂可以呼吸較多的氧氣，當然是每天分分鐘都做腹式呼吸比較好得多。

現時說到練功方面了，純然是用腹式呼吸，吸進的氧氣較多，只是保健術的一環，不能夠使它變成一種功夫，必須把這種氣功引導於身上的一處，然後有特殊的力量發生，這種功夫有許多個門派，內家拳，易筋經，以及八段錦，都是其中之一，比較容易練習而保證必有所成的一種氣功叫做「推山掌」，只要練習過它，那雙手能夠發揮超人的力量，就算前面有一座大山，也可以把它推倒，故稱推山掌。

這種掌法是莫清輝流傳下來的，他曾經因爲叔父給當地的惡霸劉封以絞盤手纏死，發誓報仇，十二歲就投入福建的少林寺學習武功，苦練多年，有所成就，後來他下山找惡霸尋仇，發生龍虎鬥，那時他僅有十八歲，他就是使用推山掌把惡霸劉封殺死的，照這一派拳脚的高手稱述，當時莫清輝在少林寺之內習技，除了普通拳技之外，每晚都練習這種掌法，先把木球刨成好像一個飯碗那麼大小，並非很沉重的，放在石枱上面，莫清輝就站着練功，先行作腹式呼吸，把吸進的氣引入丹田，然後以反手按在木球上面，掌心壓着它，跟着慢慢的呼氣，逐漸覺得掌心暖熱起來，然後把木頭推動，每次呼吸俱是如此，但有多少變化，吸滿了氣之後，氣沉丹田，暫時沒有把它吐出來，讓氣體由身上貫注到掌心去，按在木球之上，忽前忽後的推動，到了無法忍受，然後將氣吐出，跟着作另外一次呼吸，先做右手，後做左手，初時是站着做功的，後來却也四平大馬的姿勢坐着做功，那時放置木球的石枱，當然是比較矮然後適合他。

如是者做了一年的功夫，木球加大，跟着把它變爲石球，再過三年，就變成鐵球，那時莫清輝已經有十六歲，人也高大許多，雙手都能夠按在重達一百五十斤的鐵球上面任意搓動，那種功夫已經是很有勁的了，跟着師傅還指點他適合使用推山掌的各種絕招，把握木球的氣勁放在掌上，接招之際，有機可乘，便卽把它施展出來。

現時詠春拳裏面的「抱牌手」，雙手的掌心分一陰一陽，手踭微曲，放在胸前，忽然發力，兩手向對方一齊打去，快如閃電，練習過木人樁的拳師，以抱牌手姿勢打出，吃了這一掌，那個人可能胸腹之間發生劇痛，吐血倒地，這種抱牌手就是推山掌的手法之一，不過練習詠春拳只是空手發力，並非像莫清輝那麼先做幾年的推球功夫，故此，手上的勁僅有幾成，仍未十足。

至於莫清輝，那就大不相同，一個鐵球重一百五十斤，兩個鐵球就有三百斤，他能夠用掌心之力按着它向前推或向後拉，任意轉動，下邊的馬步完全沒有變化，可見他的氣力跟普通人大不相同，確有特殊本領。

此外，推山掌還有些獨特的招式是破絞盤手的，他苦學三年，連頭帶尾就是六年了，師傅寸心和尙認爲他有了很高的成就，然後放他下山。

囘說惡霸劉封，他擅長的絞盤手，亦有獨到之妙，所謂絞盤等於在船上的水手工作時把繩子扭緊，或者推動船上的舵盤，暗指這裏手法是纏着敵人之手進攻的，如果有人當胸一拳打來，他並非卽時反攻，而是用左右手一齊接招，只要其中一隻捉住對方手臂，便卽把兩手好像絞繩子似的抓住那條手臂絞動使它骨折肉破爲止。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如果有一隻手臂給劉封雙手抓住，右手扭向左邊，左邊握住這傢伙的上臂，扭向右邊，兩手一齊以不同的方向扭動，受到絞盤手這一招的人，如果不能夠及時飛脚踢去搶救，便會臂折流血卽時倒下來。

劉封預防別人的手臂給他捉住，踢脚解救，絞盤手總是在捉住對方之手就向前使勁拉近，並且他逐步退後，先行使對方的馬步搖動，那就無法飛起一條腿了，莫清輝所學的推山掌，除了用手壓住鐵球轉動之外，下邊還紮下四平大馬，就是預防對方施展絞盤手時向前拉動，使他的氣力無法集中。

總之，他有備而戰，劉封看見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青年，並不把他看在眼裏，殊不料剛剛交手，便知道對方的武功極高，他多次使用絞盤手想扭曲對方的手臂，固然辦不到，抓住對方的左手向前拉動時，竟然沒法使他移動半步，不覺膽怯起來，把心一橫，向前搶攻。

原來絞盤手有兩種手法的，一種是纏住對方的一條手臂，施展絞盤手，使敵人的手臂折斷，或者手骨脫臼，另外一種手法就是搶攻，剛剛搭手，便卽向對方衝過去，雙手齊出，上邊纏頸，下邊纏腰，纏着其中一處，就兩手一齊發力，希望把對方箍到氣絕爲止，他覺得採用第一種絞盤手無法取勝，立刻用另外一種手法撲攻，料不到莫清輝絕不理會他，雖然頸子被箍，仍然可以發力，就用詠春的抱牌手向他發招反攻，雙掌齊出，打中劉封的胸部，迫他鬆手，退後兩步，然後站得穩。

莫清輝看見抱牌手已經打中對方，得勢不饒人，怎會罷手呢?乘機向前標馬，雙手貼腰推出，施展推山掌的手法，在貼身之際發力一推，劉封就像是斷綫風箏似的整個彈起，離地五六尺，飛開一丈過外，然後跌下來!

莫清輝知道他受了重傷，縱然不死，一生的武功已廢，此後只能持着拐杖蹣跚而行，便不再攻，狂笑一聲，轉身走開。

果然不出所料，劉封倒地吐血，門人急救，把他抬入武館之後，用跌打藥酒灌飲，兼且用家傳的跌打藥醫治傷處，雖然能夠勉強救活，苟延殘喘，可是，活不到一年，仍然喪生，死前胸部發熱，吐出鮮血一盆過外，可見他受了推山掌之後，傷勢多麼嚴重。

推山掌就是內功的掌法之一，先行練氣，然後將氣化力，又再變成內勁，引導於雙掌之上，再用沉重的物體給兩隻手掌推拉，逐漸增加氣勁，久而久之，便有所成，不過，練習推山掌起碼要花五六年的時間，古人比較空閑，不分貧富，生活絕不會像現代的人那麼緊張，故此有機會練習這一類的掌法，現時想抽出五六年時間去苦練某一招，相信辦不到，故此，推山掌只是一個驚人的名稱，實際上沒有人眞的練習它。

（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靜如山（一）

靜而後制動　不動若泰山

初夏寧靜的傍晚是臥虎鎭鎭民每天所期待的一段美好時刻。老年人吸一袋烟，中年人喝一杯巖茶，等待一頓豐富的晚餐，少年人則在壩子上甩甩石鎖，舉舉石担子，丫頭們跳跳繩，踢踢毽子，只有主婦們這個時候最忙碌。她們爲那些工作了一整天的男人準備一頓豐富的飯食。

夕陽鮮紅，清風徐徐，誰不貪戀這美好的一刻?

可是，今天這段美好的時光却被一隻魔手攪亂了，寧靜變成了焦躁，西天的晚霞也變成了一只偌大的血盆。

三個亡命客突然闖進了徐家大院。

徐三爺的台甫怎麼樣稱呼，臥虎鎭沒幾個人能叫得出來，因爲大夥兒都叫他徐善人，「善人」這兩個字絕非得自一朝一夕，他今年已將近六十歲，爲臥虎鎭默默貢獻了好幾十年。徐家在鎭上是望族，有田地，有山林，但他却視錢才如糞土，濟急恤貧，熱心公益，他已成了臥虎鎭的一尊活菩薩。

徐三爺晚年得子，雖然他已將近六十歲，他那個寶貝兒子才十三歲。徐家大院是座深宅大院，人口却簡單，一家三口，兩個老僕，一個老嫗，再加一個帳房，就這麼七個人。那三個亡命客是什麼時候闖進去的，根本就沒人知道。臥虎鎭是交通要道，每日過往的行商很多，誰也不去留意。直到鄉團團練吳連飛被召入徐家大院跟亡命客的頭頭談判出來之後，噩耗才像野火燎原般傳開來。

說起鄉團，實在可憐。總共才十多支破炮，幾把大刀，若說抗拒匪徒，那只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的。

不過，團練吳連飛這個人却有些來頭，他在北伐軍幹過連長，據說在未歸正之前也在江湖上混過，此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長，卽使火燒眉毛，他也能穩如泰山。

三個亡命客大概是風聞徐三爺仗義疏財，所以想發一筆橫財，但他們沒有想到，當他們如閃電般挾持了徐家的人，經過一番翻箱倒櫃之後，只搜出來二十三塊老光洋。

誰信?只怕連臥虎鎭的人都不會相信呢!

這是事實，徐家有田，有山，那是扛不動，帶不走的。徐家並沒有金銀珠寶，只有二十三塊錢。

二十三塊錢能滿足這三個亡命客的貪婪之心嗎?

答案是否定的，這點錢不够他們塞牙縫。

亡命客查帳簿，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徐三爺根本沒有錢!

於是亡命客召來團練吳連飛，發出一句狠話——天亮之前，他們要五百件金飾，一萬塊金光洋，不然，他們就將七個人質殺光，他們大概認爲：臥虎鎭的人卽使傾家蕩產也不會眼看徐家連僕人七口死於非命。

他們算得很準。

消息一傳出來之後，那些老祖母把當年出嫁時的陪嫁首飾都拿出來了，可是，吳連飛拒收。

爲什麼？難道他不想救徐三爺一家七口？

「惡例不可開，」這是吳連飛所持的理由。「萬一過幾天再來幾個亡命徒，如法泡製，咱們怎麼辦？」

錢力新是臥虎鎮最有名的糧商，也許是因爲徐三爺田莊的收成都由他接手，利害攸關；也許他眞是關心徐三爺的生死，因此他說起話來非常激動：「吳團練，亡命徒闖進臥虎鎮，你就已經難辭其咎，現在你又反對大夥兒以金錢財物換取徐三爺的性命，你說，你居心何在？」

有名的好好先生鍾五星連忙出面打圓場，他是藥材商，也是臥虎鎮較有實力的人物之一。

「錢老！」其實，錢力新並不老，鍾五星也不見得比他小。「別發火！別發火！吳團練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咱們先聽聽，看他還有什麼救人的法子沒有。」

「對！對！」在座的人都連聲附合。「咱們先聽聽吳團練的高見，他既然不打算妥協，就一定胸有成竹……」

「這……」吳連飛皺着眉頭，語氣並不爽快。「恐怕要令各位失望，我還沒有想到妥當的救人方法。」

「這是什麼話？」錢力新要拍桌子了。「亡命徒限定的時間是如此急迫，你？你拿徐三爺的性命當兒戲？」

「錢老！」吳連飛的臉色很難看，語氣却很恭敬。「我說句話恐怕要頂撞你，但我非說不可，我是團練，我負責地方上的治安，任何事情都要由我決定。」

「由你決定？」錢力新的一雙眼睛瞪得像銅鈴。「是誰化錢養鄉團，你吳連飛吃的，喝的打那來？都是臥虎鎮老百姓出的錢，我也是其中一個，你明白嗎？」

這是莫大的侮辱，但是吳連飛接受了，由此可見，他是個極端沉靜的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衝動。

「各位！」錢力新根本就不把吳連飛看在眼裏。「咱們儘快湊錢，湊金飾，救人第一。我相信事後徐三爺一定會給咱們一個交代，咱們的金錢絕不會白化。」

「錢老，賣糧食你在行，我呢？」鍾五星指着自己的鼻尖。「買賣藥材，誰也比不過我。若是對付那些亡命徒，吳團練就比咱們高明了，我看……嘿嘿！錢老，我看這件事還是由吳團練來作決定。」

錢力新的臉色很不好看，但他沒有開口。

吳連飛緩緩地說：「我絕不同意與歹徒妥協。」

「哦？」錢力新冷冷地問：「如果因此發生了不幸的後果，誰負責？」

「我負責。」

錢力新說：「你負責？吳連飛，你負得起了責嗎？」

「如果徐三爺遭遇不測，我抵命。」

「你抵命？你那條命有徐三爺的命值錢嗎？」

吳連飛又再一次接受了侮辱，沒有吭氣。

「各位！」錢力新開始去煽惑羣衆，我認爲吳連飛拿錢不幹事，沒有負起保護鎮上生命財產的責任。我建議，立即革除吳連飛團練職務，各位有意見嗎？」

「不可，不可。」鍾五星立刻反對。

「你一個人反對沒有用，在場一共有九個人，咱們問問大夥兒，然後聽多數的意見行事，怎麼樣？」

臥虎鎮除了獵戶就是農戶，農戶的收成要糧商收購，因此，錢力新的影响力很大。鍾五星是站在吳連飛這一邊的，他不敢接觸，因爲在場的人一定倒向錢力新那一邊。

錢力新一見鍾五星緘默，氣燄更甚，嗓門也提高了：「咱們化錢組織鄉團，就是爲了保護地方，鄉團沒用，咱們何不將那筆錢拿來和歹徒打交道，我贊成立即將團練吳連飛革職，那一位贊成的請舉一舉手。」

結果却出乎鍾五星的意料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舉手贊成。鍾五星樂了，錢力新却氣歪了嘴吧。

「錢掌櫃，」吳連飛冷冷地說：「你也別妄動吧，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就算你把我當眞革職，我還是要管這件事，咱們絕不能跟歹徒妥協，惡例一開，後果嚴重了。」

懾於錢力新的氣勢，在場的人沒一個敢表示什麼，可是他們都以目光給予吳連飛精神上的支援。

「好！」錢力新急急地說：「你們都跟我搗蛋，明白嗎？跟我搗蛋就是跟徐三爺搗蛋。如果徐三爺有個三長兩短，你們都是罪魁禍首，你們都要負責。」

錢力新說完之後，憤憤地走掉了。

鍾五星樂了，他的嗓門在突然之間變得非常响亮：「其實，力新是個好人，他就是有點盛氣凌人，好啦，他走了倒也好，若是決定拿錢贖命，那是非他不可。如今吳團練既然決定不和歹徒妥協，要他也沒用——連飛！你打算怎麼幹？」

「鍾爺！」吳連飛神情凝聚地說：「該怎麼着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懷疑那三個亡命徒還有同黨潛伏在鎮上，我只求各位爺們帮我一個忙，照樣籌錢，別敎那帮歹徒看出我的動向來。」

這一場聚會很快就散了。

吳連飛疾然來到徐家大院的門前，那兒已經聚集了不少人，還有人當街擺下了香案默禱上蒼。人雖然很多却很靜，大夥兒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別把歹徒激火！

吳連飛有兩個得力的手下：一個叫陳標，一個叫唐全林，是他的龍虎二將，槍法好，身手俐落，固然是必具條件。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吳連飛都絕對服從！

陳標和唐全林也都混雜在人羣中。他們一見吳連飛，就連忙走過來！

「有動靜嗎？」吳連飛輕輕地問。

「沒動靜。」陳標說。「團練，以我看，人羣該散一散，萬一鄉親父老激動起來，會出漏子。」

「不！讓他們留着好了……陳標，你留在這兒，控制羣衆的情緒，唐全林，你跟我去辦點事。」

二人離開了徐家大院，不管往任何地方走，都是靜悄悄的，似乎所有臥虎鎮的人都集中在徐家大院前面來了。

「全林！」吳連飛緩緩地說：「我考考你，歹徒一共有幾個人。」

「三個。」唐全林回答得很快。

「三個？全林，你仔細想想看。」

「團練，你是說：暗中還有人？」

吳連飛笑了，自從情況發生之後，他還是第一次露出笑容，唐全林反應如此快，他是該欣慰的！

「全林，我再考考你，如果有人潛伏在鎮上，你想，他們都待在什麼地方？我提醒你，他們必須要吃，要住。」

唐全林開始用他的頭腦了。每當他思索一個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喜歡屈起他的食指敲太陽穴。

「團練，如果他們投宿在客棧，一天不走，就會引起店家的懷疑，咱們這兒不是大商埠，都是路過客。」

「嗯！」吳連飛輕輕地漫應一聲。

「首先要決定的是，這幾個匪徒是一來就動手呢？還是已經來了好幾天，觀察仔細才動手的？」

「我對那三個歹徒有極爲深刻的印象，他們絕不是突然動手，一定是經過仔細籌劃的，我相信他們一定到臥虎鎮來了好幾天了，你說，他們在那兒落脚？」

「團練，我們應該先到各客棧去調查一下。」

「全林，我早查過了，他們沒有落過店。」

「那……」唐全林的聲音突然一振：

「大乾溝？」

大乾溝是臥虎鎮鎮民最不願意提到的地方，但他們又不能不承認那個地方的存在。一條乾溝旁邊搭了許多棚戶，全都是娼寮，住着一些靠脂粉才能維持容顏的可憐蟲，她們收取微薄的代價出賣靈肉，是粗漢的尋歡之所。

那的確是掩飾行藏的好地方，份子複雜，鄉團的人很少到那裏去，而且臥虎鎮也一向安樂寧靜。

「全林，你的腦筋實在好，你打算如何行動？」

「我立刻去查。」

「查？查那三個已經露面的歹徒嗎？那太容易了。全林，你要查的是一些還沒有露面的歹徒。」

「團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絕不會打草驚蛇。」

「好！你快去，全林，這是具有關鍵性的……」

「放心，團練，我絕對不會令你失望的。」

唐全林立刻轉身走了，吳連飛又回到徐家大院。

陳標很快迎上：「團練，我正要找你哩。」

「哦？有情況？」

「歹徒傳話出來了，他們要請你進去一趟。」

「好！」走到徐家大院的大門前，吳連飛又轉過身來說：「陳標，記住我的話，不動如山，要沉靜，懂嗎？」

「我懂。」

徐家大院的大門虛掩着，一推就開。

吳連飛剛跨進去，就有一個冷冷的聲音在他背後响起：「勞駕把門關上。」

聲音很熟悉，是三個歹徒的其中之一，吳連飛已經跟他接觸過一次，吳連飛對他的評語是——冷靜，陰狠。

吳連飛順手將大門關上，緩緩轉過身來。

大門的左右又站着一個人，其中一個手裏還有槍。

「吳團練，我們聽到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哦！」吳連飛的反應很冷淡！

「聽說，你不打算跟我們妥協，對不對，你想憑藉你的武力將七個人質從我們手裏救出來。」

一道警號閃過吳連飛的腦際，但他垂直的身子却絲毫沒有顫動，他在當兵的時候讀過孫子兵法，滿紙全科玉律，使他印象最深刻的只有一句——不動如山。

「吳團練，四鄉八鎮的混混哥們都久仰你的威名，好歹說句話，你到底打算怎麼樣，好讓咱們有個底兒？」

「不錯，方才我在鄉紳面前說過這句話。」

「咱們聽說，吳團練說過的話都算數的。」

「站在我的立場上，我不能不這麼表示。」

「那麼，吳團練意思是……」

「我非說不可，如果我連這種話都不說，那我豈不成爲吃飯，拿錢，不管事的窩囊廢了麼。」

「我明白，我更想明白吳團練想實踐你說的話嗎？」

「不可能。」吳連飛說得毫不猶豫。

「吳團練，乍聽之下，這好像是欺人之說。」

「何以見得？」

「憑你吳連飛三個字，還怕咱們這三個無名小卒嗎？」

「當然不怕。」

「嘿嘿！吳團練，你終於說了眞心話啦！」

「還有下文。」吳連飛冷冷地說。

「咱們也在等着。」

「徐三爺在臥虎鎮就像一尊活佛，鄉紳誰也不會讓我這麼蠻幹，再說，我也要顧忌徐三爺的安全……」

「吳團練，你畢竟是老江湖，又說到節骨眼上來了，咱們三個別的本事沒有，只會玩命，如果你吳團練硬要咱們死在臥虎鎮，咱們就一定活不成。不過，徐家七口一定比咱們先死，這一點，請你務必要弄清楚。」

吳連飛沒有吭聲，他也不需要說什麼話。

「吳團練，還有一件事我可要交代清楚，如果我發現你派人窺探，或者有更近一步的行動，咱們就立刻殺一個人質。還有，時限絕不寬容，以日出爲準。」

「我關心另一件事，你們好像沒有想到。」

「哦？」

「錢拿到了之後，你們如何離開臥虎鎮。」

「這要等到咱們收到財物之後再跟你

商量。」

「有一句話我可要先作聲明。」

「請講。」

「你們當初表示過，收到你們所要的財物，就立刻放人，如果你們到時再留着人質作爲撤退的保障，我可不會答應。現在我再問一次，你們的承諾有效嗎？」

「絕對算話。」對方答覆得斬釘截鐵般。

吳連飛沒有再說什麼，推門出了徐家大院。

他現在已經給予對方一個錯覺，他絕不會輕舉妄動。

唐全林早已在門口等候吳連飛了。

吳連飛拉着他離開洶湧的人潮，輕聲問：「怎麼樣？」

「團練，我去大乾溝查過，沒有面生扎眼的人，都是些本地的熟客，這三個傢伙也沒在那兒停留過。」

這跟吳連飛的判斷完全反了，吳連飛雖非料事如神，却不離譜……一道靈光閃過他的腦際，莫非鎭上有內應？

這是非常正確的判斷，鎭上有人內應，情況完全不同，他可以安排歹徒的食、宿，甚至供應情報，要不然，吳連飛所作的決定爲甚麼立刻就傳到歹徒的耳中呢？

內應是誰？吳連飛首先想到錢力新。

不可能，他很快又將這種想法否定掉了。

大糧商，一向和徐三爺相處甚篤。爲仇，索性殺人，不必鬧得如此轟轟烈烈，爲錢，更不可能，歹徒所要的這筆數目雖大，錢力新又能分到多少？而且，大部份錢還得他拿出來，因此，吳連飛毫無疑問將他否定了。

吳連飛又想到其他的人……一個一個地想，他們的可能性似乎更小。但是，有一件事吳連飛幾乎可以肯定，方才在集會中的談論已經毫無保留地洩漏出去了。

「全林。」吳連飛沉吟良久，才開口：「方才我跟鄉紳集會，有那些人參加，你記得嗎？」

「當然記得，是我去邀請的呀！」

「派幾個精明幹練的，把他們都給釘牢。」

「團練。」唐全林驚訝地問：「這是幹嗎呀？」

「別問。」吳連飛神情非常凝重：「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有幾個要點要記住：千萬不能洩漏，也不能讓被釘的人發現，最重要的是，有任何異狀，都得趕緊告訴我。」

「是。」唐全林只得遵命，他太了解吳連飛的性格，凡是團練交代下來的事，只有兩個字——照辦。

吳連飛和唐全林分手之後，就來到「虎頭茶園」。

茶園沒有虎頭，臥虎鎭的人也都沒有見過老虎，只因爲茶園的主人叫林虎頭，大夥兒就叫這兒虎頭茶園了。

虎頭茶園，是吳連飛的第二個辦公處所。

平時，夕陽一下，晚餐過後，茶園就滿了，七十三歲的高老頭每晚在這裏說三國，這部書他已經說了八十八遍，可是鎭上的人却百聽不厭，這就是唯一的娛樂。

今兒個，這裏沒一個茶客，連小二都不在。

吳連飛進來，林虎頭親自爲他泡上了一杯茶。

「坐坐！」吳連飛指指身邊的座位。

林虎頭拘謹地坐了下來，在別人面前，他一向很豪爽，可是，在吳連飛的面前他總是放不開來。

「虎頭，這兩天茶園子有面生扎眼的人嗎？」

「沒有，不過……前三天倒有一件事。」

「哦？」

「團練，本來也沒有甚麼，不過，發生了這件不幸的事我想想該跟團練說一聲，有一個路客，喝了一杯茶，走的時候遺落了一個柳條包，我就教小二收起來……」

「那個柳條包呢？」

「團練，你聽我說呀，那個路客匆匆離去，發現自己丟了東西一定會回頭來找，那個路客却沒有回來……」

「東西呢？」

「團練，你怎麼也沒想到，柳條包却不見了。」

林虎頭說這是一件怪事，的確很怪，不過，話到吳連飛的耳裏，他的想法就不同了，這可能是一種傳遞物品的方法。他想：柳條包裏究竟裝了些甚麼東西呢？

「好了。虎頭。」吳連飛的語氣很輕鬆，「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要是徐家大院不出漏子，你也不會想到來告訴我，對不對，別再提，免得傳揚出去，又是謠言滿天飛。」

「團練，您放心，我不會隨處亂張揚的。」

「虎頭，你還認得那個路客生了副甚麼模樣嗎？」

「國字臉，一身骨架子，衣服在身上像套了一只布口袋，兩隻眼睛顯得格外大，好森人。」說得眞淸楚。

吳連飛的心頭一怔，那三個歹徒之中有一個就是這副模樣，他遺下柳條包，由另外一個人拿走了。

柳條包內裝着甚麼東西似乎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誰接走了那個柳條包。

吳連飛正在沉吟，却見唐全林急匆匆地跑了來。

「團練，我就知道你會在這兒……」

「全林，有事？」吳連飛立刻迎了出去。

「剛才有一個人去找錢掌櫃，這個人面生得很，一向沒見過，又鬼鬼祟祟的，所以我趕緊來向你報告。」

「這個人離開了嗎？」吳連飛的語氣不激動。

「已經離開錢家，不過，被咱們的人踩上了。」

「在那兒。」

「在楊二嫂的酒館中喝酒，好像在等待甚麼。」

「全林，帶我去，待會兒你等在外頭吧。」

「我知道。」唐全林立刻趨前帶路。

楊二嫂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寡婦，由於她風情萬千，愛逗愛笑，惹得那些歪心

眼的漢子，一個個心癢癢的，酒館的買賣眞不賴。若是平日，酒館中早就是黑壓壓一遍人頭了，今兒可不同，就那麼一個人，就是唐全林指認的那個人，如果他是臥底的，實在不該在此時，此地露面。

吳連飛站在外面觀察了一陣，然後緩緩踱了進去。

「喲！團練大老爺。」楊二嫂像花蝴蝶般飛了過來。「徐家大院不是出了漏子嗎？你今兒怎麼有空來呀？」

吳連飛沒理她的碴兒，向那漢子走過去。

一屁股坐下去，那漢子才抬起了頭。

「朋友。」吳連飛笑着問：「外地來的？」

那漢子眞够鎭定，只是冷冷地看了吳連飛一眼。

「爺們。」楊二嫂接上了腔：「這是咱們臥虎鎭的團練吳爺，他在問你話哩！不是攀交情，是盤問。」

「盤問？」那漢子徐徐吐出了這兩個字。

「若用這兩個字，也未嘗不可。」

「沒想到臥虎鎭還這麼森嚴呢。」

「幹甚麼的？」吳連飛當眞盤問起來了。

「糧商。」那漢子神色絲毫不亂。

「多早晚到的？」吳連飛緊接着問下去。

「晌午過後。」問得快，答得也快。

「看樣子，你今晚不打算離開了，是嗎？」

「是的，買賣沒談妥，非得歇一夜不可。」

「你來臥虎鎭找誰談買賣？」

「錢掌櫃，聽說他是貴地大糧商。」

提到錢力新，吳連飛不知道該怎麼問下去了。

倒是對方爲他打開了僵局。

「團練，今兒個鎭上好像有事。」

「貴姓？大名？」吳連飛不接對方的碴兒。

「敝姓濮，單名一個陽字。」

濮陽？這個名字不通俗，吳連飛記得好像是個地名。

「見過錢掌櫃了嗎？」

「見過了。」

「他沒告訴你甚麼？」

「他說，我來得不是時候。」

「濮先生來得的確不是時候。」

「可是我已經來了，既來之，則安之，不是嗎？」

「濮先生以前來過臥虎鎭嗎？」

「一年少說也要來個三，兩次。」

「這麼說，對鎭上應該很熟了，打算歇在那兒？」

「悅來店，朝陽樓……還沒一定。」

「濮先生現在就要決定住在那兒。」

「哦？」濮陽的臉色微微一變，「怎麼啦？」

「濮先生，務必要請你諒解，這裏是臥虎鎭，剛巧鎭上又出了事，而我又是身負地方治安的鄉團團練，應該留意每一個外來生客的行動。所以要請濮先生立刻決定今晚到底在那兒歇。」

「那……」濮陽想了一想。「那就住在悅來店吧。」

「那麼，請濮先生飯後就去投店，然後請勿隨便外出，要談買賣等明天，一方面固然是因爲我必須管制路過客人的行動，另方面也是保護濮先生的生命安全。」

「是的，吳團練，我會遵照你的吩咐去做。」

「多謝濮先生合作。」吳連飛告辭走了。

濮陽凝視着吳連飛的背影在街頭消失，從他的眼神中看去，他似乎很欣賞這位硬派作風的漢子。

「這位爺們。」楊二嫂笑着說：「你可千萬別見怪，吳爺爲人剛正了一些，心地倒是挺好的。」

「楊二嫂。」濮陽的臉上浮現了笑容，吳連飛並沒有爲他帶來不快，「能坐下來陪我喝一杯嗎？」

「這？」楊二嫂的表情似是受寵若驚。「這不可以呀！萬一被人瞧見，又會說閑話，那怎麼得了呀？」

「怎麼？妳在乎別人背後說閑話？」

「我是甚麼也不在乎，可是，你這麼有身份的大爺，跟我這種人扯在一起，不是很委屈你了嗎？」

「楊二嫂，你這張小嘴可眞會說話，坐！坐！妳不在乎，我更不在乎啦。」

楊二嫂坐下了，她見慣當地一些粗漢，對斯斯文文的濮陽是頗有好感的，她也有些量，一坐下，就敬了濮陽一杯酒。

「楊二嫂，聽說妳在這裏買賣很不錯的。」

「是呀，那天不是滿滿的都是那三個短命鬼，在徐家大院鬧事，大夥兒都去瞧熱鬧了……」綳着臉發了一大串牢騷，楊二嫂又換上笑臉：「不過，這樣也好，我好專心一致地侍候你這位大爺呀，來！再敬你一杯。」

「酒慢慢喝，我先跟妳談正事。」

「哦？」楊二嫂楞了，她想不到還有人找她談正事。

「我向妳打聽一個人。」

「誰呀？」

「約莫四十來歲，左邊面頰有一道長長的刀疤……」

「哦！那是刀疤薛老九，是本地一個土混混。」

「他常來？」

「常來，老欠賬，囉哩吧嗦的，好煩人……唉！這兩三天好像不見影兒了。」

「他住那兒，妳知道嗎？」

「這種人那會有家，有室呀？沒轍兒的時候就睡關帝廟，土地廟，有了錢，就睡大乾溝的土婊館。」

「楊二嫂，妳可想賺一筆外快？」

楊二嫂先是一楞，緊接着，她的臉色緋紅，一直紅到耳根子。她垂着頭，輕聲說：「爺們，我不是那種人。」

「楊二嫂。」濮陽正裏正經的說：「妳會錯意了，我也不是那種人。」

「哦？」發現自己會錯意，表錯情，她的臉更紅了。

「五十塊錢，替我找一個人。」

那年頭，五十塊錢可不是小數目，楊二嫂起早摸晚，打情罵俏，一天也只能賺個塊兒八毛的。

「莫非要我找那刀疤薛老九?」

濮陽點點頭，臉上有嘉許的笑容。

「爺們，你多早晚要見到他?」

「愈快愈好。」

「好，我這就去。」楊二嫂說站了起來。

「慢點。」濮陽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坐下，臉上要笑，態度自然點，外頭有人在偷看。」

「一聽說外頭有人偷看，楊二嫂的態度更不自然了。

「看樣子，那位吳團練眞的把我當賊了。」

「哦?外頭偷看的人是鄉團的?」

「別管他……楊二嫂，妳聽着，我吃完了飯就走，妳收拾!收拾，關店，熄燈睡覺，抽冷子打從後門溜出去，找薛老九，可不能逢人就問，找到了就教他在東頭的關帝廟前等我，不管找不找得着，這五十塊錢都是妳的。」

濮陽摸出一筒捲包好的大洋，塞到她的手裏。

「不，錢你先拿着，等我找到了…」

「一出手就是五十塊的闊客不多，不拿白不拿。」

「爺們，我……」

「拿着。」語氣是命令式的，目光是嚴厲的。

楊二嫂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現在已由不得她了!

「好!我走啦。」濮陽站起來，走了出去。

這時，下弦月已經緩緩地在東邊天際昇起，繁星滿天，虫聲唧唧，這是一個美好的夏夜。

對臥虎鎭的人來說，這才是一個惡夢的開始。

吳連飛仍然坐鎭在虎頭茶園，很快，消息就到了。

「落店了。」很顯然，指的是濮陽。

「那一家?」

「悅來店。」

「沒人去楊二嫂酒館跟他會過面?」

「沒有。」

「去吧。」

緊接着，唐全林又來了。他是跟吳連飛一起離開楊二嫂酒館的，想必是在途中時吳連飛又派了他的差使。

「團練，我方才得到了一些消息，不知與徐家大院那三個歹徒有沒有連帶的關係。」唐全林神色凝重地說。

「說來聽聽。」

「本地有幾個土混混，前兩天突然都消失了踪影。」

「那些人?」

「刀疤薛老九，蝙蝠張，還有大脚顏老七。」

吳連飛的兩道濃眉皺了起來，目光筆直，眼皮子一霎也不霎，他想心事的時候就是這副神情。

突然，他又搖搖頭。

「全林，我想不出他們三個不見了影兒，與徐家大院那三個亡命徒有甚麼關連……你有甚麼想法?」

「團練，他們三個可能是內應嗎?」

「凡是臥虎鎭的人都可能是歹徒的內應。問題是——如果他們是內應，就不該躲起來，這不是太明顯了嗎?」

「團練，我可不這麼想。」

「哦?」

「他們化明爲暗，以免引起咱們的注意，其實，他們正嚴密注視我們的行動，暗中與徐家大院連絡。」

唐全林的判斷不能說不正確，不能說沒有理由，可是，吳連飛竟然不動聲色，並不表示他不同意全林的推斷。他始終是如此冷靜，沉着，作部下的唐全林非常明白。

吳連飛終於開了口：「全林，全力搜查這三個人的下落，但是要注意一件事，絕不能驚動任何人。」

「我明白。」

「好，你去吧，若是有緊急事找我，我都在這裏……不!我要去拜訪錢力新，很快就會回來。」

「是!」唐全林很恭敬地行禮告退。

他們的感情如同兄弟，但他們仍保持相當的距離，這是吳連飛作人處世的原則，對任何人都不破例。

來到錢家，吳連飛遵守規矩，先報名，後等候。

錢力新並沒有拒絕，不過，餘怒仍未消。

「有甚麼事?」錢力新冷冷地問。

「錢掌櫃，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吳連飛說：「一個糧商，姓濮，單名一個陽字……」

「濮陽，我的同行，也是我的朋友，怎麼樣?」

「聽說他今兒剛到。」

「不錯。」

「談買賣?」

「不錯。」

「因爲沒談妥所以你留他住一宿?」

「不錯。」錢力新似乎多說一個字也嫌累。

「他已經來過府上?」

錢力新說：「不錯……吳團練!你問這些幹嗎?」

「咱們查號子查到這麼一個人，關於他的說辭咱們當然要加以核對，咱們絕不能聽信片面之辭。」

「姓濮的如果有差錯，我負責。」

「那麼，我告退啦!」吳連飛站了起來。

「連飛!」這一聲親切的招呼實在令人意外。

「錢爺!」吳連飛也客氣起來了。「還有指教嗎?」

「瞧瞧壁上那座掛鐘，幾點啦。」

「快九點了。」

「夏天晝長夜短，天亮是幾點鐘?」

「約莫五點鐘左右。」

「連飛!現在距天亮還有八個鐘頭，你可知八個鐘頭是多久嗎?是一天的三分之一，一日，一月，一年，一眨眼就過，這一天的三分之一有多快，你知道嗎?」

「錢爺!我明白你心意，可是……」

「連飛!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錢，不成問題。大夥兒願意公攤就公攤，不願公攤我一個人出。」

「錢爺!這不是錢的問題……」

「連飛!你不要說那些大道理，徐三爺的性命比誰都重要，萬一出了差錯，你負不起這個責呀!」

「錢爺，我不打算改變主意，我一定要試試，對這些亡命徒妥協，就無異將臥虎鎭送到歹徒手裏，別人也會依樣畫葫蘆，總有一天我們會忍受不了。」

錢力新的臉扳了下來，他沉聲說：「吳連飛，你太自負，太固執了，你這樣作，是將徐三爺送上死路。」

「錢爺!我不希望別人體諒我，我只要自問無愧。」

「自問無愧?你好大的口氣，到時候徐三爺一家七口遇害，你自問無愧就行了嗎?我錢力新就不會放過你。」

「錢爺!我要告退了。」

「吳連飛，我勸你及早醒悟，過了十二點，我拚老命也要把你從團練的寶座上給揪下來。」

吳連飛笑了笑，他實在無法解釋什麼了。

然後，他行禮告退，表現了最好的風度。

錢力新兩眼噴火，幾乎要將吳連飛生吞活剝。

吳連飛仍然很冷靜，他好像也沒有脾氣。

街道很冷靜，因此在任何一個人在街頭上走動都會令人注意，吳連飛一出錢家就看到了對面而來的濮陽。

在心理上分析，濮陽見到吳連飛會閃避，會錯愕，但是，濮陽却出奇的鎭定，吳連飛對他生疑，也就是因爲他太過鎭定，一個普通的商人，不會有如此深厚的定力。

「濮先生。」吳連飛先打招呼!

「吳團練!」濮陽也含笑回報。

「濮先生，你答應我不隨便離開悅來店的。」

「吳團練，我去看看錢掌櫃也不行嗎?」

「怎麼?半夜裏還要談買賣?」

「吳團練，我總得把這件事跟錢掌櫃說明一聲，他了解我，知道我不是歹徒，如果你跟他打聲招呼，你也不必老是把我這個外來的陌生人客放在心上。」

「用不着啦，好與壞我自己會看。」

「吳團練，聽說，你是個脾氣很好的人，今天，你說話好像很冲，也許是心情不好，這可以諒解。」

「濮先生，我看你還是先回到店裏去吧!」

「吳團練剛剛從錢宅出來，想必是見過錢掌櫃了，他大概也提過我的事，我也就不必去打擾他啦。」

濮陽順理成章地走了回頭路。

沉默了一陣，吳連飛又開了口：「濮先生，有一句話，鱉在心頭不說不爽快，你怎麼看都不像個糧商。」

「我本來就不是個糧商，只是目前沒有可幹的事，我家開糧行，閑着無事帮帮手，有機會我會改行。」

吳連飛心頭暗暗一怔，他不了解濮陽何以如此坦白。

「我在關外當過兵，張大帥被日本人炸死了，革命軍又統了一全國，我就脫下了二尺五，」濮陽倒是毫無遮掩的。「吳團練，我說你以前也是吃糧當差的，幹過軍爺的好像幹什麼買賣都不來勁，你說是嗎?」

吳連飛沉默着，對方主動道出底細，動機何在?

「吳團練，你怎麼不說話呀?」

吳連飛說：「我在想，你爲什麼要對我如此坦白。」

濮陽說：「我說出來，免得你心裏疑東疑西。」

「濮先生，咱們鎭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你在錢掌櫃那兒聽說了嗎?」

「聽說了。」

「內情知道得很詳細嗎?」

「嗯，錢掌櫃都說了，你倆好像還起了爭執。」

「是的，濮先生，如果你是本鎭的團練，你會採取什麼態度。」

濮陽說：「絕不妥協，此例一開，永無寧日。」

太乾脆，太俐落，說到吳連飛的心坎裏去了。

吳連飛並沒有喜形於色，濮陽已經先一步在錢力新那兒知道了自己的主張，他很可能爲了迎合自己而如此說呀。

「不過，」濮陽又自顧自地說下去：「困難很多，阻力也多，而且，你肩頭上所担負的責任也太大。」

「濮先生，如果是你，你該如何着手收拾局面?」

「吳團練，你是存心要考考我嗎?」

「虛心求教。」吳連飛此刻的態度已有了很大的轉變。

「這太客氣了……吳團練，所謂當局者迷，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我可以提供你幾個意見，可作爲參攷。」

「請指教，請指教。」

「首先，你要了解歹徒的實力，聽說有三個歹徒控制了徐家大院，事實上，歹徒也不止三個人。」

吳連飛暗暗佩服，這和自己想法完全相同。

「歹徒既然分成兩起，有明有暗，那麼，站在你的立場，必須對明暗兩方的情況都要加以控制，可是，暗中有多少人，分配的情形?活動的情況，你完全沒有了解。」

「是的。」吳連飛很誠懇地說：「很難，很難。」

「不難。」濮陽脫口而出，似乎毫無考慮。

吳連飛不禁暗暗一怔，這話太狂妄。

「吳團練!」濮陽却是侃侃而談，意與飛發，「不管暗中的歹徒實力有多強，他們必須活動，必須和明處那一組人取得連絡，這樣才能發揮效果，是不是?」

「不錯。」

「那麼，吳團練就應該先想法子限制他們的活動。」

「我也想到了，問題就是，怎麼限制法?」

「吳團練眞是當局者迷了……首先，敎所有的鎭民待在屋裏，街上不准有行人，他們如何活動，然後在徐家大院外圍埋

上卡哨，他們如何連絡？」

對呀！吳連飛心裏想：自己怎麼沒有想到呢？

「只要兩下裏連絡一中斷，徐家大院那一組人就會發慌，一發慌信心就會動搖，到時候歹徒可能會投降！」

「濮先生，他們也很可能挺而走險。」吳連飛說。

「這並非絕無可能，但是可能性極少，作賊心虛，而且他們的目的是想撈一票，並不眞正想殺人。」

「濮先生，恕我厚顏提個要求。」

「吳團練何必客氣，正邪不兩立，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必然站在你這一邊，我是應該鼎力相助的呀！」

「那我就先謝了，」吳連飛抱拳行了個禮，然後說：「首先，我想請你去錢宅一趟，在鎭上，錢掌櫃是贊成與歹徒妥協的，還要請你對他曉以利害……」

濮陽毫不猶豫說：「這我辦得到。」

「然後請你到虎頭茶園來，今晚的行動將不會停止，也許還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向濮先生請教。」

「吳團練，這樣不太妥當，我與錢掌櫃會面之後，就回到悅來店，如果有什麼差遣，再派人來找我……」

「濮先生，你莫非還有什麼顧忌？」

「吳團練！你在本地以威服人，如果被人發現你什麼事都要跟我商量，必然會喪失你的威信。」

「個人毀譽我一向不計較，只求地方安寧。」

「吳團練的磊落胸懷，實在令人佩服，不過，世俗觀念還是要顧慮一下，就這樣決定好了。」

「那…就千萬拜托，多請費心了。」

濮陽作了一個肯定的笑容，施施然離去。

吳連飛喃喃地說：「明明是個朋友，我爲什麼將他看成敵人呢？」

如果吳連飛眞把濮陽看成朋友，也許是個最大的錯誤，而且有一句至理名言他也許沒聽說過——最可怕的不是敵人，而是朋友。因爲敵人在正面，朋友在身側，任何人對敵人都會時刻防範，對朋友却不會有戒心。

如果敵人想傷害你，朋友也想傷害你，朋友永遠比敵人容易得手，造成的傷害也永遠比敵人來得大。

以前曾有人說過，寧可有一萬個朋友，不能有一個敵人，如果不幸你把一個不將你看成朋友的人當成朋友，那麼，你寧願有一萬個敵人吧！

吳連飛現在的步履輕鬆多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疏散徐家大院看熱鬧的人羣，接着，他以鐵腕下達了一個命令：任何人不得在街頭停留，如因此遭到傷害或槍殺，是咎由自取，鄉團概不負責。

儘管招來許多抗議，大家還是遵守了，因爲大夥兒誰也不願受到傷害，但是，吳連飛沒有想到，這樣一來，就無異告訴歹徒，和解無望，唯有訴諸武力一途了。

吳連飛剛在虎頭茶園坐下，唐全林就來了。

他說：「吳團練，那幾個土混混全沒影兒。」

「這麼說，他們都離開本地了。」

「很難說，不過，我發現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哦？」

「酒館的楊二嫂在到處亂幌蕩。」

「現在我已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在街頭遊蕩，她還沒有回去？」

「現在不知道，我是說剛才。」

「她酒館內沒有買賣，出來走走，而且徐家大院又出了事，她也湊湊熱鬧，這也不足爲奇呀！」

「吳團練，你忘記那姓濮的曾經…」

「全林，我忘記告訴你了，濮陽絕不是敵人，而是個好幫手，方才我跟他談了許多，他給了我不少建議，對付那種亡命之徒，他的經驗還挺豐富哩。」

「當眞？」

「傳林，我這雙眼看人不一定準，但是經過一番深談之後却能分別出善惡，分得出眞僞！」

「那就好了。」

「全林，任何人不得在戶外行動，唯獨濮陽例外，關照下去，知道了嗎？」

「知道了。」

「還有，繼續找那幾個土混混，我想來想去，覺得他們三個的失踪的確大有問題。」

「我會盡力去找。」唐全林走了。

吳連飛閉上眼睛想養養神，濮陽却又來了！

「我本來不想來的。」濮陽一見面就說：「可是又不能不來，因爲有一件事非得跟你說不可。」

「哦？請坐。」

濮陽還沒坐穩，話匣子就打開了。

「錢掌櫃竭力反對歹徒採取武力，他反對得非常激烈，甚至到達了違反常情的程度！」

「你覺得這有什麼異常之處嗎？」

「我認爲這內中必有什麼緣故。」

「濮先生，錢掌櫃是個糧商，徐三爺莊園的收成都由他收購，徐三爺的人好，不計較，價格一定很好，錢掌櫃不願失掉這樣一個好主顧，也是常情呀！」

「錯了。」

「哦。」

「徐三爺並不經營這些瑣事，出賣收成，談論價錢，都由他的帳房經手，據我所知，錢掌櫃與徐家來往，並不能佔到最大的便宜。」

「濮先生，你這麼說，有根據嗎？」

「不瞞你說，錢掌櫃跟我發過幾次牢騷，他收購糧食的價格，以徐家爲最高，徐三爺熱心地方公益，博得了『大善人』的美譽，錢掌櫃既不便對外宣揚，又不便跟徐家爭執，如此一來，只有將不愉快抑壓在心底了。」

「濮先生，你所說的『不愉快』，是錢掌櫃親口告訴你的？還是你自己的感覺呢？」

「是我自己的感覺，但是，也差不到那裏去。」

「濮先生，這就矛盾了，照錢掌櫃的心情分析，他應該恨徐三爺，甚至巴不得徐三爺死掉，他爲什麼竭力贊成與歹徒妥協，甚至願意拿出大筆錢來呢？」（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十一）

金手號令出　戰士罹火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鷹放走了小方，並派陽光送他至江南，途中經一乾涸的綠洲，又遇到班察巴那的攔截，這時來了卅六個騎士和一個騎驢的胖子，三人便藏在沙丘後觀看。他們是來找水的，忽然間，卅七人全都跪下笑着死了。這是陰靈下的無色無味的毒，誰是陰靈？無人知曉，因爲陰靈殺人時要全部死光了才肯露面，那藏在沙丘的人嚇得一聲不响靜待着。陰靈出現了，竟是一個全身透明的水晶人，水晶人洋洋自得之際，地上的胖子忽然復活了，他一躍上了空中，撒下一面銀網，網着水晶人……

▲胡大掌櫃

（一）

一個人如果眞的死了，是絕不會復活，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只能死一次。

這個胖子當然也不能例外。

「你有沒有想到我還沒有死？」他大笑：「你有沒有想到世上還有你毒不死的人？」

他笑得愉快極了，這件事他實在做得很得意。

但是他的笑就快要結束，因爲他也看見了一件連他都想不到的事。

他看見這個小姑娘也在笑。

剛才她抱着那水晶人親了又親，他們之間的關係當然很親密，現在她的親人忽然被吊了起來，她應該覺得很吃驚，很憤怒，很難受才對，如果她不敢跟這個胖子拚命，就該趕快逃命的。

可是她偏偏還在笑，不但在笑，而且還在拍手，不但笑得比誰都開心，拍手也比誰都拍得起勁。

「好功夫！好本事！」她拍着手笑道：「就算你別的本事都不大怎麼樣，裝死的本事絕對可以算是天下第一。」

她又問：「剛才小老虎咬你的時候，你難道一點都不痛？」

胖子又笑了：「誰說我不痛，我痛得要命。」

「你怎麼能忍得住？」

「想到這位橫行天下，無論誰一聽見都會嚇一跳的陰靈，陰先生馬上就要被我用網子吊起來的時候，再痛我都能忍得住了。」

「有理，非常有理。」小姑娘嫣然一笑道：「胡大掌櫃說的話，好像總是有道理的。」

現在「陽光」才知道這個胖子姓胡，而且是位大掌櫃。

在北方，大掌櫃就是大老板，他看來確實也有幾分像是位大老板樣子。

小姑娘忽然嘆了口氣：「想不到胡大掌櫃今天居然說錯了一件事。」

「什麼事？」

「被你用網子吊起來的這個人並不是陰先生。」小姑娘道：「你根本不該把那位人人聽見都會嚇一跳的陰靈稱爲陰先生的。」

「我應該稱呼什麼？」

「你應該叫一聲陰大小姐。」她又開始笑：「最少也應該叫一聲陰大姑娘！」

胡大掌櫃當然要問：「這位陰大小姐在那裏？」

「就在這裏，就在你面前。」她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就是陰大小姐，陰大小姐就是我。」

（二）

胡大掌櫃又笑不出了。

誰也想不到這個頭上梳着十七八條辮子，手裏抱着條小狗，笑起來好像是你自己的外孫女那麼可愛一個小姑娘是陰靈。

她又抱起了她的小狗，她忽然問這位已經笑不出的大掌櫃：「我唱個歌給你聽好不好？」

這個時候她居然要唱歌，她居然眞的唱了起來——

「燕北有個三寶堂，
名氣說來响噹噹，
三寶堂裏有三寶。
誰見誰遭殃，兩眼淚汪汪。
爹見沒有爹，娘見沒有娘，誰見誰遭殃，眼淚如米湯。」

× × ×

（三）

她唱的根本不能算是一首歌，詞句更不能算優美，只不過每一句都是事實。

三寶堂雄踞燕北，名氣的確非常响亮，三寶堂中的確有三寶，江湖中人如果遇到這三寶，不遭殃的確實很少。

等她唱完了，胡大掌櫃也爲她拍手。

「你憑良心說，我唱的這支歌好聽不好聽？」

「好聽，」胡大掌櫃笑道：「我保證從來都沒有人比你唱得更好聽。」

陰大小姐吃吃的笑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你這麼恭維我，我當然也要稱讚你兩句。」

「當然，當然。」

「別人聽我稱你爲大掌櫃，一定以爲你最多只不過是家小飯館大掌櫃而已。」

胡大掌櫃嘆了口氣：「我也情願如此，那些小飯館的大掌櫃們，麻煩一定比我小得多。」

「可惜你偏偏就是三寶堂的大掌櫃，想賴都賴不掉。」

她忽然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的三寶堂裏究竟有那三寶？」

胡大掌櫃微笑：「你猜呢？」

陰大小姐眼珠子直轉：「這個會吊人的網子當然是一寶。」

「當然是的。」

「聽說你還有種叫『鳳凰展翅』的暗器，雖然比不上昔年孔雀山莊的孔雀翎，也差不了太多，」陰大小姐道：「那當然也應該算一寶。」

「當然應該。」

「還有一寶用不着你說我也猜得出了。」陰大小姐笑道：「三寶堂中最寶的一寶當然就是你。」

胡大掌櫃大笑：「對，完全對，我若不是寶，怎麼毒不死？」

「就因爲江湖中都說你是毒不死的，所以我才想試試你。」

「現在你已經試過了，」胡大掌櫃道：「好像已經應該輪到我來試你了。」

「試什麼？怎麼試？」

「試試你能不能避得過我的『鳳凰展翅』！」

他的臉上雖然還在笑，眼睛裏却已露出殺機。

他的人雖然沒有動，兩隻手的手背上却已有青筋凸起。

陰大小姐眼珠子又轉了轉，忽然道：「你眞的相信我就是陰靈，你爲什麼不先問問我，被你吊起來的這個人是誰？」

胡大掌櫃盯着她，眼睛連眨都不眨，好像已下定決心，絕不回頭去看那個水晶人。

他用着再爲一個已經被吊在網子裏的人分心，不管這個人是誰都一樣，但他却還是問：「那個人是誰？」

「其實他根本不能算是一個人。」陰大小姐道：「他只不過是個瓶子。」

「瓶子？什麼瓶子？」

「裝毒藥的瓶子，裏面各式各樣的毒藥都有。」陰大小姐道：「所以只要你的手敢動一動，就死定了！」

「誰死定了？」

「你！當然是你。」陰大小姐柔聲道：「只要他對你吹一口氣你就死定了。」

胡大掌櫃大笑：「不管你說什麼都騙不過我的。」他大笑道：「我這人長得雖然像條豬，其實却是條老狐狸。」

「只要你的手一動，你就立卽是條死狐狸。」

× × ×

胡大掌櫃的笑聲忽然停頓。

這次說話的人不是陰大小姐，當然也不是他自己，說話的人就在他背後，雖然他絕對不會超過三尺。

他身子突然拔起，凌空翻身，立刻就發現本來吊在網子裏的人已不在網子裏。

就在他下定決心絕不上這個小姑娘的當，絕不回頭去看的時候，這個水晶人已經從他的網子裏脫身而出，到了他的背後，他的網子已經到了這個人手裏。

× × ×

胡大掌櫃還是上當了。

這個水晶人，雖然不是人，也不是瓶子。

這個小姑娘又說又笑又唱，就是爲了要讓他從網子裏脫身。

如果天下只有兩個人能從這面銀網中脫身，他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天下只有一個人能從這面銀網中脫身，他就是唯一的一個。

他這個人不但是透明的，而且好像連一根骨頭都沒有。

梳辮子的小姑娘笑得更甜。

「現在你總該知道誰是陰靈了，只可惜現在已經遲了一點。」

「的確遲了一點。」胡大掌櫃又掠上枯樹，「幸好還不太遲，只要我還沒有死，就不算太遲！就算我要死，你們也得陪着我死！」

他的一雙手已如鳳凰的雙翅般展起：

「就算我要下地獄，你們也得陪我去！」

（四）

就好像「飛雲五花錦」，「孔雀翎」，「天絕地滅人亡，無情奪命三才釘」這些在傳說中已跡近神奇的暗器一樣，江湖中也沒有人知道三寶堂的「鳳凰展翅」究竟是種什麼樣的暗器，究竟是用什麼手法打出來的？有多大的威力？

因爲看過這種暗器威力的人，通常都已死在這種暗器下。

但是也沒人能懷疑胡大掌櫃說的話。

他說他要他們陪他下地獄時，他的意思就眞是要他們陪他下地獄！

他對他自己和他的暗器都絕對有信心，絕對有把握。

他的雙臂展起，姿勢奇秘而怪異。

水晶人那張本來完全透明的臉上，忽然泛起了一層暗紫色的煙霧。

小姑娘臉上的笑容也看不見了。

只要有一個人出手，三個人都要同下地獄——只有下地獄，絕無別處可去。

就在這時候，比較大的一座沙丘後忽然傳來了一陣悠揚的笛聲。

笛聲柔美悠揚，曲調纏綿悱惻，不知不覺間已吹散了人們心裏的殺機。

兩個人隨着笛聲從沙丘之後轉出來，兩個小小的人。

一個小小小小的小老頭，牽着匹青騾，一個小小小小的小老太太，橫坐在騾背上吹笛，小小的臉，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小小的一根白玉笛。

（五）

小方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小的人，無論什麼地方都要比平常人小一半。

但是他們的身材却很勻稱，絕沒有一點畸形醜陋的樣子。

小老頭頭髮花白，面貌慈祥，小老太太眉清目清，溫柔嫻靜，拿着笛子的一雙手，就好像她手裏白玉笛一樣晶瑩潤圓。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這兩個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配得眞是好極了。

× × ×

胡大掌櫃沒有出手，陰靈也沒有。

無論誰聽見了這樣的笛聲，看見了這麼樣兩個人，都沒法子再下毒手的。

陰大小姐臉上又露出花一般的笑靨。

「老先生，老太太，你們是從那裏來的？要到什麼地方去？」

看見這麼樣一個可愛的小姑娘，小老頭臉上也不禁露出微笑。

「我們就是從你們來的地方來的，」他說：「但是我們却不想到你們去的地方去。」

他的笑容慈祥和藹，說話輕言軟語：「天下這麼大，有這麼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去，爲什麼偏偏要下地獄？」（本章終）

▲下地獄

（一）

笛聲更溫柔纏綿，水晶人臉上的烟霧已消散。

胡大掌櫃忽然掠下樹梢，恭恭敬敬的的向這個小老頭躬身行禮。

小老頭彷彿很驚異：「我只不過是個昏庸老朽的老頭子而已，閣下爲何如此多禮？」

胡大掌櫃的詞色却更恭敬：「看見風老前輩，誰敢無禮？」

陰大小姐的眼睛忽然亮了，吃驚的看着這小老頭：「風老前輩？」她的聲音也顯得很驚訝：「你就是那『千里飛雲，萬里捉月，神行無影追風叟』風老爺子？」

小老頭微笑點頭。

陰大小姐看着驢背上的小老太太：「風叟月婆，形影不離，這位當然就是月婆婆了。」

追風叟笑容更慈祥：「想不到這位小姑娘小小年紀，就已有了這樣的見識。」

胡大掌櫃乾咳兩聲，問道：「風老前輩不在伴月山莊納福，到這種窮荒之地來幹什麼？」

追風叟看着他直笑：「胡大掌櫃不在三寶堂納福，却來到這種窮荒之地爲的又是什麼呢？」

「我……」

「其實胡大掌櫃不說我也知道。」

「你知道？」胡大掌櫃彷彿吃了一驚：「怎麼會知道的？」

「我們本來就是爲了同一件事而來的，我怎麼會不知道。」

胡大掌櫃更吃驚，故意問：「風老前輩說的是那件事？」

「就是這件事。」

他微笑着，慢慢的從身上拿出了一隻手。

一隻金光燦爛的「金手」！

「既然大家都是爲此而來的，爲什麼要一起走下地獄？」追風叟笑笑道：「既然我們都已來了，應該下地獄的就是別人了。」

× × ×

現在他們已經來了，應該下地獄的人是誰？

（二）

悠揚的笛聲遠去，人也已遠去。

他們都是爲了「金手」而來的。

在金手的號令下，絕不容許私人的恩怨過節存在，不管你是陰靈也好，是胡大掌櫃也好，不管你是什麼都一樣。

金手一現，就已有這麼大的威力。

× × ×

班察巴那翻身躍起，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瞪着小方，忽然說出句很奇怪的話。

「現在我才知道，卜鷹爲什麼肯讓你走了。」他忽然嘆了口氣：「你走吧，快走！」

小方不懂，正想問他爲什麼要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可是說完了這句話，班察巴那也走了，就像是一陣風一樣飄然遠去。

他要走的時候，從來都沒有人能留得住他。

（三）

昏黯的油燈，混濁的麵湯，湯裏有沙子，麵裏也有沙子，吃一口就有一嘴沙。

可是他們總算來到一個有人煙的地方，小方和「陽光」都把這碗麵吃光了，連麵湯都喝光。

在這種邊陲上的窮鄉僻鎭裏，看到那些衣不蔽體，滿街爭拾駝馬糞便的孩子，誰都不敢再暴殄天物了。

吃完了這碗麵，他們就靜靜的坐在昏

燈下，心裏彷彿有很多話要說，却又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說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方忽然問：「你有沒有聽說過追風叟這個人。」

「我聽過。」

「你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知道。」陽光說：「二十年前，他就已號稱『輕功天下第一』，這二十年來江湖中雖然人材輩出，能超過他的人還是不多。」

小方沉默，又過了很久才開口：「我在江南的時候，有個年紀比我大很多的好朋友，他的武功雖然不太高，可是江湖中的事誰也沒有他知道的多。」

陽光聽着，等着他說下去。

小方又道：「他曾經把當代武林中最可怕的幾個人的名字都告訴過我。」

「其中就有一個追風叟？」

「有。」小方道：「有追風叟，也有胡大掌櫃。」

他沒有提起陰靈，在大多數江湖人的心目中，「陰靈」根本不能算是一個人，因為誰也不能確定他是否真的存在。

「現在他們都來了，都是為了金手而來的。」小方接着說道：「金手要他們來幹什麼？」

「陽光」沒有回答。

他們都聽班察巴那說過，「金手」就是富貴神仙呂三建立的一個秘密組織，目的是要在藏人間造成混亂，奪取權力。

失金被殺的鐵翼，尋金斷臂的衛天鵬，追殺小方的勾魂手，被吊死在樹上的柳分分，都是這個組織中的人。

現在他們已將組織中的頂尖高手都調集到這裏來了。

這些人是來幹什麼的？小方和「陽光」一樣都應該能想的到。

小方看着面前的空碗，就好像這個粗瓷破碗裏，會忽然蹦出個精靈來解決他的難題。

他看了很久很久才說：「他們也不一定是來找卜鷹的。」

「嗯。」

「就算他們是來找他的，他也有法子對付他們。」

「嗯。」

「他的手下高手戰士如雲，他自己更是高手中的高手。」小方道：「如果連他都不能對付他們，別人去也沒有用。」

「嗯。」

「不管怎麼樣，這些事反正都已經跟我完全沒關係了，」小方道：「反正我已經完全脫離了他們，再過一個多月，我就可以回到江南。」

他的聲音很低，這些話就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你沒有到過江南，所以你永遠都不會想到江南是個多麼美麗的地方，那些橋，那些水，那些船，那些數不盡的青山……」

「陽光」靜靜的看着他，不管他說什麼，她都應聲附合。

可是說到這裏，小方忽然打斷了自己的話，忽然大聲道：「我要喝酒。」

（四）

他喝了很多酒。

又兇又辣的土城燒，喝到肚子裏，就像是一團烈火。

他記得卜鷹曾經陪他喝過這種酒，喝過很多次，每一次酒後微醺時，卜鷹就會低唱那首悲歌，那種蒼涼的意境，那種男兒的情懷，使人永遠都忘不了。

這個外表比鐵石還冷酷的人，心裏究竟隱藏着多麼深的痛苦？

小方一碗又一碗的喝着，不知不覺間也開始擊掌低唱：

——兒須成名。

酒須醉，酒須醉……

他沒有再唱下去。

他的聲音已嘶啞，眼睛已發紅，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聲說：「我們回去。」

「陽光」還是很安詳的看着他。

「回去？」她問小方：「你說回到那裏去？」

「回拉薩。」

「你既然已經走了，為什麼要回到那裏去？」陽光淡淡的問：「難道你已經忘了，再過一個月，你就可以回到江南了，那是你的故鄉，你的朋友，你的夢，全都在那裏。」

她冷冷的盯着小方，又問一遍：「你為什麼又要回到拉薩去？」

小方也抬起頭，狠狠的盯着她：「你明明知道我是為了什麼的，你為什麼還要問？」

「陽光」的眼睛就像是春雪般溶化了，化為了春水，比春水更溫柔。

「我當然知道你為的是什麼。」她幽幽的說：「你跟我一樣，都知道那些人是來幹什麼的，你也跟我一樣，都不能忘記卜鷹。」

小方已不能再否認。

他也不能忘記班察巴那說的那句話。

——現在我才明白卜鷹為什麼肯讓你走了。

卜鷹很可能已經有預感，已經知道有強敵將來，所以不但讓他走，而且還要他帶着陽光一起走。

不管他自己遭遇到什麼事，卜鷹都絕不肯讓他們受到連累傷害。

「可是你自己也說過，如果連卜鷹都不能對付他們，別人去也沒有用。」陽光柔聲道：「你既然已完全脫離了我們，誰也不能再勉強你回去送死，如果你不想回去，誰也不會怪你。」

「不錯，我也知道誰都不會怪我的，」小方說：「可是我自己一定會怪自己」

「你寧願回去送死？」

小方握緊雙拳，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就算那裏已經變成個地獄，我無論如何也要下去！」（本章終）

▲壯士斷腕

（一）

拉薩還是拉薩，還是跟他們離開的時候一樣，天空晴朗，陽光燦爛。

布達拉宮的圓頂依舊在藍天下閃閃發光，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沒有絲毫變化。

這古老的聖城就像是他們的友情一樣，永遠都不會變的。

× × ×

他們回到了拉薩。

「陽光」的笑容又變得好像這裏的天氣一樣明朗，小方的臉色却更陰暗。

「這裏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好像是的。」

「如果那些人已經來了，已經有了行動，這裏一定變得很亂了。」陽光說：「每次有事發生時，卜鷹都會派人在城外巡邏示警。」

她笑得更愉快：「可是現在這附近連一個我們的人都沒有。」

他們還沒有進入拉薩聖地，路上只能看見三個人，都是活佛的虔誠信徒，不遠千里到這裏來朝聖的，三步一拜，五步一叩，用最艱苦的方法來表示他們的虔誠和尊敬。

他們的精神和肉體都已進入一種半虛脫的狀態，對所有能夠看得見的都視而不見，對所有能夠聽得見的都聽而不聞。

他們已經將自己完全投入了一種聽不見也看不見的虛無玄秘中。

小方忽然改變了話題：「有些事你雖然看不見也聽不見，却還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他眼中帶着深思之色，慢慢的接着道：「有時它甚至遠比能夠看得見也聽得見的更真實，存在得更久。」

× × ×

「陽光」既不能完全瞭解他的意思，也不懂他為什麼會忽然說出這些話來。

但是她沒有問。因為她忽然發現有些事變了，變得很奇怪。

（二）

他們決定先到八角街上的「鷹記」商號去看看動靜，再回去看卜鷹。

所以他們沒有經布達拉宮旁邊的那條郊道走，直接就從大路進入市區。

街道上的行人已漸漸多了，有很多人都認得出「陽光」。

這裏是她生長的地方，她從小就是個明朗熱情慷慨的人，從小就非常討人歡喜，受人歡迎，尤其是那些匍匐在泥土中求乞的乞丐們，每次看見她，都會像蒼蠅看見蜜糖一樣湧過來。

可是今天他們一看見她就遠遠的避開了，好像連看都不敢看她一眼，就算有些人偷偷的在看她，眼睛裏的表情也很曖昧詭秘，甚至顯得很害怕，就好像生怕她會為他們帶來什麼瘟疫災禍一樣。

她自己知道她還是以前那個人，連一點都沒有變。

這些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是不是因為他們都知道小方已經不再是「鷹記」的人？是不是因為卜鷹已經警告過他們，不許他們再跟小方接近？

這些問題都只有等他們到了「鷹記」之後才能得到解答。

他們牽着馬，很快的走過擁擠人羣，堆滿貨物的街道，終於看見了「鷹記」的金字招牌。

× × ×

「鷹記」的招牌也還是和以前一樣在太陽下閃閃發光。

「陽光」總算鬆了口氣。

「朱雲看見你的時候，樣子說不定會有點怪怪的。」她勸小方：「你不要理他就好了，不管他怎麼樣對你，你最好都假裝沒看見。」

小方根本就不曾「假裝」沒看見，平時終日都留守在「鷹記」的朱雲，今天居然不在，那些已經為「鷹記」服務多年的伙記也不在。

「鷹記」的招牌店面雖然全都沒有變，可是裏面的伙計却已全部換了，「陽光」居然連一個認得的人都沒有。

他們居然也都不認得「陽光」，居然把她當做了主顧，兩個伙計同時迎上來，先後用漢語和藏語問她和小方要買什麼？

「陽光」覺得很絕。

這些新來的伙計就算不認得她，也應該知道「鷹記」商號裏有她這麼樣一個人，就像是「藍色陽光」一樣的人。

「我什麼都不買。」陽光說：「我是來找人的。」

「找那位？」說漢語的伙記臉圓頭尖，長得很滑稽，說的是極道地的京片子。

「我找朱雲。」

朱雲是這裏的大管事，可是這兩個伙計却好像從來沒有聽過這名字。兩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時搖了搖頭：「我們這兒沒聽說有這麼樣的一位人。」

「陽光」覺得更絕了。

「我看你一定是新來的。」她問這個伙計：「你來了多久？」

「才三天。」

「你知不知道這裏的老闆是誰？」

說京片子的伙計笑了。

「做伙計的人，如果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豈非是個糊塗蟲？」

他不糊塗，所以他說：「這裏的老闆姓衛，不是燕趙韓魏的魏，是天津衛的衛，叫衛天鵬。」

（三）

「陽光」打馬，馬飛奔。

——卜鷹一手創立的「鷹記」商號，老闆怎麼會變成了衞天鵬？

「不知道。」

所有的伙計都是新來的，都是從外地來的，這些事他們完全不知道，甚至連卜鷹的名字他們都沒有聽說過。

「陽光」相信他們是眞的不知道，就算殺了他們，也一樣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衞天鵬在那裏，老闆的行踪，做伙計的人本來就無權過問。

——卜鷹呢？

× × ×

「陽光」打馬，馬飛奔，奔向卜鷹的莊院。

她不能確定卜鷹是不是還在那裏？

想到那些人看見她時的奇怪表情，想到那些人眼裏那種曖昧時詭秘神色，她心裏已有了種連想都不敢去想的不祥預兆。

但是她一定要去找。

在他們離開拉薩的這段日子裏，這裏究竟出了什麼事？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變化？所有的問題都一定要先找到卜鷹才能得到解答。

但是她已經找不到卜鷹了。

她和小方趕到卜鷹的莊院時，那地方竟已變成了一片瓦礫，所有的亭台樓閣，樹木花草都已被一把大火燒得乾乾淨淨。

× × ×

「好大的一場火。」

多年後人們提起這次大火時，心中仍有餘悸：「火頭至少有三四十個，一開始就有三四十個地方同時燒起來，整整燒了三天三夜。」

每個人都認爲那是場「天火」，是上蒼降給這家人的災禍。

起火的眞正原因從來都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

（四）

「陽光」站在瓦礫間。

她依稀還能分辨出這地方本來是個八角亭，四面是一片花海，每當春秋佳日，卜鷹空閑的時候，她總是會陪他到這裏喝兩盅酒，下一局棋。

沿着花叢間一條用采石舖成的小徑往東走，就是她居住的小院。

她已經在那裏住了十年，她所有的夢想都是在那裏編織成的，所有的回憶也全都留在那裏。

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她痴痴的站着，痴痴的看着，看着這一片令人心碎的廢墟。

她沒有流淚。

爲了一個心愛的瓷娃被人砸破，她會流淚，爲了一隻小貓的死她會哭上半天。

但是現在她反而沒有流淚。

× × ×

舊夢依稀，滿目瘡痍，沒有人，沒有聲音，所有的一切都已化爲飛灰。

——卜鷹呢？

「他一定還活着，一定不會死的。」

她一直不停的喃喃低語，反來覆去的說着這兩句話，也不知是說給小方聽呢？還是在安慰自己。

小方連一句話，一個字都沒有說。

他還能說什麼？

這裏不是他的故鄉，不是江南，但是他心裏的傷痛絕不比她輕。

他瞭解她對卜鷹的感情。

庭園被焚，還可重建，人死却不能復生，只要卜鷹還活着別的事都沒有關係。

——他是不是還活着？

——如果他還沒有死，他的人如今在那裏？

× × ×

瓦礫間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一個高大的喇嘛踏着灰燼大步而來。

「陽光」回過頭，看着他。

「我認得你，」她的聲音雖巳嘶啞，居然還能保持鎭靜：「你是噶倫大喇嘛的弟子。」

「是。」這喇嘛說：「我叫阿蘇。」

「是他叫你來的？」

「是。」

阿蘇的神情也很沉痛：「三天前我就巳來過了。」

「來幹什麼？」

「那時火巳熄了，我來清理火塲。」

「陽光」的手立刻就因激動而顫抖，過了很久才能問：「你找到了什麼？」

阿蘇也沉默了很久，等到情緒平靜才能回答。

「在刦難逃，天意難測，我來時這裏巳經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被燒光，我只找到了一點骨灰。」

他找到的不是「一點」骨灰，他找到的骨灰裝滿十三個瓦罐。

「骨灰？」陽光盡力控制自己：「是誰的骨灰？」

「是誰的骨灰？是誰的骨灰？……」

阿蘇黯然道：「這裏也有我的族人，我的朋友，這三天裏我日日夜夜都在找，我也想知道那是誰的骨灰，只可惜每個人的屍骨都巳成灰，還有誰能分辨得出？」

「每個人？」陽光問：「每個人是什麼意思？」

阿蘇長長嘆息，黯然無語。

「陽光」用力扯住他的袈裟：「你知不知道這裏本來一共有多少人？你說每個人，難道是說他們全都……」

她的聲音忽然停頓，好像連她自己都被這種想法所震驚。

「不會的，絕不會。」她放開了手說道：「這裏一定還有人活着，一定還有，你只要找到一個，就可以問出別的人在那裏了。」

阿蘇默然的搖頭。

「難道你連一個人都沒有找到？」

「沒有，」阿蘇道：「我連一個活着的人都沒有找到。」

他慢慢的接着說道：「起火的那天晚上，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究竟是誰放的火？恐怕永遠都沒有人能夠說出眞象來了。」

「沒有人能說出眞象？」陽光漸漸失去控制：「難道你還猜不到誰是兇手？」

「你知道兇手是誰？」

「我當然知道。」陽光握緊雙拳說出了幾個名字：「衞天鵬，胡大掌櫃，風叟月婆，陰靈，這些人都是兇手。」

「你認爲憑這些人，就能將卜鷹，朱

雲，嚴正剛，宋老夫子，和這裏的數百戰士在一夕之間一網打盡，而且不留一個活口？」

阿蘇自己回答了這問題：「就憑這些人，恐怕還辦不到。」

「你認爲還有誰？」

「還有內應。」

「內應？」陽光問：「你認爲這裏也有他們埋伏的奸細？」

「你們能够派奸細埋伏在他們的組織裏，他們爲什麼不能？」

「陽光」沉默，過了很久，忽然又問道：「波娃呢？」

「那天晚上，波娃也到這裏來了。」阿蘇道：「她說她一定要來見卜鷹。」

「失火的時候，她也在這裏？」

「是的。」

「現在她的人呢？是死是活？」

這問題又是誰也沒法子回答的，阿蘇反問：「難道你懷疑她巳經做了對方的奸細？」

「陽光」拒絕回答這問題，可是她的態度巳經很明顯。

她一向不信任波娃。

女人對女人本來就有種天生的敵意，很少有女人能够完全信任另一個女人，尤其是在美麗的女人之間，這種情況就更顯明。

「這次你錯了。」阿蘇斷然道：「奸細絕不是波娃！」

「你怎麼能確定？」

「因爲……」阿蘇遲疑着，過了很久才下定決心說：「因爲我在無意間發現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有關卜鷹，班察巴那，和波娃三個人之間的秘密，有關他們的身世和……」

阿蘇沒有說完這句話。

他嚴肅沉重的臉上，忽然露出種詭秘之極，又愉快之極的笑容，忽然慢慢的跪了下去，一跪下去，就動也不再動了。

× × ×

晴空萬里，四野渺無人跡，看不見那個透明如水晶的陰靈，看不見那個梳着一頭小辮子的小姑娘，也看不見那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

他們是在什麼時候毒殺了阿蘇的，阿蘇知道的是什麼秘密。

陰靈爲什麼不讓他說出這秘密來？

一個有關卜鷹，班察巴那，和波娃三個人之間的秘密，和陰靈他們又有什麼關係？

× × ×

陽光忽然又拉住了小方的手。

「我們走。」她說道：「我們去找卜鷹。」

「你能找得到他？」

「只要他不死，我就能找得到，」陽光依舊充滿信心：「他一定不會死的。」

「如果他還沒有死，怎麼能拋得下這些事，自己一走了之？」小方問。

「蝮蛇螫手，壯士斷腕，」陽光說：「到了必要時，什麼事他都能拋得下，什麼事他都可以犧牲。」

她慢慢的接着道：「因爲他要活下去，無論活得多艱苦，他都要活下去，因爲他還要重建他的家園，還要殲滅他的仇敵，所以他能走，不能死！」

她凝視着小方：「你應該明白，死有時遠比活容易得多，有人雖然寧可選擇比較容易的一條路走，寧可一死了之，他絕不是這種人。」

「是的，我明白了。」小方忽然間也有了信心：「他一定還活着，一定不會死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臘鼓（四）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舒文照夫婦加入飛雲帮後，備受寵信，得上康山謁見帮主的殊榮，舒援命爲首席金披風，韋娃則爲鳳院副院主，夫婦分頭工作，暗中却勤練百敗武功。帮主之妹齊飛燕是一個武學高强而又鄙視男子的美女子，但她對舒文照却特別另眼相看，關懷備至，命廿四婢女之首白坦去服侍他。這時，中原出現了神秘黑衣帮，帮主命齊飛燕及舒文照等十名金披風往赴安慶查究，殺了兩名桀傲狂态、動輒殺人的怪客。此時齊飛燕忽然聞說五官堡主的拜弟風塵劍客許影被人打得身負重傷，她認爲此事並不尋常……

紅顏怨薄命　柳巷出奇葩

古今同道：「經屬下全力偵察，安慶城裏也來了兩名行跡可疑之人。」

齊飛燕道：「怎樣可疑？」

古今同道：「這兩人披髮左袵，好像西北化外之人，但行動粗魯，言語桀傲，一言不合，動輒傷人。」

齊飛燕道：「這兩人與風塵劍客許影有關？」

古今同道：「他們到處打探許影，只以言語桀傲，沒有人願意告訴他們。」

齊飛燕略作思忖，忽然精神一振道：「舒兄，帶兩個人去試試他們的斤兩，我隨後就來。」

舒文照道：「好，請問古分壇主，他們人在那裏？」

古今同道：「就在東街，舒兄請隨我來。」

舒文照向齊飛燕抱拳一拱道：「屬下先行告退。」

齊飛燕道：「舒兄請。」

× × ×

東街只不過穿越兩條胡同，倒是方便得很。

東街酒館林立，客棧也十分之多，這是行旅客商必來的所在，因而車水馬龍，顯得熱鬧非凡。

古今同將舒文照帶到一家「楓林小館」，他一眼瞧出巳發現那兩名怪人。

舒文照帶來的兩名金披風一名魏兆，一名福田，是金披風中拔尖的人物。

此時福田跟上一步道：「裏面人太多，讓兄弟將他們喚出，你看可好？」

舒文照道：「好的，福兄當心一點爲好。」

福田道：「兄弟理會得。」

他跨進酒館，直奔那兩人的食桌，伸手拉開一條長櫈，就在他們的對面坐了下來。

兩名怪人先是一呆，然後互相瞧了一眼，接着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福田沒有笑，只是輕輕哼了一聲道：「當眞好笑麼？朋友。」

怪人的笑聲忽然一停，其中身材較高的怪人雙眼一翻道：「自然好笑了，我以爲中原武林盡是無胆的鼠輩，想不到還有一個不怕死的！」

福田道：「這話怎麼說？」

身材較高的怪人道：「咱們兄弟自入中原以來，足跡所至之處，沒有人敢不退避三舍，閣下居然敢坐到咱們的對面，這份胆量不能不令人佩服。」

福田道：「這算不了什麼，只是兩位少見多怪罷了。」

較高的怪人面色一沉道：「你敢說大爺少見多怪？難道你當眞不想活了！」

福田微微笑道：「不要生氣，朋友，你不是說在下的胆子很大麼？還有比在下胆量大千萬倍的你敢不敢去見識見識？」

較矮的怪人呼的一聲站起來道：「很好，咱們跟你走。」

福田道：「兩位請。」身形一轉，逕向門外走去。

舒文照見福田已引出兩名怪人，立即對古今同道：「出城去方便一點，請古分壇主帶路。」

古今同道：「舒兄隨我來。」

出北門再向西，在一片叢林之前他們停了下來，片刻之後福田也將兩名怪人帶到。

兩名怪人目光如電，分別向舒文照等瞥了一眼道：「有胆量的站出來。」

舒文照跨前兩步說道：「朋友有何指教？」

較高的怪人道：「聽說你胆量很大，咱們兄弟想見識見識。」

舒文照道：「朋友要怎樣見識？」

較高的怪人道：「你敢不敢來接我一掌？」

舒文照道：「有何不敢。」

較高的怪人道：「好，接招。」

舒文照接着道：「且慢，在下還有話說。」

較高的怪人道：「如果是遺言你就快點說出來吧，待大爺掌力一發你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舒文照淡淡一笑道：「這個朋友不必担心，待會一定讓你表演絕學，不過咱們在動手之前，在下想請教朋友的門派及萬兒。」

較高的怪人道：「對不起，這無可奉告。」

舒文照道：「朋友，人的名，樹的影，除了見不得人的敗類，怎會不敢說出名號！」

較高的怪人桀桀一陣大笑道：「對大爺口出惡言，你的胆量果然不少，只是你可知道它的後果？」

金披風福田道：「首席，此人桀傲不馴，只有一個法子教他說實話……」

舒文照道：「福兄說的不錯，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福田道：「讓兄弟打個頭陣可好？」

舒文照道：「好，福兄當心一點。」

福田道：「多謝首席，兄弟自會當心的。」

待舒文照退後幾步，福田銜着較高的怪人道：「咱們似乎不必多費唇舌了，朋友請。」

較高的怪人果然不再浪費唇舌，右掌忽然一翻，一股剛猛無比的掌力，像疾雷般撞向福田的前胸。

福田啊了一聲道：「好一記混元掌力，朋友敢情是衡山派的。」

他雖是說着話，手上可不敢怠慢，右臂倏吐，也推出一股雄渾的掌力。

兩股力道相接，傳出一聲轟然巨响，在沙飛石走之中，他們各自退了一步。

只是福田神態從容，雙脚印在地面的痕跡較淺，顯然，這一招硬拚，在內力上他已佔了上風。

較高的怪人面色大變，他决未想到福田的功力會如此之高，較內力他竟輸了一籌。

一股自命不凡，狂妄自大之人，都有一種「輸不起」的毛病，因爲他從不想到他自己會輸。

一旦輸了不是失去理智的暴怒，就是手足失措起來。

此人是屬於前者，一招受挫，怒火橫生，反臂拔出肩頭長劍，一言不發就瘋狂的攻了過來。

福田大叫一聲道：「好劍法，大爺陪你玩玩。」

掌中三截棍一挺，也展開一輪急攻。

較高的怪人也眞不含糊，天山魚龍十八變劍法使得精純無比，錯非是名噪江湖的金披風，一般人很難在他的劍下討得好去。

福田的三截棍蔽打點劈，隨機應變，而且能洞燭先機，掌握主動，十招不到，較高怪人已落到只有招架的份兒了。

較矮的怪人大吼一聲，摘下兩柄短槍，飛步撲了上來。

舒文照身旁的另一名金披風魏兆彈身一躍，攔住矮怪人的去路道：「怎麼，想依多爲勝？咱們中原道上不興這個，要玩魏某陪你。」

矮怪人哼了一聲，雙槍左右一分，挽起兩個槍花，身形滴溜溜一轉，兩柄鐵槍以蛟龍出海之勢攻了過來。

魏兆使的是寶劍，論長度，寶劍較短槍約莫短了半尺。

一寸長，一寸强，相差了半尺的長度，矮怪人豈不佔足便宜？

再說他使的是雙槍，魏兆用的是單劍，這一點他又佔了上風。

講功力，矮怪人却也不凡，他使的是楊家槍法，而且功力深厚，已有二十年以上的造詣。

因此，雙方甫行接戰，魏兆就處於被動，如果長此以往，他必然是一個敗字。

魏兆自然知道這些，不過他能够擠身金披風，必定有他的眞才實學。

果然，他的身法一變，如虛如幻，似有若無，像飄盪着一縷輕烟，快得令人難以捉摸，無論矮怪人的短槍如何利害，由於找不到攻擊目標，自然對他無可奈何。

矮怪人無法攻擊他，他的長劍則不斷出擊，而且招招中的，見血方收，在一聲聲厲吼之中，矮怪人已體無完膚，完全變成一個恐怖的血人了。

此時齊飛燕已領着其餘的高手到達，她只瞧了一眼，便對舒文照道：「留活口，我還有話要問他們。」

舒文照立即揚聲道：「留活口，帶他們過來。」

福田原已取得主動，早就勝劵在握了，他所以未下殺手，是在等待舒文照的指示。

現在三截棍急吐如風，一連點上對方三處穴道，然後將他一把抓起，擲在齊飛燕的脚前。

齊飛燕向俘虜踢了一脚，以冷峻得令人發抖的口吻道：「說，你叫什麼？」

高怪人雙眼一翻，嘴角露出一股陰沉沉的冷笑，他沒有吐出片語隻字，兩眼又闔了起來。

齊飛燕扭頭對福田道：「侍候一下這位朋友，叫他最好聽話一點。」

福田道：「是。」

他原先點上高怪人的三處穴道並未解開，此時三截棍再吐，又連續點了五下。

這五棍有如立竿見影，無論怪人如何桀傲，仍然痛得哼出聲來。

凌遲碎剮，剝皮抽筋，應該是最殘酷的刑罰，但，如果叫這位怪人在福田的五棍之間選擇，他可能會選擇前者。

難道福田適才連續點出五棍比凌遲碎剮，剝皮抽筋還要難過？

自然，除了身受者無法比較它的高下，但自古迄今誰能找一個曾經身受此等刑罰之人？

不管怎麼說，福田這五棍比死都難受是眞的，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承受不住此等折磨。

高怪人是血肉之軀，這種活罪他當然忍不下去。

只是他沒有聽話，也沒有回答齊飛燕問題，因爲他已自行了斷，嚼舌自盡了。

福田呆了一呆道：「稟院主，屬下無能……」

齊飛燕道：「這不能怪你，舒兄，你瞧瞧另外一個能不能問出一點什麼？」

舒文照搖搖頭道：「此人受傷過重，只怕很難問出什麼。」

話雖如此，他還是走了過去。

魏兆不安的道：「不必問了，兄弟出手重了一點，他已經死了。」

齊飛燕冷冷道：「咱們要的是活口，以便查出敵人的來龍去脈，這一點希望各位不要忘記！」

舒文照及十名金披風全都諾諾連聲道：「屬下記下了。」

齊飛燕道：「古分壇主——」

古今同道：「屬下在。」

齊飛燕道：「風塵劍客許影現在何處？我想去瞧瞧他。」

古今同道：「許影落脚趙家大院，可是院主不宜前去。」

齊飛燕道：「爲什麼？那趙家大院難道不是客棧？」

古今同道：「趙家大院是一個風月場所，所以屬下認爲……」

齊飛燕哼了一聲道：「許影身負重傷，居然還這等胡來。」

古今同道：「許影久走江湖，老謀深算，屬下認爲他如此作法必有用意。」

齊飛燕道：「不管他是什麼用意，你將他帶到鏢局見我。」

古今同道：「屬下遵命。」

待古今同離去，齊飛燕命令十名金披風及二十四婢返回鏢局，適才龍爭虎鬥的現場，如今剩下舒文照和她自己了。

她抬頭向天空瞥了一眼，只見浮雲蔽空，和風徐拂，雖然是一個陰天，這個陰天却十分可愛。

然後將目光由遠處拉回，再拋到舒文照的身上，微微一笑，無限溫柔的道：「舒兄，我想買一點日常用品，陪我街上走走可好？」

舒文照道：「屬下……」

齊飛燕搖手阻止他再說下去，同時咳了一聲道：「舒兄，陪我買東西是私事，不要用院主屬下的稱呼，否則咱們就生外了。」

她說話之間，脚下已在不斷的移動，舒文照無可奈何，只得亦步亦趨的跟了上去。

他們由集賢門進城，經北大街，一路走走停停，待到安慶的心臟地帶「呂八街」幾乎費去半個時辰。

此處商店林立，眞箇熱鬧非凡，往來的行人之多，就像潮水一般。

終日面如嚴霜的齊飛燕，此時也活潑起來了，這大千世界，燈紅酒綠，原是一個十分迷人的所在。

忽然齊飛燕玉手一伸，挽着舒文照的臂膀，一股如蘭似麝的香味，也襲向他的鼻端。

「舒兄，這兒人太多了，咱們不靠緊一點很容易被別人擠散。」

「院主說的是。」

「咳，舒兄，我說過，在私事中不要這麼稱呼。」

「可是。我該怎樣稱呼？」

「這還不簡單，我稱你爲兄，你自然要呼我爲妹了。」

「這個……」

「瞧你婆婆媽媽的，是不是我不配做你的妹子？」

「啊，院……燕妹言重了，我只是覺得太過唐突而已。」

「沒有的話，哦，那邊有一家酒館，我請你去喝兩盅。」

× × ×

富貴春，是安慶首屈一指的大酒館，到這兒來的客人，多半都是富豪之家。

富豪之家的子弟，多半犯有一種相同的毛病，所謂飽暖生淫慾，他們犯的就是淫慾字二。

× × ×

齊飛燕挽着舒文照走進富貴春，在樓上選了一張臨街的桌子坐了下來。

她叫店小二弄來酒菜，便跟舒文照低斟淺酌的閒聊着。

「舒兄，你說天地之間，最怪的是什麼？」

「最怪的？我想最怪的莫過於朝來寒雨晚來風吧，天機玄奧，誰能預測？」

「嗯，有道理，不過這個問題太大，也太遠，咱們自己還管不完，那有時間去管天機。」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只是你沒有用腦筋去想它罷了，譬如，一個男人爲什麼喜愛某一個女人？那一見鍾情又是什麼道理？」

「這……我從未仔細想過這些。」

「你爲什麼不仔細想想？」

「我認爲所謂喜愛，所謂鍾情，是在不知不覺中很自然發生的，不必强求，也勿須使用心機，一切聽其自然發展，還去想它作甚？」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我也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不是舒文照說的，自然也不是齊飛燕了，他們原是兩人對飲，難道忽然來了一個第三者不成？

不錯，的確來了一個第三者。

此人年約三旬，面白無鬚，身着一件十分醒目的大紅長衫，笑嘻嘻的向他們走來。

「兄弟紅袍公子謝小山，適才冒昧接口，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紅袍公子謝小山，是安慶著名的三公子之一。

只要走過江湖，如果不知道安慶三公子，他必然是一個白痴，因爲他們家世喧赫，武功極高，是幾個名震當代的傑出人物。

齊飛燕自然知道安慶三公子，可是她那滿面生春的粉頰，忽然一沉，雖未出言斥責，却連正眼都未向紅袍公子謝小山一顧。

舒文照從未走過江湖，當然不知道安慶三公子，無論謝小山的名頭如何响亮，對他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再說此人身着紅衫，油頭粉臉，舒文照只瞧了一眼，就由內心生出厭惡之感。

齊飛燕對他不屑一顧，舒文照打從內心裏厭惡，謝小山碰了壁，紅袍公子的名號遭到嚴重的挫折與輕視。

這是前所未有的恥辱，紅袍公子謝小山怎能忍得下這口窩囊氣！

自然，他如此行動輕薄，應該是咎由自取。不過，任何一個狂妄自大之人，決不會承認犯下錯誤的是他自己。

謝小山正是一個狂妄自大的人，他當然不會承認他自己的錯誤。

於是在一聲狂笑之中，他向舒文照擊出一掌。

「小輩太狂了，本公子要叫你吃一點苦頭。」

其實他這一掌決不只吃一點苦頭，如若讓他擊中右肩，必然會肩骨盡碎，一條右臂也就變爲殘廢了。

舒文照想不到這位素昧平生的紅袍公子會無緣無故的猝下毒手，他內心的厭惡也因之更增加了幾分。

他沒有避讓，嘴角上挑起一絲鄙夷之色。

原因很簡單，紅袍公子謝小山這足可裂碑石開的一掌，雖是功力不弱，可惜他找錯了對象，駐定是非丟人現眼不可。

果然，他左臂倏地一伸，五指已扣上紅袍公子謝小山的腕脈，順勢輕輕一抖，謝小山就像斷了綫的風箏，向門外摔了出去。

噗的一聲巨响，紅袍公子竟摔了一個四脚朝天，一陣轟堂大笑之聲，立即在酒館內外掀了起來。

幸災樂禍，固然是一般人的壞習慣，但由人人稱快的這一點瞧看，不難知道安慶三公子行爲的一般。

只是謝小山這個台塌的太大了，他豈肯善罷干休，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有些心地善良之人不由替舒文照担上了一份心事。當謝小山狼狽逃去之後，立時議論四起，整個酒館都鬧轟轟的。

其中有些是利用議論暗中向舒文照提出勸告，他們所以如此，是因爲安慶三公子財雄勢大而不敢招惹麻煩。

勸告的內容很簡單，叫他們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舒文照向他們投下感激的一瞥，然後對齊飛燕說道：「走吧，他們說的不無道理。」

齊飛燕道：「幾個跳樑小丑罷了，不要理他。」

其實一羣彪形大漢已湧入酒館，此時想走爲時已遲。

富貴春的酒客紛紛走避，片刻之間只剩齊飛燕及舒文照二人了。

來人約莫二十餘名，領頭的除了紅袍公子謝小山，還有一個身着錦袍，年約四旬的中年漢子，一名手捧金刀的少年緊緊跟住他的身後，此人八成就是安慶三公子之首的金刀公子諸葛明。

齊飛燕向他瞧了一眼，回過頭舉起酒杯道：「舒兄，別理這些，咱們乾。」

舒文照道：「好的，乾。」

强敵當前，視若無覩，這份狂態，使來人面色一變。

金刀公子諸葛明跨前幾步，雙拳微微一抱道：「兩位好氣概，不能不叫在下由衷的佩服。」

舒文照道：「好說，咱們只是不願讓人欺侮罷了。」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咱們安慶的朋友從不欺侮外鄉人，但兩位要想拿安慶三公子來揚威立萬，你可能打錯了主意。」

齊飛燕面如嚴霜，櫻唇輕蔑的一撇道：「拿安慶三公子揚威立萬，倒不如逗逗街頭的要飯的，所謂馬不知臉長，閣下太抬高你自己了！」

金刀公子諸葛明的心頭雖是十分震怒，却也知道齊舒二人決非等閒人物，此人頗富心機，在沒有摸清對方的來路之前不願冒然動手。

於是他淡淡一笑道：「這麼說兩位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請問兩位的萬兒怎樣稱呼？」

齊飛燕道：「有這個必要麼？」

金刀公子諸葛明道：「姑娘，在下是以禮相詢。」

齊飛燕道：「舒兄，把你的披風讓他瞧瞧。」

舒文照點點頭，打開包裹，露出金披風道：「閣下是否認識這個。」

金刀公子諸葛明心頭一震，他明白無論安慶三公子如何財雄勢大，要是跟飛雲幇相較，他們就微不足道了。

而且金披風名震武林，身手之高決不在一派掌門之下，與這般煞星結怨，豈不是自尋死路！

金刀公子不愧安慶三公子之首，當他明瞭處境之後，立即抱拳長揖道：「在下二弟有眼無珠，衝撞了兩位俠駕，大人不見小人過，希望兩位大俠高抬貴手，兄弟感激不盡了。」

齊飛燕冷冷道：「你說錯了吧，公子

，找碴的是你們，氣勢洶洶要將咱們生吞活剝的也是你們，這高抬貴手四字應該由咱們說出才對。」

金刀公子諸葛明連連打躬作揖，一副奴顏婢膝的醜像，紅袍公子謝小山以及他們帶來的一般打手，每一個都面如土色，呆似木鷄。

舒文照瞧得有點不忍，遂以傳音對齊飛燕道：「饒了他們吧，燕妹，不必跟這般小人一般見識。」

齊飛燕微微一笑，也以傳音回答道：「那你就叫他們滾吧，不過你要告訴他們，今後如若再有人打擾咱們，就拿安度三公子是問。」

舒文照點點頭，目光一轉，瞅着金刀公子諸葛明道：「令弟行爲輕薄，應該接受一點處分，看在閣下的面上，這件事就此作罷，不過咱們在安慶還要稍作停留，今後如若再有人打擾咱們，應由安慶三公子負其全責。」

金刀公子諸葛明諾諾連聲道：「是，是，多謝大俠。」

舒文照道：「好啦，你可以走了。」

金刀公子諸葛明如獲大赦，立率手下狠奔豖突而去。

齊飛燕瞅着舒文照嫣然一笑道：「處事條理分明，神態不怒而威，舒兄果有大將風範，首席金披風太過委屈你了。」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別給我戴高帽子，咱們也應該走了。」

齊飛燕說道：「好的，咱們回鏢局去，我想古今同也該將風塵劍客許影帶回來了。」

舒文照道：「妳不買東西了？」

齊飛燕道：「改天吧，現在辦正事要緊。」

他們回到鄱陽鏢局，古今同立即參見齊飛燕道：「稟院主，屬下無能──」

齊飛燕一怔道：「怎麼，你沒有將許影請來？」

古今同道：「趙家大院堅不承認許影住在他們那兒，屬下曾經曉以利害，但說破嘴唇，他們還是推得乾乾淨淨。」

齊飛燕道：「你沒有搜過？」

古今同道：「趙家大院的房屋十分之多，憑屬下一人之力是無法搜查的，不過屬下曾經查過娉兒的房間，但都是毫無所獲。」

齊飛燕道：「娉兒是誰？」

古今同道：「娉兒是趙家大院的紅牌姑娘，聽說許影對她十分喜愛，他到趙家大院養傷，就是住在娉兒那裏。」

齊飛燕沉思半晌道：「風塵劍客許影，是五官堡主張松亭的拜弟，在江湖道上頗負盛名，他居然迷戀一個青樓女子，這娉兒必然不凡。」

古今同道：「是的，這女人眼光極高，等閒之人縱然一擲萬金，也休想獲得她青眼一顧。」

齊飛燕道：「趙家大院座落何處？」

古今同道：「在小南門，由此往東，經過一條街再向南轉就到。」

齊飛燕道：「好，你去歇息吧。」

古今同道：「謝院主，屬下告退。」

打發走了古今同，齊飛燕忽然向舒文照迴眸一笑道：「舒兄，有沒有興趣？」

舒文照道：「燕妹指的是什麼？」

齊飛燕道：「到趙家大院走走。」

舒文照愕然道：「這個……有點不妥吧！」

齊飛燕道：「逢場作戲嘛，有什麼不可呢？」

舒文照道：「可是……燕妹妳……」

齊飛燕道：「不必担心，我改扮一下就行。」微微一笑，她逕自轉入臥房，片刻之後，一位頭戴方巾，身着藍衫的公子哥兒踱了出來。

「舒兄，小弟這厢有禮了。」長長一揖，從容瀟洒，如非素識之人，必然想不到他就是齊飛燕所改扮。

舒文照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文采風流的公子，只是粉脂氣重了一點。」

齊飛燕忸怩的一笑道：「這有什麼要緊，一般紈袴子弟，誰不是這副德性。」

舒文照道：「妳當眞要去？」

齊飛燕道：「有那麼一個風塵奇女子，焉能失之交臂，咱們走吧！」

舒文照摸不透齊飛燕倒底想做些什麼，想不去又拗不過他，只得硬着頭皮跟她走出鏢局。

照着古今同所說的路綫走，很快的就找到了趙家大院。

這是安慶城裏最具盛名的風月場所，此時剛剛是傍晚時分，門前已經車水馬龍，熱鬧非凡了。

舒齊二人雖是徒步而來，穿着一領藍衫，也瞧不出半點富貴的氣息，但門前兩名大漢却神色一驚，好像見到當今天下最特出的人物似的。他們哈着腰恭迎舒齊二人，並立即向裏面傳呼「貴客到」。

舒齊二人全是平生第一次來到此等地方，以爲他們如此招待，必是待客應有的規矩，也就不以爲意，併肩向裏面走去。

進門是一個四合院，四週都是二層建築，此時除了向他們迎來的一名身着長袍的四旬漢子，及一名乾淨俐落，年約三旬的鴇子之外，四週飛紅舞翠，湧出不少瞧熱鬧的姑娘。

舒文照活了二十七八歲，從未見過此等場面，如今被那些美妙動人的目光一瞧，竟兩頰發熱，神色大爲尷尬。

好在迎接他們的男女已經到達，一個哈腰，一個萬福，畢恭畢敬的往裏面請，總算解除了舒文照的窘態。

他們歇在一個極端華麗的小廳，是專接貴客之處，由丫環奉上了香茗，鴇子才諂媚的一笑道：「兩位大爺可有相識的姑娘？」

齊飛燕道：「沒有，不過咱們久慕娉兒姑娘的芳名，希望能够一見。」

鴇子道：「大爺好眼光，娉兒是咱們趙家大院的王牌，包管能令大爺滿意，這位大爺呢？你老想叫誰？」

舒文照道：「有娉兒姑娘就够了，不必再叫。」

鴇子一怔道：「這怎麼成，娉兒一個身子怎能同時侍候兩位客人，這樣吧，賤妾斗胆替大爺選擇一個，保證不會比娉兒差了好多。」

舒文照道：「好吧。」

鴇子立即囑咐丫環去叫，片刻之後，珠簾輕盪，香風襲鼻，一雙佳麗，一前一

後的走了進來。這兩位姑娘一個穿紫，一個穿綠，都是骨血均勻，亭亭玉立，如果要說誰比誰更美，實在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令人無法分出高下。

鴇子指着紫衣姑娘替齊飛燕介紹道：「這就是娉兒，快見過大爺。」

娉兒向舒齊二人襝衽一禮道：「兩位大爺好，娉兒這厢有禮了，」然後蓮步輕移，在齊飛燕的身旁坐了下來。

鴇子另爲舒文照介紹綠衣姑娘倩兒，並向舒齊二人告了一個罪，顚着脚退了下去。

鴇子一走，娉兒倩兒也同時站了起來道：「大爺請。」

舒文照一怔道：「到那兒去？」

倩兒一笑道：「回咱們的房間，在這裏可不成呀！」

在這裏可不成這句話有點那個，舒文照曾經滄海自然懂得，不由面色微紅，遲疑的瞧着齊飛燕。

不知道齊飛燕是不懂，還是不在乎，她竟毫不猶疑道：「好，請姑娘帶路。」

在此等情形之下，舒文照只得跟着倩兒來到一個花團錦簇溫香撲鼻的繡房中。

倩兒請舒文照落坐，兩名小婢立即備上一桌頗爲豐富的酒席。

倩兒舉起酒杯，嬌笑一聲道：「賤妾十分失禮，還未請教大爺的姓名，這一杯就算是受罰吧。」

舉杯就口，仰着脖子一飲而盡。

舒文照道：「在下姓舒草字文照。」

他從未涉足過秦樓楚館，自然不知道什麼規矩禁忌，不過人家姑娘飲了一杯，在禮貌上不能不陪，於是他也乾了一杯。

倩兒伸出纖纖玉手，替舒文照將空杯斟滿，道：「公子，賤妾爲你唱幾隻曲子可好？」

舒文照道：「多謝姑娘。」

倩兒嬌媚的一笑道：「你太客氣了，公子。」語聲一頓，回頭對侍候的丫環道：「小紅，去叫琴師來。」

舒文照道：「不必了，姑娘，在下替妳擊箸爲拍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琴師。」

倩兒啊了一聲道：「原來公子深通樂理，賤妾這不成了班門弄斧，貽笑大方了麼？」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在下只不過略知皮毛，那裏敢當深通二字。」

倩兒道：「公子太過謙虛了，賤妾雖然會唱幾隻曲子，對樂理却毫無所知，如若能聽聽公子的高論，也好使賤妾開開芳塞，好麼？公子？」

舒文照估不到這位風塵中的姑娘，竟然談吐不俗，遂笑笑道：「在下只是略通皮毛，說錯了姑娘可不要笑我。」

語音略頓，接道：「樂，是五聲八音之總稱，易經說先王以作樂崇德，周官有大司樂，通稱樂正，禮記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教士，所謂樂理，即研究器樂或聲樂之理論，宋陳暘撰樂書，凡二百卷，自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辨論精審，應屬樂理之大成，姑娘以爲然否？」

倩兒愕然道：「公子身負武林絕學，估不到腹笥也如此之豐，賤妾得遇公子，眞箇是三生有幸。」

舒文照一怔道：「姑娘怎知在下是武林中人？」

倩兒道：「公子日間擒服安慶三公子，早巳名聞遐邇，盡人皆知了。」

舒文照發覺這位倩兒姑娘頗不簡單，難免有點心存戒備，但表面上仍不動聲色的一笑道：「勿怪咱們獲得貴院的特殊待遇，敢情貴院已經摸透了咱們，其實在下並沒有什麼絕學，只能說安慶三公子太過窩囊罷了。」

倩兒道：「賤妾只顧說閑話，幾乎忘記要爲公子唱幾隻曲子的事了，公子，你要不要聽？」

舒文照道：「在下正在洗耳恭聽，自然要啊。」

倩兒嫣然一笑，漫引歌喉，唱了一首易安居士的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厨，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歌喉婉轉，餘音繞樑，尤以那柳眉輕顰，西子捧心的神態，活生生的表現出一個多愁善感的美人。

舒文照不禁由衷的讚許道：「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在下的耳福當眞不淺，不過姑娘正當花樣年華，那來的如許傷感？」

倩兒幽幽一嘆道：「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你說是麼，公子。」

不錯，人生不如意的事的確太多，但舒文照却明白此話決非由衷之言。

不過秦樓楚館只是逢場作戲的所在，在這兒一切認眞不得。

他不認眞，倩兒倒認眞起來了。

「公子，賤妾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道該不該說。」

「不要緊，姑娘有話但說無妨。」

「公子可知道賤妾與娉兒妹子在趙家大院接待客人的規矩？」

「這個……請姑娘指教。」

「指教不敢當，不過賤妾必須說個明白。」

「姑娘請說。」

「咱們姐妹雖是墮落風塵，但潔身自好，賣唱不賣身，希望公子能够鑒諒。」

「這是姑娘的自由，我不會勉强。」

「多謝公子，不過風月場所，並非咱們久居之地，如果碰到願意替咱們姐妹贖身的仁人君子，又合於咱們姐妹的條件的客人，賤妾自當滅燭留髡，以身相許……」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姑娘既有此存心，我想遲早必能如願的。」

「馬逢伯樂而嘶，伯樂豈會常有。」

「這……咳，姑娘說的是。」

「公子，賤妾有幾句直言，希望公子不要見怪。」

「說吧，姑娘，在下不會怪你的。」

「請問公子，你們來趙家大院目的何在？」

「這還用說，賞名花，嘗美酒，無非追求人生的樂趣罷了。」

「說的有理，不過章台走馬，柳巷尋花，夫婦二人有志一同的倒未多見。」

「唔，姑娘之言在下不懂。」

「你懂的，公子，難道這位假書生不是公子的妻子？」

「她……自然不是。」

「她是一個女人總不會錯吧？」

「這個……」

「聽我說，公子，咱們姐妹生不逢辰，以至落得依門賣笑，賤妾不敢要求公子的同情和憐憫，但飄零落花，公子何忍再予踐踏。」

倩兒嬌小玲瓏，原本生就一副弱不禁風，楚楚可憐的形態，此時滿臉幽怨，神色悽絕，縱然心如鐵石，也會爲她一掬同情之淚的。

舒文照是一副菩薩心腸，怎經得起這股柔絲的纏繫，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尷尬的一笑道：「姑娘誤會了，咱們雖是有所圖謀，但決無輕視姑娘姐妹之意。」

倩兒道：「當眞麼？公子，咱們姐妹除了這一具迎新送舊的身子別無所有，你們圖謀的又是什麼？」

舒文照暗忖，這下糟了，說了等於觸犯帮規，不說又無法使倩兒釋疑，當眞有點進退不得，這該如何是好？

倩兒幽幽道：「看來公子是有難言之隱，賤妾不强人所難，公子不說也罷。」

舒文照道：「對不起，姑娘，在下實在不便說，不過在下可以担保，咱們對姑娘姐妹決無不利之心。」

倩兒嬌笑一聲道：「我相信你，來，咱們再乾一杯。」

這位姑娘似乎陰霾盡散，嬌靨上巳換上一股迷人的笑容，變化之快，使得舒文照爲之一動。

一個秉性忠厚，不長於機變的少年，在風月場中是不太適宜的，何況他還惦念着齊飛燕，因而起了撤退的念頭。

「在下巳不勝酒力了，我想……」

「不嘛，公子，除非你認爲賤妾開罪了你，除非你瞧不起賤妾，否則你不能走啊！」

一具柔若無骨的嬌軀，鑽進了他的懷裏，檀口送吻，舌吐丁香，喂給他一口香醇醇的美酒。

「好喝麼？公子。」

她以一雙粉臂勾着舒文照的脖子，臉兒相偎，吐氣如蘭，這股柔情，舒文照幾曾享受？

自然，倩兒是美麗的，但那只是路草牆花，如若與韋娃的絕代風華相比，不啻雲泥之別。

不過妻不如妾，妾不如偷，這是男人的劣根性，舒文照雖非紈袴子弟，但他總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

於是在醇酒美人的誘惑下，他有點忘乎所以了。

倩兒身在風塵，閱人自然極多，像舒文照這英姿勃發，文武兼資的少年，可以說尙屬初見。

她並非一般青樓女子可比，平日自視極高，擾攘紅塵之中，幾乎沒有一個男人値得她正眼一顧。

現在她遇到了舒文照，如同發現稀世奇珍一般，怎肯輕輕放過。

「公子，那假書生當眞不是你的妻子嗎？」

「不是。」

「那……你有妻子麼？」

「有。」

「你的妻子一定是一個賢內助了，她是怎樣侍候你的？」

「拙荊也有工作，家中瑣碎之事，另有僕人去做。」

「那怎麼成，有些事不是僕人能做的啊。」

「妳說的是。」

「公子，我侍候你好麼？」

「當然好，不過……」

「公子，你答允了，丈夫一言，如白染皂，你可不能反悔。」

「這……」

「怎麼啦？公子，難道你還有什麼顧慮？」

「是的，姑娘，在下寄人籬下，一切身不由己。」

「那不要緊，但縱然還有上司，他總不能禁你納妾。」

「話是不錯，但在下必須事先禀明，否則擅專之罪，在下承担不起。」

「公子神明英武，堪稱當代奇材，爲什麼不圖雄飛，而寄人籬下呢？」

「此事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我會告訴妳的。」

「以後？唉，賤妾姐妹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公子如不伸出援助之手，只怕沒有以後了！」

「爲什麼？」

「不瞞公子說，賤妾姐妹正遭人迫害，今日强顏承歡，明日可能身首異處。」

「有這等事，究竟是什麼人迫害妳們姐妹？」

「不知道他們是何等之人，因爲他們黑衣蒙面，難辨男女。」

「他們爲什麼找上妳們姐妹？」

「這個賤妾就不知道了。」

「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姑娘不要見怪。」

「不要緊，公子請說。」

「物必自腐，而後虫生，那般人找上姑娘姐妹，定有他們的道理，姑娘連實話都不肯說，叫在下如何能爲姑娘效力？」

「這個……」

「姑娘既有難言之隱，那就不必說了，在下要去找同伴，就此告辭。」

他丢下一片金葉子，正待起身離開，珠簾一幌，齊飛燕與娉兒走了進來。

舒文照一怔道：「燕……兄弟，你怎麼來了？」

娉兒輕盈的一笑道：「燕妹妹找舒哥哥，她自然該來。」

敢情齊飛燕巳被別人揭穿了謎底，知道她是女兒之身了。

雖然如此，舒文照仍不便答腔，只是一臉尷尬之色，傻呆呆的瞧着齊飛燕。

齊飛燕倒是神色自若，微笑着點點頭道：「舒兄不必顧慮，她們巳經投效本帮了。」

舒文照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齊飛燕道：「娉兒，倩兒還不參見主人？」

娉兒拉着倩兒的衣袖道：「姐姐！小妹擅自作主，妳不會怪我吧？」

倩兒只是微微一怔，迅即霽顏一笑道：「妳作的對，妹子，姐姐怎會怪妳？」

娉兒道：「多謝姐姐，來，咱們快參見主人。」

她倆走到舒文照身前，雙雙檢衽一禮道：「小婢參見公子。」

舒文照啊了一聲道：「兩位姑娘不必多禮，只是妳們弄錯對象了……」

齊飛燕道：「沒有錯，這兩個伶伶俐俐的丫頭原就是爲你收的。」

舒文照道：「這怎麼成，妳那飛鳳院中不都是女孩子麼？我一個大男人怎能帶着她們？」

齊飛燕道：「飛鳳院二十四婢人數巳滿，滴翠留香二樓的新進之人，必須先經明德院訓練及考核，只有首席金披風及院堂主收用侍婢不受限制，所以我才替你收留她們。」

舒文照道：「可是……」

齊飛燕道：「不要婆婆媽媽了，坐下來咱們還有要事商量。」

舒文照無可奈何，只好坐了下來。

齊飛燕道：「娉兒！再將妳們姐妹的遭遇說一遍。」

娉兒道：「小婢遵命。」一頓接道：「小婢姐妹姓黑，先父黑無常原是浙江西天目山的寨主，七年前愚姐妹結伴外出，半月之後返山，山寨却巳發生劇變……」

她還未說明發生了什麼劇變，就巳語聲咽哽，泣不成聲了。

倩兒幽幽一嘆，接道：「山寨被毁，小婢一家數十口只剩下老僕黑明還有一口氣在，經小婢姐妹迫問，他只說了一個譚字便巳氣絕。」

舒文照道：「妳們可記得有姓譚的仇家？」

倩兒道：「沒有，據小婢所知，只有一個在東北開設牧塲的師叔譚永高。」

舒文照道：「會不會就是譚永高下的毒手？如果是他，動機又是什麼？」

倩兒道：「動機也許是先祖師遺留的一柄靑虹劍吧，譚師叔曾想獲得此劍，但爲先父所拒絕。」

舒文照問道：「妳們曾否找過姓譚的呢？」

倩兒道：「找過，咱們跋涉千里，却沒有找到譚師叔。」

舒文照道：「那……妳們爲什麼落到這般田地？」

倩兒道：「咱們需要生活，但除了略具姿色別無所長，不過主要的原因是咱們發現了一個可疑之人。」

舒文照道：「姓譚的？」

倩兒道：「神態擧止有點像他，但年歲不符，容貌亦異。」

舒文照道：「也許經過易容改扮，妳們有沒有進行調査？」

倩兒一嘆道：「如非爲了調査此人，咱們何至於身入烟花……」

舒文照道：「這話怎麼說？」

倩兒道：「此人風流成性，趙家大院他是常客。」

舒文照道：「原來如此，姑娘可曾查出什麼？」

倩兒道：「他自稱姓言，是安樂三公子老么銀槍公子桑長林的師父，十年前移居安慶，現在巳是此地的閒人了。」

舒文照道：「就只這些？」

倩兒道：「此人的口風十分之緊，咱們又不便問的太多。」

舒文照道：「姑娘何不夜探言宅，說不定會查出一點蛛絲馬跡。」

倩兒道：「咱們探過，但言宅戒備之嚴，出乎咱們意料之外，如非小婢現身誘敵，舍妹幾乎葬身惡犬之口。」

舒文照愕然道：「有這等事？」

娉兒掀起長裙，露出一對白如羊脂，修長渾圓的玉腿，右邊小腿肚之上，赫然一塊鮮紅的疤痕。

放下長裙，娉兒略帶羞意的苦笑一聲道：「這是咱們偵查仇家惟一的成果，公子不要見笑。」

舒文照道：「不要灰心，這件事我跟燕妹都不會袖手不管的，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妳們的信心，那姓言的是不是的確可疑？」

娉兒道：「如非姓言的的確可疑，愚姐妹豈能忍受這生張熟魏，倚門賣笑的生涯。」

舒文照道：「倩兒姑娘曾說正遭人迫害，是否也與此事有關？」

娉兒道：「不，原因是風塵劍客許影，於年前偶遊趙家大院，當小婢獲知他是武林高人之後，即曲意籠絡，希望引爲奥援，誰知日前他負傷來到安慶，原先是住在客棧之中，當一名從人死去之後，他就移居趙家大院，並於當晚又悄然走出，小婢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但却引鬼上門，爲小婢姐妹帶來極大的危機。」

舒文照道：「必然是他的仇家找上姑娘姐妹，追問他的下落了。」

娉兒道：「是的，他們來過三次，小婢姐妹都應付過去，前晚又來了一名黑衣蒙面人，竟然……竟然……」

倩兒一嘆道：「當時正値深夜，小婢聽到衣襟帶風之聲，因爲不放心舍妹，所以前去瞧瞧，當時小婢情急之下，以素不輕用柳絮飄傷了他舍妹才能倖免於難。」

舒文照道：「什麼是柳絮飄？」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柳絮飄是雁蕩門的獨門暗器，細小而多，如同牛毛，中人之後，便循血液前進，直至攻心而死爲止。」

舒文照道：「好歹毒的暗器，姑娘今後還是少用爲宜。」

倩兒道：「小婢遵命，唉，本門人才凋零，除了那位譚師叔，就只剩下小婢姐妹了。」

舒文照道：「自那人中了暗器逃走之後，黑衣蒙面人就沒有再來了麼？」

倩兒道：「沒有，但他們決不會就此干休的。」

舒文照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燕妹，妳帶了多少銀子？」

齊飛燕道：「你是要爲她們贖身？不必了，她們是自由之身，隨時都可離開趙家大院。」

舒文照道：「那麼兩位姑娘收拾一下，咱們立刻就走。」

齊飛燕道：「不，咱們先走，我巳經告訴娉兒咱們的住址，讓他們晚一點再來不遲。」

舒文照道：「好吧。」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天降煞星（五）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黎嘉在完成了向高來堡取走秘密文件之後，因他不願再做間諜工作而離開了司馬洛，當回到他房間時，已有加漢的手下等着他，並捉住黎嘉迅速送到高來堡去，司馬洛利用調虎離山計，使加漢的主力大多調離高來堡，而司馬洛等人則乘直升機攻入高來堡，準備營救黎嘉——

英雄脫險境

總之，司馬洛的目的就是使加漢忙得透不過氣來，這樣，他就可以和姬廸從空中降落在高來堡上了。

無綫電裏，卡里拉的聲音回答司馬洛說：「謝你！現在我們動身了！」

「我們走吧！」司馬洛轉頭對着姬廸說。

於是他們回到一部白色的汽車上，利用那部車子的特佳雪地性能，以相當的速度離開了那裏。

一小時後，司馬洛和姬廸已經到達了一座機場，在那裏，已經有一架巨大的軍用飛機升火待發。當司馬洛與姬廸踏上飛機的時候，他看見飛機內已經有十個全副武裝的傘兵在那裏等着。其中一個傘兵走上前來，顯然就是隊長了。這人伸出手來與司馬洛相握。

荒島渡佳期

「我是朱里少尉，」他自己介紹道，「是金波里上將命令我與你合作的，我們十個人完全聽從你的差遣！」

司馬洛這個人在許多地方的高處都有潛勢力的，那是因爲他認識不少有勢力的人物，尤其是聘請他做這件事的組織的勢力亦是非同小可，所以有很多人在需要時帮他的。

金波里就是這些可以帮忙司馬洛的人之一。他的勢力可以私人借給司馬洛一部軍用飛機，還可以借給他十名傘兵。自然，金波里上將這樣做也是有很大條道理的。這些傘兵都不是用作報私仇，而是在做一件對人類有益的事情。

司馬洛對那空軍少尉朱里點點頭：「謝謝你，現在，我們可以出發了！」

他們進入了飛機的內部。一個工作人員已經拿來了降傘裝備給他們換上。司馬洛轉對姬廸：「你眞的要一起來嗎？這是一個危險的任務！」

「我要一起來，」姬廸說，「我一定要去。這件事情是有私人感情在內的！」

於是他們動手換衣服，而那一架軍用機的引擎發動，機身開始沿着跑道向前滑行。

在那貨倉內部的地上，加漢仍在焦急地踱來踱去，而他的其中一個手下正在用一副手提的無綫電在收聽什麼。

「有消息嗎？」加漢不耐煩地問。

那個手下一時沒有反應，就像完全沒有聽到他說話似的。大約一分鐘之後，他才放下耳機，轉向加漢：「很奇怪，警方依然沒有採取行動，但是他們是準備好了的，隨時可以出動的，就差還沒有出動吧了！」

加漢摸着自己的下頜，表示莫明其妙：「他們究竟等什麼呢？不過，這樣也是好的，他們遲一點來，我們就多一點時間撤退了！」

接着另一個手下也從門外進來了，報告道：「車隊來了！」

加漢走出門口看看，果然，有兩盞車頭燈正轉過公路，出現在視綫中，而跟在後面不遠之處又有另外兩盞。

車頭燈一雙一雙地從路彎的後面出來，愈出就愈多。

加漢點着頭：「很好，假如有時間把東西全部搬出去，那麼我們就連抵抗都不必了！」

那隊貨車隊總共有二十部之多，很整齊很有秩序地開進這空地之中來，於是，搬貨的行動便開始了。加漢像一隻興奮的牧羊狗似的走來走去，在指揮着手下在搬貨。

那幾座貨倉屋內所存的貨物，數目很大，二十部大貨車也要分兩次才能够載完的。

加漢用手電筒照着一張地圖，查閱着他的貨車隊要走的路。司馬洛的方面，以及高來堡上的俘虜，已給他完全置於腦後了！對他來說，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把那些貨取回來！

× × ×

那架軍用飛機在空中飛着。現在天已

經晴了，所以從飛機上向下望，景物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司馬洛和姬廸已經換好了服裝，祇是等着一到達目的地，就可以下去了。

「你知道嗎？」姬廸說，「假如黎嘉臨走時把加漢殺掉，那就不會有現在的煩惱了！」

司馬洛聳聳肩：「這就是做人的矛盾之處了！我們不是職業兇手，我們不會亂殺人，除非是爲了自衞，否則我們是不會開殺戒的，所以，明知是應該殺掉的人，我們還是沒有殺掉！」

「我希望加漢沒有已經把黎嘉殺掉了！」姬廸說。

「我也是這樣希望的，」司馬洛說，「假如黎嘉死了，我們這一次的任務就變得全無意義了，是嗎？」

姬廸走到飛機的窗口前面向下望。當她走動的時候，那十個傘兵的眼光便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是值得注目的。姬廸說：「我們已經到達了！」

「是的，」司馬洛說，「再兜一個圈子，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飛機再兜了一個圈子，又飛臨了高來堡略左的上空。忽然之間，好像產卵一樣，機腹吐出一條一條白色的人體。這些人體一共有十二條，就是那十個傘兵，再加上司馬洛和姬廸。

下降了一段高度之後，這些傘兵的背上便吐出了一朵一朵的降傘，把他們下降的速度拉慢，就像上一次的黎嘉一樣，這十二條降傘也是準確地向高來堡那方向降下去。降落在高來堡是容易的，困難的祇是在如何能用跳傘的方式離開吧了。不過這一次，他們則並不打算跳傘離開了。十二個人分成十二朵奇異的花朵似的下降着，終於很順利的降落在高來堡後面的樹林中。

十二個紛紛把降傘解下，但是並沒有埋起來。這一次，他們是並不打算掩飾他們的行藏的了。他們祇是取出他們帶來的武器，便向高來堡的方向進發。

沒有下雪。

天是很晴的。不過，並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的來臨。可能是堡中留下來的人手已經不多吧。不過，主要還是飛機飛得够高，地上一點聲音都聽不到。

「我們進去吧。」司馬洛揮揮手。

他們十二個人開始向高來堡的方向推進。每一個人都是全身白色的，在雪地上移動着，即使有人從堡內望出來，也未必會看得見他們的。

很快，他們便到達了堡壘的牆下，一如上一次黎嘉一樣。

× × ×

那邊，加漢的貨車隊正開始出發，貨物已一箱一箱裝滿在車上，好像長蛇陣一樣。那二十部貨車魚貫開動，離開那塊貨倉的空地。每一部貨車都有二個打手，一個坐在司機的身邊，另一個則在車後，守着車頭頂上架着的輕機槍。防守力是不弱的。

山路十分險峻，是通上高山的羊腸小徑。他們沒有辦法不走這一條路，因爲這路可以通到山後，那裏的山脚有一條鐵路，而一列專用的火車已經在等着了。這列火車會與貨車隊會合，貨車隊上的貨物會很快地給轉到火車上，運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加漢就在第一部貨車的車頭，與司機在一起。無綫電就放在他膝上。他仍與貨倉那邊保持着密切的聯絡，由於還有一部份貨物在貨倉裏，遲一些，他的貨車隊還得折回頭去，再載貨一次的。

加漢的眼睛興奮地閃着光。也許，他這一次是逃得掉的，祇要把貨搬走，藏起來，就沒有人能奈何他了。自然，加漢並不知道還有卡里拉能奈何他。

接着毫無預兆地，卡里拉的攻擊就來了。車子一震，因爲輪胎中了一排子彈而洩氣，然後槍聲才傳進耳中。加漢雖然是一個肥胖的老人，看他的樣子似乎很笨鈍，其實他的身子却非常敏捷。當車子因車輪洩氣而失去控制，撞向路邊的時候，他就以最快的速度推開車門，飛身逃出。第二排子彈到達的時候，加漢的人已經不在了。遭殃的是那司機。車頭的擋風玻璃忽然碎裂。

那司機的胸部進了起碼十顆子彈，變得就像一隻血淋淋的蜂巢了。

貨車完全沒有人控制，撞在路旁一塊二十多呎高的山壁上，隆然一聲。

幸而司機剛才已經收慢了速度，所以撞得並不重，沒有引起爆炸。這一撞的震力只是使到山壁上的一大堆雪塌下來，把車身埋了一半。

車頂上那個管輕機槍的打手好不容易才能恢復平衡，又給這塌下來的雪堆埋葬了。他掙扎着從雪堆裏鑽出來時，第二排子彈剛剛到達。他連叫也叫不出一聲，祇是雙手一擧，便仆倒了。血在白色的雪上顯得極其鮮紅。

加漢已經躱到了一塊大石的後面了，同時，繼後的車子也停下來了。車上的打手紛紛跳下，由於附近是相當空曠的，並沒有很多天然障碍物，所以他們就索性拿車子來做障碍物了。

「他們是誰？」加漢吼叫着問。

這個問題當然就是得不到答案的。既然他自己不知道，就沒有誰會知道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抵抗！

已經有兩個人死了，這決不是一個玩笑。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就是，來者決不會是警方，警方是不會無警告地開槍射擊的。

對方的包圍網顯然已預備好了的，因爲槍彈是從四面八方的山上射下來，任何的天然障碍物都不容易藏身，結果，加漢自己也不能不鑽到一部貨車的底下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祇有貨車底是比較安全的。

加漢的打手領班亦是躱在那部貨車的底下。

「你以爲他們是誰？」加漢在密集的槍聲中提高嗓子叫着問道。

「我不能肯定！」他那領班說道：「但看情形似乎是卡里拉了！祇可能是卡里拉！」

「我要殺死他！」加漢兇暴地瞪着眼睛，「我要殺死他！」

「我們現在的情形看來不大好！」那個領班提出比較理智的意見：「假如這樣下去，我們是死定的，除非我們能及早逃出去！」

加漢揮着拳頭：「衝上去，殺死他們！」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而且他是理智的。他的理智很快就恢復了。他連忙四面望望，打量着形勢，終於頹喪地低聲說：「我們是不容易衝出去的！」

那邊傳來透過擴音機的聲音：「加漢，你已經被包圍了，你是沒有機會的！投降吧！把東西交給我，那麼我也許會讓你活着離開的！」

加漢的脾氣又來了，他吐出了一大串不堪入耳的咒罵，然後大聲叫：「我要殺死你們！你們，你們這些狗養的，我要殺死你們，你們知道嗎？」

加漢的聲音當然是傳不到那麼遠的，所以對方根本沒有聽見。

「我們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擴音機的聲音打破加漢的咆哮。

很毒辣，五分鐘是很長的考慮時間，簡直是太長一點了，然而却又不够加漢採取突圍的行動。

加漢遞過輕機槍來，向山上放了一排子彈，表示這就是他的答案了。但對方並沒有反應，也沒有再向他射擊。對方既然說等五分鐘，那就祇好等五分鐘了。五分鐘以內的答案都不能作實。

「我們得離開這裏！」加漢說，「我和你，一起走！」

「他們呢？」那領班訝異地問。

「讓他們抵抗呀！」加漢咬着牙說，「這不是他們的工作嗎？他們抵抗着，我們走！我現在就把直升機召來！」

領班沒有提出抗議。他也是希望保存自己的性命的。

× × ×

司馬洛等一行十二人正在進入了高來堡。

他們進去的方式也是與黎嘉進去時所採用的方式相同的，那就是搭一條白繩梯爬上屋頂然後再由閣樓的那扇窗子進去。

那破窗是還不曾有機會補好的，因此他們很容易就進入閣樓之內。不過，閣樓那度門則倒是已經加下了一把鎖的，也許就是爲了預防歷史的重演。

那把鎖是在門外的，在裏面碰不到。

司馬洛一咬牙，說：「我們要轟出去了！沒有別的辦法！」

沒有人反對。這一次行動是他作主的，那十個傘兵也不過是供他差遣的吧了。

司馬洛把手中的輕機槍的槍咀抵在門上，扳動槍機。槍聲是十分刺耳的。門縫給槍彈撕了一大條裂縫。司馬洛用腳一踢，門便開了。他們迅速衝出走廊，到了樓梯上，散開。

高來堡內原來祇剩下四個人在把守着，其中二個聽聞槍聲，出現在頂樓，還沒有機會放槍，就已經給一排槍彈掃倒了。餘下的兩個在樓下，躲在障碍物的後面，準備負隅頑抗。但是當他們看清楚來的人有多少時，他們的意志就開始動搖了。

司馬洛亦不希望他們抵抗，他對他們叫道：「放下槍投降吧！你們是不需要死的！」

那些人還是遲疑着。司馬洛也猜得出他們的心裏在想着什麼。加漢一定不贊成他們放棄的。所以司馬洛叫道：「你們別担心，你們的加漢先生現在在山下已經給包圍住了，他也自身難保呢！」

在這種情形下，那些打手也都覺得投降是明智之舉，於是他們便棄械投降。

他們都被捉住了，而既然已經投降，他們亦沒有緊閉着咀巴的必要，司馬洛很快就查出了黎嘉是給囚在那一間房間的。

他們衝入了地下室中。出乎意外，他們發覺黎嘉原來已經脫了身。黎嘉本來是吊在那裏的，但是繩子已經解開了，而黎嘉的人已經躲到了地下室中那座火爐的後面。還好黎嘉沒有拿到槍在手，不然他就可能先放槍而把來人射倒一兩個了。

姬迪是跑在最前頭的。

「姬迪！」黎嘉看見她，就從那火爐後面衝出來了，表示着無比的喜悅。

兩個人擁抱在一起。

司馬洛搖搖頭，揮手吩咐那十個傘兵：「我們分散找一找吧，看看他們還有一些什麼人在這裏！」

他們離開了地下室，祇剩下了姬迪和黎嘉兩個人在裏面。兩個人緊緊地互相摟抱着，高興得什麼都忘記了。

司馬洛領着那十名傘兵，在高來堡內上下仔細搜索了一番。那裏面果然再沒有什麼人了。這堡內的打手的確是都已給加漢帶走了。

跟着，他們就是在堡內搜索文件。那座保險箱給打開了。黎嘉上次沒有拿走的文件現在都給拿出來。這一次毫不留情的大攤牌了。

他們做好工作，可以離開的時候，就有兩部直升機飛來。這就是來接應他們的。他們是跳傘下來，但可不能跳傘逃走。

因此他們是必須乘直升機離開的。

姬迪已經替黎嘉找到衣服，讓他穿上了。他們跳入了那溫暖的直升機的內部。這直升機當然亦是向軍部借來的東西。

× × ×

那邊，加漢正狼狽得很，由於所限的時刻已到，所以對方大舉進攻。槍彈密得像雨一樣，雪上彈孔如蜂巢，使人看了感到毛骨悚然。還擊幾乎是毫無效力的，由於對方早有準備，已經在障碍物後面躲好了，而加漢他們倉猝之間，就祇能躲在貨車底下而已，根本沒有可能抵抗。時間一拖長，他們就死定了。

加漢把他那挺輕機槍舉起來，向山上放了完槍中的子彈，然後又開了那副手提無綫電，吼叫道：「怎麼還不來？你們想我死嗎？」

「我們來了！」無綫電中有聲音應道，「我們馬上就來！」

接着果然就看見他那部直升機降下來了。對方的機槍的火力顯然有一部份改爲向直升機射擊，不過沒有那麼容易射下來。機場子彈祇射在飛機的身上開洞，彈頭之內並沒有炸藥，直升機可以中很多彈而仍然在飛的。除非是油箱被擊中了。

直升機盡可能快地降下來，加漢與他那個領班跳起身，迅速跑過去，跳上直升機。這也是相當危險的行徑，因爲一跑出去就暴露在槍林彈雨之下了。不過他們的

運氣倒相當好，祇是有一顆子彈穿過了加漢的褲管，除此之外，他們就毫無所傷了。隨即，直升機就迅速升高，子彈擊在機身上，乒乓地响。這之後，直升機便升出了槍彈的射程之外了。加漢鬆了一口氣。

「好了，」他說，「我們回去吧！」

直升飛機向高來堡的方向飛回去。加漢緊緊地咬着牙齒。看來他是一切都完了。他必須回去把黎嘉碎屍萬段！他的噩運是由黎嘉出現而開始的，他決不能放過黎嘉！

直升機終於飛近了高來堡。在一片雪白之中，那座堡壘相當清楚呈現在眼前。加漢舒舒口氣，說：「好在，我有一個最後的根據地！」

剛剛說完，高來堡就在他的眼底下崩潰了。好像是一座沙泥砌成的堡壘，經過輕輕的一下震動，便倒塌下來，濃烟四射，然後聲音才傳進耳中。而那震波跟着到達了，整架直升機都震起來，就像風中的落葉。

機師好像摔角手似的拚命用力，要把飛機把持着。

「我的天！究竟怎麼回事？」加漢驚愕地低聲叫道。

他當然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其實，就是司馬洛他們留下來的計時炸藥現在爆炸了。司馬洛決定還是把高來堡毀滅了好些。

此時，黎嘉和姬迪已經在一間豪華的酒店裏，而姬迪正替黎嘉在傷口上塗上消毒和止痛的藥物。黎嘉舒服地閉着眼睛。床頭的電話响起來了，姬迪抓起聽筒，聽一聽，說：「好吧，我告訴他！」

她放下了聽筒，對黎嘉說：「是司馬洛打來的，他說加漢那些貨已經落入了卡里拉的手中，不過，卡里拉最後也還是逃不過警方的掌握的。」

「很好！」黎嘉說。

同一時間，加漢的直升機還在空中徘徊着。高來堡已經不存在了，那山上是一片焦黑的爛泥碎石。還完整的就祇有在較遠處的樹林而已。

機師在旁邊問道：「加漢先生，現在我們要到哪裏去好呢？」

「我不知道，」加漢苦惱地說，「我眞的不知道，我們有什麼地方好去呢？」

× × ×

姬迪與黎嘉則有很多地方好去。他們是一起去渡蜜月，而且他們並不到寒冷的地方去。雖然寒冷的地帶也有很多渡蜜月的好地方，譬如說，那些滑雪勝地就有不少木屋，裏面有着非常豪華高級的設備，而且屋內是溫暖如春的，有情人躲在屋子裏，看着外面的冰雪，頗有出塵之感。但是姬迪與黎嘉則沒有到這種地方去，因爲他們已經受够了。

他們在冰雪之中工作過一段時間，留下了並不良好的印象，因此他們並沒有意思再到冰天雪地裏去渡蜜月，引起那些不愉快的回憶。

他們是到熱帶去。

南海的山島也有渡假勝地，而那裏有的是金色的陽光及清凉的海風，沒有寒冷。晚間，他們可以就這樣躺在沙灘上，仰望着頭頂上天空中的星月。也有時風暴會忽然來臨，他們便躲回稻草及竹子建成的屋子衰，緊緊地貼在一起，等待着風雨過去。

他們是在一座偏僻的小島上，那種南海上無數的小島，許多是沒有人居住的，有些島上面祇是有一兩間屋子。假如這個世界上還有世外桃源的話，這裏就是了。而這裏是最後的世外桃源。

他們這座小島就是祇有一間屋子的。他們把這整座屋子租了下來，也等於是把這整座小島租了下來了。這裏沒有別人會來的。他們並不是不容許別人到來，而是：誰會到這裏來呢？

那座屋子的主人是一個南海土人的家庭，而在出租這段時間之內，他們就變成是黎嘉與姬迪的僕人了。並可以說是朋友。實在也沒有什麼僕人的工作需要做的。他們不過是照顧兩個人的起居飲食，男主人教他們到什麼地方去潛水射魚收獲最豐富，他們告訴這雙外來的新婚夫婦此地的風土人情是如何的，而這雙外來的新婚夫婦則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而大家都一致認爲還是這裏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好一點。這一家人都認爲，假如邀請他們到外面的世界去生活的話，他們還是要敬謝不敏了。

不過，姬迪與黎嘉則並沒有忘記外面的世界上的一個人，那就是司馬洛。

那天晚上，他們在離開屋子最遠的沙灘上躺着，剛剛在海裏游過了一個泳，也剛剛做過了愛，而大家都沒有穿上衣服。

在這個地方，衣服實在是不大需要的東西；又不會有外人來，而天氣是這麼溫暖，亦不需要衣服爲他們保持溫暖。

姬廸的頭枕在黎嘉的手臂上，慵倦地閉着眼睛，黎嘉說：「知道嗎，姬迪，我一直在奇怪一件事，那就是爲什麼妳沒有愛上司馬洛。」

「看來倒像是你愛上他了。」姬迪說着。

「他是一個很有條件的男人，」黎嘉說，「他是一個英雄，而我並不是！」

「他也這樣問過我。」姬迪說。

「你怎樣回答他呢？」黎嘉問。

「我說我不知道，」姬迪說，「而我是眞不知道的。這種事情，誰能解釋？」

「他是一個好人。」黎嘉說。

「這一點我絕無異議，」姬迪說，「假如不是他替我對上級交涉——」

「我們也不可能現在在這裏一起了，是嗎？」黎嘉說，「不錯，你這位上司眞的很帮你的忙！」

「司馬洛並不是一位上司，」姬迪說，「你忘記了嗎？」

「呀，對了，」黎嘉說，「他是散工，他反而是可以自由退出的，他不過是按次計算酬勞的吧了！」

「對了，」姬迪說，「而我則可並不是一樣了。我是不能退出的，祇有他提出的忠告，我的上司他們才肯聽。」

「究竟你是爲了什麼要參加這種工作的？」黎嘉又問道，「這樣危險，一進去了又不能够退出！」

姬迪嘆一口氣：「那就像是噩夢一樣，我看我們還是別去提了吧，反正這是已經過去了的事，而且加漢已經死了，我們

仍然活着！」她把頭更緊緊地貼在他的肩窩上。

× × ×

但加漢還沒有死。

司馬洛祇是不希望黎嘉和姬迪担心，所以就讓他們相信加漢是已經死掉了，讓他們能够安安心心地去渡他們的蜜月吧了。其實加漢是並未死去的。

這正是此刻司馬洛與姬迪的上級正在商量的事情。

「他一定躲藏在一個地方的。」姬迪的上級，情報部的主管，一個看樣子老成持重，有商人味道的人在說。這個人就是馬先生。

司馬洛擾抓着後腦：「我還以為他是一定已經死在卡里拉的包圍之下的！」

「但是他並沒有。」馬先生說。

「我知道，我知道，」司馬洛伸出兩手示意他不必再說下去了，「卡里拉的招供，他並沒有殺掉加漢。他是想這樣做的，但是他並沒有這機會。加漢在千辛萬苦及千驚萬險中乘直升機逃走了。」

「逃到什麼地方去？」馬先生說，「問題就是在這裏。」

「高來堡上，」司馬洛說，「你已經肯定了他並不是葬身在那裏嗎？」

「可以肯定他並不是已經葬身在那裏，」馬先生說，「我們簡直已經檢驗過了高來堡的廢墟的每一塊泥土了，這種事情我們是絕對不敢疏忽的。但是沒有，他的直升機並不是降落了之後才爆炸的。」

「那他並沒有回去了！」司馬洛說。

「我認為這一點是一種疏忽，」馬先生說：「你應該在那堡上等他回去的！」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這是疏忽吧。不過我也並沒有料到他居然能逃出卡里拉的手掌。而且我也不打算逗留在那堡壘上等他。這個卡里拉是一個疑心非常重的人。假如我們在堡上等他，他會感覺到，他就不會降落了。」

「他這個人運氣倒眞不錯，」馬先生在搖頭，「他在槍林彈雨之中逃脫了，而他又在爆炸之後才回到去的。他可能還是親眼看着那堡壘爆炸！」

「但他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呀，」司馬洛說，「他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的，」馬先生說，「這就是奇怪的地方了，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我們完全沒有了他的消息，就像他是到了另一個星球去了！」

「也許問題是在於他什麼都沒有了，」司馬洛說，「他已經從一個大人物變成一個小人物。一個大人物的消息比較容易得到，小人物則比較難了。」

「但這不是一個等閒人物，」馬先生說，「這是一個彈性很强的人物，假如我們不及時制止他的話，他很快就會再回彈起來，又開始他的犯罪生涯的，因此，司馬洛，你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你得把這個人找回來！」

「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司馬洛說，「但是我會盡力的，我會想出一個辦法來！」

「另一方面，」馬先生說，「我們自己當然亦會盡力的。我們也會盡可能找尋他的踪跡。」

司馬洛站起來：「我們分頭工作，但是仍然互相保持着聯絡好了！」

他離開了馬先生的寫字間，眉頭緊緊地皺着，走到街上，坐上了他那部豪華的跑車。並沒有車子跟踪他。看來加漢並不要向他採取報復行動。但也許並不是不要，只是時機未到而已？加漢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再組織起勢力來的，正如馬先生所講的「反彈」，加漢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反彈過來的。所以暫時，加漢還是不會動手的。但遲早，加漢的報復還是會來的，而司馬洛覺得還是先下手為强的好，最好不要等加漢來找他。他先找到加漢比較好一點。

是的，這是一個錯誤。他以為加漢肯定會死在卡里拉的槍下，但加漢很幸運地脫身了。他也以為加漢即使逃回高來堡上，也會給他預佈下來的炸藥炸死，但是也沒有。加漢還是很幸運，在炸藥剛剛爆炸之後才回到去，因此加漢也逃過一刦了。

但是加漢究竟躲在什麼地方呢？

× × ×

加漢現在所躲的地方原來就是他的兒子那裏。他的兒子？

是的，他的兒子。但是這是一個沒有別人知道的兒子，因為這不過是一個收養的兒子而已。也許這是加漢積善因得善果吧？但是加漢的動機則並不是良善的。他早年收養了好幾個孤兒，負担他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他們成才，有了自己的事業。

加漢會間中去探望他們一次。這些孤兒們甚至不清楚加漢是幹什麼的，但他們對加漢則有着深厚的感激。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假如加漢是親生父親，而祇是間中去看他們一次，祇是負担教育費的話，他們就會十分反感，認為加漢是不負責任的了。

但加漢並不是親生父親，所以他們就祇有感激，而且對加漢還總是非常想念了。加漢的偶然來探一探，更是他們所歡迎的。

他們是加漢所佈下的種子，但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因為加漢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們也不知道。假如他們知道加漢這個人是幹什麼的，也許他們的印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這一次，加漢是躲在他其中一個最有成就的兒子那裏。他這個兒子在美國，叫史高達，是一個成功的地產商。他的成功當然主要是仗着他自己本身的努力，不過加漢亦有助過他一臂的。

史高達已經有妻子和兒子。但他們對加漢仍然是表示歡迎的，甚至加漢聲明這一次來是要住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並且需要一些經濟上的帮忙，史高達仍然是歡迎的，甚至求之不得，很歡迎有這個報恩的機會。他提議加漢與他們住在一起，但這一點加漢則不接受，所以史高達就給了加漢一間屋子，而且給了加漢一筆錢。

加漢有一個銀行戶口，他可以從這個銀行戶口裏提取數目相當大的金額。假如戶口裏的錢不够的話他還可以透支。他這個收養的兒子在那裏就是那麼有影响力的，而且這個兒子認為用錢報答加漢還是不够的，他希望他能為加漢做點什麼。

但是加漢說不必了，他並不再需要什麼帮忙，他的事業失敗了，他祇是想鬆弛一下，輕鬆地渡其餘生就算了。他已經太老，已經來不及再重新建立他的事業。

加漢這樣講倒並不是假話。他也的確是這樣想的。不過，他在輕輕鬆鬆地渡其餘生之前還要做一件最後的事情，不過他並沒有告訴他這個收養的兒子，因為這件事情，他這個兒子是帮不了他的忙的。自然，這個人能够成為有財有勢的人，也不會絕對是善男信女，這世界上很少人能够完全憑乾淨的手段而發達起來的。但雖然如此，加漢要做的事情，他還是沒有能力帮什麼忙的，這種骯髒事情是遠超一個普通商人的能力了。

加漢知道什麼人可以帮他的忙。

這一天，加漢駕着他剛剛買回來的那部法拉利跑車沿着公路飛馳，在傍晚時分到達了一處湖邊的別墅。

他是吃過了午飯之後起程的，却在傍晚時分才到達目的地。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開車訪友，除非是在同一座城市裏，假如是在郊區，那就要開很長時間的車子才能到達了！而且車子還是要以高速行駛的。

他所到達的亦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地方，有鐵絲網圍着，而且鐵絲網的閘門上有一個黑色的鐵牌，用白漆漆着一隻骷髏頭骨，並且上面書明這鐵絲網是通了電的，所以閒人最好小心一點，不要隨便闖進，否則就有性命之虞。這塊地皮的主人一定是一個很胆小的人，每一分鐘都害怕遭到暗算。凡是這種人，都不會是善男信女了。也許是像加漢一樣的人物吧。事實上，像加漢這樣一個人，當他求助的時候，他當然亦是向他的同類求助了。

加漢的車子在閘門的前面停了下來，很小心不讓車頭觸到閘門，而伸手按响號角。

一個金色頭髮的年輕人從樹林中出來了，手上拿着一把雙管的鳥槍。一個打手。那樣子非常明顯地是一個打手。有些人是這樣的，祇擅長暴力，腦筋也像是一條單程路，祇會向暴力的方面去動，其他的事情就不會想了。這種人除了做打手之外，就什麼都做不成的。

「什麼事情？」那個打手打量着加漢的車子問着，手中的鳥槍已舉了起來，朝着加漢的擋風玻璃。假如他一開槍，這擋風玻璃就會完全碎掉，而加漢也會成為一團血肉模糊了。

「我來找沙華拉。」加漢說。

「沙華拉先生。」那個打手矯正道。

「對於我是沙華拉。」加漢說。

「你是什麼人？」那打手問。

「我是來找沙華拉的人。」加漢說。

「我的意思是你的名字。」那個打手說。

「我沒有名字！」加漢說。

「沙華拉先生不接見沒有預約的客人的。」那打手說。

「你去告訴他一位老朋友來找他。」加漢說，「這就行了。他會見我的。」

「我不能這樣做，」那打手固執地說，「沙華拉先生不見沒有預約的客人！」

「當我要見一個人的時候，」加漢說，「我是從不預約的，我要見的時候，我就去見。你現在回答我一句好了，小子，你究竟去不去通知沙華拉？」

這個年輕打手雖然手上有槍，而且面對着的不過是一個老頭子，他却恐懼起來了，那是因為加漢會講他們那種話，會講他的上級那種話。這種流氓級打手是吃硬不吃軟的，祇要你懂得講他們聽得懂的那種話，他們就害怕了。加漢當然懂得他們那種話，因為加漢本身就是那種人，而且還是那種人之中最高級的。

加漢講起話來似模似樣，那人當然害怕起來了。這種低級的打手雖然手上有槍，却不是有胆量隨便發射的。尤其是在主人的地方。普通人看見他拿着槍就會望而生畏，加漢則一點都不放在眼內。這種打手，他自己也僱用過不少了。

「你……你等一等！」那個打手終於不得不屈服，而對加漢做了個手勢，「我去講一聲。」他說着閃回樹林之內去。

那樹林之內，門口看不見的地方大概是有一個站崗亭之類的，有電話可以與屋子裏通話，所以這個打手失踪了一會兒便又出現了，這一次，他臉上的尊敬表情是更增加了好幾度了。他說：「你可以進來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有人按動了電掣，那度閘門自動打開了。加漢開動了他的車子，緩緩地駛進閘內，在那個打手的身邊停下來，問道：「你不要搜我的身嗎？我很可能一身都是武器！」

「呃——用不着了，」那人說，「沒有命令！」

加漢哈哈笑起來，車子的馬達一吼，便向前駛行。也用不着有人引路，因為這裏面是私人地方，就祇有一條私家路。這條私家路就是通到屋子去的。

加漢的車子在樹林之間轉了兩轉，便到了空曠的地方，遠遠可以看見那座湖邊的屋子。在夕陽的餘暉之下，他看見屋子的窗內有些玻璃的反光閃了一閃。看來是望遠鏡。這屋子裏的人也是非常小心謹慎的。雖然那個打手已經在內綫電話裏講述了來人的模樣，心裏已經有數，但還是親眼看清楚的好。

加漢所見的這也是一個老人，與加漢一樣老了，不過却還是有着一頭很濃的頭髮。這些頭髮雖然都已近乎雪白，然而並沒有禿的現象。一身都是最名貴的衣着。

加漢的車子到達屋前的時候，這個老人已經站在屋前的陽台上了。

有另外二個打手下來替加漢拉開車門。加漢下車，踏上陽台的階級，那人以意大利口音很濃的英語說：「加漢，老朋友！」然後就把加漢擁抱着。

這個人正是意大利人，而且在美國會有這種勢力的，當然也是一個黑手黨了。他擁抱加漢也是意大利黑手黨的方式的見面禮。

「沙華拉！」加漢微笑着，「好久沒有看見你了！」

「進來，進來，」沙華拉說，「到裏面來喝杯酒吧！」

加漢與沙華拉一起進入了屋中，在那豪華的大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沙華拉親自在斟酒而不假手他人，證明加漢果然是

一位非常特別的客人了。而且沙華拉也記得加漢喜歡的飲品——一杯粉紅色的鷄尾酒。

「我沒有記錯吧？」沙華拉問。

「你沒有記錯，」加漢點着頭接過了那杯酒，說，「謝謝你，沙華拉，你還是一位好朋友！」

「是的，」沙華拉說，「不過，我倒沒有想到你會出現在這裏！」

「現在你知道我出現在這裏了，」加漢說，「你會出賣我嗎？」

「出賣給誰？」沙華拉問道，「你的敵人，並不是我的朋友！」

沙華拉這樣講，反而是現實得多的，更勝於那些無聊的稱兄道弟，口口聲聲講義氣了。加漢的敵人並非他的朋友，所以他不會出賣加漢，這是最簡單的。

「謝謝你，」加漢說，「不過，我現在已經一無所有了。這會造成很大的分別的，是不是？」

沙華拉用手中的酒杯指指門外：「你有一部很不錯的車子。」

「我不是說錢的方面。」加漢說。

「那麼，」沙華拉轉過來，臉上的表情正經下來，「你想要些什麼呢？」

「你是這裏的大人物，」加漢說，「你一定可以帮我！」

沙華拉大方地一攤手：「以你的才幹嘛，加漢，你一定可以恢復你的事業！」

「我不要恢復我的事業，」加漢說，「我已經太老了，這已經不是重新開始的年紀，我要做的事情祇是報復！」

沙華拉一攤兩手，道：「報復值得什麼呢？」

「這是一個老人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加漢說，「你願意帮助我嗎？」

沙華拉沉默了一陣。自然，居於這樣高位的人，是很少會單憑感情衝動而做一件事情的，亦不會單單爲了義氣而帮別人的忙。他現在祇是權衡着利害而已。加漢是一個很記仇的人，現在到了這個田地，加漢還是寧可放棄一切而報復，假如他不肯帮忙加漢的話，那麼加漢會向他報復了。開罪了加漢這種人，是可能成爲心腹大患的。

所以沙華拉終於說：「你想我怎樣帮忙呢，加漢？」

「呀，」加漢微笑着，「果然是我的好朋友。坐下來吧，沙華拉，坐下來，讓我詳細地告訴你我的計劃！」

× × ×

黎嘉與姬廸在那座世外桃源般的島上過得那麼愉快，他們簡直忘記了外面是還有另一個世界似的。他們並不願意離開。而他們留在這裏的假期也並沒有一定的長度，可以隨時延長的，而他們也就是隨時延長居留的時期。他們不想再回到那個複雜而充滿仇恨的世界裏。

那天晚上，他們又是躺在遠離屋子的沙灘上，享受着月光以及夜間的涼風。

雖然他們不想記起，他們還是不能不記起，因爲他們是不可能永遠留在這裏的。終有一天，他們要回到外間的世界去，過現代文明人的生活。黎嘉說：「你看你眞能够過那種生活嗎？在家裏做妻子，什麼都不做？」

「我不是什麼都不做，」姬廸說，「我不是講過了嗎？我會帮助你，和你一起工作！」

「不懷念以前那種充滿了危險和刺激性的生活？」黎嘉問道。

「我不是爲了你而脫離了那種生活了嗎？」姬廸問。

「謝謝你！」黎嘉在她的臉上輕吻。

「不過暫時，」姬廸說，「我那種可以預感危險的本領則是還未曾失去的。」

「你怎知道？」

「因爲，」姬廸說，「我現在就是有着一種危險的預感。」

「在這裏？」黎嘉詫異地看着她，「在這裏，會有什麼危險呢？」

「我也不知道，」姬廸聳聳肩，「我祇是有這種感覺；祇是一種感覺吧了！」

「也許一場大風暴？」黎嘉微笑着，「也許一條巨大的食人鯊衝上來咬我們一口之類？」

「我不知道，」姬廸搖着頭，「祇是忽然之間，我就有了這種感覺，好像有些無綫電波正在通知我似的。這是我的訓練。你要知道，我是受過特殊的訓練的，因此我對危險也是特別敏感了。」

「也許你祇是忘不掉你所受的訓練，」黎嘉說，「試試把它忘記掉好了！」

「也許是的吧，」姬廸說，「不過，你却得帮助我！」她嬌羞地躲進黎嘉的懷中。

黎嘉的手掌在她的乳頭上輕輕揩過。她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

這時，他們就聽見馬達的聲音遠遠傳來。姬廸忽然坐直了身子。黎嘉也滾轉過來，向水面上望過去。

他們看見那馬達聲是來自一艘遊艇的。一艘看來並不很大的遊艇。在月光之下，這艘遊艇正在向他們駛過來。

「我們還是穿上衣服吧，」姬廸說，「看來，我們是有客人來了！」

「也許他們是經過吧了，」黎嘉說，「他們沒有理由在這島上登陸的吧？他們——他們沒有權這樣做！」

「也許他們沒權吧，」姬廸說，「不過我們總不能够這樣絕情，拒絕人家登陸的。人家到這上面來，我們又不會有什麼損失！」

「我們損失的就是情調！」黎嘉說。

「算了吧，」姬廸說，「你知道嗎？假如他們是到這島上來，也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招待客人的機會。」

「我並不需要客人，」黎嘉說，「我們一起在這裏已經够了。我和你。我們兩個人是少一個太少，多一個太多！」

「我們有機會招待客人，才能證明我們是這裏的主人呀！」姬廸說，「假如你不喜歡穿上衣服，那隨便你好了，我則可沒有興趣天體見客！」

她馬上就動手穿上棄在沙上的泳衣。

而事實上，他們亦的確是有客人來了。那艘遊艇繞着島駛了半匝，在僅僅沒有離開他們的視綫的地方停了下來，然後遊艇上就放下了一艘小艇，由兩個人划着，向島上划過來，那是因爲遊艇本身是不能够開到太淺的水中的，要登岸就必須改用手划的小艇了。

那小艇並不是划向他們這裏來，而是划向島上的那間屋子的地方。這也是有道理的。遊艇上的人也許根本沒有看見他們在這裏。他們要登陸，當然是揀有屋子的地方了。

而黎嘉則並不很急於穿上他的泳褲。他知道反正來者也多數不會是女客的了。

「我們回去吧，」姬廸說，「看看他們要的是什麼？」

「算了吧，」黎嘉說，「也許他們祇是要食水吧了，他們裝上了水就可以走，我們用不着見他們的。」

「但是——」姬廸說。

「不要但是了，」黎嘉拉着她的手，「我說不要去見他們。我是你的丈夫，我難道沒有權作主嗎？」

「隨便你吧，大男人！」姬廸說。

於是他們就留在原處，不去理會那些來客了。不過姬廸則顯得惴惴不安。

「怎麼了？」黎嘉說，「你還是害怕嗎？」

姬廸聳聳肩：「總之心裏不大舒服就是了！」

「你究竟害怕什麼？」黎嘉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又沒有敵人。也許加漢是最恨我們的，但是加漢已經死了！」

「我不知道，」姬廸說，「我祇是害怕，祇是有這種危險的預感，也許正如你所講，我還是忘記不了我以前的工作吧。仍然是有這種習慣，時時刻刻都在懷疑危險是正在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來！」

「難道你是在害怕坐這船來的那些人嗎？」黎嘉說。

「也許是的吧，」姬廸聳聳肩，「你得明白，假如他們要對我們不利的話，我們是無法反抗的，我們又沒有武器，而他們可能有一船的打手！」

「我看你是眞的有點神經衰弱了，」黎嘉不由得笑了起來。「爲什麼會有人載了一船打手來找我們呢？不過不要緊，一會兒，當你看着他們走掉的時候，你就會放心了。」

然而姬廸却並沒有機會這樣放心，因爲那些人並不是一如黎嘉所講，到這裏來一趟就走的。他們看情形是要留下來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一個赤着脚的土人少年就跑着來了。那就是這島的原主的大兒子。他老遠就停下來叫着：「黎嘉先生，黎嘉先生！」

也許他也懂得一點人情世故，知道他們兩個人是可能沒有穿上衣服的，就先給他們一個穿上衣服的機會。不過黎嘉與姬廸則剛好是已經穿齊整了的。

「過來吧，阿占！」黎嘉說，「有什麼事嗎？」

「有人來了，」阿占跑到他們的面前說。「一個老人，他說要跟你談談。」

「他是來找我的？」黎嘉詫異地問。

「不，」阿占說，「他是要來租我們這島，他跟我爸爸談過了。」

「你爸爸不懂得告訴他這島已經給租下來了嗎？」黎嘉問着，顯得有點反感。

「我爸爸當然已經對他這樣講了，」阿占說，「所以這個人要跟你商量。」

「這個——」黎嘉抓着後腦，「我們並不歡迎客人呢！」

「我猜得要你自己去告訴他了。」阿占說道。

「看，」姬廸說，「結果還不是你要自己去跟他講嗎？」

「好吧，」黎嘉說，「那麼我們回去吧！」

他們兩個人祇好爬起來，跟着阿占回去了。

回到了那特殊的熱帶式屋子，用竹子和葵葉搭成，用竹子架高，屋頂下是空的，以避免潮濕以及大雨時的水浸。

那個「老人」已經坐在屋子裏，喝着一杯他自己帶來的威士忌，孩子們已經在吃着他分贈的巧格力糖。

這是一個美國人，金髮碧眼，頭已經半禿，年紀雖然已經相當老，不過身體却是非常壯健的。他自稱是赫金斯博士。黎嘉與姬廸都拒絕他的威士忌，因爲他們兩個都沒有特別興趣，尤其是赫金斯博士是就着瓶口喝的，已經喝掉了半瓶。

赫金斯同來的是一個壯健的南海土人，不過與這島上的土人又有所不同了；已經失去了純樸氣味，早已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穿的是T恤和牛仔褲，頭髮上還有髮蠟。這看來是在那些比較現代化的大島上請來的。

赫金斯博士在客套過了之後便言歸正傳。

赫金斯博士說：「我是一個海洋生物專家，也是研究環境污染的專家，我希望在這島上進行一些研究，自然，我是會盡可能避免影响你們的甜蜜生活的。」

「你已經影响了，」黎嘉說，「你不能找別的島嗎？而且這裏的海水也很乾淨，一點也未曾受到污染，對你的研究並不適合！」

赫金斯博士微笑：「但問題正是在這裏，我的朋友，這座島一點也未受到污染，所以正適合我的研究，你要知道，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污染的地方實在太難找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個未經染污的環境裏，研究那些未經染污的生物，我知道你們在這裏已經住了好一段日子，看來也不會再住很久了！」

「即使還有兩天，」黎嘉說，「我們也還是這島上的主人！」

赫金斯微笑：「我知道侵擾別人不大好，不過，希望你們也明白我的苦衷，我非要用這座島不可。假如你們拒絕讓我留下來，那我得等你們走了之後再來了。這段時間之內，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那是你的問題。」黎嘉說。

赫金斯搖搖頭，對姬迪微笑：「太太，你的丈夫眞是一個很難說服的人。」

「是呀，」姬迪說，「所以一切的事情總是由他做主的，我也不能過問。」她顯然不想赫金斯向她的身上下功夫及鼓其如簧之舌，於是就把責任推到黎嘉的身上去了。

「告訴你們一件事吧，」赫金斯說，「當我來的時候，我也不預算這座島會給人租去了的，因此這使我的處境很尷尬了，我的研究是有時間計劃的，我不能等，所以我在想，我自己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我看你們兩位也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

一定不會不講道理，譬如我提出一個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的條件呢？這個條件就是由我來補貼你們在這裏所花的一切費用，也即是說，你們在這裏的假期是免費的，你們讓我留下來，反正我是科學家，我的工作不會怎樣騷擾你們，而我亦會盡我的能力不打攪你們。自然，我們可以成爲朋友，不過假如你們不高興的話，那就當我們根本是互不相識的亦無不可。你們對這個條件有什麼意見？」

姬迪看着黎嘉，兩個人都沒有做聲，而黎嘉之所以沒有繼續提出反對是因爲姬迪的眼睛似乎是正對他有所暗示。姬迪聳肩：「我看，我們是用得着這錢的！」

雖然黎嘉不相信這是姬迪的眞正理由，但是這却也是一部份的理由，而且是相當充份的理由，黎嘉並不是一個富有的人，而姬迪也是一樣的，在做情報工作的時候，錢對於姬迪根本不是問題，那是由於姬迪的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後台在支持着，她爲了工作可以很浪費，但是現在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後，就沒有了這個經濟來源了，在錢的方面，是不由得他們不精打細算的。

「那好極了，」赫金斯博士說，「我們就這樣成交如何？」

他左手從袋裏掏出一叠鈔票來，放在桌上，右手則伸出來。

姬迪與他相握，而且微笑着說：「在錢的方面嘛，妻子總是忍不住要參加意見的！」

黎嘉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我應該付你們多少錢呢？」赫金斯博士問道。

對這個問題，黎嘉大表難爲情，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但是姬迪則一點不客氣，舉出了數目，赫金斯博士也很爽快地就照這個數目把鈔票數了出來，姬迪亦老實不客氣地收了下來。

跟着赫金斯博士又說：「那我們既然成交，我也不阻碍你們了，我會用最遠那間小屋子做一些實驗，但是暫時，我大部份時間還是會留在遊艇上，祇是有時到淺水裏採集一些標本而已，因此我是不大會騷擾你們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了。」姬迪說。

「那很好，」赫金斯博士說，「我現在就要回到船上去了！」他把餘下的鈔票交給島上的主人：「這是我下的定金，你不要再把這島租給別人了，一言爲定，好不好？」

「謝謝你，赫金斯博士！」那人連忙稱謝，也連忙把鈔票接過來。

赫金斯站起來，走向門口，但隨即又回頭看看屋角，那裏有一架古老的無綫電收發機，「呀，原來你們這裏與外間是有聯絡的！」

「是的，」那主人又承認並且連忙解釋，「不過這並不是常用的，譬如黎嘉先生和太太要走的時候，我才用這無綫電與大埠那邊的朋友聯絡，叫他們派一條船來，除此之外我們就很少用了，我們又沒有什麼急用的東西。」

「假如壞了怎辦？」赫金斯博士問，「這東西看來巳經超齡了。」

「那就得等供應船經過了，」那主人說，「有時兩個月，有時三個月。」

「那我來得正好了，」赫金斯微笑着，「我船上有精良的無綫電，要是你們出了什麼問題，祇要跟我講聲就行！」

赫金斯博士出去了，那主人有點抱歉地看着黎嘉和姬迪：「眞對不起！不過——不過你們大概也明白，並不是我叫他們來的！」

「誰在怪你？」姬迪說，「我不是也拿了他的錢嗎？」她拉拉黎嘉，「來吧，我們回到屋裏去，我們也該睡覺了！」

他們出了屋外，赫金斯博士與他那個助手已經走到小碼頭上，回到他們的小艇，向淺水湖中心他們的游艇划回去了。

黎嘉還是不服氣地咕噥着：「他們的存在，對我們就巳經妨碍了，知道他們在這裏，就巳經失去了一切的情趣了！」

他們也回到了他們在不遠處之外的屋子。

裏面的擺設是簡單而舒適的，姬迪挽着他的手臂進了屋中，推他在床上坐下了，然後低聲說：「你知道嗎？這個赫金斯博士的身上是有槍的！」

「你怎知道？」黎嘉問。

「我的間諜本領還是沒有失去，」姬迪說，「看到一個有槍的人，我就認得出來！」

「這又如何呢？」黎嘉問，「也許他帶着槍是爲了保護自己吧了！」

「憑什麼要帶着槍保護自己？」姬迪問道，「這裏又沒有海盜，我們也不需要用槍自衞的！」

「那是他們的事情。」黎嘉說。

「我不是對你講過，我有一種危險的預感嗎？」姬迪說，「我就怕這幾個人是對我們不利的！」

「怎樣對我們不利？」黎嘉問。

「我還不知道，」姬迪說，「總之我就有這種感覺，覺得他是不懷好意！」

「既然如此，」黎嘉說，「那你爲什麼還要讓他留下來呢？你大可以拒絕他的呀！」

「我不能拒絕他，」姬迪說，「他留在這裏，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他，假如把他趕跑了，那他什麼時候回來都不知道，而且他也很有藉口向我們尋仇了！」

「在這樣荒涼的地方，」黎嘉說，「官府在遠，別說是尋仇了，就是殺人也不需要什麼藉口的吧！」

「還有這主人一家人在這裏呢，」姬迪說，「他們是巳經在這裏生活了很久的，雖然沒有很多機會與外界接觸，但是許多人都知道有他們在這裏的，這一家人不能够無故失踪，但假如不把他們也一起殺掉，那他們就是目擊證人了。」

「聽你講，你就像認爲這個赫金斯博士是來殺我們的。」

「這是一種懷疑，」姬迪說，「我懷疑很有這個可能性！」

「但爲什麼？」黎嘉莫明其妙，亦有點氣急敗壞地，「爲什麼他要殺我們呢？我們跟他有什麼過不去？」

「我還是有點担心加漢，」姬迪說，「也許加漢還有些朋友，他的朋友會來向我們尋仇的。」

（未完）

俠艷奇情中篇

紅粉金剛（廿二）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與馬成等人由碧珠引見百花宮虞莫愁，虞莫愁是個狠毒而又機智的婦人，她向南宮俊施用魔教的惑心術，南宮俊未爲所動，反說明來意，一爲向她討回賑災欵子，另一則是受東佛之託要廢除她的武功。日、山二童應命而出與虞莫愁過招，十招之後，就點中她身上三處氣穴——可是，虞莫愁並沒有殘廢，反而擄去日、山二童，原來她是懂得移經易穴之術的。馬成與南宮俊亦放她而去，因爲他們想借虞莫愁之助，使二童得以去除身上的魔性。然後他們細心的去找尋機關的樞紐……

毒蠍老婆子　作法先自斃

馬成道：「是啊！控制全部樞紐，應該是較爲堅固的東西，因爲那是經常要用的，這蠟殼却是輕脆易碎之物，難道還會用一次換一次不成！」

南宮俊道：「就算是用一次換一次，殼中那一縷青烟又是做什麼用呢？總不會是爲了好看不成！」

馬成道：「還是少主觀察細微，屬下居然未曾注意及此，一般的烟霧大致只是具有毒性或迷性的作用，但是這縷青烟，數量極微，除非是直接吸入，否則是很難起什麼作用的，屬下實在想不透有什麼作用了！」

南宮俊仔細觀察了一下那兩扇門，又道：「那鳳目洞中有一個活栓，如果鳳目是較爲堅硬的東西，按下去後，推動活栓，倒眞可能有控制的作用，而嵌入一對蠟製的眼珠，那又表示什麼意思呢？」

馬成想了一下道：「上次我來的時候，虞莫愁叫人開門，由一個小丫頭上前按了一按，門就開了，我距離尚遠，那小丫頭的衣袖擋住了我的視綫，看不出她按的是那一邊，但的確是以此作爲開門的樞紐的。」

南宮俊道：「那麼這很好解釋，這一對蠟殼的眼珠是臨時換上去的，其目的就是要我們去按一下！」

馬成道：「不管如何，屬下先去試一下，那縷烟霧此刻大概已散掉了，屬下對用毒較有心得，不容易中毒的！」

他走了近去，十分仔細，只慢慢地吸入了一絲空氣，隨即閉住了呼吸，以本身的體受捉摸了良久，才吐出一口氣道：「這祇是一種香氣，雖然不知道是用什麼香料所薰，但是相信它絕不含毒，也沒有什麼迷性。」

他又拾起了幾片碎的蠟殼，仔細的檢查後道：「我的判斷絕不會錯，這祇是一

種不知名的香料而已！」

南宮俊道：「他們不會是替我們薰上點香氣吧！」

馬成略加沉思，口中喃喃地唸着：「香氣香氣，一般香氣的目的，乃在招蜂引蝶，……哎呀，不好。」

說到不好，他的眼睛向四面望去，而南宮俊的耳中也聽得了一陣習習之聲，像是在下着小雨，然後他們同時都看見了地上一片黑壓壓的，如同潮水般的黑潮淌了過來。

南宮俊道：「那是什麼？」

馬成吸了口氣，道：「螞蟻，我才記起了，這是一種野山的花蜜，是由一種食肉蟻所釀，而牠們釀這種花蜜的目的，乃是爲了誘各種鳥獸前來，作爲牠們的食物的！」

南宮俊道：「螞蟻會有這麼厲害，居然能捕食鳥獸！」

馬成道：「這是一種產自野人山的毒蟻！」

南宮俊道：「就算是有毒吧，也不見得能毒死人！」

馬成道：「牠們的牙齒中雖然含毒，却極爲輕微，大約要一千頭螞蟻，才能咬死一頭山鼠！」

南宮俊道：「那要咬死一個人，怕不要上萬頭了！」

馬成嘆道：「蟻多咬死象，這種螞蟻築土爲穴，一窩的數量總在億萬之數，土巢堆起來比屋子還高，再加上牠們的腿長，牙利，行動快，在野人山上，連虎豹等猛獸，都要遠離牠們，不敢招惹，不知道他們怎麼會弄到的！」

南宮俊看看身後，但見所有的來路都已爲所阻，大概還差十來丈就可以攻擊到他們身上了，不禁有點着忙道：「先生，可有什麼對付的方法或是阻擋的方法？」

馬成道：「什麼方法都擋不住牠們，不過可以用火試試，那是驅蟻的唯一方法！只是如何起火呢？」

他身上雖然帶着個火摺子，但是那點火却無濟於事，南宮俊迅速拔了一些作爲花架的竹條，那倒是很好燒，蟻羣迫進到一丈處時，他們縮退到月洞門中，而且在門外布了一道圓形的火綫，這個辦法不錯，至少暫時擋住了蟻羣的進襲，可是大批的蟻羣却開始越牆而入，在兩個人身外布成了一個大包圍圈，只留下了中間丈來寬的空間。

那是有火擋住的，一時衝不過來，但是蟻羣却越聚越多，馬成有點發愁地道：「一旦竹枝燒成火燼，牠們就會爬過來了，我們倒不知該如何處理？」

南宮俊道：「這一窩螞蟻不知有多少呢？」

數量雖然難以估計，但是放眼看去，前後左右都是一片黑壓壓的蟻潮，馬成嘆道：「難怪他們把人都撤走，留下一片空園，就是存心要來整蠱我們的，目前我們除了長翅膀，別無脫困之法，這些蟻羣圍起來，怕不有里許方圓，我們最少也要七八跳才能穿出去，何況牠們動作輕快，每一落脚，就有幾千頭可以爬上來！」

南宮俊道：「不！我們的脚上穿了蟻虫不敢接觸的鞋跟，就不怕牠們爬上來了，快步縱出去大概可以？」

馬成道：「問題是這種小虫簡直沒有牠們怕的東西！」

南宮俊笑道：「牠們不是怕火嗎？」

馬成道：「不錯，什麼東西都怕火，所以我們的脚上如能點上了火燒着走路，那就不怕了！」

說着只見南宮俊選了四枝燒着的竹筒，略有兩寸多的徑粗，而且燒得也剩有兩尺來長，分給馬成兩根道：「把這個綁在靴子上，踩高蹺急行而出，同時把兩枚鳳目的蠟殼化開來，塗在竹管上，以增火勢，不就可以出去了嗎？」

馬成雙目一亮，連忙接了過來，解下腰帶撕開，把燒着的竹筒綁好，南宮俊那邊也已綁好，兩人就這麼踩着高蹺，帶着火花，提着氣，飛縱騰躍，足足蹦出了六十多丈，才看見地下有一個水缸大的巨洞，無數的蟻羣仍由裏面不斷地湧出來，向着那所園子湧去！

二人跳了出來，看見蟻羣沒有回頭的樣子，也停下身來，解下了脚上的火筒，果然沒沾上一頭活蟻，只有不少燒焦的蟻屍附在上面，馬成吐了口氣道：「眞想不到他們會在這個地方養上這麼一窩這個玩意兒！」

南宮俊道：「中原沒有這種螞蟻，他們一定是從邊荒移來，居然能飼養在花園中，不跑到別處去，倒也不易！」

一句話驚醒了馬成道：「對呀！蟻潮出穴之後，本是漫無目的的亂竄的，可是衝到前面，就會拐彎轉向，似乎有一條無形的界綫，我倒要詳細研究一下，看看是什麼東西組成了這一道界綫，使得蟻羣不敢踰越！」

走前幾步，慢慢地接近蟻羣，南宮俊也跟着一起看，發現蟻潮雖密，却極有分寸，絕對不會跑到那條界綫外去，馬成就伸手抓了一點泥土，放在鼻子裏聞了一聞道：「這泥沙用藥水灌洒過，只是倉猝之間，無法知道是什麼藥？」

說完忽又笑道：「管它是什麼藥呢，只要知道它的性能可以隔離這種螞蟻就行了，這批混賬東西，居然跟我們來上這一手，現在也叫他們自己嘗嘗這個滋味！」

他測量了一下，知道洒過藥水的泥沙約莫有一尺多寬，於是找了一個畚箕，滿滿地裝了那種泥沙，走到蟻穴口中，那兒有一個大石蓋子，而且也堆了一堆沙，平時引蟻歸穴，用石蓋蓋好，然後上面再舖一些泥沙，就可以把蟻羣關在地下，然後移去石蓋，蟻羣就傾巢而出！」

馬成用畚箕把泥沙盛了，倒向地穴口中，這下子可熱鬧了，在底下的蟻羣受了那些浸過藥的泥沙刺激，瘋狂地湧了出來，馬成抓了幾把泥沙，用力地洒在蟻潮裏面，使得牠們不安地四下急奔亂跑，於是眼前就像是湧起了一大片黑色的浪潮，馬成看得哈哈大笑道：「少主，我們等着看熱鬧吧，這下子叫他們自己嘗嘗滋味！」

他把藥沙攤開，堆了丈來寬的一個小圓圈，請南宮俊站在裏面，然後到另一邊

的小花屋中，拆下了幾張蘆蓆，舖在那些界綫上，自己迅速退後圈子，還不斷地擲出藥沙去擾亂蟻羣，更把藥沙投洒進蟻穴中，驅使傾巢而出。

蟻潮在混亂中踏上了蘆蓆，立刻就向外湧出，馬成一共放了六張蘆蓆，蟻潮就分成六道丈來寬的黑流，迅速地流向外面，侵向正廳以及其他的地方去了！

沒有多久，只聽得四週亂了起來，有笑的，叫的，鬧的，還有人亂蹦亂跳的，南宮俊道：「馬先生，你這一手太過火了，要是傷及外面的無辜百姓怎麼辦呢？」

馬成道：「少主放心，這湖畔四週，全是他們的人，以保持分宮的秘密，跑不出去的，至於他們這兒的人，先前居然想利用這個惡毒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報復他們一下並不爲過，而且他們自己會想辦法消滅的，你看……」

這一邊的蟻潮退得很快，已漸漸地稀少了，他們就跟在後面，向前走去，來到大廳附近，只見有不少人，已經滿臉紅塊，手中拿着噴壺，噴洒着一種水，把進入屋中的蟻羣趕出來，另外一個老者則在前面提着一口香爐，爐中燃着很濃的香料，蟻羣跟在他的後面，一直到湖邊，他把香爐放在一條船上，叫人撐出去，那大堆的蟻羣也就毫無畏懼地一直衝進湖裏，漂浮在水面上！

最後來了一個全身花衣的老婦人，馬成笑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她這個老毒婆在作怪！」

南宮俊問道：「這老婆子是誰？」

馬成道：「她姓苗，叫苗金娘，是苗疆的養蠱好手，被百花總宮聘爲護法，想不到會跑到這兒來了。」

本來大家都在忙亂中，沒有注意到他們兩人，經馬成這一指一點，才發現了他們，苗金娘立刻衝了過來，指着馬成道：「毒蜂子，你這吃裏扒外的畜生，老娘辛辛苦苦從苗疆搬來的神蟻又沒有咬到你，你既然能脫困就算了，萬不該把牠們給毀了，老娘跟你沒完沒了！」

馬成冷笑說：「苗金娘，虧妳還好意思說，如果妳還念到我們的相識之情，就不該用那種毒蟻來對付我，要不是我們少主想出了脫困之法，可不是叫牠們給活活地分了屍，這種害人的東西，豈能留着，當然是該毀！」

苗金娘冷笑道：「少主？你說的就是這個小後生！」

馬成道：「不錯！南宮俊少主是江南第一家南宮世家的少主，特地前來向百花宮索取被刼取的鏢銀！」

苗金娘道：「我只道南宮世家有多了不起呢，原來只是保鏢的，毒蜂子，你也太沒出息，在百花宮，你是宮中的供奉護法，却跑去跟了個保鏢的！」

馬成皺皺眉頭低聲道：「少主，這個婆娘根本不是武林中人，對江湖中事一無所知！」

南宮俊道：「她除了善養蠱外，還有什麼特長！」

馬成道：「還有一身怪功夫，而且她身上沾滿了毒，叫她沾上一點就會有痲煩，因爲屬下也是用毒的，比較不大怕她，所以還能跟她談談，平常她是誰都沒交往的！」

南宮俊眉頭一聳說道：「這個婆娘該殺！」

馬成倒是一怔，因爲這是第一次聽見南宮俊說一個人該殺，而且說得那麼決絕，倒是有點不解。

南宮俊道：「馬先生莫非對我的判決有疑問？」

馬成道：「這婆子一身是毒，而且又喜歡用蠱治人，作惡多端，自是該死，只是少主對她並不了解！」

南宮俊道：「是的，我聽了先生的話已經够了，這個婆娘不是江湖中人，却爲百花宮所延聘，就是爲了她那套害人的本事，因此我知道這個婆娘是除了害人之外，別無所長，她在苗疆也是專作害人的工作吧！」

馬成道：「可不是，苗人簡直把她視作兇神，所經之處，跪下來磕頭拜揖，拿出最好的東西來陳列脚下，任她予取予求，就怕她稍不當意，伸手間取人性命！」

南宮俊道：「我一聽先生說她因爲身染劇毒，極寡交往，就知道這個人已經偏失了人性，跡近瘋狂，所以才主張除去她，而且要痲煩先生動手了！」

馬成道：「屬下遵命！」

這時苗金娘已經對着二人閉目合掌，口中喃喃有詞，馬成道：「不好，少主，她又在作怪放蠱害人了！」

南宮俊道：「我知道，她放的是一種飛虫，色泛青絲，紅目長喙，比蟬略小，飛行極速，毫無聲息！」

馬成一驚道：「那是青虻蠱，一入人體，就終身爲其所苦，永無解脫之日，少主怎麼知道的！這種蠱虫無聲無息，在人的身上咬了一口，就種下了蠱，除了聽她的驅使外，就只有死路一條！」

南宮俊笑道：「她在作怪之先，就悄悄地放出了蠱虫，飛貼在我背後，然後才開始唸唸有詞，吸引我的注意，好讓那兩頭虫子咬我，其實我早發現了！」

馬成道：「少主可有防範之法，這可是很危險……」

南宮俊笑道：「我若是無法防範，那還有如此從容，連那兩頭作怪的虫子，都被我捉住了！」

說着攤開手掌，掌心中果然有兩隻綠色的虫子，馬成忙問道：「少主，可曾給牠們咬到？」

南宮俊道：「沒有，牠們的行動雖然迅速無聲，但是，又怎能漏過我的大千神通！」

馬成也是一怔道：「大千神通？」

南宮俊笑道：「這是一種感應的功夫，在大千世界中萬事萬物，只要與我有關的，我立刻能感應到，可以先作預防了，所以那婆子心中有着要害我的念頭時，我已經知道了，也知道她將如何害我，早就着手提防了！」

馬成看那兩頭虫子在南宮俊的掌心軟軟地蠕動着，全身俱無折損，却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之狀，不禁愕然道：「這種蠱母

是她專用對付武林中人的，少主如何制住的！」

此時苗金娘見狡計已敗，連連撮口作聲，要把虫子召回去，可是那兩頭毒虫雖然振動了翅膀，却只能作無力的揮動，無力飛起，馬成笑道：「苗金娘，妳的蠱虫已經爲我們少主所破，而且少主有諭要殺妳！」

苗金娘大吼道：「小子，你用什麼方法擒住了我的神蠱，還不快快歸還，否則老娘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南宮俊一嘆道：「我說妳該死，就因爲妳已無人性，視殺人如兒戲了，我與妳初次見面，無怨無仇，只爲了自衞而殺了妳的毒蟻，妳居然在不聲不響間用這種手段暗算我，可見妳對別人的生命太不珍惜了！」

苗金娘根本不去理會他，仍是在努力地召喚她那兩枚毒虫，南宮俊一笑道：「妳那麼看重妳的毒虫就還給妳吧！」

手掌用力，把兩枚毒虫拋了過去，苗金娘接在手中，如獲至寶，逗弄了一下，見她們尚能行動，連忙小心翼翼地貼身收藏了，然後才指着南宮俊道：「小子，妳竟敢對老娘的神蠱如此作弄，還敢對老娘說那種狂話，老娘一定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曉得老娘的厲害。」

南宮俊淡然一笑道：「苗金娘，妳的毒虫已經傷不了我，那些降頭放蠱之術，也在我面前起不了作用，妳又得如何來傷害我呢，總不成說兩句狂話就把我給嚇住了！」

苗金娘厲聲吼道：「老奶奶要親手撕了你！」

一面吼叫，一面撲了過來，馬成連忙擋住道：「少主，此婆一身是毒，由屬下來應付好了！」

南宮俊閃開身子微微一笑道：「馬先生，我倒不是怕她的毒，只是我另外要防她的毒蠱，所以才請你代誅，儘管下殺手好了，不必怕她身上的毒虫……」

馬成笑道：「屬下也不怕，可以跟她來個以毒攻毒，她如果敢放蠱，屬下就能叫她那些毒蠱反噬！」

苗金娘怒極厲聲叫道：「毒蜂子，你少吹，試試老奶奶的這一招看！」

十指齊張，指甲又尖又長，如同鳥爪，不過顏色却是綠色的，再加上黑色的肌膚，形狀如同鬼魅！

馬成知她的綠指甲與黑皮膚都是久年毒物浸染的結果，倒是不敢硬接，矮身避開後，踢出一腿，攻向苗金娘的腰間，苗金娘却也了解，轉身迴爪又來抓他的脚。

看樣子她是存心要利用她的這一對淬了毒的手掌來毀了馬成，馬成雖然脚上穿了靴子，可是也不敢叫她抓上這一下，連忙把脚縮了回來，苗金娘却趁勢揮爪直進，又對準馬成的臉上抓到，馬成的脚才縮回，身形未穩，無法躲開，眼看着雙手抓來，只有伸出左手去反格。

苗金娘的雙手整個地抓住了馬成的左手，格格地獰笑道：「姓馬的老娘逮住了你，就要了你的命了。」

馬成忽地一翻手腕，只聽得格格兩響，苗金娘叫着向後退去，雙臂連摔連摔，却已無法使手腕抬起來，因爲馬成那一翻之後，早已貫足了全身的勁力，生生把她兩個手腕處的腕骨拗斷了，而且這是他故意造成的局勢。

苗金娘眼中冒火吼道：「好，馬成，妳好毒的手段，居然敢傷了老奶奶的雙手，我絕不饒你。」

馬成笑道：「苗婆子，到底是誰不饒誰？」

苗金娘道：「你已經身中老娘的五毒蝕心爪，別看你懂得用毒，老娘手上的毒却是無藥可解，中人卽死的。」

馬成一笑道：「如果那毒性果眞如此強烈的話，首先應該爛掉你自己的那雙爪子！」

苗金娘強忍住斷骨的痛楚，哈哈一笑道：「老娘從小就在毒物堆裏長大，每天不斷地浸染，早已百毒不侵了！」

馬成道：「這個我絕不相信，除非是妳的毒性不够眞，否則絕不會例外的，像有些女人，從小在灶下燒火，直到老死，仍爲灶下婢，燒了幾十年的火，照樣會被火烤傷燒死，只要妳自己能抗受的毒，別人就能抗受！」

苗金娘冷笑道：「你看着吧，你的手立刻就會開始發癢，腐爛，滴水，化得精光，慢慢到你的身體！」

馬成哈哈大笑道：「苗婆子，告訴一件氣死你的事，馬爺的左手前一陣子已經被我自己的蝕骨散沾上，無可奈何砍了下來，現在裝上的是一隻鋼手，所以才能輕而易舉地拗斷妳的手，我這隻鋼手另一個好處是百毒不侵……」邊說邊用右手的指甲，扣彈左手，發出叮叮之聲，苗金娘看了一下他的左手，氣得口噴鮮血。

馬成笑道：「妳若是就此氣死了，倒還好一點免得我動手，因爲我們少主吩咐過一定要除去妳的！」

苗金娘忽地臉現厲色，伸手到胸前，想掏出什麼東西來，無奈她雙手皆斷，一時無法用力，急得她低頭咬住了自己的衣服，用力一撕，居然把上身的衣服撕破了，用力抖落在地，而她赤裸的身上，却爬着許多各種的小虫，形相都很醜惡，她又咬破了自己的舌尖，張口噴向天空，讓那血水淋洒而下，落在自己的身上。

她身上的那些虫子立刻都飛了起來，吮吸她噴出的舌血，馬成變色道：「苗婆子，妳居然用這種惡毒的手段，行使心血摧蠱之法，難道妳自己就不怕萬蠱噬體之慘嗎？」

苗金娘厲笑道：「你毀了老娘的雙手，使老娘成爲殘廢，老娘反正也不想活了，乾脆來個同歸於盡，等這批蠱母吸過了老娘的血肉後，就該你們倒霉了！」

南宮俊道：「苗金娘，我們才只得兩個人，而你身上的蠱虫却有數十頭之多，妳豈不是要把妳自己的同伴也算計在內了，妳的心腸未免也太毒了。」

苗金娘厲吼道：「老娘管不了那麼多，老娘死了，豈能容他人活着痛快，只恨老娘帶的蠱虫太少了……」

她的臉色愈來愈蒼白，而她的神態却是趨向於瘋狂了，說話時口中白沫飛舞，她身後本來聚有一些人的，聽說她的蠱虫會連自己人也一起波及，紛紛地向後面逃避！」

南宮俊嘆道：「沒有用的，這種蠱虫是經過專心飼養，而且施以邪術的訓練，只要聞到一個人的氣味，牠們就能窮追不捨，上天入地，也要把人追到爲止……」

苗金娘格格大笑道：「小子，你說對了，在場的人一個人也少不了，都乖乖的陪着老娘一起到陰世去吧？」

在她旁邊的一個手捧琵琶的女子憤然地道：「苗婆子，妳簡直瘋了，我們是妳自己人，妳怎麼連我們也坑在內！」

苗金娘大笑道：「練蠱的人沒有自己人，賈五兒，妳在我旁邊，是妳的運氣壞，說到自己人，我也有理由坑你們一下，你們居然沒告訴我馬老鬼的一隻左手換了鋼的，害得老娘被他整成殘廢，老娘不坑你們坑誰呀！」

那個叫賈五兒的女子道：「我跟妳一樣從總宮調來此地，我根本不知道馬成的事，妳怎麼遷罪於我呢？」

苗金娘笑道：「賈五兒，我不是特別要跟妳過不去，只怪妳的運氣太差，恰好在我旁邊，妳就認了吧！」

賈五兒憤然舉起手中的琵琶，要迎頭砸下去，南宮俊急急地飛身而出，手中的摺扇突出，架住了她的鐵琵琶道：「賈女俠，可千萬不能殺死她！」

賈五兒瞪了他一眼道：「是你要殺她才惹起這場禍的，現在我要殺她，你倒反而要攔住，你是什麼意思！」

南宮俊道：「我要殺她是因爲她的心志已被蠱毒所惑，根本就是個瘋子，由她的表現上，賈女俠大概已知道！」

賈五兒怒道：「所以我才要劈了她，不讓她太舒服！」

南宮俊道：「她已經使出了最惡毒的血身飼蠱大法，已經是非死不可，只等那些蠱虫把她的積血吸盡，她就會縮成一個人乾，那種死法並不舒服，妳現在給她一下，倒是帮助她解脫痛苦，而且也使蠱虫提早飛散出來害人了！」

賈五兒道：「那我們就這麼白白地叫她給坑了不成？」

南宮俊微笑道：「賈女俠，我們是她最痛恨的大寃家，她的蠱虫一旦脫離了她的身體，第一個就是來找我，我都不急，妳還急什麼？」

賈五兒一怔道：「你懂得治蠱？」

南宮俊道：「略知一二，她首先發出青虻蠱來害我，那是她的本身神蠱，是最厲害的一種，都未能奈何我，其餘那些威力更差，我自然有制住牠們的方法！」

馬成驚喜萬分地道：「少主懂得治蠱嗎！」

南宮俊一笑道：「略知一二，運氣好的是我身上恰好帶着尅制牠們的玩意兒，所以更不怕了！」

賈五兒道：「你不怕我們可怕，那些蠱虫不咬你，可會咬別人，趁着現在尚未飛起，砸死幾頭也好！」

馬成一笑道：「賈五娘！蠱虫若是能叫你砸得死，也不會有人化那麼大的精力去祭煉了，妳別看牠們只是一頭小小的虫兒，命可長得很，刀砍劍劈，水淹火燒，都不見得能奈何牠們，蠱之所以可怕就在此，若是一巴掌就能拍爛了，苗疆的蠱術也就不會使人談虎色變了！」

賈五兒不禁微怔，南宮俊笑笑道：「賈女俠，在下先前能用空手捉住苗金娘放出的蠱虫，是仗着身上的一件寶貝，否則仍然難以逃過蠱虫嚙體之厄！」

賈五兒忙問道：「是什麼寶貝？」

南宮俊掏出那塊雄珀道：「就是這東西，這是千載雄黃之精，專尅各種毒蛇蠱蟒，苗金娘的青虻蠱因爲修爲有素，碰上它才只全身疲軟，若是差一點的，沾上一點氣味就會死掉的，平時因爲它氣息很重，我用革囊將它密封起來，可是我一聽這個婆子是用蠱的能手，立刻打開革囊，以防她鬧鬼，果然不出我所料！」

當南宮俊掏出那塊雄珀時，苗金娘已經臉現恐怖之色，南宮俊說完後，又把雄珀移近她的身子道：「苗金娘，妳如果不是心存惡念，我見妳受傷殘廢，或可饒妳一命，可是妳太惡毒了，居然用最歹毒的血蠱捨身大法，想把這裏所有的人，一概同歸於盡，我可容不得妳了！」

苗金娘猛搖上身，想要抖落在那些叮咬在身上的蠱血，南宮俊道：「來不及了，妳以血身飼蠱，不把妳吸乾是不會鬆口的，牠們吸盡妳的精血後，在我這雄珀的威力所罩之下，不會四出飛散傷人的，我再一頭頭的捉下來放在貯雄珀的革囊中，再用雄珀熬牠們幾個時辰就差不多了！」

苗金娘張口噴出一大灘的鮮血，厲聲道：「南宮俊，你記着，老娘做了鬼也不會饒你的！」

罵完後，她身子向後仰倒跌地，最後一點生機也從她的身體內消失了，她死後的變化很快，皮膚乾癟下去，肉眼可辨，而她身上的那些怪虫，却越長越大，身體都漲成了血紅色，可見已飽吸了精血。

南宮俊拿出一個鹿皮的口袋，就在苗金娘的身上，把那些蠱虫一頭頭地摘下去，放進革囊中，先是鼓得滿滿的，可是慢慢地也在收縮，等到所有的虫子都捉進了袋中，只有淺淺的手平袋，馬成也驚問道：「怎麼變小了！」

南宮俊道：「他們的元氣爲寶氣所消，因而身軀萎縮，就跟苗金娘的情形一樣，等我把雄珀放進去，他們都會縮成米粒大小，無法再小，就僵斃了。」

說着把雄珀放進革囊中，扣上袋口，地上的苗金娘却已縮成祗有尺來長的一堆了，血肉盡枯，只有一層乾皮貼在骨架上，十分猙獰可怖！」

賈五兒駭然道：「這老虔婆害人不成，作法自斃了，但也多虧少主相救，否則我們都完蛋了。」

南宮俊笑道：「賈女俠客氣了，在下此來乃爲索討被刧的鏢銀，爲兩淮受災的災民請命，與各位無怨無仇，更不是與各位存心爲敵，彼此之間爲武林一脈，理應爲各位盡點心的。」

這番話說得賈五兒及另外的一些人十

分慚愧，他們都是來對付南宮俊的，而南宮俊却救了他們，更難堪的是要害他們的，竟是百花宮中的自己人。

他們都是江湖人，是非觀念雖然因為處境之故而自持己見，但恩怨之心却非常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麼也無法再跟南宮俊作對了！因此賈五兒代表大家，向南宮俊深致一禮道：「南宮少主！我們受了上命所遣，來與少主為敵，但是此刻又身受少主活命之恩，實感兩難，為今之計，我們只好退出莫愁分宮，少主活命之恩，容日後再圖報答了！不情之處，請少主多多原諒。」

南宮俊慨然道：「賈女俠太客氣了，我知道各位在百花宮頗受禮遇，並不想叫各位背叛百花宮，只是百花宮這種刦取濟災賑銀的行為，實為江湖所不容。」

賈五兒嘆一口氣道：「少主，我們身受百花宮供養，不便說什麼，日後再見時，再報少主之德，少主珍重。」

又行了一個禮，退了出去，另外有十幾個老老少少的江湖人，也都過來，作揖為禮後，魚貫退出。

馬成笑道：「少主，這下子倒是省事不少，這些人在江湖上都是難纏出了名的，眞要打起來，雖不見得全勝過少主，却也要大費一番手脚，結果先被那羣毒蟻咬了出來，又經苗金娘這一攪動，使他們不戰而退，實在太好了。」

南宮俊笑道：「這是他們自己人幫了我們的忙。」

馬成道：「話雖如此說，但是也虧得少主身懷異寶，思慮周詳，否則那一批毒蟻就能困死人。」

這時蟻羣已經全數進入湖中，把湖面都蓋上了一片黑色，不過這種生於沙丘中的蟻類，性最畏水，被水一泡，都已經死了，那個驅蟲的老兒也不見了。

馬成笑道：「那老毒蟲知道少主身上帶着雄珀，是他那些玩意兒的尅星，也夾着尾巴溜了，百花宮在這兒的佈置，算是全部泡了湯了。」

「毒蜂子，你未免言之過早吧，還有本宮在此呢。」

聲音很清脆婉轉，跟着一陣香風，却是虞莫愁去而復返，星眼含乜，粉頰如丹，雲髻半偏，衣衫不整，大概是匆匆從床上爬起來，滿臉還帶着蕩意。

南宮俊淡然道：「虞夫人，很對不起，把妳這分宮給擾得一塌糊塗，要妳費神整理了。」

虞莫愁微怒道：「南宮俊，你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只要你有本事，把我這莫愁別莊拆了都行。」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向來只爭一個公道，不做那種殺人毀屋，衆所不齒的事，夫人言重了。」

虞莫愁冷笑道：「說得好聽，地下還躺着一個死人呢。」

她的手指着苗金娘，南宮俊笑道：「夫人看着她的死狀，就可以明白，她是被自己的蟲蟲吸盡精血而死，而且在下還替夫人略盡棉薄，收了她一身害人的東西，否則夫人的莊上，受害的人還要多呢！」

虞莫愁沉聲道：「這麼說來，我還要謝謝你了！」

南宮俊笑道：「那倒不敢當，不過夫人如果眞認為對在下要有所補報的話，就請夫人……。」

虞莫愁不待他說完就道：「南宮俊，你如果是開口要失鏢，那就省省吧，不錯，是有一大票的銀子在我這兒，只不過那不是我的，是別人寄放在這兒的！」

「那是宇文雷解繳總宮的贓銀。」

虞莫愁笑道：「那只是你的說法而已，在我的說法這是總宮的欵項，寄放在我這兒，總宮沒有示諭，我就不能容人拿去！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南宮俊道：「我有切實的證據，證實這批銀兩的來源，因此我必須取回，當然我也知道夫人的立場是絕不會答應的，所以我在取得之後，對百花宮總宮，必然有一個交代，使夫人能够交卸責任的，夫人大可放心了！」

虞莫愁吟笑道：「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如果你眞能把銀兩取走，那就是這莫愁分宮已經不存在了，我這個人也不存在了，沒什麼可擔心，也沒有什麼不能交代了。」

南宮俊一笑道：「夫人一定要這麼想，在下感到很遺憾，但是在下絕不會改變初衷的。」

虞莫愁道：「我也是一樣，你有本事，把這兒的人都殺光，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你仍然別想拿走銀兩。」

南宮俊道：「這個我也知道了，夫人職責所在，是絕對不肯放手的，所以我所要求夫人的，絕不是這方面。」

「那你要求的是什麼呢？」虞莫愁不解地問。

南宮俊道：「我的兩名侍童，被夫人帶走了，請夫人把他們放回來，在下會感激不盡，他們還是小孩子！」

虞莫愁格格地嬌笑道：「你說的那兩個小兄弟呀，他們看起來年紀不大，但是在某些地方，却比起大人還兇呢，他們雖是我擒走的，我可沒有虐待他們！」

南宮俊道：「我知道夫人一向是對人很好的！」

虞莫愁笑道：「那倒不見得，要看人而定的，但是對這兩位小兄弟，我倒的確是很喜歡！」

南宮俊道：「夫人喜歡他們，是他們的幸運，只是這兩個孩子的性情不定，夫人留在身邊，恐怕不易管束。」

虞莫愁笑道：「我不要管束他們，他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剛才我還問他們是否要一起上來，他們拒絕了。」

南宮俊道：「上來，這兒已經是平地，他們難道到了地下不成？還有夫人說他們拒絕前來？」

虞莫愁道：「人是我擒走的，我可以不放，因此我犯不着說謊騙人，的確是他們自己不願意上來！」

馬成在旁道：「夫人可是把他們帶到地下秘密室去了！」

虞莫愁笑道：「不錯，那兒是我的寢宮，本來是男人的禁地，因為他們是小孩子，所以帶他們下去了，那知道他們這一下去樂不思蜀，不肯離開了！」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夫人一定很照顧他們！」

虞莫愁坦然地道：「不錯，小孩不太懂事，我倒是盡心盡力地開導了他們一下，不過他們很聰明，沒多久就學會了，不僅如此，而且還幾乎比我這個老師還高明呢。」

南宮俊嘆了口氣道：「夫人，現在我倒是替妳擔心了，妳對這兩個小孩子所做的事，會使妳後悔莫及！」

虞莫愁冷笑道：「我倒看不出來，他們很乖的嗎！」

馬成笑道：「若是他們已經被妳收服了，我馬成自己割下人頭，否則你就把那筆鏢銀退回來。」

虞莫愁冷笑一聲道：「毒蜂子，你倒是好算計，你的人頭值得了那個價錢嗎，要是南宮俊說這話還差不多！」

南宮俊聞言，連忙說道：「夫人此言當眞？」

虞莫愁沒想到南宮俊眞敢打賭，一時倒是難以決定，馬成加上一句話：「夫人，現在是少主跟妳賭了，如果少主輸了，馬某人的這顆首級算是添頭，也一併加上去！」

虞莫愁道：「這是你們自己說的！」

南宮俊道：「絕不悔改，不僅如此，我還可以預立文書，說出我們是輸了賭約，自盡而死，以後南宮世家，絕不再來找你們的痲煩，只希望萬一夫人輸了不要食言！」

虞莫愁道：「好！我賭了，那批銀兩都在銀庫中，銀庫的鑰匙就在我的禁宮中，那兩位小兄弟知道的，我若是輸了，想賴皮也賴不掉，他們自會把鑰匙拿出來的，就怕是我贏了他們，二位捨不得自己了斷了！」

南宮俊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好在這兒還有一些貴分宮的人，他們都是證人，我們如若食言，百花宮立刻就可以把這件事傳諸江湖，南宮世家可丟不起這個人！」

虞莫愁道：「你們一定要否認，我也不在乎，反正我能從你們南宮世家挖人過來，這個事實也够叫你們丟人了！」

於是一行人就在那四名劍婢的簇擁下向前走去，進到後面的花園中的一座假山石前，虞莫愁道：「這就是我地下禁宮的入口，二位不後悔吧！」

馬成一笑道：「虞夫人，終日打雁，這回可叫雁啄了眼珠，妳以為仗着一些風月陣仗，誘惑了這兩個孩子，而且很得意，以為把他們收服了過去。」

虞莫愁傲然笑道：「這一點我不必諱言，你們也知道我的底細，我要收服一個男人，很少能逃出我的手去！」

她的眼風一拋過來又媚笑道：「南宮少主的定力深厚，我也許沒把握，毒蜂子，你這瘟殺，如果敢跟我到禁宮去一趟，我有把握也能叫你捨不得上來的！」

就這樣說一句話，她也是萬千風情，使得馬成為之一震，但看到南宮俊泰然若無所事，不禁頗為慚愧，聳聳肩笑道：「虞夫人，馬某修習的本就是旁門左道的工夫，經不起妳的考驗，更沒法子跟少主相比，不過我那兩位小友……」

虞莫愁道：「那兩個小兄弟雖然是年紀不大，可是定力還眞不錯，我使出了渾身解數，才把他們的心引動了，不過也眞令人難以相信，他們一動上了心，連我這老將都招架不住，好在我們那禁宮中的侍兒們還不少，足够他們逍遙的，這時候他們正樂着呢，所以我再三叫他們都不肯上來！」

馬成嘆了一口氣道：「虞娘子，我不願掃妳的興，妳若是以為把他們收為裙下之臣，那可是大錯特錯了！」

虞莫愁道：「笑話，對這種小後生，我太清楚了，他們在開始時，還有點彆扭，可是眞到上了路，用棒子都打不走，不信我們可以去問問他們，看他們是否願意跟你們！」

馬成道：「虞娘子，我可以跟妳打個賭！」

虞莫愁道：「不要後悔！」

南宮俊道：「絕對不後悔，夫人下去查證一下好了！」

虞莫愁道：「我下去查證，你們不下去？」

南宮俊道：「我們下去也許有所不便，再者那兩個孩子當着我的面，恐怕不敢承認，這就有失公平了！」

虞莫愁道：「你不下去看看，又如何能得知呢？」

南宮俊道：「全憑夫人一句話，我們信得過！」

馬成忙道：「少主，這個屬下可信不過，虞夫人最拿手的事就是騙死人不償命，她明明是輸了，却硬着頭皮說沒輸，我們這兩顆腦袋就丟得太冤枉了！」

虞莫愁怒道：「毒蜂子，你少放屁，老娘雖然不會是每句老實話，但要看時候，若是在床上，老娘說的話，那是哄你們這些龜孫子王八蛋的，自然當不得眞，現在是正式打賭，老娘的一句話，比鋼鐵還硬呢！」

南宮俊道：「夫人說的是，在下絕對相信夫人，他們身上都有南宮家頒發的號牌，如若他們已經決心跟着夫人，那號牌就沒用了，夫人若能拿那個出來為證就行了。」

馬成道：「少主，這不妥，萬一這個婆娘起了歹心，明明是輸了，却下個狠心，把兩個小子給害了，拿出號牌來誆我們，這個賭注我們輸得還是不公平。」

虞莫愁忍無可忍地道：「毒蜂子，老娘還沒有下三濫到這個程度，你既然不相信，就跟老娘一起下去。」

馬成笑道：「這個敝人可沒有那麼大的膽子，誰不知道妳這個洞是迷人坑，只見進去的，可沒見出來的。」

虞莫愁盯了他一眼道：「毒蜂子，說得好！」

馬成聳聳肩道：「虞娘子，敝人只是就事論事，敝人所說的洞，不是什麼洞，就是指妳這座地府的洞門，妳可別亂纏到

別的地方去，行了，妳就照我們少主所說的辦好了。」

南宮俊聽馬成跟虞莫愁鬥口時，說的話的確是不太雅，一語雙關，總有點別的意思在內，因此皺皺眉道：「虞夫人，南宮世家的腰牌是一種貼身而藏的特別標誌，持此一牌，可以向南宮世家的任何一個分支地方，要求任何的條件，除了本府的人，每人得知有此秘密，授牌之時，也曾特別告誡過，牌在人在，人亡牌亡，因此除非他們自動交出，別人是絕對無法取得到的，夫人只要把那兩塊號牌拿上來，我們立刻應誓自刎，絕無異議！」

虞莫愁見他說得如此有信心，倒是有點躊躇了，道：「你們不覺得這個賭約定得太草率一點嗎？」

南宮俊道：「絕不，我對門下人的忠誠，具有絕對信心，南宮世家到現在還沒有出過一個叛徒，假如在我手上出了這種事，我也應該引咎自裁了！」

虞莫愁這才半信半疑地向着她四名劍婢吩咐了一陣，她們立刻四下分散，把兩個人圍在中間，南宮俊一笑道：「夫人太多心了，我們如果要走，這四個人攔得住嗎？」

虞莫愁笑道：「她們不是要攔阻你們，而是監視你們，不讓你們在我下去後弄鬼，因爲你們這個賭約答應得太爽快，賭注下得太重，我恐怕你們是別有用心。」

南宮俊笑道：「因爲我有必勝的把握，所以才把賭注下得重一點，別無他意，夫人下去一看就知道了。」

虞莫愁終於轉進了假山洞中，也不知她在那兒觸動了機關，輕輕一轉，人就不見了，南宮俊笑道：「這所宅第倒眞是下過一番心血，毀了實在可惜！」

馬成道：「少主打算毀了它？」

南宮俊道：「我並不打算毀掉它，但是有人却絕不會留下它，他們自己不便據有，也很不希望別的人據有它。」

馬成道：「少主說的是百寶齋？」

南宮俊道：「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他們也許早就有意拔除掉這一顆眼中釘了，適逢其會地利用上我們。」

馬成道：「他們總不能公然地派人前來毀它了吧？」

南宮俊道：「先生別忘了，那四個孩子原本是他們的人，現在却是南宮世家的侍童，他們何必要再派人呢？」

馬成訕然地道：「少主說的是，屬下的頭腦一向不錯，凡事總能多想一步，但不知怎的，在少主面前，竟成了個笨蛋了，連最簡單的事情都想不起來了。」

南宮俊笑道：「那是先生客氣了。」

馬成道：「不，屬下絕不是客氣，每個字都是眞話。」

南宮俊道：「那我可以告訴先生是什麼原因，先生的倚賴心太重了，認爲跟我在一起，一切都有我在抗着，從沒有認眞地去思索過一件事，以前先生却要處處保護自己，防範每一個人，因爲自己人也不可靠！」

馬成道：「是的！是的！就是這個原因，屬下在百花宮總宮時，成日兢兢業業不敢有半點鬆懈，因爲全宮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時時都要防備別人算計我。」

他又嘆了一口氣道：「祇有在加盟南宮世家後，我才睡了幾天安穩覺，屬下知道在那兒是絕對安全的！」

南宮俊輕嘆道：「南宮世家的最主要工作是維護武林的安寧，使每個人都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或威脅要挾之下，可是眞正安詳而穩定的生活，却也會磨去一個人的壯志，消蝕掉一個人的警覺，使一個人退步，遲鈍……」

馬成低下了頭，不好意思地道：「屬下慚愧！」

南宮俊搖搖頭道：「不！馬先生入門還沒有幾天，還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我擔心的是家裏其他的那些武士們，他們的確是不如從前那樣機敏了，這是很危險的事。」

馬成道：「少主這話，想來必是有所本？」

南宮俊道：「是的，我到茶館裏，跟歐陽先生碰了個頭，把百寶齋得來的名單交給他看了，他還笑說不確實，名單上有些人根本上並沒有，可見對方是在胡亂猜測的！」

馬成道：「那些人的確是來了嗎？」

南宮俊道：「我相信一定是來了，因爲我是最後一個離家的，那些人已經不在家中，倒是百寶齋的名單，跟留在家裏的人數符合，可知那些人出來十分秘密，連歐陽敬都不知道，自然也以各種掩護的身份秘密來此，却躲不過百寶齋的耳目，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馬成道：「會不會是他們在宅裏有了人，只要宅子裏的人頭扣除掉，就是出來的人了！」

南宮俊道：「我想宅子裏必然有他們的耳目，可是在這的名單却一點不是猜測，對方還指出了每一個人的落脚地與掩護的身份！」

馬成驚道：「那他們的耳目總數已經駭人聽聞了！」

南宮俊嘆道：「是的，所以我才覺得這一股人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他們對江湖上每一家都瞭如指掌，而別人對他却一無所知了！」

馬成道：「如此說來，他們對這兒莫愁分宮的情形一定是相當了解了，未來之前，山海日月四童，都得到了很詳盡的指示了。」

南宮俊道：「海月二女恐怕不太清楚，他們四個人是以日童爲主，聯繫事宜，都是交在他一個人手中。」

馬成說道：「虞莫愁這下子可眞要吃苦頭了，那兩個小鬼既然叫她破了童身，壞了駐顏術，一定恨死她了，這會兒的地下，必然是一片血肉屠場，沒有一個活人了！」

南宮俊道：「不錯，正是因爲我知道他們不是眞正的小孩子，所以才敢打這個賭，只不過此舉造孽過重，令我心中不安而已，人雖然不是我殺的，却是由我促成的！」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展堂逞威風　屍橫白雲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與小猴兒在船上和白雲道觀的兩位老道士玄黃，玄清較量，兩位老道士不是桑羽青和小猴兒的對手，經一番較量後，兩道士均被打至跌落河中，之後桑羽青和小猴兒回自己的船繼續追踪白嬋所乘的船，半途見道士們和白嬋下船改走旱路，他倆也上岸跟踪着，直到白雲道觀，桑羽青和小猴兒欲見道觀的掌門人，在道觀內的甬道遇見八個道士嚴陣以待，玄靜道人坐在對面處，說及外人要見掌門人需得經其觀下八大弟子的聯陣方始可見，然而，桑羽青和小猴兒十分輕易的通過了八大弟子的聯陣——

當下，小猴兒轉對桑羽青叫道：「師哥，快過來吧！」

桑羽青看過一遍，便覺得「白雲觀」實在是虛有其名了，這些道士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要他們對付江湖中的奇人，可就不行了。

這時桑羽青心中已經拿定主意，笑道：「若是諸位道兄手下留情，我很快就過來了。」

桑羽青說罷之後，又向那八大弟子拱了拱手，含笑自如的說道：「諸位道兄多留情！」

說罷之後，只見他身形一幌，比電還快，飛逝而去！

桑羽青的身法快得出奇，有些道士才一逼進，立時又退了回來，有的居然連動手都來不及，桑羽青已經過去了。

他如入無人之境，居然就這麼毫無驚擾的走了過來，那八個道士可是一陣大亂，變了臉色。

玄靜道長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但是他仍鎭定着，哈哈笑道：「白雲觀來了你們二位少年奇人，眞是我全體道士之光，掌門人若是知道，必定更高興呢！」

他說着轉臉對那八個道士道：「你們去換衣服去吧。」

八個道士一齊躬身答應，然後散去。

玄靜突然又道：「法聲！」

法聲躬身道：「弟子在。」

玄靜道：「少時，你與法雲一齊到客室來！」

法聲答應而去，玄靜一側身，對桑羽青道：「二位請。」

桑羽青也不客氣，向玄靜道長拱了一手，含笑說道：「有僭！」

說着便與小猴兒同時進入這間客室。

這間客室並不算大，但是佈置得却很好，一面的福州紅漆桌椅，明窗淨几，一塵不染。

除了屏風，花瓶，字畫外，別無他物，簡直看不出絲毫出家人的味道。

桑羽青心中很詫異，忖道：「這些道人眞是想不透。」

這時玄靜已經把二人讓在一張小圓桌前坐下，這張小圓桌也是紅漆漆成，中間是一塊雪白的雲南大理石面，很是高貴。

兩個青衣的道童獻上了茶，玄靜端起了茶碗道：「請。」

桑羽青及小猴兒也端起茶碗，淺飲一口。

玄靜由身上取出了桑羽青所寫的那張拜帖，望了望，笑着說道：「二位善士的俠號特別，貧道眞不知如何稱呼呢！」

他說着，一雙白眉微皺，因爲拜帖上寫着「海天一鷗」及「小猴兒」兩個名字，眞不知如何稱呼。

桑羽青一笑說道：「就請照着名字直叫好了。」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二位身懷絕技，年少英俊，掌門人當然很高興看到二位，不過我是否可以先請教二位，此來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見教麼？」

桑羽青搖頭道：「只是久仰『白雲觀』的大名，順道經此，特來拜訪，並無他意！」

玄靜點了點頭，笑道：「好的，少時

我定向掌門人通報！」

說到這裏，法聲及法雲兩個小道士垂手走了進來，他們已除去勁裝，改穿了道袍。

那法聲進來，一雙眼睛還是狠狠的瞪着小猴兒，滿面怒氣。

小猴兒笑嘻嘻的站了起來，說道：「小道兒，請坐！」

法聲不禁又窘又氣，玄靜已然正色道：「小善士，不必招呼他！」

他說到這裏，轉臉對法聲道：「法聲，你去把修月喚來！」

提到了修月，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一驚，小猴兒的臉竟莫明其妙的紅了起來，可是當桑羽青的目光飄向他時，他又連忙鎮定下來。

不大會的工夫，法聲推門進來，後面跟着修月小道姑。

修月入房之後，目光與小猴兒相對，二人竟同時的紅起臉來。

修月連忙把目光移開，低下了頭，跟着向玄靜躬身一禮，說道：「弟子修月，拜見師叔！」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修月，見過這兩位奇人，這位叫『海天一鷗』，這位叫……小猴兒！」

說到「小猴兒」時，玄靜道長也差點笑了起來，連忙忍住，修月小道姑忍不住又笑了。

玄靜叱道：「不得無禮！」

修月這才稽首爲禮，低聲道：「參見二位善士！」

桑羽青與小猴兒，連忙起立還禮，小猴兒雖然極力平靜着自己的心情，但是仍然有些不自然。

玄靜又對桑羽青等道：「這是我『白雲觀』中唯一的女弟子修月，也是掌門人最鍾愛的。」

那法聲小道士的目光，一直停在修月身上，滿面愛慕之色，目光之中，流露出無比的深情。

小猴兒看見這種情形，竟生氣得很，狠狠的瞪着法聲，但是法聲則沒有感覺。

這時玄靜已然說道：「修月，你去稟告掌門人，就說這二位善士求見！」

修月答應了一聲，轉身而去，玄靜又對法聲及法雲說道：「你們去分別通知各位長老，請他們在『展堂』等候！」

法聲及法雲也答應而去，桑羽青忖道：「看來『白雲觀』竟要大動干戈呢！」

他心中一直惦記着白嬋，但是自己與白嬋只是萍水相逢，實在沒有理由問他。

他們閒談着，桑羽青還是忍不住，試探着問道：「請問道長，寶觀的香火倒是旺盛得很吧？」

玄靜搖頭笑道：「我們『白雲觀』是不靠香火的，此處的山白全歸我『白雲觀』所有，所以富庶有餘，是用不着香客奉獻，加以地勢過偏，所以近年來，已無一個香客了！」

桑羽青故作詫異道：「那麼——我白天在江邊，曾見一位姑娘來此，莫非不是香客麼？」

玄靜面色微變，搖頭道：「不會，我們『白雲觀』數年來，兩位是僅有的客人，若有女客來此，我是不會不知道的。」

桑羽青見他推得如此乾淨，心中更是生疑，小猴兒冷笑一聲道：「哼！我們親眼看見的……」

話未說完，玄靜已然說道：「二位恐怕是看錯了，再不就是那位姑娘是往別處去的。」

小猴兒很是生氣，欲待開口，桑羽青已使眼色止住了他，說道：「既然如此，必是我看錯了！」

玄靜道人道：「想是如此，這觀中之事，我是沒有不知道的。」

這時修月推門進來，施了一禮道：「掌門人有諭，請師叔將二位貴賓接待在『展堂』，掌門人少時就到！」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

修月又退了出去，在她要出房之時，目光望着桑羽青及小猴兒，似有話要說，却又無可奈何。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想與修月一晤，以便打聽白嬋的消息，和這「白雲觀」的實情，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得忍耐着。

這時法聲，法雲也回來回命，說是諸長老已在「展堂」候駕。

玄靜點頭道：「燈籠備好沒有？」

法聲答道：「備好了！」

玄靜這才站了起來，對二人道：「二位請到『展堂』會晤掌門人吧！」

桑羽青站起道：「有勞費心！」

三人迤邐出了宮房，法雲及法聲已是各提一盞燈籠，紅黃色的燈光，照出了老遠。

桑羽青借着燈光，打量這房舍建築，見這些房舍，多半是巨木爲柱，雖然簡單，却是結實宏偉，忖道：「看樣子這『白雲觀』却是多年建築，怎麼江湖上一些也未聽到過？」

桑羽青正在思忖之際，玄靜已道：「請！」

二人便跟在小道士身後，沿着走廊向後走去。

走廊之旁，有着一間間的房子，可是都緊閉着門，裏面一團漆黑，弄不清這些房子是作什麼用。

小猴兒趕上了一步，走在法聲身旁，笑道：「小哥，甚麼時候會再給我講列國呀？」

法聲瞪了小猴兒一眼，未曾答話，小猴兒又道：「方才過關之時，不小心碰着了你，還請不要見怪！」

法聲雪白的牙齒，咬着咀唇，低聲道：「你不要得意，我早晚要報此仇！」

小猴兒笑道：「我們並沒有結什麼仇呀？」

法聲哼了一聲道：「哼！你不用狂，我法聲不是好欺侮的！」

小猴兒一笑，壓低了聲音道：「方才那個小道姑還不錯……」

才說到這裏，突見法聲雙目似要冒出火來，狠命的瞪着小猴兒。

這時法雲小道士也湊了上來，當是他們在聊天，問道：「你們在說什麼呀？」

小猴兒笑道：「我們在談你師妹！」

法雲啊了一聲，臉竟紅了起來，小猴兒見狀，哼了一聲道：「哼！你們這些道士的心，恐怕全在她身上吧！」

才說到這裏，便聽玄靜在後面對桑羽

青道：「閣下武功出衆，不知是否可將門派見示？貧道早年行走江湖，認得不少人，說不定我們還是朋友呢！」

桑羽青微笑道：「是朋友固然最好，若是仇敵豈不糟糕？所以還是不必敍舊的好。」

玄靜一笑不語，這時衆人已經走入院中，冷風習習，吹得人遍體生寒。

由於院高樓大，所以遠處便是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二人鼻端聞得一股蘭香，桑羽青笑道：「老圃黃花，寶觀眞是人間仙境，若是能在此修爲，眞是天大的造化！」

玄靜笑道：「多謝誇獎！不過『白雲觀』數百年來，也確實出了些人物，只是我們只重修爲，不爲江湖所知罷了！」

說話之際，又轉過了一條甬道，前面燈光明亮，一幢高大的房宇已經在望。

玄靜指着前面說道：「前面就是『展堂』了。」

等到走近些，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院落裏黑壓壓一片，竟站了三四十個道士。

桑羽青不禁說道：「啊，寶觀竟有這麼多人！」

玄靜淡淡說道：「他們都在恭迎二位大駕呢！」

小猴兒接道：「那可不敢當！」

說話之際，已然來到近前，那三四十個道士，都是一衣道袍，分兩班，整整齊齊的排列着。

衆人走近之後，衆道士一齊擧掌躬身道：「弟子迎接長老！」

玄靜回禮道：「少禮！」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玄靜也是領袖人物呢！」

他們踏着石階而上，法聲及法行各自走開，二人來到門首，只見掛着兩隻大燈籠，門前木牌上寫着斗大兩個字，是正楷的『展堂』二字。」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不懂「展堂」是什麼意思，這時突然由門內走了四個老道士，向玄靜施禮道：「師兄好！」

玄靜還禮道：「諸位長老少禮，來見見這位善士！」

這四個老道之中，桑羽青，小猴兒認得三人，這三人都是手下敗將，依次是：玄黃、玄清、玄善——也就是馮道人。

另外一個乾瘦的老道則未見過，這四人加上玄靜，便是這「白雲觀」中的五大長老了。

玄靜又道：「這是本觀的四位長老，玄黃、玄清、玄善，玄春。」

桑羽青及小猴兒含笑招呼，那四人之中，三人竟是面帶愧色。

玄靜又道：「掌門人少時就到，我們先進去吧！」

說着兩個弟子已經推開了門，二人入內一望，不禁大爲驚奇！

原來這是一間極大的大廳，空空洞洞，除了正面有一木壇，兩旁放着不少木條長櫈外，竟是空無一物。

房頂上懸着幾十盞白油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地上是泥地壓成，鋪有細沙，分明是練武之處。

在主壇右面，擺着七張木椅，玄靜道：「二位請到前面落坐！」

桑羽青知道這些道士們心術不正，但臉上絕不露出，含笑自如，與小猴兒落了座。

五大長老也在他們身旁坐下，那數十道士，就坐在兩旁的木櫈上。

桑羽青忖道：「這又不是開會，這些道士都來作甚？」

想也想不透，便放過一旁不理，靜觀其變。

那白雲觀的八大弟子，則站在主壇的兩邊，必恭必敬的恭候着。

玄靜對桑羽青道：「二位少坐，掌門人就來。」

桑羽青笑道：「寶觀出動這多道兒，莫非有什麼事麼？」

玄靜笑道：「沒事！這是本觀的規矩，每月此日，掌門人要訓示弟子，二位趕巧碰上了。」

桑羽青也不知說的眞假，一笑不語。

這房中雖有數十人之多，但是，却是鴉雀無聲，靜悄悄的，空氣也顯得有些怪異。

桑羽青實在想不透這些道士要些什麼花樣，望了望小猴兒，他也是滿面疑惑的東望西望。

這時，突見主壇之後，一扇大木門推開，五大長老及那些道士都站了起來。

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及小猴兒雖然有些不樂意，却也無可奈何，只得也跟着站了起來。

小猴兒在桑羽青耳旁道：「我倒要看看這掌門人是個什麼模樣？」

話才說完，便見四個全身道裝的小童走了出來，後面緊跟着修月，他們都是低着頭，緩緩而行，走到主壇之上，分列兩旁。

小猴兒咬牙忖道：「媽的，這些老道竟把修月當作了他的禁臠了！」

這時便見一個瘦小的白髮道人，緩緩走上了主壇，房中所有的道士，一齊躬身道：「弟子參見掌門人。」

桑羽青看時，見這些老道七旬以上，鬚髮皆白，瘦瘦的一張臉，目光奪人，很是可怕，他頭上戴着一頂紅色的道冠，手中拿着一個金色的小杖，擧止沉緩，看來令人很不舒服，只見他微點了頭，說道：「諸位弟子少禮。」

他的聲音乾啞，如果不是室內安靜的話，恐怕連坐在附近的人都會聽不清。

他說過之後，自己坐在一張高大的紅色木椅上，這些道士，才坐了下來。

他閃亮的目光，向桑羽青及小猴兒飄了一下，然後停在玄靜的身上，說道：「玄靜長老，就是這兩位客人麼？」

玄靜站了起來，答道：「是的，二位的俠號已經寫給掌門人了！」

那掌門人點點頭道：「嗯——我看見了，海天一鷗——好雅的名字……小猴兒……」

提到小猴兒，他却想不出什麼說的，只好停了下來，一旁的修月却又掩着嘴偷笑起來。

小猴兒見狀忖道：「媽的，這小娘兒們眞是愛笑！」

這時玄靜已道：「二位善士，這是本

觀掌門人沈木道長！」

由於沈木道長坐着不動，所以桑羽青及小猴兒也不站起來，拱了拱手道：「久仰！」

沈木道長打量二人半天，突然道：「你們就是在這條江上揚威的人麼？料不到竟是這麼兩個孩子……哈……」

說着放聲狂笑起來，狀至輕狂！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很不高興，小猴兒雙眉飛揚，就要說話，桑羽青却搖了搖頭，低聲道：「却聽他說些什麼。」

小猴兒便忍了下來，沈木道長笑過之後，又道：「玄靜道長。」

玄靜起立答應了一聲，沈木道長向他招了招手，玄靜很快的走了過去。

沈木道長放低了聲音，與他低低說了幾句話，玄靜也低聲的回答着。

他們二人低聲談了幾句，玄靜道長點點頭，又退回了原處。

沈木道長的目光，又飄向了桑羽青及小猴兒，笑了笑說道：「想不到你們小小年紀，居然有此胆力及武技，眞個出我意料……」

話還沒說完，小猴兒再也忍耐不住他那股驕狂之氣，冷冷笑道：「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你都不知道麼？」

小猴兒說得沈木道長面色一變，滿室的道士，面上都有一種驚詫之色，他們想不到，小猴兒敢用這種口氣，與他們的掌門人說話。

桑羽青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却是暗笑，忖道：「看來沈木作威作福，今天碰見小猴兒，該有他受的了。」

沈木道長生了一陣乾氣，但是並沒有發作，瞪了小猴兒好幾眼，接着道：「我『白雲觀』已經多年沒有外客，你們二位執意求見，不知有何見教。」

桑羽青微笑道：「久聞『白雲觀』爲道家勝地，專誠前來拜訪，領受教誨，並無他意。」

沈木道長冷笑了一聲，說道：「既是友善探訪，一路之上，殘傷我『白雲觀』弟子，所爲何情？」

桑羽青料不到，沈木居然問起罪來，冷笑道：「一路之上，縱有得罪也是出於無奈，貴派弟子也有不是呢？」

桑羽青這番話說出，在座諸長老，一個個面有憤色，尤其那沈木道長顯得更是不悅。

他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發出了很大的一聲聲響，扯着粗啞的嗓子說道：「這是什麼話？我道家弟子，居心慈善，從不無事生非，怎會惹着你們？」

桑羽青冷冷說道：「道家弟子，居心慈善？……哼哼……請問你，貴觀法聲，宏心二位，『一江寺』殘殺佛門老僧，手段毒辣，這是心腸慈善者所爲麼？」

桑羽青的話，說得沈木道長老臉通紅，一旁的法聲小道士也是微微變色，而宏心道士則未在場。

沈木道長氣窘之下，把一張老臉漲成了紅紫色，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旁靜坐的玄靜道長，含笑說道：「小善士，人生天地之間，難免仇恨牽連，我們雖是出家人，却也有一本出家人的賬，你不入此門，永遠也不會了解，再說『一江寺』和尚們的所作所為，你又何嘗知道呢？」

桑羽青聞言忖道：「這老道士的口才倒不錯……」

才想到這裏，小猴兒已然說道：「如此說來，貴派弟子是替天行道了？」

玄靜微微一笑道：「小善士如果要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桑羽青正要說話，沈木道長又冷笑道：「我『白雲觀』中的道士，一向恩怨分明，你們一路上欺盡我『白雲觀』弟子，這是數十年來未有的羞辱，我『白雲觀』勢無緘默之理了。」

桑羽青聽他說話，一口一個「我白雲觀」，口氣極爲狂妄，心中很是不悅，說道：「道長之意如何？」

沈木道長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既然敢到我『白雲觀』來，必是有恃無恐，剛才也聽說，你們破了我門下八大弟子的聯陣，所以我越法想見識見識了。」

桑羽青微微含笑，說道：「自來客隨主便，一切悉聽道長安排。」他昂然不懼，應付自如，好似根本就不把這些道士放在眼中。

沈木道長看到這種情形，不禁越發憤怒，說道：「嚇，好大的口氣，難道我『白雲觀』中，就無人治得了你麼？」

桑羽青提高了聲音道：「道長此言差矣，我兄弟二人，與『白雲觀』素無怨仇，來此原是順道拜訪，道長之言，不嫌過分些麼？」

這一番話，把沈木道長說得羞惱不已，他漲紅了臉道：「好一張利口……」

話未說完，桑羽青霍然而起，沉聲道：「道長，你一再出言不遜，恕我不奉陪了。」

說罷之後，回身對小猴兒道：「我們走。」二人拂袖欲去，沈木道長氣得張口無語，那玄靜道長，已然說道：「二位請留步。」

桑羽青及小猴兒回過了身，玄靜笑道：「掌門人性情一向如此，並無惡意，二位切莫誤會，既然來到此，便是我們『白雲觀』的貴客，豈有速去之理？」

這個道士談吐文雅，含笑吟吟，桑羽青原本沒有主意，聞言點頭道：「道長如此說，倒顯得我們量小了。」

說着與小猴兒又坐了下來，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哼，我們又不是『白雲觀』的弟子，在這裏挨起教訓來了！」

那沈木道長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玄靜接着說道：「江湖上派別極多，各派弟子也是繁雜已極，老一輩的人，難免有些護短，我們雖是出家人，也難免落俗，二位不要見怪。」

桑羽青笑道：「道長如此說，倒是實情，這一路上，我兄弟有得罪之處，當面謝罪！」

他們二人這一談，把剛才不愉快的氣氛，冲淡不少，沈木道長寒着臉，一言不發。

桑羽青心中很是詫異，忖道：「由人品及氣度看來，這玄靜道長，分明比沈木高上許多，怎會屈居人下？」

才想到這裏，便聽沈木道長說道：「

玄靜道長，這件事我們『白雲觀』要找回些面子來。」

玄靜含笑道：「掌門人放心，二位不是常人，此事可以商量的。」

桑羽青望了沈木一眼，對玄靜說道：「道長，聽貴掌門人的口氣，我兄弟似乎很不受歡迎呢！」

玄靜道長笑道：「那裏話，二位既然身懷絕技，遨遊江湖，想必不會以區區『白雲觀』爲念，如有興，不妨露一兩手高招，也好叫我門下弟子開開眼界。」

桑羽青不動聲息，平靜的說道：「還是剛才那句話，客隨主便。」

玄靜道長撫掌笑道：「眞是快人快語，『白雲觀』算是來了好客人！」

這時沈木道長突然道：「以武會友，雖是江湖慣例，可是你們二位如果敍明門派，說不定與本座有舊，那麼這一段麻煩就可省掉了。」

桑羽青一笑道：「我們兄弟孤苦多年，無門無派，恐怕與貴派無甚關連吧！」

沈木道長面色一變，說道：「哼，如此說來，少不得要以武相見了？」

桑羽青一笑不答，小猴兒氣不憤，本想說幾句話，可是當他的目光，接觸到小道姑的一雙眼睛時，不禁發了呆。

修月面上微紅，趕緊把目光移開，原來這半晌，她一直在偸偸的打量着小猴兒呢。

小猴兒一陣猛烈的心跳，混身發軟，心中暗忖道：「啊！難道，她眞的看上了我？……」

想到這兒，心中產生了一股莫大的喜悅，但是也滲有一種恐怖，這種感覺，是他生平所未有的。

大廳之中，雖然有百十人之衆，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不過小猴兒的目光，再也不敢飄過去了。

這時桑羽青與玄靜道長，又談了半天話，只聽桑羽青道：「道長既然如此說，我們兄弟一定奉陪就是。」

小猴兒問道：「怎麼啦？他們要動手了？」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說道：「以武會友，我們能在『白雲觀』諸長老手下討教，眞是求之不得的事呢。」

小猴兒聞言，向那五個老道士望去，其中三個都是手下敗將，所以也提不起什麼勁兒來！

沈木道長知道，已經有三位長老，折在了桑羽青手下，說道：「方才你們二人，輕易的破了我八大弟子之陣，以我『白雲觀』的規矩，在你們向各長老分別比試之前，需要先通過五大長老的聯陣……」他說到這裏，自己也顯得很慚愧，聲音非常不自然。

可是，桑羽青竟毫無所懼，很快的接口道：「五老聯手，必有絕招，我兄弟能在各位手下討教，眞個是三生有幸。」

這時玄靜道長面上似有難色，一雙白眉微微的皺着，正要開口，沈木道長已然接着說道：「玄靜長老，不必多言，現在就開始吧！」

「白雲觀」門下數十弟子，都顯得詫異萬分，五大長老聯手，對付兩個毛孩子，實在是數十年來未有之事，不禁紛紛的議論起來。

沈木道長面色一沉，以手擊桌道：「你們吵些什麼？」

那數十弟子，立時噤若寒蟬，沈木又道：「這兩位來客雖然年青，却是各有一身絕技，我所以破例要五大長老，聯手試技，就是爲了長長你們的見識，你們亂些什麼？」

沈木道長喝叱了一陣，那邊五大長老及桑羽青和猴兒都站了起來。

這五大長老，依次是玄靜、玄春、玄黃、玄善和玄清，五人之中，玄善、玄黃、玄清都在桑羽青及小猴兒手下吃過虧。

桑羽青不知道這些道士們聯手之後，會有些什麼厲害的招式，低聲對小猴兒道：「小猴兒，不可大意。」

小猴兒點頭道：「我知道啦！」

這時五大長老，已經緩緩散開，圍成了一朵梅花形，中間的面積，約有六丈方圓。

玄靜回頭道：「我們是純粹會試，點到爲止，每位長老限出五招，而二位則不受限，如果未能把你們擊中，即使你們不能脫圍而出，也算是你們勝了。」

桑羽青點頭道：「公道得很。」

玄靜又道：「二位那一位先來？」

桑羽青這才知道，原來要自己和小猴兒一個個應試，正要開口，小猴兒已道：「師哥，我去！」

由於不知他們五人聯手，會有什麼出奇的招式，桑羽青本想自己下場一試，也好讓小猴兒有所戒備，不料小猴兒已經搶着出頭了。

話既說出，桑羽青無法再攔阻他，正色道：「五位長老，均是『白雲觀』的領袖人物，武功精絕，手下討教，可不能大意，若有不支，不可逞強，免得叫別人笑話，知道麼？」

小猴兒一個勁的點頭道：「小猴兒知道了。」

他含笑吟吟，態度從容的走進了圈子以內。

這時滿室鴉雀無聲，那百十道士，一個個伸長了頸子，靜靜的觀望着。

修月小道姑則是一臉的關切之情，不住的把目光向小猴兒飄去，可是小猴兒則不曾望她一眼。

修月暗暗着急，把一雙妙目睜得大大的，緊緊的注視着小猴兒。

小猴兒好似胸有成竹，他鎭定如恆，含笑吟吟，對玄靜道長說道：「道長！怎麼開始呢？」

玄靜道長微笑答道：「小兄弟，等你準備好了就開始！」

小猴兒一笑，說道：「什麼？這還要準備麼？」

桑羽青聞言眉頭一皺，忖道：「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

其他四個長老，都是不慣小猴兒的狂態，一個個面有憤怒，但是玄靜道長則是仍然如故，點頭道：「小兄弟絕技在身，自然用不着什麼準備了！」

說到這裏，轉面對其他四個道士道：「諸位長老，請開始吧！」

那四個道人，就已耐不住小猴兒的狂勁，聞言立時答應了一聲，各把大袖一拂

，只聽「噗嚕！」一陣大響。

小猴兒眉頭一揚，說道：「喲！這是什麼玩意，別嚇唬人好不好？」

滿室之中，沒有一個人搭理他，桑羽青沉聲道：「小猴兒！不得無禮！」

小猴兒吞了一下舌頭，不再說話。

這五個老道，一個個目射精光，注視着小猴兒，雖然他們只是對付一個小孩子，但是由他們的神情看來，仍是絲毫沒有鬆懈。

小猴兒雙手下垂，面上帶着微笑，從容自若的說道：「好了，別耗着了，該那一位動手？」

玄靜道長望了玄善一眼，低聲道：「開始吧！」

玄善道士也就是馮道人，自從寒林交手，被桑羽青雀卵驚退後，便不會出現過，他早已恨透了桑羽青及小猴兒，這次五老聯手來對付他們，正合了馮道人的心意，他獰笑着說道：「小善士，這一次可要動眞章了！」

小猴兒笑道：「啊！原來是你，你那個徒弟說書說得不錯的，少時我還要找他呢！」

一句話說得玄善滿面通紅，玄靜正在旁邊叱道：「玄善！何來這多廢話？」

馮道人不再說話，雙掌一錯，在掌當胸翻出，一股强大的掌力，隨着他的右掌發了出來。

兩下相隔，約有三尺左右，馮道人這一掌急似旋風，掌力雄渾，正面向小猴兒前胸擊到。

這出手第一招，小猴兒自然不顧與他硬碰硬，所以就在馮道人右掌才出之際，小猴兒已然一陣清風的飄開了去。

由於這個圈子本來就不大，小猴兒躲過馮道人這一掌，正好落在玄黃道士的身旁。

這玄黃道人更是恨透了小猴兒，他竟是一聲不響，雙掌齊出，以十成掌力，向小猴兒後背擊到！

小猴兒突覺後背勁力驚人，不禁嚇了一跳，急忙扭過了身，叫道：「啊！原來是你……」

一語未畢，玄黃的雙掌已抵胸前，在這種情形下，小猴兒別無選擇，只得把雙臂一環，雙掌迎了上去。

這兩股雄渾的掌力一觸，立時發出了一聲裂帛之聲，二人身子同時一震，各自退後了好幾步。

玄黃道士退了三步，才把身子站穩，只覺雙臂奇痛，不禁大吃一驚。

小猴兒也被他的掌力，逼得退後了兩步，但是神色從容，並無吃驚之態。

在場的諸道士，包括沈木及玄靜在內，無不大吃一驚。

玄黃乃是「白雲觀」中長老，全力出掌，小猴兒倉促之下，居然能够把他逼退，以他的年紀來說簡直是不可相信之事。

小猴兒正在得意時，突聽玄靜道長蒼老的聲音說道：「小善士，接我一掌！」

他話出掌出，行動如風，偌大的身軀，輕飄飄的到了小猴兒身前，枯瘦的右掌，閃電般拍出，五指尖尖，搭上小猴兒的肩頭。

一旁觀戰的桑羽青不禁一驚，怔道：「啊！這才是眞正的高手！」

別看小猴兒不大經心，他也知道玄靜不是等閒之人，所以玄靜右掌方出之際，小猴兒已如風車一般的轉了開去。

玄靜的第一招，被他很巧妙的避過了，但是身旁風起，原來玄黃也逼了過來，二指如電，向小猴兒耳根就點！

小猴兒心中大怒，怒喝道：「好狠的道士！」

他喝叱着，猛然低頭，右掌閃電般的推了出去，直抵玄黃前胸！

小猴兒憤怒之下，這一招用了八成力，既猛又急，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玄黃逼了過來。

玄黃道士料不到小猴兒如此神速，二指方方落空，小猴兒的萬鈞掌力，已然逼了過去，爲勢奇猛。

玄黃只覺掌力當胸，離着老遠，便不可耐，不禁大吃一驚，足根用力，拚命的退了回去！

他雖然退得快，但是小猴兒掌力的邊緣，仍然掃中了他的前胸，只見玄黃一陣搖晃，嗆咳不已，幾乎要吐出血來！

這種情形，不禁使全場之人，一齊震驚起來，一個個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沈木道長更是驚詫不已，他萬料不到，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在武術上竟有如此高的境界，而本派的五大長老，竟然抵不住他一掌！

這時，五大長老一齊停止攻擊，玄靜道長上前一步，低聲道：「師弟，你無恙麼？」

玄黃道士鐵青着臉，搖一搖頭，一語不發。

玄靜又道：「你若是不舒服，這場較技就取消吧！」

玄黃連連的搖着頭，說道：「不！不！我要復這一掌之仇！」

玄靜一笑道：「比試較技，難免有錯手傷人之時，師弟此言，豈不顯得我們『白雲觀』氣量太小了？」

他說着退回了原處，對小猴兒道：「小善士果然有驚人之技，我們繼續吧！」

小猴兒一笑，正要答話，突見玄黃道士搖搖欲墮，想是受了內傷，便道：「在下一時失手，誤傷了玄黃道士，眞是罪過，我看他或有內傷，還是暫時停止吧！」

玄靜聞言一驚，轉臉望去，果見玄黃已呈不支，連忙對馮道人說道：「玄善，扶玄黃到後室調養去！」

馮道人答應了一聲，玄黃却道：「我……我沒事……」

話未說完，玄靜面色一沉道：「不必逞能，照我所說去罷！」

於是，玄黃在馮道人的扶持下，滿面羞愧的退了後去，當着「白雲觀」衆弟子，眞個是奇恥大辱。

這裏衆長老已散了，小猴兒回去坐好，玄靜也坐回了原位。

桑羽青向玄靜拱了一下手，說道：「舍弟一時失手，誤傷貴派長老，眞是罪過不淺，尙請……」

才說到這裏，玄靜已然搖頭道：「不要緊！」

那掌門人沈木道長的臉色，可是難看到極點，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氣憤之情

，暴露無遺。

桑羽青見狀忖道：「由氣度和鎭定的功夫看來，這掌門人的功力，遠不如玄靜呢！」

正忖思間，玄善已然由後室轉了出來，他附在玄靜耳旁說了幾句，玄靜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了！」

玄善回到座位坐好，玄靜對桑羽青說道：「方才令師弟出手不凡，現在玄黃道長負傷，我們四人願意在閣下手下討教兩招！」

不料桑羽青一笑說道：「在下不慣與多人交戰，道長若是不嫌棄，我願意在道長手下領受幾式！」

桑羽青的話，出乎玄靜的意料之外，他微微一怔，隨即說道：「按照本觀的往例，若非尋仇，本觀的人是不便單獨應戰的。」

桑羽青笑道：「自入寶觀之後，我一再說過，並無絲毫寃仇，難道道長信不過我麼？」

由於在桑羽青的觀察中，這玄靜乃是唯一的高手，所以要想與他較量一下。

聽桑羽青這麼說，玄靜自然是不好再堅持了，他點了點頭，說道：「既然閣下執意如此，貧道請示掌門人吧！」

他說着站了起來，向沈木道長施禮道：「但聽掌門人吩咐。」

沈木皺了皺眉頭道：「玄靜師弟是本觀首領人物，應戰晚輩似有不便，還是另派一位長老吧！」

玄靜却道：「既然這位善士點名在先，若是推辭，豈不顯得『白雲觀』太小量了？」

沈木道長略爲思索，點頭道：「既然如此，你看着辦好了。」

玄靜緩緩的走到了空場中，說道：「小善士，請吧！」

桑羽青還未答言，便聽一個嘹亮的聲音，由正門之處傳了過來道：「且慢！」

衆人都不禁吃了一驚，一齊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藍衣的年青人，肩插寶劍，風度翩翩的走了進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識得此人，正是一路追踪而來的葉劍瀛。

室中諸道士不禁騷動，玄靜道長喝道：「肅靜！」

這些道士才漸漸安定下來，葉劍瀛已經含笑吟吟的走了進來。

玄靜道長眉頭微皺，說道：「這位善士所爲何來？」

葉劍瀛含笑自如，說道：「在下葉劍瀛久聞『白雲觀』大名，特來拜訪！」

玄靜道長不禁回身望了桑羽青一眼，葉劍瀛已然笑着接口道：「道長　必多疑，我與他們只是途中相識，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呢！」

玄靜點頭道：「葉壯士請一旁坐下，少時再接待你。」

葉劍瀛却道：「道長可是要出招比掌？在下願意奉陪！」

玄靜道士聞言不禁面色一變，尙未說話，桑羽青已然站了起來，說道：「葉兄，在下好不容易討得掌門人應允，要在玄靜道長手下，討教幾手高招，你又何苦插入？」

玄靜也接口道：「壯士帶技入山，自然不甘寂寞，我『白雲觀』也少有幾個會武之人，少時絕不令你失望就是了。」

葉劍瀛却好似存心要插入一般，他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俗語說：來早的不如來巧的，既然我葉劍瀛來得湊巧，務必請道長賞這個臉。」

聽葉劍瀛如此說，倒把桑羽青給弄糊塗了，最初他以爲葉劍瀛與這些道士是一路的，這時看來，分明不是這麼一回事。

玄靜道長略爲思索，回身說道：「善士，你意下如何？」

桑羽青這時已拿定了主意，決心看看葉劍瀛的眞實功夫也趁便看看他的來意，當時含笑道：「既是葉兄執意如此，我讓賢就是。」

玄靜一笑，點頭道：「好吧！我便陪葉壯士走兩招。」

由於葉劍瀛的突然出現，使得全場的道士都顯得驚詫異常。

「白雲觀」的掌門人沈木道士的臉色更是難看，他扭過了頭，低聲的與修月談着話，似在吩咐什麼。

修月不住的點頭，面上顯得驚恐之色，然後轉身由側門出去了。

這些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心裏不禁一動，忖道：「看樣子這老道士可能要施什麼詭計……」

才想到這裏，便聽小猴兒低聲道：「師哥，這姓葉的到底是看什麼的？」

桑羽青搖頭不語，這時葉劍瀛已經拉開了架式，桑羽青一望之下，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葉劍瀛左臂如環，右掌微微張開，輕輕的架在左臂肘骨之際，足下「丁」字站開，挺胸抬頭，目露神光，顯得豪氣逼人！

他這架式一拉開，在場武功較高之人，都知道他有着一身驚人絕技了。

這時桑羽青忽然想起了一人，名叫麥休士。

此人是江湖中一大怪傑，一身武技出神入化，最擅長的一套「百星劍」法震驚天下，三十餘年前霸行武林，無人能敵。

由於桑羽青也是使劍，所以石塵子曾把江湖中各派劍法，詳細解說，所以他一看葉劍瀛的架式，立時知道他的門派。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葉劍瀛倒是個極端扎手的人物了，但不知他來意爲何？……」

玄靜顯然也看出了葉劍瀛深厚的功力，顯得有些吃驚，但是他却未看出葉劍瀛的門派來，因爲麥休士早於數十年前就洗手江湖了。

他微微一怔，隨即含笑道：「這兩天眞是風雲際會，『白雲觀』高手迭出，貪道眞是高興得很。」

葉劍瀛身形絲毫不動，說道：「道長請先進招！」

玄靜道長搖頭道：「你是客，我怎好先動手？」

話才說完，葉劍瀛身形一幌，右掌拍出，說道：「在下有僭！」

只見他渾厚的手掌，如同一隻飛舞着的鐵蝴蝶一般！一瞬之際，已經到了玄靜道士的面門。

玄靜道士面上微有驚詫之色，但是他並沒有接這一招，身形反而向外一側，偌大的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捲向一旁！

由玄靜的這一動作看來，比起其餘諸長老，可是強多了，無論氣勢，速度，身法都高上數籌。

玄靜雖然已經到了葉劍瀛的左側，但是他並未出手還擊，仍然站立不動。

葉劍瀛一掌拍空，他身形一帶，已然整個的轉了過來，與玄靜又成了對面，他微笑道：「好慈悲！」

一語甫畢，第二招接踵而出，二指如電，以閃電之勢，向玄靜的右肩頭便點。

這一招表面上看來稀鬆平常，實際上卻是指力如刀，離着老遠，玄靜便感到勁力撲面。

這個老道士可是眞正的吃了一驚，心中好不駭然，忖道：「這孩子小小年紀，怎麼……」

念頭尙未轉完，已連忙向左移步把身子扭開了去，正欲還手，不料葉劍瀛身子一錯，右掌仍就前勢，猛然向下一沉，五指大張，向玄靜道士的後腰抓來。

這一招變換得又急又猛，玄靜道士大吃一驚，來不及出手，足根用力，向外閃出五尺！

他雖然躲得快，但是葉劍瀛的小指，仍然掛在了他的衣襟上，只聽「嘶……」的一聲輕響，玄靜的身衣，竟被他拉了一條五寸長的口子。

玄靜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他萬想不到，出手第二招，便栽了一個跟斗。

這時葉劍瀛反倒停手不前，他微笑着說道：「白雲觀第一高手，竟也不過如此而已！」

他語氣平和，面帶微笑，但是骨子裏那種冷傲之氣，却是令人難以忍受。

玄靜強忍着憤怒，兩道白眉高高挑起，冷笑道：「好俊的功夫，」他說完了這句話，身子猛然向前一撲，以大鵬撲食之勢，向葉劍瀛撲了過去。

玄靜憤怒之下，只見他雙臂大開，十指如鈎，發出了一陣骨響之聲，只見他已怒到了極點。

他兩隻大開的手臂，帶着赫赫的風聲，向葉劍瀛的前胸、小腹兩處擊來。

由於玄靜的勢子太猛，葉劍瀛長衫一擺，向後退出了五尺。

玄靜那裏肯依，急步跟進，再度向葉劍瀛撲去！

別看他這大年紀，身手展開之後，就如同是一隻瘋虎一般，招招式式，都是銳不可當！

葉劍瀛却改變了戰略，一味的閃躲起來，行動之際，顯示出他一身卓越的輕身功夫。

他們二人打得甚是猛烈，房中的數十人，都不禁看得發了怔。

這幾招下來，桑羽青已經看出了分曉，忖道：「看來這『白雲觀』中實在沒有什麼奇人了！」

玄靜道士一連五色連招，都被葉劍瀛巧妙的讓了過去，其中雖然有幾次險招，但葉劍瀛却是毫無損傷。

桑羽青偷看沈木道士，只見他寬眉緊皺，目射怒光，恨不得要親自出手似的。

這時葉劍瀛已不是一味的閃躲，開始與玄靜正式過招，只見他身形巧快，招式猛烈，玄靜的身法立時被逼得慢了下來。

桑羽青一面觀戰，一面細想，他却想不透這些道士和葉劍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另外有一件事，更是困擾着他，就是白嬋怎麼與這些道士有來往？

如今這些道士全在此地，白嬋爲何不曾出現呢？

桑羽青想到這裏，不禁遊目四望，可是門窗緊閉，毫無所得。

正思忖間，便聽玄靜一聲急喝，原來他又被葉劍瀛的掌力震得退後了三步。

這個老道士再也沉不住氣，只見他髮鬚俱張，雙手作勢正要再度撲去。

不料、「白雲觀」的掌門人，沈木道士突然站了起來，大聲的說道：「二位住手！」

葉劍瀛立時閃身一旁，玄靜雖然不願意，也把發出去的勢子，勉强的收回來。

沈木道士沉聲說道：「今天較技到此爲止，請安排他們休息吧！」

此言一出，均出衆人意外，玄靜說道：「掌門人……」

沈木道長面色一寒，說道：「玄靜，我們還有事情待辦，你忘記了麼？」

玄靜這才不語，沈木又對一個小道士道：「帶他們去休息吧！」

小道士答應一聲，走到桑羽青面前，施禮道：「善士請隨我來！」

說罷轉身而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都很詫異，但是見沈木、玄靜等道士，已經由側門轉了出去，便跟在小道士身後，向外走來。

葉劍瀛也跟在一旁，桑羽青對他點了點頭，微笑道：「葉兄好俊的功夫！」

葉劍瀛一笑，搖頭道：「不是我功夫好，是這些道士的功夫太差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小子倒是狂得很。」

小道士在前面領着路，却是一言不發，衆人跟着他，順着一條白石舖成的甬道，向右後方轉去，這一帶林木叢生，極爲幽靜。

這時葉劍瀛似在自言自語，說道：「憑這些道士的能耐，居然還敢造這麼大的反……眞是自不量力。」

小猴兒問道：「他們要造什麼反？」

葉劍瀛搖頭不語，這時小道士已經領他們到了一排房舍前，回頭問道：「你們是一人住一間，還是三人住一間？」

桑羽青笑道：「葉兄自然獨居一室，我與舍弟住一間就够了。」

小道士望了他一眼，陰死陽活的說道：「麻煩！」

他由身上掏出一大串鎖匙，把兩扇緊靠着的房門打開了，桑羽青向葉劍瀛頷首道：「少時再見！」

說着與小猴兒入房而去，這間房間佈置的很是簡單，兩張小牀，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別無他物，顯得空空洞洞。

牀倒是舖得很乾淨，並且放着一牀很厚的棉被。

小道士指了一下椅子道：「桌上有茶，你們休息吧！」

說罷不待答言，轉身而去，小猴兒不禁罵道：「媽的！這些道士都是怪人！」

桑羽青坐在窗前，說道：「小猴兒少安毋燥，我們正好靜坐，觀其變化。」

小猴兒說道：「我看我還是出去踩一踩……」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少給我惹麻煩，少時我自會去打探白姑娘的下落的。」

小猴兒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桑羽青笑道：「算了吧！誰不知道你爲的是小道姑……」

小猴兒漲紅了臉道：「胡說！」

才說到這裏，便見葉劍瀛站在門首，小猴兒只得停了下來。

桑羽青站了起來，微笑道：「葉兄請進！」

葉劍瀛走了進來，笑道：「二位比我早來一步，不知道『白雲觀』中，可有別的動靜沒有？」

桑羽青搖頭道：「沒有！我們一到此，就被他們帶到了大廳，嚴陣以待，至今還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呢！」

葉劍瀛沉吟一下，似乎有話要問，但又忍了下來。

桑羽青見狀，笑笑道：「葉兄有話請講。」

葉劍瀛點點頭，說道：「恕我問一句，二位與觀中的道士是敵是友？」

桑羽青很是詫異的回答他道：「非敵非友。」

葉劍瀛又問道：「那麼二位入『白雲觀』爲何？」

桑羽青遲疑了一下，說道：「只是一時好奇，並無他意，葉兄你呢？」

葉劍瀛笑道：「不瞞二位，我與這批道士有些過節，此次是奉命而來的。」

桑羽青聞言越發詫異，但是却不便追問下去，葉劍瀛頓了一下，接着說道：「二位既然與這些道士沒有交往，我就可以放手去作了。」

桑羽青心中一驚，但是由於葉劍瀛的話不可深信，所以便放了過去。

三人又閒談了一陣，葉劍瀛這才辭了出去。

小猴兒問道：「師哥，這個姓葉的到底是作什麼的？眞是叫人看不透。」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到現在爲止，我也看不出來。」

二人談了半天，很多疑問都無法解答，也只有靜觀變化了。

…………

二更時分，天色早已昏暗下來，山風凌厲，氣候已經非常寒冷了，但是奇怪的是，始終還沒有落雪。

這一段時間裏，安安靜靜，一些事也沒有，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結束停留當，準備把這座道觀詳細的打探一番。

桑羽青算計了一下，自從自己跟踪白嬋以來，也不少日子了，可是至今仍然沒有把事情弄明白，不禁焦急得很。

他們推房出來，夜寒如凍，陣陣的寒風，吹得人肌膚欲裂。

桑羽青向葉劍瀛的房間望去，見是一片漆黑，也不知他是否在房內。

小猴兒突然說道：「師哥，你看！」

桑羽青隨着他的手勢望去，只見自己的門框上，貼着一張紙條，當時扯了下來，只見上面寫道：小時觀內若有任何事發生，二位不必過問，此乃弟之私事也！葉劍瀛草。

桑羽青略爲細看，墨漬早乾，分明已寫了很久了，不禁說道：「我們快些去訪，否則就要落在葉劍瀛之後了！」

小猴兒道：「什麼事呀？」

桑羽青匆匆道：「不管什麼事，總不能等他辦完了我們再去。」說着很快的走上了甬道向內趕去，小猴兒也急忙跟上。

偌大一座道觀，不但是一片黑暗，就連一絲人聲也聽不見。

小猴兒低聲說道：「看情形有些不大對勁，怎麼一絲聲音也聽不到。」

桑羽青道：「這爿宅子太大了，我們先到左面去看看！」

左面有一大排建築，氣象非凡，所以桑羽青要先去看看。

他們一路急奔，快似清風一般，很快的就接近了這一爿房舍。

桑羽青突然停下了步子，小猴兒趕上，低聲道：「怎麼了？」

桑羽青指着地上的一具屍體道：「我們來晚一步，葉劍瀛已經發難了。」

小猴兒蹲下身子，把那具屍體察看了一下，驚道：「師哥，是宏心道士，死得很慘呢？」

桑羽青道：「不必管他，我們到裏面看！」

他說着踏級而上，推門而入。

室內一片黑暗，可是桑羽青鼻端已經聞得一股濃厚的血腥之氣，心知不好。

小猴兒進房之後，立由身上取了火摺子，打燃之後，把室中的油燈點起。

燈光之下，一片血污，地上七横八豎的倒着好幾具屍體，大塊的血流的滿地，已然凝成了黑紫色。

桑羽青及小猴兒望見了這種情形，也不禁嚇了一大跳，他們雖然走遍江湖，還沒有見過這等大屠殺！

那些道士死得很慘，有的是被掌震死，有的是被劍所刺，其中一人，連頭都幾乎被寶劍削斷，垂掛一旁，眞個是慘不忍睹？」

桑羽青皺着劍眉，吸了一口氣道：「阿彌陀佛葉劍瀛心狠手辣，眞是江湖上的一大魔星啊？」

小猴兒也被嚇傻了，說道：「師哥，爲什麼？他爲什麼要殺這麼多道士：」

桑羽青搖頭不語，小猴兒又叫道：「啊！玄黃道士也被他殺了。」

桑羽青聞聲望去，只見玄黃道士倒臥在一張木椅上，心口被寶劍刺了一個大洞，死狀甚慘！

小猴兒歎息一聲道：「唉！這些道士也是報應吧？」

桑羽青接口道：「葉劍瀛手中有了這把名劍，不知要殺多少人呢？」

小猴兒心中惦記小道姑，便道：「師哥，我們快找他，免得他亂殺人！」

桑羽青點點頭，二人很快的把這一爿房舍都察看一遍，除了又發現七八具屍體外，什麼也沒看着。

小猴兒咋舌道：「乖乖，這觀裏的和

三大門派的擒拿手

希華

在武俠小說裏面經常看到一些會有神秘意味的描寫，能够用極巧妙的方法使敵人失去戰鬥力，稱做「分筋錯骨術」，現代人士很少研究這種招式了？但却很有興緻研究「擒拿手」，甚至在警察學校之內，也列爲必修的課程，原因是警探跟匪徒搏鬥，對方可能持械，用普通的拳脚未必奏效，還是擒拿手比較有勁。李英昂先生寫了一本七十二把擒拿手，有許多警察學校把它選爲必修科，筆者有一次赴宴，與李氏相遇，問他擒拿手如何運用，他說：「搭手即可施展此術制勝。」可見擒拿手是在兩人交手一刹那間運用的，它並非拳掌，如果兩手不交，無從施展出來。

李英昂先生說：「擒拿手多數是採取守勢時運用的，很少用它撲攻，如果它以攻勢出現，多數第一招是用來誘敵的，表面上似乎是攻勢，實際上仍是守勢，舉例言之，你用掛捶向對方的臉孔打落。這一招可以看做實招，亦可以看做虛招，倘若你想用擒手挫敵，那一個掛捶便是虛招了，由於你向他的臉孔一拳打落，他多數是把右手橫放擋格的，兩手剛剛碰着，你就把右手抓住他的右拳，先向下一沉，然後向左邊扭曲，同時你的左手加入作戰，用左手壓住他的右腕，或者把它捉牢，他就受制於你，自覺右邊腕掌之間發生痛楚，不由自主的扭轉身，那時你可以施展任何一種門派的絕招取勝，十拿九穩，原因是你已經站在他的背後，佔盡上風。」

他說的一番話很有道理，就以上述的動作而論，這一派的擒拿手差不多有了定型，警探捉賊，往往施展「背後擒拿」！

此招有幾種變化，預防對方轉身之後用另外一隻手偷襲，應該把你的左手收同，向他的肘彎壓下去，如果你不放心，上邊壓下，下邊用脚一掃，他就應聲而倒。

再者，你只用右手已經扭彎了他的右臂，你的左手不但可以伸到他的肘彎壓下去，還可以伸遠一點，使勁壓住他右膊，隨即把他的右腕提高，那時他的上半身過於俯伏，自然沒法再鬥。

還有一個招式，緊接上述的「背後擒拿」，控制力更强。

它是如此施展的，你已經把他的右臂扭曲到背後，不妨「換手」，用你的左手，代替你的右手捉牢他的右拳，向上一扭，同時把你的右手托高他右邊的肘彎，他馬上發生劇痛，氣力全消。

上述的變化俱是七十二把擒拿手之內的一環，一共有七十二種變化，甚至倒地之後仍可用擒拿手取勝。

北方的拳脚當中，鷹爪門特別重視擒拿手，螳螂門也相當重視，稱之爲刀手。

這種擒拿手跟警探學習的七十二把擒拿手微有不同，鷹爪門有一項規矩，未練拳，先練爪，練爪一定要練勁，勁就是功夫，不管後輩投入鷹爪門練鐵沙掌或者抓住罈子練習提勁，總之，指頭如爪，一抓一揑俱有極强的勁，方爲合格，有了這種勁，擒拿手就方便得多，不必雙手齊出，如果他有機會用右手五指捉住對方的手腕，使勁一扭一揑，對方就發生劇痛，無力再鬥，故此鷹爪門的擒拿手剛强得多，此外，它還包括「撲擊」，五指箕張，向對方中上門撲攻，如屬咽喉，當然要抓，否則，便向臉孔擊下，有如老鷹凌空而下，用爪撲擊一般，這種戰術是七十二把擒拿手缺少的，原因是它先要練功，手上無勁，擊中亦屬無用，李氏著述的七十二把擒拿手並不包括練功，故此沒有研究撲擊。

鷹爪門的指掌已經變厚變硬，恍如秘密武器，它不止是向對方一爪抓下，然後發揮威力，甚至反手用掌背出擊，同樣有威力的，特別是五指微曲，使拳骨突出，改用軟掌之法打出，更加有份量，因爲苦練多時的人，拳角以及掌背都很堅硬，猝然打出，便可傷人。螳螂門的刁手跟鷹爪門的軟掌出擊，形狀相似，用法各異。

螳螂門的刁手是五指半曲而又向下低垂的，仿照螳螂的前爪，它抓住對方打來的拳任何一處，使勁一按，然後仰攻，上則抓鼻抓眼，中則抓喉，下邊還可以襲擊胸骨，有如雀鳥啄下，故此這一手功夫不應該列入擒拿手，應該視之爲爪。

螳螂門的擒拿術稱做「纏絲手」，暗指那種手法恍如樹上的絲蘿，把那一株樹幹緊緊的纏住。爲了達到纏的目的，螳螂門的右手打出，對方用右掌壓下，他把左手放在對方的右掌之上，自己的右手往虎口那邊翻動，展開攻勢，對方的右掌反而不能够擺脫，逼於跪下來，這種功夫就叫做「纏絲手」，有時兩人互鬥，四隻手纏在一起，倒地打滾也不分開。

北方三大門派俱是摹仿動物之形創立的，它是：「鷹爪，螳螂，白鶴。」鷹爪門與螳螂門俱是注重擒拿手的，並且特別注意「擒」的手法，白鶴則不然，它不重視擒，重視「拿」，有幾招是相當精彩的，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白鶴沒有手，有的只是嘴，翼和爪，故此這個門派屬於甩手拳那一類，並非纏在一起打鬥，最有名氣的是白鶴掠翅，剛剛交手，就橫臂向對方的肋骨劈下，或者側身用脚去撐對方的膝蓋骨，有如白鶴用翼橫掃，其實白鶴派最精銳的是「拿」，下列幾招充份發揮拿的威力。兩人臉對臉的站立，甲方出擊，左手往上一揚，右手搶攻，五指伸開，猝然抓向對方的頸子，那一處有兩條管十分重要，即是食道與氣管，與頸筋相貼，抓住了頸筋，等於抓住它，登時陷入窒息狀態，無力再鬥。

另外一招也是「拿」，五指抓不到對方的頸子，順勢向下一沾，抓對方左手上臂的「二頭肌」一揑一抓對方痛徹心肺。

又有一招是向嘴抓的，猝然轉身，把右手的五指擺好，大拇指在下邊頂住，對方的下頷軟肉，上邊四隻手指，鉗住對方的上唇對上之處，即是「人中穴」五指一齊發力，他就無力再戰，原因是上門口鼻之間發生劇痛。

有一招是抓對方肩胛骨的，也是用勁一抓一揑，這種勁有如在桌上拿起一件器具，與擒不同，故此稱做拿。

白鶴派的高手五指如鐵，同是一個「拿」字，變化多端，它可以使用一招三變的方式向對方下三路進攻，右手向對方上門使勁一抓，如果落空，左手由下邊放橫伸高，承接右手的空位，壓住對方之手，乘機抽出右手來，以海底撈月姿勢，向對方神龍穴發招，假如落空，對方踢出一條腿來，便即改爲跪馬，仍用右手，抓對方的膝蓋骨，抓住即揑，這幾招俱是只用右手出擊，看來正如白鶴的爪。

尚都要被他殺完了！」

桑羽青驚駭之中，又滲有極度的驚訝，說道：「怪了！這裏殺了這麼多人，我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想到這裏，回想到葉劍瀛來自己房中談天，必然在茶壺中下了藥，以至於這邊鬧翻了天，他們仍在睡夢之中。

桑羽青想着，不禁狠狠的跺了一脚，怒道：「好大胆的葉劍瀛，弄手脚居然弄到我頭上來了，哼……」

他憤怒之下，不住的冷笑，俊目之中，射出了怒火，兩道劍眉也高高飛揚着。

小猴兒道：「師哥，別發怔了，我們趕快找他呀？」

二人立時展開了搜索，足足有一個更次的時間，所有道士的屍體都找全了，包括掌門人沈木及五大長老，但是却不見白嬋及修月的下落。

二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桑羽青簡直不敢相信，憑葉劍瀛再大的功夫，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的道士都殺完。

再說白嬋及修月怎麼會失踪了？

才想到這裏，便聽小猴兒叫道：「師哥，這裏還有一個沒有死？」

桑羽青急忙趕了過去！

走到近前看時，是一個被掌力震傷，垂死的道士，年約三十左右，已是昏迷狀態，身子在不住的蠕動着。

小猴兒早已在他心腹各處點撫了一陣，那道士悠悠醒了過來，睜開了模糊的雙眼，望見了桑羽青及小猴兒，又發出了一陣恐怖的顫抖，接着連聲呻吟起來。

桑羽青握着他的手，略一把脈，不禁搖了搖頭，說道：「他五臟已朽，問不出話了。」

才說到這裏，那道士身子一彈，大叫道：「你……你也活不成，展善師爺就要取你的命……哇？……」

他說着，噴出了一口鮮血，一命歸西了！

桑羽青等雖然久走江湖，也被他所驚嚇，急忙閃開！

那一陣陣的濃血之氣，湧了出來，使人很是難耐。

桑羽青及小猴兒連忙走到窗口，目前的情形，竟使他們無所適從。」

小猴兒道：「師哥，他剛才說什麼展善師爺？」

桑羽青劍眉緊鎖，說道：「聽他口氣，這『白雲觀』還有上一代人物，會替他們報仇呢？」

這兩個少年奇人，被這突發的慘事，弄得心神不定，竟亂了章法？

桑羽青發了一陣怔，說道：「我們快找白嬋和葉劍瀛的下落。」去

他們二人以極快的速度，把這一帶巡查一遍，所有道士的屍體都找到了，包括五大長老和掌門人沈木在內？

桑羽青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說道：「唔……這葉劍瀛難道有天大的本事，竟把這些道士殺得一個不剩？」

小猴兒也着急道：「怪了，白姑娘和那個修月怎麼不見了？」

桑羽青也道：「葉劍瀛心狠手辣，宛如凶神附體，怎會單單對這小姑娘慈悲起來？」

這時天光微明，寒氣逼人，「白雲觀」數十具屍體，散發着濃厚的血腥味，黎明之際，更顯得悸人和悲慘！

整個白雲觀已經被他們找遍了，但是仍找不着葉劍白瀛、嬋和小道姑的下落。

小猴兒問道：「天快亮了，我們怎麼辦呢？」

桑羽青道：「我們還是回船去看看再說！」

小猴兒道：「這麼多屍體怎麼辦？」

桑羽青皺眉道：「屍體太多，我們若是埋葬他們，只怕要化一天的時間，如今也顧不得他們了？」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是急於脫離的，小猴兒立時把兩匹馬帶了來！

由於白嬋那匹駿馬已然不在，所以可以斷定白嬋已經離觀他往，而小道姑的下落就難測了，所以小猴兒一直掛在心中！

他們二人放快了馬，霎時趕到江邊，果然，那三艘船都不在了？

天光破曉，江風陣陣，大片的水霧，瀰漫在江面上，一片冷澀之情！

小猴兒道：「準是葉劍瀛弄的鬼？」

桑羽青接口道：「幸好我們把馬帶了下來，不然就要徒步追踪了？」

小猴兒又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臨江沉思，突然之間，他雙眉飛揚，說道：「剛才那個道士，垂死之時，不是說過有個師爺麼？」

小猴兒點頭道：「不錯！叫展善？」

桑羽青又道：「你還記得划船的舟子，說過此處還有一個道觀麼？」

小猴兒聞言略爲思忖，叫道：「對了，他說過有一個『莫難觀』，就在這附近的！」

桑羽青射出了堅定的目光，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白雲觀』的師爺展善，一定住在『莫難觀』中！」

小猴兒拍掌道：「對！葉劍瀛一定也趕到那裏去了？」

桑羽青帶轉馬頭，說道：「以葉劍瀛如此毒辣的手段，他一定是趕盡殺絕的，他此次定是早已有了計劃，我們要趕快趕去，否則又找不着他的下落？」說罷之後，策馬飛奔！

小猴兒急忙放馬追了上去，叫道：「師哥，莫難觀在那裏呀？」

桑羽青道：「舟子說距此不遠，轉過了這片山頭，一定會有人家，到時一問便知！」

這兩個年青奇人策馬如飛，疾如閃電一般，在寒林之中飛馳着。

「白雲觀」的巨變，是江湖中數十年來少有的血案，桑羽青身臨其境，却未能阻止這件慘事，心中很是痛苦。

他忖道：「想不到葉劍瀛竟是這麼厲害的人物，下一次見了他，我可要好好的問問他！」

這兩匹快馬，奔跑起來，眞個是騰雲駕霧一般，快得出奇。

……

傍晚時分，天上居然飄下了薄薄的雪花，迎空飛舞，吹拂得人口鼻難開。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楚小楓，簡飛星等人在山谷中隱藏起來，忽見兩個身穿黑衣的人很快隱入大石之後，楚小楓正在商量着，又走來田伯烈，譚志遠，時英，何浩波四人，他們正怨胡老給他們上來，使他們隱蔽的地方顯得更窄，容易被人發現，但現時也只好同心應付，忽見那兩黑衣人已到他們隱蔽的岩石下，楚小楓等人將他們結果了事，此時出現的陳先生，他來要求楚小楓加入他們的組合，答應楚小楓在組合中坐第五把交椅，並將以前一切怨仇一筆勾銷，陳先生同時要楚小楓馬上決定，不要拖累了家人，因爲他們將要一齊對付即將出現的春秋筆——

親情與道義　忠孝兩難全

但楚小楓盡量在忍住，笑道：「他們不是江湖中人，楚家的子弟，除我之外，都不會武功。」

陳先生道：「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找他們報復，但我們感覺到，他們對你一定有着很强的約束力量，所以，不得不勞動他們了。」

楚小楓道：「你們已經下手了。」

陳先生道：「沒有，你投入了本敎之後，身份非同小可，在沒有絕對的決定之前，誰也不敢傷到老太爺和夫人。」

楚小楓道：「所以，你有把握迫我就範了。」

陳先生道：「楚公子，我來了，你可以指責我，換一個人來，對你而言，還不是一樣！」

楚小楓道：「明日午時，我會給你答覆。」

陳先生道：「太晚了，最遲要明天早晨。」

楚小楓道：「好！明天太陽出山時，咱們仍然此地見面。」

陳先生道：「好，不論如何，我一定要一個很確實的消息。」

楚小楓道：「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語聲一頓，接道：「陳先生，目下，大家已經擺明了，似乎是用不着再有什麼隱瞞？」

陳先生愕然道：「哦……你想知道什麼？」

楚小楓道：「我想知道，你們的目的是什麼？爲什麼要殺害無極門，爲什麼又在我們無極門遭到外力侵犯時出手？」

陳先生笑一笑，道：「你問的很多，其實，有一些我已經答覆過了。」

楚小楓道：「就算有一些暗示，也是不够明朗，在下希望知道明確的內情。」

陳先生笑一笑道：「你的求知心很强，好奇心也似乎很重。」

楚小楓道：「在下千辛萬苦，冒生死之險，也就是要找出這個原因何在？」

陳先生笑一笑，道：「噢！楚少兄，在下也想請敎幾件事，你是否能說呢？」

楚小楓道：「要交換。」

陳先生道：「對！一問還一問，一答還一答，如何？是不是公平？」

楚小楓道：「公平，閣下先答呢，還是先問。」

陳先生道：「在下先回答楚少兄一個問題，無極門受到傷害，肇因於萬花園中，他們對付貴門，並不是一樁十分重要的事，不過，事後，有份簡單的報告，送到大先生處，在下也看過了那份報告。」

楚小楓笑一笑，道：「這好像不算是一個回答。」

陳先生道：「那份報告上，貴門中有幾個兄弟，投入了本組合中，但他們的隱密，卻已被令師宗領剛發覺，而且，令師一個小小無極門的掌門，竟不自量力，妄圖要和排敎，丐帮聯合，追查江湖上一些隱密事跡，我們只好殺他滅口，至於，我們選擇貴門爲北海騎門下人侵犯時，才俟機出手，那只是一種手段，我們實力强大，耳目靈敏，但憑治敵人行動時，却選擇最簡便，最有利的時機動手。」

楚小楓道：「這樣聽起來倒是簡單得很。」

陳先生道：「一件本來很簡單的事，但因它發生的有些神秘，就會留給人疑神疑鬼猜測。」

楚小楓沉吟一陣，說道：「在沒有深入一層瞭解內容之前，在下只有暫時相信了。」

陳先生道：「請敎楚少兄，這些武功，得自何處？無極門决無法敎出你這個弟子。」

楚小楓道：「劍招，拳掌，得自一本無名劍譜之上，不知陳先生是否相信。」

陳先生道：「呀！一本無名劍譜？」

楚小楓道：「我想那劍譜應該有個名字。但到我手中時，却已經沒有名字。」

陳先生道：「那又爲什麼呢？」

楚小楓道：「原因太簡單了，那劍譜的封面底頁，都被人撕去了，中間，也有一些字跡，被人塗去。」

陳先生道：「那是誰？有一個人，故意把一本這樣的劍譜，毀去了名字才交給你？」

楚小楓道：「對。」

陳先生道：「爲什麼呢？一本有名的劍譜，却毀去了名字，那不是失去了這本劍譜的意義了。」

楚小楓道：「嗯，他可能不欲使這本劍譜再傳下去，所以我學會了那劍譜上的武功之後，就把它毀去了。」

陳先生哈哈一笑道：「毀去了？」

楚小楓道：「不錯。」

陳先生道：「好，好，這眞是羚羊掛角，不着痕跡。」

楚小楓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們這個組合的目的吧？」

陳先生道：「這個麼？須要等到明天才能了。」

一拱手道：「你好好的想一想，在下先行告別。」轉身而去。

楚小楓沒有攔住，只是望着他的背影出神。

陳先生走的很匆急，所以，連兩個屬下也不招呼一聲。

楚小楓却放了他們！

兩個黑衣刀客望了楚小楓一陣，轉身而去。

簡飛星道：「眞是一羣冷酷怪癖，不通世情的傢伙，你放了他們，也就饒了他們一條命，連個謝字也未聽到一聲。」

楚小楓道：「他們記下了我，只不知是仇恨，還是恩情。」

田伯烈突然接口說道：「他們已經去了，是恩是仇，由他們去吧，明天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下要和楚兄談談了。」

楚小楓道：「田兄請說。」

田伯烈道：「第一，這般人武功奇高，那兩個黑衣刀手，不像是什麼有身份的人，但他們刀下的很凌厲，已到了一流刀客的境界，如若雙方火併，我們必有驚人的傷亡，能够和他們動手的沒有幾個。」

楚小楓點點頭道：「不錯，所以，最好是不用和他們羣戰。」

田伯烈道：「第二，楚兄，似乎是正面臨着一個極大的困擾。」

楚小楓道：「是，他們找上了我們的家人，寒家詩書相傳，除我之外，從來沒有一個學武功的人。」

簡飛星道：「兄弟，你家裏都是什麼人？」

楚小楓道：「上有祖父母，雙親在堂，一姊一弟之外，還有十幾個昔年追隨家祖的親友，上下人等，總有三十餘口。」

簡飛星道：「唉！這批人實在卑下，怎會能找上一些不會武功的人。」

楚小楓道：「他們一向行事，都是不擇手段。」

田伯烈道：「楚兄，是不是爲了此事，惶惑難決。」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我不願高堂親長爲我受到傷害，但我也不願接受他們的威脅。」

簡飛星一跺脚，道：「咱們早該想到這一步的，老實說，兄弟，你自己的處境，就是換着我，也無法拿定主意。」

楚小楓道：「所以，我需要一夜的時間，我要靜靜的想一想。」

這時，時英却行了過來。

時英道：「只有一個辦法可試試。」

楚小楓道：「請教高明！」

時英道：「找丐帮，如若你與丐帮有一份過得去的交情，他們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你一家人搬到一處隱密的所在。」

楚小楓道：「好！咱們回去。」

到達了獵戶聚居之處，楚小楓發覺了胡逢春，白眉大師等，已經作過了一番精細的部署！」

有伏擊，暗器，接應，把一個小小的山村，佈置得鐵牆一般。

楚小楓還能控制焦慮的心情，看過四週佈置之後，才招來了王平，周橫，成中岳等人。

距離只有暫短的一夜，只怕任何措施，都來不及。所以，必須召集他們共商對策。

楚小楓說明了內情之後，王平和周橫都皺起了眉頭。

就算丐帮有能力作到，但兩人也無法把消息傳入丐帮。

他們奉命追隨楚小楓之後，已完全和丐帮脫離了連絡。

沉吟了一陣，周橫才緩緩說道：「距離一樣，我們要時間，他們也要時間，我們却多他們一夜光陰，我看，我出山一趟，去找找丐帮弟子試試。」

王平道：「此事重大，沒有十成把握，怎能輕易嘗試。」

楚小楓道：「只要咱們有一半機會，就不妨賭上賭。」

王平道：「不過，這一點，黃老帮主應該想到的，難道，他早已經作了佈置不成。」

楚小楓仰天吐一口氣，道：「這對我楚小楓眞是個重大的攷驗。」

全場中，一片寂然，數十道目光，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如此重大的事，沒有人敢隨便參加意見，只有等着楚小楓自己決定。

良久之後，楚小楓才緩緩說道：「王平，周橫。」

王平，周橫，齊齊躬身應道：「屬下在。」

楚小楓緩緩說道：「你們兩個出山去吧！」

王平道：「公子，我們未必能够出得去……」

周橫接道：「怎麽？你怕死，大不了一條命就是。」

王平淡淡一笑，道：「周橫，咱們的生死事小，但消息無法轉達給公子，咱們死難瞑目。」

周橫呆了一呆，道：「你說的對！」

楚小楓緩緩行了幾步，負手而去，望着遠天一片白雲，緩緩說道：「對，你出山，不過是聊盡心意，既然於是無補，那就不用去了。」

王平道：「公子，屬下……」

楚小楓接道：「不用說下去了，讓我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明天，我會自己作一個決定，你們都出去吧！」

他平日和氣謙虛，對人却以兄弟相稱，他勇敢，多智，給人一種堅定的力量，只要他在場，每個人都會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支持自己。

那是一個人的勇敢的行動，和他處事的才能換到的成就。

一種使人心生敬服之後，換得來的威望。

現在，楚小楓遇上了事情，一種很棘手的事。

每個人，都想帮他的忙，甚至犧牲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

但可惜的是，每個人都帮不了忙。

天色入夜了，楚小楓仍然靜靜的站着。綠荷點起了燈，黃梅端起一碗鷄湯，緩步到了楚小楓的身側，低聲說道：「公子，已經二更天了，你還沒有吃過一口東西，喝了這碗鷄湯吧！」

楚小楓緩緩回過頭，望了黃梅一眼，淡淡一笑，道：「都二更多了。」

接過黃梅手中的一碗鷄湯喝了下去。

黃梅神情間，流露出無限溫柔，低聲說道：「公子，聽說，你明天還要和强敵見面。」

楚小楓道：「不錯。」

黃梅道：「公子，你該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楚小楓道：「謝謝妳，我是該休息一下了。」

黃梅道：「公子，簡大俠來看過你，他站了一會，沒有驚動你就走了。」

楚小楓點點頭，事實上，這件事，別人也沒有法子帮忙，必須要自己決定。

黃梅道：「公子，你需要體能恢復，三妹已準備了一大盆熱水，小婢們扶持你洗個澡好好的睡一下。」

楚小楓笑一笑，道：「好！那就有勞你們了。」

他行事，只求是非明朗，却不是一個拘謹的人。

事實上，綠荷，黃梅，紅牡丹自追隨楚小楓後，一直照顧他生活起居，但像這樣，楚小楓接受他們如此的服務，還是第一次。

三個人都很高興。

楚小楓似乎是也豁出去了，任憑三女擺佈。

他一直閉着雙目，思索如何應付明天的事。

三女很盡心，她們對楚小楓有着很深的敬愛，但却不是生出邪念。

她們盡力使楚小楓舒適，使他能好好睡一覺。

在三女協力之下，楚小楓果然在不覺中睡着。

這一覺睡得很甜，已經是五更時分。

綠荷，黃梅，紅牡丹，都未離去，三個人都在房中守候。

黃梅撥一撥燈蕊，室中的光亮大增。

山中夜寒，楚小楓蓋了一個棉被。

他挺身坐直起來，才發覺自己未穿衣服。

拉一下棉被，蓋好身體，楚小楓笑一笑，道：「怎麽，你們都沒有睡覺？」

黃梅送過來新作衣褲，道：「我們怕誤了公子的事，所以，守在這裏，天一亮，就叫公子起來。」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和他約的是黎明時分，再晚就來不及了。」

紅牡丹嬝嬝的行了過來，道：「公子，小婢替你穿衣服。」

楚小楓笑了一笑，道：「這個不用了，妳們下去吧！我也該動身了。」

綠荷低聲道：「我們都已經替公子準備好早餐，公子，婢子們不知道你還有什麽要準備，但我明白此去很爲難。」

楚小楓迅快的穿上了衣服，笑道：「是不是凶多吉少？」

綠荷道：「公子，婢子失言了。」緩緩跪了下去。

楚小楓伸手扶起了綠荷，笑一笑，道：「綠荷，別這樣，今日之約，不論是精神和體能，都是我很難承擔下來的，其實，我心裏有些害怕，因爲，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如何應付。」

綠荷道：「公子，要不要婢子跟着你去？」

楚小楓道：「妳們跟去，幹什麼？」

綠荷道：「我們三姊妹私底下談過公子……」

楚小楓接道：「說說看，我有些什麼缺點，以後，我定改進。」

綠荷道：「我們殘花敗柳，實在是不配爲公子侍妾，但我們却很虔誠的奉上了一顆心。」

楚小楓道：「綠荷，不要如此想，我們是患難與共的好朋友。」

綠荷歎息一聲，道：「這句話，我藏在心中好久了，今天能够說出來，心中好舒服。」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知道妳們都對我好，所以，夜半我很放肆的接受了你們的帮助，不過，小弟心中，對妳們決無邪念。」

綠荷道：「我們都明白，你不知道，我們好高興能侍候你。」

這時，黃梅已端着一碗麵行了進來，新筍配鷄絲，再加上一盤炒蛋。

楚小楓很快吃完，抹抹嘴，笑道：「很可口，但願以後，我還能吃到。」

伸手抓起了床邊長劍，道：「你們去睡吧！」

三位姑娘，六隻眼睛，凝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綠荷道：「上衣是二妹手製，襪子和腰帶是三妹趕的工，褲子是賤妾裁縫。」

楚小楓道：「無怪乎穿起來感到這麼舒服。」

黃梅道：「公子，你要多多保重，但願我們能爲公子再效微勞。」

紅牡丹道：「少爺！你要平安的回來，我們等着再給你洗澡更衣。」

不知何時，三女都流下淚水。

楚小楓也有些控制不住了，只覺鼻孔一酸，急急起身向外行去，口中却說道：「三位，休息去，再替我準備一碗新挖竹筍配鷄絲麵。」

踏出房門，才用新衣袖子，抹去了目中的淚水。

天色已到了破曉時分，隱隱夜色中，只見屋前排列了一羣人。

是王平，周橫，成方，華圓，七虎，四英，及成中岳，簡飛星，和胡逢春。

簡飛星先開口，輕輕吁一口氣，道：「兄弟，你決定了沒有？」

楚小楓笑一笑，道：「還沒有完全決定，我想先去和那陳先生談談再說。」

胡逢春道：「楚老弟，我們大伙跟你一起去。」

楚小楓道：「我看不用了，這地方的防衛，也很重要。」

胡逢春道：「我知道很重要，不過，這裏的事，都已經交給了白眉大師。」

簡飛星道：「兄弟，防人之心不可無，你不能一個人去涉險。」

楚小楓道：「我……」

簡飛星接道：「我知道你的苦衷，所以，我們跟你去，決不會插嘴多口，一切，都聽你的決定，你怎麽說，我們就怎麽作。」

楚小楓道：「這個，這個……」

胡逢春道：「老弟，你放心，我們都商量過了這件事，決不會勉强你。」

楚小楓道：「諸位一定要去，也不用去這麽多人了。」

簡飛星道：「兄弟，老哥哥總要算一份。」

楚小楓點頭道：「好。」

七虎，四英，神出，鬼沒，成方，華圓等齊齊說道：「公子，帶我等去吧？」

楚小楓道：「太多了，我看周橫，王平，華圓，成方，四人跟我去就行了。」

七虎，四英，想說話，但却強自忍了下去。

成中岳突然緩緩行過來，道：「小楓，要不要我也跟去。」

楚小楓道：「不敢有勞師叔。」

成中岳點點頭，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

楚小楓回顧了四英，七虎一眼，道：「你們好好的聽成前輩的話，我如不能回來，你們就追隨成師叔了。」

四英，七虎，垂首應命。

楚小楓回顧了簡飛星一眼，道：「大哥，咱們走吧！」

簡飛星點點頭，兩人並肩而行。

王平，周橫，成方，華圓，四人緊隨身後。

簡飛星道：「兄弟，這一點，丐帮和排教應該知道，至少，他們要脅我的方法，他們應該明白。」

楚小楓道：「這一點，小弟以前曾想到過，但我一直覺着，他們不是武林中人，應該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簡飛星道：「那個組合，不知是何人領導的，他們的作爲，手段，完全超出了江湖常規。」

楚小楓道：「這就是他們可怕的地方了，別人不作的，他們敢作，別人不屑爲的，他們能爲。」

簡飛星低聲道：「兄弟，我知道這種痛苦，過去，你大嫂和姪兒，受到他們控制時，我就失去了反抗的勇氣。何況，你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等親人三十餘口





，唉！兄弟，骨肉親情，實在是叫人難以割捨。」

楚小楓道：「最重要是，他們完全無辜，他們不會武功，也從來不和江湖中人來往，完全是禍由我起，我害了他們。」

簡飛星道：「所以，我很同情你，就算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也必可獲得江湖同道的諒解。」

楚小楓道：「大哥，我現在，確實還沒有作什麼決定，等見到那位陳先生再說吧！」

進入了山谷之後，東方已泛起了魚肚白色。

楚小楓道：「可能咱們來晚了，我得走快一些。」

跑到了約會之處，陳先生果然已經先到了，負手而立。

楚小楓示意王平等停下來，自己一個人迎了上去。

陳先生背手而立，仰望着東方天際泛起的魚肚白色。

楚小楓停下脚步，抱抱拳，道：「在下沒有來晚吧！」

陳先生道：「還好，決定了沒有？」

楚小楓道：「很難決定？」

陳先生道：「哦，爲什麼？」

楚小楓道：「一個是骨肉親情，一個是江湖道義，在這樣短短的時間中，實在很難叫人作出決定。」

陳先生笑一笑，道：「楚小楓，每個重大的轉變過程，都難免會有些痛苦，這些痛苦，要你去掙扎，我要的，只是你的決定。」

楚小楓道：「難道不能再延長一點時間麼？」

陳先生道：「不能，楚家老少三代的命運，都在等待你的決定。」

楚小楓道：「你能够把決定傳去。」

陳先生突然轉過身子，面對着楚小楓，冷冷說道：「在那山峯之上，有一等待着你的信鴿，只要我打出手勢，那信鴿就開始破籠而去了。這個後果，你心中明白，大概用不着我再說了。」

楚小楓道：「你最好說明白。」

陳先生道：「我們確定了無法使你就範之後，那信鴿會帶去一張屠殺令諭，楚家老少三代，都會在你那令諭下，濺血喪命。」

楚小楓道：「一旦成爲事實，那會使我全力報復。」

陳先生哈哈一笑道：「令祖，令尊，雖然死了，但他們對你，還有着相當的價值，你明白麼？」

話已經點明了，就是楚小楓想獲得一具屍體，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楚小楓神情肅然，雙目盯注在陳先生的臉上，眉宇間一片激忿，殺機。

陳先生笑一笑，道：「楚小楓，我們已經吃過了很多次的虧，非用一點血腥手段，只怕很難鎭服人心了。」

楚小楓道：「你們難道覺得你們的作爲，還不够殘忍麼？」

陳先生冷然一笑，道：「楚小楓，我們現在需要答案。」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陳先生，我可能屈服……」

陳先生接道：「好極了，你會受到大先生的寵愛。」

楚小楓道：「陳先生，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陳先生道：「大先生有過令諭，只要你肯就範，其他的條件，都好談。」

楚小楓道：「現在，我想知道，我們楚家的人，是否都很安全。」

陳先生笑道：「安全。」

楚小楓道：「我要確知他們安全，才行。」

陳先生道：「這個，應該要如何證實呢？」

楚小楓道：「你們的許諾，不能使人相信，所以，我要親眼見到。」

陳先生道：「楚小楓，你心中明白，這件事，辦不到。」

楚小楓道：「那很容易，我已爲你們借箸代籌，想了一個辦法了。」

陳先生道：「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把我父親帶來見我，我要聽他親口告訴我，我家人無恙。」

陳先生一皺眉頭，道：「這個，只怕不是十天半月能够作的事情。」

楚小楓道：「我可以等，你們也可以等，急也不在這十天半月時間。」

陳先生搖搖頭，道：「只怕很難辦得到。」

楚小楓道：「我知道你作不了主，去向大先生請示吧！你們不過威脅我不要出面和你們作對？我可以等十五天，這十五天內，我坐視一切，絕不出手干預。」

他這一番道理，聽起來，也是大大有理，陳先生一時間，倒是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反駁的理由。

沉吟了一陣，道：「楚少兄，你說的倒也有理，你對我們，並無合作之意，只是被一陣威力壓服……」

楚小楓接道：「談不上威力壓服，你們作的手段是迫害。」

陳先生笑一笑，道：「楚小兄出身書香門第，對於這些用字方面，倒是注意的很。」

楚小楓道：「根本是兩件事，不能混爲一談，如看你們眞的是壓服我，在下就輸的心服口服了。」

陳先生笑一笑道：「壓服和迫害，眞有很大的不同麼？」

楚小楓道：「完全不同，壓服，是憑藉你們的武功，使在下自甘屈服，至少，也說是以武功使我們認輸，但迫害不是，手段很下流，就拿這件事說吧，你們以我楚家三代的生死，來威脅我，而且，你們也明白，我楚家是書香門第，楚家的人，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武功。」

陳先生臉色鐵青，冷冷說道：「楚小楓，你一向注意用字，這幾句話，是不是說的太過份了些。」

楚小楓冷冷說道：「不是過份，在下是實話實說。」

陳先生道：「年紀輕輕，口齒如刀，眞是狂妄的很。」

（未完）


碧玉珠